
武俠世界
鬼殺手（湖海詭譎傳奇故事）關行空．著
人在江湖，是否就永退不出？一個鬼殺手，將一個退出江湖
隱居在太湖中的高手，捲入他殺漩渦中，迫得他不得不再涉江
$3.50
1112

編者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湖海中的詭譎變幻，險惡風波往往令人髮指！今期巨型小說的「鬼殺手」，是把波濤洶湧，險詐迭出之驚人事件描寫出來，故事中叙述：一個退出江湖已久，隱居太湖安享晚年的武林高手，由於捲入一宗仇殺事件漩渦中，迫他非重新涉足江湖不可……過程中有令你不會置信的事實，更有使你大嘆人心叵測之深省！題材正確，行文流暢，不宜錯過。

＊＊　　＊＊　　＊＊

「名花寶典擷天星」是一部精選的作品，內容趣味雋永，情節高潮迭起，主角人物翟天星由於好奇心太重，竟然遇上了一連串使他撲朔迷離的怪事，而且更有欲罷不能的决心繼續管下去，到底是甚麼回事？看過你就知！

＊＊　　＊＊　　＊＊

下期的巨型故事「世界末日」。是馬雲在太空科幻小說擬出的最後一篇，其中情節雖屬杜撰，但寫來却栩栩如生，自有根據。對於整個故事的驚人駭聞，是耶非耶？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便有答案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馬行空・文
盧 令・圖

鬼殺手

洲渚殺手現

太湖十萬頃，渚洲獨烟籠。

水烟霧氣迷漫中，洲頭渚邊，垂楊樹下，倚樹坐着一人，定定的一動不動，全神貫注着垂入水中，露出水面的釣絲，握伸出去的釣竿，紋絲不動。

此人好雅逸，天色才亮，就垂釣在這個如圖畫一樣的洲頭渚邊。

湖水平靜如鏡，旭日映射在湖面上，嫣紅深瑰，壯穆明遠。

一陣微風掠過水面，漾蕩起粼粼水紋，漾動了垂楊倒影，迷漫在渚洲上的水烟霧氣，被輕風吹拂，陽光照射下，輕沙般慢慢捲散飄失。

垂釣者恍如老僧入定，旭日高升，艷陽晒射遍十萬頃太湖水，依然一動不動，

太湖染血腥

連垂入水中的釣絲也如凝定在空中一樣，絲毫不動，眞不知此人釣的是什麼魚，足有半個時辰沒有動靜。

點點陽光從枝葉隙中碎洒在垂釣者的身上，水面上；湖水漾動，泛映起點點艷光，垂釣者視如不見般，眼也沒眨一眨。

說也奇怪，垂釣者這樣久，照說應該有魚兒搶餌的，可就是沒有——釣絲與魚竿一次也沒有抖動過。

湖水瀲漣，輕風徐來，人在其中，豈不心曠神爽，塵俗皆忘？垂釣者大概就是被這如圖畫般的意景所陶醉了，志不在垂釣，而在於享受恍如置身畫圖中的意境。

× × ×

垂釣者如老僧入定般倚坐在樹根上的身軀終於動了；傾身，揚臂，昂頭，後仰，幾個動作簡直可說是一氣呵成，分不出先後。

隨着垂釣者揚揮起的手臂，猛然彈揚起的細長魚竿像彈弓一樣在空中彈揚，「嘩刺刺」一陣水响，出水的釣絲繃得直直的，一條足有五六斤重，生有四隻脚爪的怪魚，活蹦甩掙着被釣鈎掛在離水面四五尺，一身青鱗在陽光下，閃泛起亮光，掙蹦個不停。垂釣者這時已將整個身背靠貼在樹幹上，臉露喜色，持竿右手一抖一收，釣絲上拚命掙蹦的怪魚，隨着釣絲的收回，準確無比地飛蕩向他伸出的左手間，只一抓，將怪魚抓在手中。

垂釣者嘴裏歡叫一聲，突的靠貼在樹幹上的身軀像被毒蛇噬咬般猛然聳挺，發出「喔——」的痛苦呼叫，抓着怪魚的右手無力地鬆開，右手一軟，釣竿鬆跌在地上，那條四隻脚的怪魚，亦「拍」聲摔落地上，竟然發出「呱呱」的叫聲，就像嬰兒啼哭般，在地上亂蹦亂跳，四足併用，帶着釣鈎與釣絲，飛一般向水邊爬行。

垂釣者此刻整個人頹靡地倚坐在樹根上，頭歪在一旁，咀角溢血，胸前近心臟處，赫然有一截寸長的劍尖冒出，劍尖上滿是垂釣者的鮮血，看來令人恐怖妖異。

垂釣者煞白的臉皮抽搐了一下，微睁的雙目滯緩地轉動了一下，口微張，吐出一口鮮血，虛弱低啞地說：「你是誰？」

垂釣者身軀靠貼的樹幹後，傳出陰險得意的低笑聲：「不釣翁，讓你死也死得明白，我就是人稱『鬼殺手』的裘無心！想不到吧？」

「『鬼殺手』裘無心！老夫確是想不到，否則，又怎會被你所算！」垂釣者張口又吐出一口鮮血。

× × ×

「不釣翁」桑漁，「鬼殺手」裘無心，兩人都是江湖上大有名氣的人物。

「不釣翁」桑漁之所以大有名氣，不在他武功高，而在他行事之怪，他一生最喜歡就是垂釣，但他雖喜歡垂釣，却不是甚麼魚也釣的，普通平常的魚，他是不去釣的，他釣的都是天下罕見，稀奇難覓的怪魚，像剛才他釣起的那條四脚怪魚，就是一條百年難得一見的怪魚，名叫狗娃魚，桑漁已連續在此垂釣了七日夜，才將那條世間稀有的狗娃魚釣上手，可惜，也因一時之高興，被「鬼殺手」乘機在樹幹後下手刺殺，眼看是活不了。

桑漁可說釣怪魚成癖，只要被他探聽到哪裏有珍奇稀有的怪魚出現，他就會不惜奔波千里，不將怪魚釣到手，决不罷休，故此他行踪無定，要找他却不難，只要到有珍奇稀有的怪魚出現的水濱湖邊去找他，就一定找到他，因了他的怪癖行徑——普通尋常的魚不釣，故此江湖朋友送了他一個外號「不釣翁」。

至於「鬼殺手」裘無心之所以在江湖上大有名氣，不說也知，當然是由於他的殺人手段花樣百出，只要是他要殺的人，無一個能逃得了。他殺人就像鬼一樣出沒無常，被殺的人永遠不知他會何時出現，他一出現，就是被殺之人喪命之時，故此人皆稱他為「鬼殺手」。

「鬼殺手」就像他的名字是個毫無心肝、感情的人，只要誰出得起銀子，就算叫他親手殺死他的親生老子，他也會毫不猶豫就動手，他曾經為了五萬両銀子，不惜出手一劍將自己的親弟弟殺死。裘無心，「鬼殺手」，二而為一，是江湖上公認最兇狠、最沒有人性的可怕殺手。

這一次，「不釣翁」不知得罪了什麼人，竟然被仇家請動了「鬼殺手」裘無心將他刺殺在這十萬頃烟波的太湖渚洲頭。

× × ×

「不釣翁」桑漁艱難地喘了一口氣，抖動着沾染了鮮血的花白鬍子，黯啞的聲音繼續說道：「裘無心，是誰請你來暗算老夫的？」

「鬼殺手」裘無心這個人可能眞的沒有心，眼見桑漁已是活不了，還是不讓他

痛快地死去。

只要他將長劍從樹幹上抽出，桑漁立刻就死亡，可以少受些痛苦。「『不釣翁』，枉你是個老江湖，你以爲我會說？」一直隱身在樹幹後沒有現身的袞無心殘忍陰笑着，「你若想知道是誰出錢請我殺你，去閻王老五那裏問吧！」

話聲未完，「刷」聲响，透過樹幹，從桑漁背後刺入，在胸前冒突出的劍身猛然回抽，桑漁身軀猛一抽搐，張口「喔」一聲吐出一口鮮血，緊接着整個人像爛泥從壁上滑落地上般，靡頓在地，胸前劍口「突突」冒湧着鮮血，雙目睜張咽了氣。

樹幹後，「鬼殺手」袞無心乾笑一聲：「『不釣翁』，也不過如此，害我小心守候了三日夜才動手！」

樹幹後人影一閃而沒——自始至終，「鬼殺手」袞無心，沒有將身形現出過一次，確是名符其實的鬼殺手。

× × ×

湖邊，楊樹下，如今就只剩下「不釣翁」桑漁那漸變僵硬的屍體，以及那根丢落在地上的細長漁竿，至於那條四只脚的狗娃怪魚，已然逃回水中，重獲自由了。

陽光明艷，湖波蕩漾，雀鳥鳴囀，輕風拂揚，好一幅清寧幽麗的畫圖。想不到，畫圖一樣的湖景水色，却被血腥所污染了。

若不是眼見，任誰也不相信在這清寧幽麗如畫圖的地方，有人被殺死了。

× × ×

就算是眼見，也有人不大相信。

看見倚倒在樹根上的「不釣翁」桑漁屍體的，是個十五六歲，輕划着一只小舟而來的漁家少年郎。

小舟還未靠岸，舟尾划槳的漁家少年已然一眼就看見像倚樹而睡的桑漁，遂站起身，歡聲叫：「桑伯伯，我給你送飯來了，釣到那條狗娃怪魚沒有？」

聽不到回答，漁家少年訝異地自語：「桑伯伯今天怎麼了？莫不是熬不住，睡着了。」

這時船已抵在湖岸上，少年輕巧地從小舟中一跳上岸，脚才沾地，眼已望見倒斃在樹根上的桑漁鬍鬚上、衣襟上、胸前凝結的血迹，不由嚇傻了，驚叫一聲，撲向桑漁屍體。「桑伯伯，你怎麼了？」

及至奔到桑漁身前，猛然窒步，一手掩着咀，棕紅的臉上刷的變得一片青白，一雙機靈靈的大眼驚恐地溜覷着死相可怖的桑漁，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桑伯伯！」漁家少年顫聲叫。

過了一會，仍不見桑漁有反應，不由踏前一步，當他看到桑漁胸前的劍口，不禁哭叫一聲：「桑伯伯，是誰殺了你？」

死人又怎會回答他呢？

但怪事發生了，一個聲音從樹幹後傳來：「是我！」

語聲陰冷恐怖，漁家少年聽了，不由渾身一顫，循聲望向樹幹，臉上雖有驚懼之色，但雙目中却射出憤怒之光。「你是誰？爲何你殺了桑伯伯？」

樹幹後傳出那人毛骨聳然的陰冷語聲：「你想知道？那你問桑漁吧！」話未說完，一道閃光從樹幹後射出，刺射向漁家少年心窩。

好毒辣的一擊！

漁家少年料不到樹後人出手這樣快狠，大驚，仰身倒竄，欲避過樹幹後刺射而來的閃光！

漁家少年看來也是個會家子，不然，反應不會這樣快。

但，樹後人是志在必得，早已有備而動。漁家少年身軀倒竄出，眼看一頭就竄入水中，樹後閃射出的閃光已然一下子刺射在他身上，血光迸現中，漁家少年猝然發出一聲慘叫，整個人像塊大石般，「蓬」的一聲，墜跌落水中，激濺起大蓬水花，一下子沉入湖水中，不見了，蕩動的湖水泛漾起一片血紅，隨着逐漸靜止的湖水，慢慢消散。

直到湖水重又平靜如鏡，一絲血跡也沒有，回復淡綠顏色，樹幹後才又傳出那陰冷的語聲：「若殺不了你這個小鬼頭，我這個『鬼殺手』不是徒有虛名？」

原來殺死漁家少年的，又是「鬼殺手」袞無心！

他在殺了桑漁後，本已遁走，但他竄掠出不到十丈，就看見漁家少年划舟而來，他不放心，恐防漁家少年從已死的桑漁身上，發現一些對他不利的綫索，故此回身掩在殺死桑漁的樹幹後，好伺機出手。

「便宜了他，免費爲他多殺一人！」樹幹後傳出袞無心的陰冷語聲，一句話說完尾音已在十多丈外，此人好快的身法。

× × ×

草舍中，平放着兩具躺在木板床上的屍體，一老一少，老的正是被「鬼殺手」袞無心一劍自樹幹後刺透樹幹，再被自背後貫胸而死的「不釣翁」桑漁，少的一個，正是那個漁家少年。

一個四十許五十歲的漁家婦人，獨自撲伏在漁家少年的屍身上，悲哭失聲。

床前，站着兩個一動不動，像木頭人一樣，滿臉悲痛之色的漁家漢子。站在左首的一個，頭髮斑白，一臉鬍渣子，相貌威猛，年紀約有五十二三歲，雙目中含着淚，目光從桑漁的屍身移到漁家少年的屍體，拳握的雙手十指，陷進掌肉中也不知覺。

站在右首邊的一個，年約三十一二，相貌淳樸，皮膚棕黑，身着一套粗布衣褲，濃眉下，一雙巨目似噴出火般，一個身子微微顫動着，牙齒咬得咯吱直响。

此時已日薄西山，草舍內顯得陰黯凄涼，不時斷續响起那婦人的悲啼聲。「清兒，清兒，你張眼看看娘哪，……你張開眼看看娘啦……」

哭聲突然頓止了。

兩個漢子不由同時一驚，濃眉巨目漢子已一步搶上前，惶聲呼叫：「娘，你怎麼了？爹！娘她昏過去了！」

頭髮斑白的漢子聞言渾身一震，一步上前，伸手從少年的屍身上扳扶起婦人，啞聲喚道：「孩子他娘，妳醒醒！」

那婦人悠悠透出一口氣，慢慢張開雙眼，悲嚎一聲，掙開丈夫的扶抱，又要撲抱少年的屍身。「清兒，你忍心拋下娘一

個人去嗎？苦命的清兒，告訴娘，那個天殺的忍心殺了你，娘爲你報仇，噢，孩子，娘也不想活了……」

婦人呼天搶地哭叫起來！

濃眉巨目漢子悲聲道：「爹，別再讓娘再對着清弟的屍體了，扶娘進去吧，娘身體一向不好，這樣下去，娘會……」

年老漢子微一點頭，俯身疾出一指，點了抱屍痛哭的婦人昏睡穴，兩手一抄，抱起婦人，疾步走入房間。

這時屋內一片昏黑，濃眉巨目漢子擧袖拭抹一下就要淌下的淚水，取出火石，敲火燃點亮桌上的油燈。

一燈如豆，明滅不定，倍添草舍內凄慘氣氛，濃眉巨目漢子站在少年屍體前，深沉地說：「清弟，不論天涯海角，上天入地，大哥發誓一定要手刄殺你的兇徒，爲你與桑伯伯報仇！」

「楓兒，爲免你娘醒來後見到清兒的屍體，難忍悲痛！趁她現在昏睡，先葬了你桑伯伯與清弟吧！」

濃眉巨目漢子含淚哽咽應道：「爹，孩兒立刻去辦。」低着頭，爲了不讓奪眶而出的淚水被父親看見，匆匆奔出草舍。

× × ×

站在兩個新墳前，頭髮斑白漢子與濃眉巨目漢子父子兩人，直挺挺的站着，低着頭，默不出聲，目中的淚光，顯示出兩人無比悲痛的心情。

良久，做父親的先開了口：「楓兒，走吧，血債要用血來償！回家商討一下如何着手追尋兇手！」抬頭仰面，望着皎潔的月色，兩大顆眼淚奪眶淌落在臉頰上。

濃眉巨目漢子道：「爹，孩兒想留下來陪伴清弟一會。爹先回去照顧娘吧。」

頭髮斑白漢子默默地點點頭，目光深深注視了兩座新墳一會——兩座新墳地下，埋着他的愛子與知交好友，垂頭強忍悲痛，轉身蹣跚而去。

冷月清輝，荒野新墳，巨目濃眉漢子就那樣垂着頭，一動不動地站着……

兄弟如手足，手足已折，怎不令他愴悲哀傷。

× × ×

別小看了這對像漁家打扮的父子，特別是頭髮斑白的漢子，他就是二十一年前，在江湖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一劍追魂」江鷺江大俠。

「一劍追魂」江鷺，一身武功超凡絕俗，在當時已堪稱一流中的頂尖高手，自出道以來，未逢敵手，但在十五年前，正當他聲名如日中天，却擧家在江湖武林中消失了，無人知其所踪。

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被「鬼殺手」袞無心刺殺在洲渚水邊的「不釣翁」桑漁。桑漁與江鷺相交莫逆，是一對知己好友，所以江鷺在擧家退隱十萬頃烟波的太湖一小島時，告知了桑漁。

江鷺之所以退出江湖，因他生性淡泊，對名利視如草芥，加上他深深體驗到江湖險惡，人在江湖，就如置身在仇殺，爭名逐利的腥風血雨中，他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故此，他決定帶着妻兒，遠離險惡江湖，優遊於烟波浩瀚的太湖中。

其實，他這一擧措，亦是爲了他的愛妻與兩個孩子着想，自古說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不離陣中亡，又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人在江湖，難免不喪命江湖，他想到了這一點，不欲妻子與兩個孩子捲入江湖的惡風險浪中，才決定退出江湖，隱匿太湖。生活雖則簡樸，但却自得其樂。

想不到，隱居太湖十五年，原以爲一家人歡樂平安地過下去，晴天霹靂，愛子却被不知名的江湖人物殺害了！難道眞是一入江湖，永遠也擺脫不了？

江鷺在草舍前徘徊蹀步，腦中意念飛閃，就是想不出是誰殺了桑漁與愛子。

不過他有一點很明白，愛子江清之死，是與桑漁被殺有關連的，他已想像到，一定是愛子江清送飲食給桑漁時，恰巧撞上桑漁被殺，兇手爲了殺人滅口，將愛子江清也一併殺了。

但他却想不出桑漁被殺的原因。桑漁的爲人行事他知道得很清楚；桑漁亦與他一樣，是個淡泊名利的人，一生正直不阿，從來沒有和江湖武林人結怨，平生只喜歡釣世上奇珍罕有的怪魚，雖是武林人，却不涉足江湖事，這次來太湖釣狗娃魚，是他告知桑漁，太湖出了一條罕世難求的狗娃魚，桑漁才從千里外的南海之濱，趕到太湖來。

想不到，這不但害了桑漁，且害了愛子江清。從現場情況及老友愛子身上的致命傷推斷分析，兇手是個陰險狠毒的人物。單從桑漁之死——兇手是乘桑漁不備，從樹背後一劍刺穿樹幹，從背後貫穿前胸將桑漁殺死的。江湖上，很少有人用這種手法殺人的。

至於愛子江清，身上致命傷是兇手用最普通的暗器「柳葉飛刀」射揷入腰眼而死。

從愛子腰眼上已露出刀柄這一點，江鷺推斷兇手的腕力很強，且距離很近。

但是，知道這些有什麼用，最緊要是知道兇手是誰！江鷺在一棵竹樹前停下來，低頭沉思。

他在思索着，將江湖上最有名氣的黑道人物及殺手逐個細想判斷那個是兇手。

「爹，孩兒已執拾好，爹還有什麼吩咐？」江鷺的大兒子江楓揹着個小包袱，腰間斜揷一把長劍，站在江鷺身側。

江鷺聞聲抬起頭，側轉身，雙眼定定地，慈愛地注視着唯一的愛子，心頭翻湧。「楓兒，你一身所學，兼兩家之長，足以應付江湖上任何人物，但你從未涉足江湖，江湖上什麼人也有，所謂人心險惡，凡事要小心在意，帶眼識人，爹不想你再有意外，但此仇非報不可！爹本想重出江湖，可是你娘……唉，難道眞是一入江湖，除死方休？楓兒，你此去可說已入江湖，就到江湖中去歷練見識一下吧，對你總是有好處的，記着你娘，不要令她再傷心，你去吧，爲父會照顧你娘。」

略一頓，接道：「出湖前，再到你桑伯伯與清兒遇害的地方去細察一遍，爲父懷疑殺害你桑伯伯與清兒的兇手，是江湖中出色的殺手所爲，從那行事手法去推斷，雖不中，亦不遠，你此去，先從殺手羣

入手偵查，如遇什重大疑難之事，速回告知，知道嗎？」

「爹，孩兒謹記於心。」江楓望一眼草舍，「爹，代孩兒問候娘，孩兒想到桑伯伯及清弟墳前拜別一番。」

江鷺沉重地點點頭。「那你去吧，你娘自有爲父照顧，桑伯伯傳你『擊破逆流』劍法，有傳藝之恩，應該去他墳前拜別，楓兒，手刃兇徒，平安歸來！」

「爹，孩兒拜別！」跪在江鷺面前，叩了三個頭，起身，大步而去。

× × ×

江鷺直站到看不見愛子江楓的身形才仰天長嘆一聲：「想不到我退隱十五年後，兒子却又涉足江湖！命歟？天意歟？」

× × ×

孔東南錦袍輕騎，來到折柳亭。

一聳一飄，孔東南姿勢輕盈地從馬背上飄身落地，脚才沾地，急不及待地朝亭内低喚：「香君，累妳久等……」突的神情猛一震，驚聲急呼：「香君，妳怎麼了？」人像箭矢一樣疾衝入亭，撲向亭內一個倚欄而坐，身穿淡紫衣裙，螓首垂伏在欄干上，狀似倦睡過去的少女。

孔東南一步搶到紫衣少女身前，正想俯身喚叫，倏的一張英挺的臉變得煞白，雙目暴睜，驚惶地注視紫衣少女頸側，一隻手不由抓向腰間長劍劍柄。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見紫衣少女雪白的頸脖側後大脈上，有一個針尖大小的血孔，血孔周圍一片青紫，不用細看，他也知道紫衣少女是中了一種名爲「青冥紫氣」的劇毒蠟針。

這種叫做「青冥紫氣」的劇毒蠟針，是用千年老松的松脂滲入幾種世上絕毒之毒藥研製而成，每一根「青冥紫氣」蠟針製成後，只有兩粒米加起來長短，射刺入人體後，立時溶化，順着血液流入心臟，中者立死無救，是七十年前一個名叫「青冥紫氣神君」東方煞的大魔頭的獨門暗器，因是他所製，故此被稱爲「青冥紫氣」白蠟針，但自「青冥紫氣神君」東方煞在五十年前死去後，此針已久不在江湖出現，想不到今天却在紫衣少女身上出現。

孔東南雖然三十不到，但他是武林世家之子，孔家堡的少堡主，自幼就對江湖上的人物秘辛、掌故無所不知，涉獵甚廣，故此他能一眼就認出紫衣少女中的是「青冥紫氣」蠟針。

至於他口中的香君，倚斃在亭欄上的紫衣少女，是羣芳院裏的花魁，兩人一見傾心，無奈香君出身青樓，孔東南的父親孔觀松認爲香君配不上他兒子，且有辱家聲，故此嚴禁兒子再到羣芳院找香君。兩個人被迫生生分開，已有兩個多月沒有見面，思念之苦，不言可喻。今天，孔東南父親應邀赴宴，趕緊送個信到羣芳院，約香君在折柳亭相會，懷着輕快與奮的心情去會情人，那知，佳人雖在，却已香消玉殞！

眼見心愛的人慘遭毒死，孔東南嘶聲厲叫一聲，愴然抽出長劍，像負傷的野獸般，掃射着亭裏亭外。

亭裏亭外一目了然，就只有他與已咽氣的香君，連鳥雀也不見一隻。

孔東南目光一迴，落在倚欄伏斃的香君，心如刀割，垂劍一步跨到香君屍體前，伸手一把將香君業已僵冷的嬌軀摟在懷中，悲聲痛叫：「香君，是哪個狠心的下此毒手……喲——」慘叫一聲，血光從他背上迸射，抱着香君的屍體，接連蹌退了幾步，一屁股跌坐在亭內地上。

亭外香君原先倚伏的欄干地上，一道白光帶着腥紅一閃而沒。

大股大股的鮮血泉水般自孔東南胸前冒湧出，染濕了他的胸衣，也染濕了業已咽氣多時的香君衣裙，孔東南渾身顫震着，握劍的手無力地軟垂在地，另一隻手緊摟香君屍體的手，却毫不放鬆，煞白扭曲的臉上，雙目瞋張着，粗重地喘了口氣，低啞地望着剛才白光閃沒的亭外地上，抖聲道：「好鄙卑！你到底是誰，因何要來殺我？」

亭欄外地上立時傳來一個人陰冷的語聲：「孔東南，你應該死得瞑目。能夠擁着心愛的人一齊死，可說死而無憾，你應該謝我！」

孔東南身軀震顫得更厲害，張口咯出一口鮮血，嘶聲道：「你到底是誰？」

那陰冷的語聲不帶半絲感情地說：「我就是殺你的人！也是殺那妞兒的人，至於我是誰，你知道也白知道，因爲你要死了！」

鮮血繼續從孔東南胸前的劍口上冒湧出，孔東南臉上由於失血過多，臉上蠟白，一手撐地，免强撐持着身軀，斷續道：「你爲何要殺我？」

「因爲有人出錢買你的命！」陰冷的語聲從亭欄外的地上傳來，「不要怪我，我只是殺人拿錢。」

「是誰要殺我？」孔東南吐出一口血沫。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陰冷語聲說：「枉你是個聰明人，多此一問！」

「你是『鬼殺手』！」孔東南突然拚盡全力，嘶叫出聲，身一歪，摟着香君的屍體，倒地咽了氣。

「果然是聰明人，」亭欄外地上那陰冷的語聲讚嘆地說：「知道了又如何？」

語落，亭欄外地上，颯聲挺冒起一個全身灰衣，頭臉上套着一個灰布套的瘦高身形，兩道森冷的目光從布套眼洞中射落在生不能長相聚，死却死在一起的孔東南、香君屍體上，迅即收回，身形一轉，閃沒在亭外疏落的柳樹後，消失不見。

× × ×

武林世家孔家堡的少堡主孔東南與羣芳院的花魁香君姑娘雙雙被殺在折柳亭的事，不出三日，已轟傳哄動了整個江湖。

孔家堡堡主孔觀松又悲、又憤、又怒、又羞，下令堡中手下，全力追緝兇手！霎時，令到本已不大平靜的江湖，騷動起來。

× × ×

長集，是一個大鎮集，由於地近通衢大道，故此商販雲集，熱鬧興盛。

福如樓，是鎮內唯一一間最大的酒樓，生意興旺，食客滿座。

地堂內，靠裏角落的一張桌子，一個粗眉大眼，膚色棕黑，穿一套土布衣褲的漢子，正獨自喝酒吃菜，目不斜視，專心一意。

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爲了追查殺死乃弟及「不釣翁」桑漁的兇手，初次涉足江湖的江楓。

別看他目不斜視在專心吃喝，其實他的一雙耳朵可靈着，正一字不漏地聽着店堂內在座食客的哄鬧話聲。

店堂內大部分食客，都在談論着最熱門的話題。孔家堡少堡主孔東南與一個妓女被人莫名其妙殺死在折柳亭內的事。江楓一字不漏地全聽進耳中。

當然，傳說必有附會臆測，肯定會加鹽加醬，有的竟說孔東南與那青樓妓女是被他父親——孔家堡主孔觀松殺死的，原因是孔觀松覺得兒子愛上一個青樓妓女，有辱家聲，爲了名譽家聲，不惜忍痛將兒子與那青樓妓女殺死。

另有一種說法是：孔東南是因了那青樓妓女，與人爭風吃醋，被情敵殺死的，這一說，得到很多人的附和。

江楓却不理會店堂內的人如何說，他只留意關心孔東南是如何被殺，及死於何種手法之下。

但他却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爲食客對孔東南之死於何種手法之下，不感興趣，最感興趣的，還是孔東南與那青樓妓女之間的關係及艷史。

江楓知道，若想詳細知道孔東南之死，唯有親身到孔家堡去，探問清楚。

他決定到孔家堡。

× × ×

孔觀松望着眼前這個不速之客，有點疑惑地問：「這位少俠，光臨敝堡，未知有何指教？請教高姓大名。」

江楓仍是那套土布衣裳，坐在椅上欠身抱拳道：「孔堡主，在下江楓，此次冒昧造訪，是想打聽一下令公子是被人用何種手法所害的，請孔堡主不要怪責在下孟浪。」

孔觀松目光打量着眼前這個淳樸老實，像個鄉下青年的壯健漢子，口裏喃喃着不知在說些什麼，突然直視着江楓，問：「江少俠，江鷺江大俠是你何人？」

江楓聞言，垂手肅容答道：「正是家父！」

孔觀松激動地說：「江世姪，原來你就是江兄哲嗣，怎麼，難道江兄沒有向世姪你提起過老夫？」

江楓從孔觀松的音語裏知道父親與孔觀松一定是朋友而且是很熟的朋友，遂恭敬地答：「孔世伯，家父由於決意退出江湖，眞不想小姪涉足江湖，故此對江湖中事，一字不提，請恕小姪失禮。」

「唉，晃眼十五年，江兄亦退出江湖十五年，難怪世姪你不識老夫，想當年，老夫與令尊過從甚密，情逾手足，想不到令尊一聲不响，從此不知所踪，令老夫惦惦懸念，以爲令尊遭遇不測，想不到原來是退隱了。」孔觀松深有感觸地說：「還是令尊有眼光見識，及早退出江湖，優哉悠哉，不似老夫，身不由主，又被扯入仇殺之中！」

語聲一頓，長嘆一聲，接問：「江世姪，令尊隱居何處？」

江楓答：「太湖。」

孔觀松感嘆道：「令尊好會揀地方！太湖烟波十萬頃，風光明麗，蕩舟湖上，直似神仙中人。」接又訝問：「然則，令尊既已決意退出江湖，因何又命你涉足江湖？」

江楓悲痛地說：「孔世伯，這是迫不得已！」

孔觀松觀顏察色，知道定是發生了事，且是重大的事，江鷺才會命江楓涉足江湖。「世姪，究竟發生了何事，竟至令尊改變初衷？」

江楓吸了口氣，激動地說道：「桑伯伯與舍弟在五天前被人在太湖一個洲渚上殺害了，故此家父令小姪重出江湖追查兇手！」

孔觀松驚詫地說：「桑…是不是……桑漁？」

江楓含悲點點頭，道：「正是桑漁桑伯伯！」

孔觀松悲嘆道：「眞是想不到，以桑兄的一身傑出修爲，竟也被人殺害，唉，令尊本意退出江湖，到頭來還是脫不了，捲進江湖仇殺中！」

語氣一轉，急聲問：「世姪，此事到底如何發生的？」

江楓平抑着激動的心潮，將發現桑漁與乃弟屍體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嚥了口唾沫，說：「孔世伯，只因不知兇手是誰，家父才令小姪重出江湖，務必追緝到兇手！」

孔觀松很留意地聆聽江楓的述說，待江楓說完後，神色凝重地說：「依賢姪所說，殺害桑兄與令弟的兇徒，與殺害小兒的兇徒，可能同是一人！」

江楓目射異光，急聲問：「世伯，何以見得？」

孔觀松咬牙道：「因爲手法一樣！」接將兒子孔東南的死狀說了一遍。「東南的死因，是被兇手乘他不備，一劍貫穿那香君姑娘的背後，從前胸透出，長劍再從東南胸前刺入，自背後刺出；而桑漁兄是被兇手自樹後一劍刺穿樹幹，再從背後刺入，貫穿前胸而死，這手法不是一樣嗎？」孔觀松握拳擊掌，狀甚激動。

江楓激動地說：「世伯分析得有理，世兄之死，與桑伯伯及舍弟之死，是被同一人所殺害！」接又道：「家父懷疑這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所爲！」

孔觀松一拳擊桌道：「令尊好眼光，東南之死，老夫也懷疑是道上殺手所爲，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江楓皺眉道：「世伯，這只是懷疑，一點綫索證據也沒有，要追查出兇手只怕不易！」

孔觀松由不住點頭道：「賢姪說得不差，這一切只是猜想，還要求證，確實很難，但總有辦法！」朝江楓注目問：「賢姪準備如何着手追查？」

江楓畧一沉思說：「小姪暫時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惟有費點勁，從殺手羣中

追查，希望能追查到兇手。」

孔觀松點頭道：「在目前情況下，只好如此，老夫已派出大批人手，追查殺手羣的下落，相信不久即有回報，賢姪就在此屈住幾天，待有消息後，再定行止，如何？」

江楓也覺得這樣總比像盲頭蒼蠅般四處亂闖要好得多，於是抱拳謝道：「如此，小姪打擾了。」

孔觀松哈哈一笑道：「賢姪何必客氣，今日得見故人之子，老夫欣甚！」

江楓突然想起了一事，問：「世伯，聽說那香君姑娘之死，是中了久已不現江湖的『青冥紫氣』白蠟針之毒而死，未知世伯有否從此追查？這可能是條綫索！」

孔觀松讚許地望了江楓一眼。「賢姪好精細的頭腦，連這點也想到！老夫早已派人去查了。可能明天就有回報。」

江楓謙謝道：「世伯謬讚了，小姪初涉江湖，有很多事情還要請教。」

孔觀松呵呵笑道：「賢姪外貌雖然樸拙，頭腦却精明愼密，將來，一定青出於藍！」

江楓棕紅的臉上變成深紅。「世伯過獎了，小姪當受不起！」

孔觀松從椅上站起來，伸手執着江楓一只手，連聲道。「來，賢姪，老夫與你喝個痛快！」

不待江楓有所表示，拉着江楓，朝後面走去。

× × ×

人多有時確是好辦事，兩天後，孔家堡派出去打探的人手，紛紛回堡稟報。

最有價值的消息，是打聽到在孔東南遇害的先一天，曾經有兩個江湖上著名的殺手在孔家堡百里範圍內出現過。一個是「天星殺手」顧一非，另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鬼殺手」裘無心，這兩個著名的殺手，在孔東南遇害後，皆踪跡全無，不過，孔家堡手下却打聽到，有一個人可能知道顧一非與裘無心的行踪下落。

另一點就是，「青冥紫氣」白蠟針，追查不到出處，且根本無從追查，因爲「青冥紫氣」白蠟針失傳江湖已有五十年，如今忽然出現江湖，實在令人大出意外。

孔觀松與江楓詳細商量之後，決定由江楓單獨一人去追查這兩個殺手的行踪，判斷是否兇手。

本來，孔觀松是不放心江楓一個人去的，但江楓堅持，力言他在江湖上無名無姓，是個無名小子，不會惹人注意，對他的追查行動大大有利。江鷺就是想到這點，才決定讓他單獨一人出外偵查的，反之，若孔家堡的人與他一同行動，那就很容易惹起別人的注意 對偵查行動會有所阻碍。結果孔觀松經過一番考慮後，認爲他說得有道理，同意他單獨一人行動。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江楓一定要與他保持聯絡。

這一點，江楓同意了。

即日，江楓就動身起程。

× × ×

陳麻子醬料舖，在天官鎭，可說家傳戶曉，婦孺皆知。

陳麻子醬料舖之所以出名，不但由於賣的醬料一等好味，還由於陳麻子醬料舖的老板陳麻子，有一臉密密麻麻，足有豆豉般大小，麻亮發光的大麻子，離着老遠，不論是誰，一見那招牌麻子，就知道是陳大麻子來了。

陳大麻子雖然滿臉大麻子，惹人討厭，但人却很和善老實，可說童叟無欺，甚得鎭上男女老幼稱道，所以，他醬料舖生意興旺。

今天，陳大麻子照常開門做生意，照常坐在櫃枱後，「滴里搭拉」地撥弄着算盤珠子，一面張着一張大麻臉，與舖外街上的熟人點頭招呼。

不知怎的，陳大麻子今天無端端的感到有點兒心緒不靈，他在櫃枱後再也坐不住，拿起算盤撥弄着算盤珠子，站在舖門前。

才站出舖門，立刻有生意上門，陳大麻子每一顆麻子發着光，殷勤地招呼客人：「這位大哥，買些什麼醬料呢？」

但話才說完，滿臉的麻子歛了光，皺着眉，雙眼直往站在舖門前的客人打量。

客人是個年約三十一二的壯健漢子，濃眉巨目，皮膚晒得棕黑，穿一套土布衣褲，直挺挺的站在舖前，不聲也不響，正一個勁打量着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一見這漢子的打扮長相，就知不是來買醬料的，準是個過路客，不是本鎭人，因爲他對鎭上的大人小孩，全熟悉，眼前這年青漢子臉生得緊，且一身風塵，肩上掛個小包袱，只不知此人一個勁打量他，是何意思。

陳大麻子見土漢不答他，且盡望着他，皺起的眉頭又展開了，黯淡的麻坑重又煥發出光彩，笑着再問：「這位大哥，可是有生意帮襯？」

這個土漢子不是別人，正是江楓，聞言將目光從陳大麻子的身上收回，移到店舖內擺列齊整有序的罎罎罐罐上，好一會，才再將目光重又落在那張大麻臉上，低沉但又清晰地說：「你就是陳老板陳大麻子？」

陳麻子聞言點點頭。「你怎會認識老漢？」

江楓抿唇一笑，說：「陳老板鼎鼎大名，誰人不識，哪個不曉，在下久聞大名了。有一單生意想帮襯陳老板你！」

「歡迎，歡迎，老漢衷心歡迎，未知這位大哥帮襯老漢買哪些醬料？」

江楓一字字道：「紅醬！」

陳大麻子臉上的麻子更亮光，欠身道：「要買多少？」

「一罎！」江楓緊接着答。

陳大麻子手中算盤珠子撥得震天價响，响聲中，他低聲說．「一罎？出多少價錢？」

「九千九！」江楓緊接着答。

「好！」陳大麻子嗒啦啦一抖算盤，「今晚掌燈時分，交銀訂貨！」

「一言爲定！」江楓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

陳大麻子望到江楓消失在長街盡頭，才一抖算盤珠子，跨步入舖。

× × ×

剛才，江楓與陳大麻子對答，若讓旁人聽見了，準會被陳大麻子的要價驚呆了，以爲陳大麻瘋了，漫天開價，一罎紅醬竟然開價九千九。殊不知這是暗語。「紅醬」代表殺人，一罎代表殺一個人，「九千九」。是九千九百兩，不是九千九百個大錢，是殺人的代價。陳麻子，就是專門爲那些職業殺手接生意的「經紀」，無論是殺手或僱請殺手，都要經過像陳麻子這樣的「經紀」，因爲這是生意，至於陳麻子接到生意後，如何與殺手分賬，那就是他們的事了，不過這都是有行規的，多是四六分賬，即是說，陳大麻子可得四成，而殺手得六成。

世上眞是無奇不有，竟然連殺人收錢，也成一種行業，且有他們的行規暗語。剛才，江楓若是答錯了半句，陳大麻子就不會再和他說下去，眞的會拿一罎紅辣醬給江楓。

至於江楓怎會找上陳大麻子，會說那些暗語，那就全靠孔觀松的手下打聽得來，才能夠輕易找上陳大麻子。

而陳大麻子，正是知道「天星殺手」顧一非與「鬼殺手」裘無心行踪下落的人。故此，江楓才會找上他。

陳大麻子，這個老實和善的醬料舖老板，鎭上有誰知道他暗中做的却是殺人買賣！

× × ×

掌燈時分，江楓來到醬料舖前，舉手拍門。

手掌才沾觸上門板，一扇木門已無聲無息地應掌而開，僅容一個人閃身進去，門縫中顯現出陳大麻子那張在油燈光下，閃閃生光的大麻臉。

江楓才閃身進入舖內，木板門迅速掩上，栓好，陳大麻子手拿着算盤，站在櫃枱後，一雙眼夜貓子也似的盯視着站在門後的江楓，肅聲道：「閣下貴姓？」

江楓毫不猶豫地答：「我只管出錢，你只管殺人，何必一定要問姓名！」

陳大麻子口氣放緩了。「算我剛才失口，閣下要殺的是誰？」原來剛才陳大麻子故意問江楓姓名，是想試探江楓。

江楓一字一頓地道：「你——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却聲色不動，平靜地說：「朋友，這裏可不是開玩笑的地方！你知道開玩笑的代價有多大？」

江楓沉穩地踏前一步說：「知道。」

陣大麻子「嗒」的撥動一粒算珠：「你難道想死？」接又乾笑一聲：「老漢雖然從來不做賠本買賣，有時會例外的！」

江楓目光迅速掃視了一眼舖內大大小小的醬缸油埕，毫不在乎地說：「陳大老板，你殺人也殺得多了，嚐嚐被人殺的滋味吧。」

「吧」字才出口。身形一晃，已閃躍到櫃枱前，伸臂遞手，五指如鈎，抓扣陳大麻子擱在櫃枱上的手腕。

陳大麻子搭在算盤珠子上的手，猛一抖，「卡嗤嗤」連串激响，一串算珠連成一條黑綫，激射向江楓雙目、咽喉！

——陳大麻子不知用的什麼手法，連串飛出的算珠竟然在半途成品字形飛射向江楓。

江楓猝然挫腰矮身，「嗤嗤」連响，七粒算珠擦着他的頭髮勁射而過！而江楓抓扣向陳大麻子的手，化抓爲拳，一拳疾擊陳大麻子手肘。

陳大麻子想不到江楓身手反應如此敏捷，居然在這樣短的距離內，從容閃避過他的算珠，眼見一拳擊到，疾忙縮手退身，一下子退貼在牆上，抬腿一脚踢向笨重的櫃枱。

櫃枱「隆」然响着倒砸向江楓，若被砸中，不手折腿斷才怪！

江楓驟不及防下，差點着了道兒，擊出的一拳疾向下一沉，「拍」聲擊在櫃枱上，人亦借力彈躍起，躍起的瞬間，一道眩目的燈光自江楓腰間閃起，閃射向貼靠在牆上的陳大麻子眉心。

「哄隆」巨响，櫃枱傾倒砸落在地，同時間，陳大麻子眼色也變了，偏身擰首欲避江楓急刺而至的一劍！

那知江楓這一招是虛招，見陳大麻子閃避，劍勢一轉，半空中斜點向陳大麻子肩頭。

陳大麻子想不到江楓變招如此迅驟，大驚，身軀猛一側傾，脚下借勢在地上牆脚一蹬，「呼」聲斜斜竄向對面排列整齊的醬缸醋埕，手向後一揚，「卡嗤嗤」，一串算珠散射向江楓全身。

江楓人在空中，閃避不易，長劍疾舞，護身劍光中但聽「崩崩」連响，激射向江楓的算珠，被長劍全數擊落在地。

腰一折，江楓在空中的身形如箭般射向立足在一個大醬缸上的陳大麻子。

劍在身前，身劍合一，劍光將昏黯的空間耀亮了！

陳大麻子被耀烈的劍光眩耀得差點睜不開眼，心頭大震，一抖算盤，算珠像離巢蜂羣般全數散射向江楓，同時斜退一步，踏在另一個缸上。

江楓人劍在空，見算珠密如蜂羣射到，吸口氣，長劍一掃，金玉相擊聲中，算珠紛紛墮跌落地，江楓亦跟着墮落地面，銳利的目光，利劍一樣盯視着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心寒了，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只剩個空架子的算盤一揚，色厲內荏地喝叫：「你到底是誰？想怎樣？」

江楓直視了陳大麻子好一會，才說：「我是誰你不用知道，至於我想怎樣，倒可以告訴你。」

陳大麻子臉上的麻子，不發光了，粒粒麻子變了黯黑，樣子醜惡極了，看了簡直叫人作嘔，喘着氣，瞪望着江楓。

江楓故意不立刻說出來，好一會，才開口說：「我只是想知道兩個殺手的行踪下落，相信你不會拒絕告訴我吧？」

陳大麻子艱澀地咽了口唾沫，乾澀地說：「他們是誰？」

「『鬼殺手』裘無心！『天星殺手』顧一非！」江楓字語鏗鏘地說出。

陳大麻子聽着，臉上麻子抽搐牽動，一雙眼轉動着：「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江楓哈哈說：「只要你捨得一條老命

，及歷年賺到的錢財，你可以不告訴我！希望你想清楚一點，陳大麻子老板！」

陳大麻子的麻臉上，已分不清是什麼顏色，不過從他亂轉的眼珠，可以窺測他在一直轉着念頭。

江楓看出了，催迫着他：「想清楚了吧？」

陳大麻子眼珠一定，說：「你爲何要打聽他兩人的行踪？」

江楓不耐煩地說：「這點你不用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快說。」

陳大麻子嘿嘿一笑：「好大的口氣，你以爲我會說？」

江楓不由大怒：「陳大麻子，難道你不要命！」

陳大麻子這時一改先前的狼狽相，麻臉上重又放光，得意地笑說：「我這條命怎會不要，不要命的是你，小子！」

江楓長劍一晃，作勢欲動。

那知陳大麻子的動作比他還要快，手一抖一撒，「嗤嗤」聲中，整個算盤架散開，串珠的竹枝與木架散射激飛向江楓全身上下，同時陳大麻子口裏大喝一聲：「殺！」身形一翻，倒竄丈外。

江楓早已有備，對陳大麻子抖散激射而至的算盤架子，長劍略一閃揮，已全數將其斬擊墮地。

但，有一樣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

——那就是陳大麻子口裏大喝一聲殺時，距江楓不足四尺地上擺列的醬醋缸埕，竟然應聲暴裂，缸瓦醬料齊飛中，有四條身形自缸埕中飛射起，刀錘齊施，砍砸向江楓！

碎瓦與醬料濺射，可說令到江楓措手不及，有不少紅的、紫的醬料沾在江楓身上，爲了閃避，令到江楓手忙脚亂，撥擋閃避不迭。

但，刀錘已臨身，江楓欲想閃避，已來不及！

危急一瞬間，江楓長劍一劃，「鏗」的一聲响，斜點在砸臨頭側的狼牙錘側面上，狼牙錘自耳邊被點彈開，劍勢不停，順手向横一撥，間不容髮間，將三把短刀擋架住，刀劍相擊，「鏗」然聲中，激射起四散的火星。

從醬料缸中「爆」出來的四個人，身上全沾染了醬料，不斷自身上淌滴到地上，四個人毫不停頓，使流星狼牙錘的漢子將手中鍊子一扯一抖，被江楓劍尖彈開的狼牙錘「呼」聲重又迴擊向江楓後腦。

三個使短刀的漢子，齊聲叱喝，縮手抽刀，三把刀分從三個角度，砍削向江楓腰、背、腿！

看來，江楓這一次不易封擋閃避得了四人這迅快凌厲的攻擊。

江楓清叱一聲，傾身低頭，砸向後腦的狼牙錘及砍向背後的一刀全砍砸個空，與此同時，揚腿，揮劍，削向他腿部的刀貼着他褲管削了個空，而斬向他腰間的一刀，亦被他一劍截擊住。

江楓的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無分先後。

兩次封擋閃避過敵人的攻擊，江楓心裏有了底，單足一頓地，身形筆直地彈升起，於升起的同時，身形如旋風般旋轉，劍光飛旋中，暴响起四聲慘嚎聲，血濺肉飛中，四個從醬缸內「爆」出來的漢子，旋被斬成十二段，四散飛起摔跌開去。

江楓彈升的身形跟着墮回地上，不發一語，看也不看一眼滿地的血與肉，身形衝向醬料舖的後進。

× × ×

血腥與醬料味瀰漫充盈整間屋內，醬料舖內，恍似人間地獄，血漿腸臟一地，四個漢子的身軀，被斬成十二段，散佈在地上，這情景，令人看了不寒而慄，壁上的油燈黯弱地晃着，令人有陰森恐怖的感覺。

不知怎的，剛才四個漢子臨死前發出的慘嚎，竟然沒有驚動了醬料舖的左隣右舍，沒有人來拍門查問。

壁上的油燈光慢慢黯縮，倏的一亮，驟然熄滅了。

店舖內漆黑一片，寂然無聲。

好一會，醬料舖內有輕微細碎的磨擦聲响起，跟着有「塌嗒」「塌嗒」的聲音响起，一個黑影鬼魅幽靈般自「個大醬缸內冒升起，身上的醬料順着衣衫淌流回醬缸內，一跳，黑影自醬缸內跳到地上，身形趦趄，差點滑跌在地——脚下的醬油與地上的血漿互觸，溜滑無比。

黑影用力揞了揞鼻子，咀裏「唔」了一聲，衣袖一動，一團亮光閃耀起，照亮了屋內，也照亮了黑影。

黑影不是別人，正是醬料舖老板——陳大麻子！

先一刻，他喝令四個已陳屍地上的四漢子自醬缸內「爆」出，想不到他却躲藏在醬缸內，逃過一命。

但，當他藉着手上火摺子的亮光看清了屋內的情景，不由驚叫退步，手上的火摺子差點脫手墮跌在地。

才一退步，却差點令他絆跌在地。

原來，一步退後，却踩在一段腰身上，幸他收步快，才穩住了身形。

亮光中，陳大麻子張大着咀，目中盡是驚怖之色，臉上的麻子死灰黯淡，身軀微微悚顫着，自腰以下，沾滿了棕黑的醬油，正淌流不絕。

陳大麻子實在不大相信眼前的情景，但又不到他不相信，慘怖的情狀令他渾身起了鷄皮疙瘩，汗毛直豎，他雖然做的是殺人買賣，但從沒有親自動手殺過人，怎不令他心胆俱寒。

喘過一口氣，陳大麻子方自慶幸逃過一次慘怖的刦難，抖顫着手，重新在油燈內添滿了油，點燃了燈心，熄去火摺子，忍着觸鼻作嘔的血腥味，正準備收拾一下離去——主要是帶走歷年來做買賣積下的銀子珠寶，遠走高飛，那知，他才轉身，像遇見鬼魅妖怪般，渾身猛一震抖，剛想揣入懷的火摺火順手掉在地上，一雙眼驚怖異常，定定的站着，彷彿着了魔，一張咀大張着，却硬是叫不出聲！

——原來，一把森冷泛寒的長劍劍尖，正伸遞到了他大張的口腔中。

令到陳大麻子如此驚怖欲絕的不是別人，正是江楓！

江楓不知什麼時候，去而復返，貼身站在通向後進的門牆邊，凌厲地怒視着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現在你是說呢？還是不要命？」江楓冰冷地問。「還有什麼花樣，可以盡量施展出來！」

陳大麻子被森寒閃亮的劍尖指挿在口腔中，咀唇不敢合攏，只好依舊大張着咀，又不敢捲舌說話，只好從喉嚨裏發出「唔哦」之聲。

冷冽一笑，江楓將手中劍回縮少少，手腕倏沉，劍尖變了伸抵在陳大麻子喉頭上，森冷的劍尖抵觸在他的皮膚上，一陣寒冷傳遍了他全身，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現在你可以說了！」江楓從齒縫中迸出聲音。

一雙虛軟的雙腿兔强支撑着身軀，不使自己軟倒在地，但雙腿却抖顫得厲害，陳大麻子艱澀地乾咽了一下，忍住喉頭的刺痛，慌不迭嗄聲道：「我說，我說！」

江楓催促道：「那就快說！」

陳大麻子驚怖的目光落在森寒閃亮的劍鋒上，囁嚅着：「你……你要保證不殺老漢，我才……才說。」

江楓手中劍一緊，陳大麻子不由痛呻出聲，喉頭已被刺破了皮膚，鮮血像蚓蚯般淌蜒流下。

「殺不殺你，我不敢保證，那要看你說的是否眞話！」江楓神色冷厲。

陳大麻子身軀悚動了一下，澀聲急說：「保證句句屬實，絕無誑言。」

「不要嚕嗦！快說。」

陳大麻子眨了眨眼皮：「大俠要問的是顧一非與裘無心的行踪，是嗎？」

江楓點頭。「他倆是否在七八天前，出現在孔家堡附近？」

陳大麻子毫不猶豫地點頭。「據老漢所知，確曾到過。」

「幹什麼？」

「當然是去做買賣。」

「是否你接的？」江楓毫不放鬆。

「不是。」陳麻子也答得快。

「是誰？」

「老漢也不知，聽說買賣是直接與買主洽談的。」陳大麻終於緩過一口氣來。

「殺的是誰？」江楓希望能問個清楚明白。

「一宗是人人皆知孔東南及那妞兒，另一宗，聽說是個退職的家官。」陳大麻子這時說話流暢了很多。

「兩人中，是誰殺死孔東南？」

「這個，老漢就不清楚了，因爲不是老漢經手的。」

「那麼，兩人的行踪呢？」

「兩個人的行踪很難說，但，大約不外幾個地方……」陳大麻子在死亡的威脅下，將顧一非與裘無心經常出沒流連的地方告訴了江楓。

江楓仔細聽完，將那幾個地方緊記在心。「如果你想學他們——」江楓用眼瞟一下地上的斷軀殘肢，「你卽管向他們通風報訊！」江楓語氣淡淡地提出警告。

「老漢不敢，天胆也不敢……」陳大麻子麻臉上有了血色，「老漢已自壞規矩，逃走來不及，怎會送上門去受死？」

江楓也從孔觀松那裏聽說過不少殺手行業的行規，知道陳大麻子說的屬實，遂收回長劍。「陳麻子，望你好自爲之！」身形閃動，眨眼間閃沒在門洞後。

剩下驚魂稍定，呆若木鷄的陳大麻子，呆怔地站在血肉中。

不是江湖人　爲仇涉江湖

「『天星殺手』顧一非？」一個長髯飄胸，相貌堂堂，作員外打扮的中年人，挺立着，雙目神光暴射，盯視着對面不到一丈處，一個滿臉書卷氣，穿一件月白長衫，年約四十，手執一支洞簫，書生模樣的斯文人。

滿臉書卷氣的斯文人轉動着手中的洞簫，淡淡笑道：「杜員外果然見多識廣，眞好眼力，竟然一眼就認出顧某！」

這個看上去像個讀書人的斯文人，若不是他自認，任誰也不相信他就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人稱「天星殺手」的顧一非！

至於那個被顧一非稱作「杜員外」的長髯中年人，亦是大有來頭，此人就是威震秦中一地的武林大豪，杜家莊莊主杜十九！杜十九不但是武林大豪，還是鉅富，家財千萬，田宅連雲，故被當地人稱作杜員外。

杜十九胸前長髯無風自動，威嚴地說：「顧一非，莫非你想殺杜某？」

顧一非繼續轉着手中的洞簫。「杜員外，簡直多此一問！」

杜十九深沉地說：「顧一非，你自信能殺得了杜某？莫忘了這是杜某的地方，就算你殺得了杜某，你能逃得了嗎？」

顧一非毫不在乎地說：「殺不殺得了，你等會就知，我既然敢闖進這裏，就有把握安然離去。」

杜十九與顧一非對峙着的地方，是杜十九一座別莊中的後院，不知怎的，杜十九的從人竟不見出現。

杜十九冷嗤一聲：「好膽量！杜某今天倒要見識一下你的殺人手段！」

手一伸一翻，掌中多了把色作墨綠，長一尺二寸，看上去像玉製的短刀。

刀一現，顧一非脫口讚道：「墨玉刀，果非凡品，顧某今日有幸見識，死也甘心！」說着，手中洞簫一抖，「嗚」一响，抖起碗大的一團光影，也不打話，洞簫從光影中一個「毒蛇出洞」，標點向杜十九心坎大穴！

杜十九雙目暴睜，墨玉刀閃溜起一道墨綠光芒，截斬向簫身，同時一掌驟出，甩拍向顧一非左手肘。

顧一非沉哼一聲，錯步擰身，簫身向下一沉，斜劃杜十九小腹！

杜十九目中精光一閃，偏身讓過，墨玉刀如一條墨龍般，矯矢游竄，閃刺顧一非頭胸——一口氣向他連刺一十九刀！

顧一非洞簫迴舞，「錚錚」聲中，連擋十九刀！

那知杜十九十九刀之後，刀勢不歇，墨綠光芒大盛，再刺九刀！

顧一非眼瞳收縮，洞簫疾舞，「錚錚

鏘……」五下脆響，連擋五刀，却擋不了後面四刀，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左手衣袖向後一拂，整個人於間不容髮間，像綫牽木偶般，向後倒退，一退七八丈。

好高明的身法！

杜十九身形往前一衝，刺空的墨玉刀竟然泛起一道墨芒，追刺顧一非！

顧一非先機已失，封擋已自不及，只好再退！

杜十九人刀再進，毫不放鬆！

顧一非無奈，一退再退三退！

杜十九亦一進再進三進！

顧一非在退身中，身形閃挪扭移，想擺脫杜十九追刺不捨的墨玉刀，可惜却擺脫不了，墨玉刀簡直如蛆附身！顧一非只好同退！

一退卽停——因爲已無退路，背脊已碰觸在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樹上。

墨玉刀已沾觸在胸前衣服上，杜十九目中有笑意顯現，只要再進那麼一點點，墨玉刀就可以刺入顧一非的胸膛！杜十九傾身刺出！

眼看着退無可退的顧一非必被墨玉刀刺中，那知却刺了個空！顧一非在他眼前消失了，墨玉刀刺是刺中了，不過不是刺在顧一非胸膛上，而是刺在樹幹上，幸虧杜十九驚覺得快，半途卸刀，但，墨玉刀也入樹半尺！

杜十九急忙抽刀退身，仰望，顧一非站在一根横枝上，臉色煞白，胸前長衫割裂，露出皮肉！

怪不得杜十九刺在樹幹上，原來顧一非剛才危機一霎間，整個人背貼樹幹，飛升上樹頂，避過一刀貫胸之危！

杜十九不由暗暗佩服。

足下一蹬，杜十九人刀飛躍，騰撲向樹上驚魂稍定的顧一非！

顧一非可說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領敎了杜十九的高明身手，但他不會知難而退，因爲他是個殺手，一個殺手，是沒有「退避」這兩個字的，既然受了人家錢財，就要替人殺人，殺不了要殺的人，就只有被人殺！

顧一非畢竟是個有經驗的殺手，他知道雖則身手不及杜十九，但殺人的經驗比杜十九豐富，這就扯平了，何況，他還有殺手鐧還未施出！

眼見杜十九人刀已躍騰撲到，顧一非猛一矮身，使出「千斤墜」身法，「劈啦」裂響，脚下的横枝如何禁受得了他的一壓，斷裂墜跌，顧一非的身形也隨着墜跌的横枝急速下墜。

這一來，與騰躍起的杜十九剛好成了一上一落，上落中貼身擦過。

杜十九萬想不到顧一非會有此一着，人刀躍騰起，自然撲了個空，這就命該他死在顧一非手上。

顧一非隨斷枝墜落，剛落，恰好遇上騰躍起的杜十九，顧一非見杜十九下半截身軀無遮無擋，空門大開，疾忙一抖一按簫身，「卡崩」，「嗤嗤嗤」連响，倏的從顧一非的洞簫中，旗花火箭般噴射出一大蓬閃亮的火星，方圓足有半丈左右，罩射向杜十九下半截身軀。

杜十九人才躍騰起，人在空中，耳聽枝折聲，已知不妙，無奈去勢太快，收勢已自不及，急忙拳身縮腿，可惜慢了，霎那，顧一非從洞簫中噴洒出的閃亮火花，起碼有一大半射入杜十九下半截軀體上。

杜十九人在空中，發出一聲撕裂長空的嚎叫，身形像中箭的飛雁般，疾速由空中墜跌下地。

顧一非與杜十九同時落在地上，不過兩人的情况却不同——顧一非是脚下頭上，身形輕盈，姿勢美妙地以足尖點地，一挫一挺，完好地站在地上；杜十九可就慘了，身形打横從空中摔跌下，「蓬」一响，地震塵揚，結結實實地墜砸在地上，死狗一樣動也不動。

細一看，杜十九躺在地上的身軀，下半截像蜂巢一樣，密密痳痳佈滿砂粒大小的血洞，流出的血竟然是黑色的！好明顯顧一非洞簫中噴洒出的暗器，淬有毒劇！

不錯，顧一非從洞簫中噴洒出的暗器，名叫「天星砂」，只有米粒大小，遍體晶紅，但却含有劇毒，中者無救，是顧一非的獨門歹毒暗器，仗着這種歹毒暗器，顧一非不知殺了多少武功比他高明的高手，也得了個「天星殺手」的外號！

臉上滿是笑容，顧一非踱着方步，上前兩步，欣賞地打量着業已咽了氣的杜十九屍體，得意一笑：「杜十九，杜大員外，現在你知道我殺得了你吧？可惜，你知道，却等於不知道！」

顧一非說得不錯，一個死人，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顧一非一落在杜十九身上的目光忽的一亮——他看見了杜十九至死緊握不放的墨玉刀。

墨玉刀是武林中七大寶刀之一，萬年寒玉所製，堅硬鋒利，不輸魚腸莫邪，且有辟熱之效，是武林人夢寐難求的武林異寶，顧一非見了，怎不心動？

就在顧一非俯身伸手，想扳開杜十九手指，拿取墨玉刀的時候，突然一陣步聲急速地從園外傳來，顧一非顧不了拿取墨玉刀，矮身一竄，閃沒在大樹後。

× × ×

江楓一路急馳，這天總算來到了杜家莊。

抹去汗水，望望高大的石獅子，打量高大的門樓，江楓毫不畏怯地邁步上前。

高大的門樓階上，兩邊順階站着十六個鮮衣高帽，精壯高大的莊丁。一見江楓風塵僕僕，一副討食的模樣，十六個莊丁皆齊昂頭向天，望也不望江楓一眼！

豪門健僕，多是生就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卑賤相，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却瞧不起人！

江楓沒有理會這些，視如不見，登上兩級台階，抱拳向着十六個鼻子朝天的莊丁說：「衆位大哥，在下想拜訪貴莊杜莊主。」

站在台階最上一級的一個粗豪莊丁，用眼角掃了江楓一瞥，粗聲問：「你是誰？找莊主有何事幹？」

江楓對粗豪莊漢的盛氣無禮，不以爲意。不亢不卑地說：「在下江楓，有急事

求見貴莊主。煩勞通報一聲。」

「江楓？咱從來沒聽說過，別是來向咱莊主求借的吧？」粗豪莊漢鼻子裏重重哼了一聲。

「看這小子的寒酸相，竟然想見咱莊主？識相的快快走開，別再來打諢！」另一漢子雙手抱叠在胸前，頭昂得老高。

江楓看着這班豪奴的勢利相氣炸了肺，眞想出手敎訓敎訓這班奴才，吐口氣，但還是忍住了。「衆位大哥，這是有關貴莊主的生命安危，遲了，恐怕來不及！」

衆莊漢一齊哄笑起來：「小子準是發瘋了，危言聳聽，想是討打！」說着，有幾個已捲袖握拳，作勢欲動。

江楓見勢，動手又不是，一走了之又不是，眞不知怎才好，一時呆站着，不言不動。

衆莊漢冷笑着，見江楓賴着不走，有幾個叱喝着，跨下台階揮拳向江楓毆擊。

「停手！」突的自高大門樓內傳出一聲清脆的嬌喝聲，「大膽，又欺侮人！」

那幾個揮拳的莊漢，一聞嬌喝聲，揮舞在半空的拳頭倏然像被人點了穴道般停住，僵在當地，動也不敢動。

餘下的莊漢，立時垂手彎腰，恭敬地向着門樓內齊聲說：「大小姐。」

聲隨人現，門樓內走出一個身材健美，眉目清麗的少女，雙手义在腰上，一雙大眼睛瞪得大大的，怒視着衆莊漢。

這時那幾個揮拳動手的莊漢，早已垂下手，誠惶誠恐地轉過身，低躬着腰，大氣也不敢出。

被莊漢稱做「大小姐」的少女，正是杜十九的掌珠杜虹虹，鼻子裏嬌哼一聲，嚇得衆莊漢身軀彎得更低。

杜虹虹步下台階，怒容收歛，大眼睛柔和地打量着江楓，含笑道：「這位大哥，他們可有欺侮你？」

江楓早已一眼就看見杜虹虹，聞言苦笑道：「姑娘，你也眼見，算了吧。」

杜虹虹回頭掃視了衆莊漢一眼，嬌喝道：「快向這位大哥認錯！」

衆莊漢如奉綸音，立時皆朝着江楓連連哈腰道：「這位大哥萬請海涵，剛才小的們多有開罪，該死，該死！」

江楓看着衆莊漢前倨後恭的情狀不覺搖搖頭，也不爲已甚，對杜虹虹說：「姑娘，算了吧。」

杜虹虹瞪了衆莊漢一眼：「下次若被本小姐看見，定不饒恕！」

衆莊漢如逢大赦，恭喏一聲，退站回台階上。

杜虹虹露齒一笑，說：「這位大哥貴姓，未知何事登臨敝莊？」

江楓自一見杜虹虹，就心存好感，聞言忙抱拳道：「在下江楓，有急事求見貴莊主。請問姑娘……」

杜虹虹接說道：「小妹杜虹虹，家父適巧外出，未知杜兄可否賜告？」

江楓這次之所以找上杜家莊，是從陳大痳子口中，知悉「天星殺手」顧一非已接下一宗買賣——殺杜十九，故此日夜兼程趕來杜家莊，希望趕在顧一非動手之前，告知杜十九，使杜十九預早防備，想不到杜十九却不在。

當下江楓急聲道：「杜姑娘，此事關乎令尊生命，可知道令尊行踪？」

杜虹虹一聽關乎乃父生命安危，心內一驚，不由伸手一把抓住江楓衣袖：「江兄，是怎的一回事？」

江楓簡捷地說：「在下打探到一個確切的消息，有人出錢僱請殺手，刺殺杜莊主！」

杜虹虹一聽，大驚失色：「是誰？」

江楓答：「至於是誰僱請殺手殺杜莊主，在不下知道，不過却知道殺手是殺手道上有名人物，『天星殺手』顧一非！」

接又道：「在下趕來時，顧一非已起程，恐怕他比在下早一步到此，杜姑娘，事不宜遲，令尊到底去了哪裏？」

杜虹虹惶急地說：「家父去了離此十多里的一座別莊。」

江楓這時也顧不了男女之嫌，一把拉着杜虹虹就走。「杜姑娘，咱們快去找妳父親！」

杜虹虹更是恨不得立刻就趕到別莊，見到父親，一點頭，帶領江楓，向別莊急奔飛馳而去。

× × ×

杜虹虹、江楓趕到別莊，一脚才踏入莊門，已感到不對勁。

別莊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而莊門大開着，進入廳，一眼就看見廳內倒臥着兩具屍體，杜虹虹不用細看，就認出是兩個今晨隨父親到別莊來的莊漢，不由心胆俱裂，相信江楓說的話，張口欲叫。

江楓却及時阻止了杜虹虹的呼叫，低聲說：「杜姑娘，看來『天星殺手』顧一非已找上妳父親，這裏不見令尊，咱們往內找，千萬別聲張，不然，驚動了顧一非，被他逃了。」

杜虹虹這時一心只是念着父親的安危，見廳內只有兩具屍體，杜十九踪影全無，不由既寬慰又担心，與江楓拔劍在手，往內搜索。

在通向後院的甬道上，分別發現三具莊漢的屍體，都是被人用勁手法捏斷脖子喪命的，却就是不見杜十九的影踪，杜虹虹不由驚急起來，奔跑向後院。

顧一非聽到的步聲，就是杜虹虹奔跑發出的响聲。

顧一非才在大樹後消失，園門口就出現了杜虹虹，正自惶急地朝院內張望，一面忍不住張口呼叫：「爹——爹——！」

後面，江楓已自後趕上，一步躍入園中。

他的心裏已有一種預感——杜十九凶多吉少。

果然讓他猜到了，才走了兩步，就看見曲腿倒臥在地上的杜十九屍體，忙招呼往假山那邊搜尋的杜虹虹：「杜姑娘，快過來看看！」

杜虹虹聞言朝他這邊奔跑過來，老遠就看見躺在地上的屍體，當時由於距離遠，加上有樹草遮掩，故看不大眞切，及至來到五六丈遠近，不由渾身一震，如遭雷殛般，嘶聲哭叫：「爹——」

狂奔撲向倒在地上的屍體。

江楓早已站在距屍體三四尺遠近處停下來，他雖然不認識杜十九，但一看地上屍體的穿着打扮，猜估到必是杜家莊莊主杜十九無疑，加上杜虹虹那一聲曳空的哭叫，錯不了！不由懊恨自己遲來一步！

哭叫着，杜虹虹已撲伏在杜十九的屍體上，一個勁悲哭嘶叫，哭叫得江楓心頭酸酸的，眼眶濕潤，不由自主咬牙捏緊拳頭。

一任杜虹虹哭叫悲啼，杜十九再也不會回答愛女的呼叫了。

眼望着杜十九的屍體，江楓眼前不由現出了兄弟江清，「不釣翁」桑漁的屍體，再也忍不住，滴下淚來。

不知怎的，這時竟然聽不見杜虹虹的哭泣聲，江楓連忙舉袖拭去淚水，張眼一看，杜虹虹大概是悲慟過度，伏在杜十九的屍體上，聲息全無，驚得江楓疾忙上前，蹲下身，伸手輕搖杜虹虹的香肩。「杜姑娘，杜姑娘，妳怎麼了？」

杜虹虹嬌軀軟軟的，搖一搖，動一動，全無反應。

江楓心內驚急，伸手一探杜虹虹鼻息，還好，氣息均勻，只是暈了過去，但暈了也難攪得很，男女授受不親，自己與杜虹虹只是初識，怎好動手去觸摸她的嬌軀？江楓急得搓着手，一時不知怎辦才好。

但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終於要將杜虹虹救醒，要將她救醒，不觸摸她的身體又怎樣能將她救醒呢？躊躇了好一會，江楓一咬牙，似乎下了決心，重新蹲下身，伸出雙手，扳扶起杜虹虹的嬌軀。

就在江楓扳扶杜虹虹的剎那，樹後「卡崩」一下輕響，一大蓬火花一樣的閃光自樹後噴洒出罩射向江楓、杜虹虹兩人。

江楓心內一直戒備着，在聽見樹後「卡崩」一響間，他已有所驚覺，眼角瞥見樹後火花一閃，他已毫不遲疑地全力將杜虹虹扳扶起，一抱，接疾滾在地，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快捷無比。

但，任他再快，也快不過自樹後噴洒出，像旗花火箭一樣的火紅閃光，剎那有大部分罩射中兩人！

躲在樹後施放「天星砂」的顧一非，可說是謀定而動，覷準了江楓欲不能躲避，防備最弱的時刻動手施放暗器，眼見「天星砂」噴洒在兩人身上，不由心花怒放，得意地笑着從樹後閃身而出：「今次做了賠本買賣，殺多兩個人！」

但，他語聲才落，却像見了鬼般，目瞪口呆一臉駭異之色，駭呆地挺立當地！

這不是白日見鬼嗎？本來經已中了「天星砂」的江楓，竟然一下子從地上挺起了身，且一劍斜刺向他肩頭！

死去的人竟然翻生，這種恐怖的事，怎不叫顧一非不駭異莫名！

直到銳利的劍尖點刺在他肩頭上，顧一非才從駭異中驚覺過來，怪叫一聲，卸肩擦身，卸避開江楓刺來一劍！但，劍尖仍將他肩頭劃開一道口子，衣裂皮開，火辣辣般痛。

顧一非這時已從駭異中完全醒覺過來，悶叫一聲，「嗚——」然嗚響中，手中洞簫閃嗚着，點砸向江楓脖頸！

他已看清楚了，江楓根本是個活人，身上完好無傷，根本就沒有中暗器。

這可叫顧一非大惑不解了，他明是看見江楓與杜虹虹被他從洞簫中噴洒出的「天星砂」射中，怎會安然無事呢？他越想越不明白，但却不容他多想。

江楓恨透了顧一非這種專用卑劣手段殺人的殺手，姑勿論他是否殺死兄弟江清與桑漁的兇手，他咬着牙，一低頭，避過點砸向頸脖的洞簫，反手一劍逆方向刺出，以不同的角度刺向顧一非背後脊椎骨！

江楓施展出桑漁獨創的「擊波逆流」劍法中的「逆流推舟」。

顧一非眼見江楓竟能從不可能的角度，逆方向反手刺出一劍，刺向他背後腰椎，不禁心頭一懔，挺腹拗腰，向側前踏出一步！

避是避過了一劍，但，背後衣服却被劃開一道口子，差點傷及皮肉。

顧一非想不到一交手，就被眼前這個看來像鄉下漢子的江楓兩番差點傷在劍下，不禁又惱又驚，洞簫連指，「嗤烏烏」疾點江楓身上七大穴。

江楓沉着應戰，身形翩閃，長劍翻舞，從容封擋鎖閉顧一非的洞簫攻勢。

顧一非見攻勢被阻，悶叫一聲，身形如走馬燈般繞走，洞簫橫砸豎點，如暴雨般罩洒！

江楓以靜制動，長劍幻起層層劍浪，如波湧浪翻，將顧一非的狂攻盡數封拒在外門，點砸不進。

顧一非瞳孔收縮，臉孔鐵青，咬着牙，一味狂攻不止。

其實他內心震驚莫名，越打越心驚，他眞後悔爲何不一早一走了之，如今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進，不能，退，身份已暴露，不斬殺江楓，今後永無寧日，他越想越窩囊，恨不得一簫就將眼前這小子腦袋砸爛。

但，想歸想，事實却是，他感到江楓層層湧捲出的劍浪，壓力越來越大，他已被迫退後了一步，再這樣打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想到後果，顧一非萌生了退意。

他現在想走，却不容易了。

江楓剛才反擊施出的一招，名爲「疊浪重波」，是「擊波逆浪」劍法中，一招威力無窮的精妙絕招。

江楓現在倏然變招，施出一招「逆浪穿波」，於千重劍浪中，一劍倒刺而出，穿過劍浪，刺向顧一非腰股。

顧一非驟不及防，大出意料下，被江楓一劍刺在左股上，痛得他不由怪叫連聲，帶起一縷血雨，如受驚兔兒般，一蹦三丈遠，以手掩股，陰毒地望了江楓一眼，身一聳，躍上牆頭，翻落牆外，如飛而去了。

待到江楓躍上牆頭往外望，顧一非已走個無影無踪。

江楓無奈，只好回身躍落園內，查看杜虹虹是否仍生存。

剛才的一幕，如今想起來，也令他懔驚不已。

他之所以在顧一非的「天星砂」罩射

下不死，全憑死去的杜十九救了他。

什麼？居然死人能救活人？這不是鬼話連篇！

但，事實擺在眼前，地上的杜十九屍體，伏在地上，全身上下，被「天星砂」射了個體無完膚。全身紫黑，身下還壓着他女兒杜虹虹的一雙脚。

說起來，似乎冥冥中江楓不該死，就在他扳扶起杜虹虹的嬌軀時，顧一非乘機發射天星砂，照說，江楓與杜虹虹萬無倖理，但世事就是這樣巧，江楓扳扶起杜虹虹，怎知却連死去的杜十九也連帶扳扯起——原來杜虹虹於慟哭時，雙手緊抓着杜十九身上的錦袍，昏暈過去後，自然仍緊抓不放，她既被江楓扳扶起，那麼，自然也扯拉起杜十九的屍體，就救了江楓與杜虹虹。

江楓驚覺樹後有暗器射出，摟着杜虹虹滾倒在地，恰好杜十九的屍體罩在杜虹虹身上，而杜虹虹的嬌軀伏在他身上，這一來，死去的杜十九，恰好爲他倆人擋煞了射到的「天星砂」，故此，江楓已逃過封難，而顧一非所以一見他起身時，駭異欲絕，以爲死人復活，其實，江楓根本是個活生生的人。

江楓輕輕移開杜十九的屍體，扳開杜虹虹仍緊抓着其父錦袍不放的雙手，察看杜虹虹是否無恙，還好，杜虹虹身上完好無損，只是昏暈未醒。

江楓放下心頭大石，噓了口氣，輕輕將杜虹虹側轉，在杜虹虹背心輕揉了幾下，跟着輕擊一掌，杜虹虹應掌張口「哇」的哭喊出聲，吐出一口痰涎，氣息粗重起來。

江楓見杜虹虹已醒，放心地從地上站起，低聲輕喚：「杜姑娘，你沒事吧？」

杜虹虹慢慢張開雙眼，側轉頭，茫然張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父親不成人形的屍體，哭叫一聲：「爹——」又慟哭起來。

江楓看着杜虹虹如杜鵑泣血般哭啼，勾起他喪弟之痛亦不由黯然神傷，不知如何安慰杜虹虹，只有直搓手。

「杜姑娘，杜莊主已死，人死不能復生，還望節哀順變，兇手已被我打傷逃逸，目前，還是趕緊通知莊上，料理杜莊主的後事要緊！」江楓見杜虹虹仍在哀哀啼哭，好艱難才想出這番話來安慰杜虹虹。

杜虹虹從地上撐起身，悲憤急切地問：「江大哥，兇手是誰？」

江楓遲疑一下，說：「那當然是顧一非了！」

「爲何不將他擒殺？讓他逃了！」杜虹虹悲憤過度，口不擇言。

江楓苦笑着說：「杜姑娘，我也想將那廝擒下，無奈在下的身手還不足以制服他，被他逃了。不過，知道他是誰，無論天涯海角，他也逃不了！」

杜虹虹話說出後，才知自己剛才失言，淚眼眨了眨，不好意思地說：「江大哥，請恕小妹剛才失言。」

江楓毫不介意地說：「杜姑娘，在下很明白妳此刻的心情，怎會怪妳呢？」

杜虹虹從地上撑持着站起身，江楓連忙伸手攙扶她一把，杜虹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這一眼，只望得江楓心頭禁不住一跳。

拂拍去身上的塵土，杜虹虹望着地上渾身上下，密如蜂巢般佈滿傷孔的父親，禁不住又悲從中來，差點又哭起來，強忍着，她疑惑地望着江楓，問：「怎麼我父親的身上，多了那樣多洞孔？」

江楓感嘆一聲，將先一會發生的驚險情狀，及與顧一非打鬥的情形，說了一遍。聽得杜虹虹張口結舌，驚懍欲絕。

「說起來，在下與杜姑娘能得不死，全仗杜莊主死後蔭庇。」江楓感激地注望着地上杜十九的屍體，「在下先將杜莊主的屍體抱入室內置放好，杜姑娘，妳回莊通知貴莊人，怎樣？」說着蹲下來，很小心地托抱起杜十九業已冷硬的屍體，向園外走去。

杜虹虹目含痛淚，默然點頭，跟在江楓背後。

× × ×

大道旁一棵樹下，杜虹虹與江楓無言對站，兩個人都不說話——誰也不知說些什麼好。

良久，還是江楓首先打破了靜默，「杜姑娘，多多保重，在下告辭了。」

杜虹虹抬起頭，大眼睛中隱露情意，凝望着江楓純樸健康的臉容，心裏有點依依不捨，這幾天相處，令到她對江楓滋生出情愫，由於少女特有的矜持，令到她不敢大胆表白。

她從江楓的述說，知道江楓是爲了追查殺害胞弟及武林前輩「不釣翁」桑漁的兇手，涉足江湖，經過一番努力，追查到這裏，找尋「天星殺手」顧一非，如今顧一非已得手遁逃，她眞想跟着江楓去追尋殺父仇人，但父親新亡，諸事仍需料理，況且江楓答應代她擒殺顧一非，她只好忍痛送別江楓。

「江大哥，諸事小心，小妹眞想跟你一起去追尋兇手，手刃仇人！」杜虹虹強展笑容，「小妹待此諸事一了，或會去尋你。」

江楓自十多歲隨乃父舉家退隱太湖，除了慈母，從沒接觸過別的女性，尤其是年輕的女性。

與杜虹虹幾天相處，感受到從未感受過的溫柔與溫馨情意，對杜虹虹產生了好感，若不是心切復仇，他眞想多留幾天。

「杜姑娘，多謝關心，在下走了！」江楓深望了杜虹虹一眼，轉身大步而去。

杜虹虹站在樹下，大張着雙眼，直望着江楓越去越遠，越遠越渺小的身形消失不見，仍站在樹下不動。

× × ×

要追尋「天星殺手」顧一非的行踪，對於江楓來說，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江楓初涉江湖，對於江湖上的人與事了解不多，江湖如此大，追尋一個人，眞不容易。

江楓在路上邊走邊思索，一時間，他眞不知要到哪裏去找尋如鴻飛冥冥的顧一非。

自從與顧一非照臉，交手，他心裏對

顧一非的懷疑減弱了。

顧一非用的是洞簫，暗器是「天星砂」，而殺害胞弟江清與「不釣翁」桑漁的兇手，用的是劍，暗器是柳葉飛刀，憑這一點，江楓認爲顧一非不是他要追尋的兇手。

那麼，餘下就只有一個「鬼殺手」裘無心。江楓決定先去找尋「鬼殺手」——因爲他從陳大麻子口中，知道「鬼殺手」裘無心有可能在兩處地方出現。遲了，恐怕裘無心的行踪會追尋不到——裘無心是隨時有可能到別的地方去的。

邊走邊思索着，江楓突的覺得脚下有物絆阻，身形一個趦趄，失了重心，往前傾摔。

心中一驚，知道不妙，來不及多想，乘着傾跌之勢，脚下用力一蹬，整個人猝然蹬竄前去，足有四五丈遠。

就在他脚下被絆阻，往前傾摔的剎那，路旁一處草叢後，有火紅的亮光噴洒出，直向他身側罩射，幸虧他毫不遲疑，借勢蹬竄出，堪堪避過了那蓬噴洒出的火紅亮光，要是他動作慢一點，腿脚肯定被射中。那蓬火紅的亮光從他脚板旁閃射過，落在路旁地上，立時冒起一蓬紫烟，地上的野草瞬即焦枯。

江楓一竄再竄，直竄出十丈過外，才點地旋身，一眼瞧見路旁焦枯的野草，不由捏了把汗，暗道一聲：「好險！」

一道人影從草叢中閃現，江楓叱喝一聲，身形衝空而起，腰一折，人在空中，如老鷹攫兔般，斜斜撲落向那叢草叢。

人未到，劍光已到，射刺落向那叢草叢。

草叢一分，現出一個白衣人，手中簫盤空繞舞，護住頭頂。

連串「錚鳴」聲中，白衣人退了一步，而斜撲落的江楓的身形在空中一個翻轉，斜飄落地，鷹隼一樣的目光，盯視着白衣人，從齒縫中迸出語聲：「原來是你！在下正想找你，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草叢中冒現的人，正是江楓所担心無從找尋的「天星殺手」顧一非！

剛才，他在路中橫扯了一根繩索，自己躲在草叢中，覷準江楓走過，一把扯拉起繩索，乘江楓猝然被繩索絆摔的剎那，另一手按動洞簫機簧，噴洒出一蓬「天星砂」，妄想一舉擊殺江楓，以絕後患。

他本不想殺江楓，因這是蝕本買賣，但已在江楓面前露了相，爲了免却日後麻煩，他才決定趁早動手殺死江楓。他還不知江楓知道了他的身份姓名。

連日來，他都在杜家莊附近監視着，今日，終於讓他覷到了這個機會。

想不到，江楓命大，又一次避過了他的「天星砂」！

面對着這個第一個能在他的「天星砂」噴洒下能得不死的樸實漢子，顧一非心內泛起一股寒意。

他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他要殺的人能倖保不死。江楓，這個土漢子，却兩次逃過了他的襲殺！

「你就是顧一非？」江楓仍想證實一下。

顧一非臉色變了變，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恐慌，說：「不錯！閣下是誰？怎知道顧某姓名？」

淳厚一笑，江楓說：「『天星殺手』顧一非，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殺手，誰人不知！至於在下，寂寂無名，說出來你也不識，不說也吧！」

顧一非眉頭皺了皺，他仍想摸一摸江楓的底細：「閣下是杜十九的甚麼人？」

「什麼人也不是，」江楓收斂了笑容，「那天之前，在下從未見過杜莊主，更說不上認識。」

顧一非迷惑地瞧了江楓一會：「那麼，閣下怎會與杜十九的女兒進入別莊？」

「因爲要趕去阻止你殺杜莊主！」江楓淡淡地說：「可惜遲了一步，故仍被你殺了杜莊主。」

顧一非這次連眼色也變了，心內震駭莫名——江楓竟然知道他要刺殺杜十九，這是沒有可能的事，這事只有當事的幾個人知道，而這個土漢子，怎會知道的？顧一非對莫測高深的江楓，加深了戒意。「閣下怎會知道顧某刺殺杜十九的消息？」

江楓莞爾一笑道：「顧一非，是誰僱你殺杜莊主的？」

江楓不答反問，眞絕！因爲顧一非肯定不會答他此問，那亦等於江楓不會回答他的問答一樣。

顧一非見江楓不答反問，愕了愕，乾笑兩聲，說：「想不到閣下是個不露相的眞人，顧某佩服。」

江楓一直留心着顧一非的言語舉動，提防他會突然發難，聞言淡淡一笑：「顧一非，十天前，孔家堡的孔東南，是否你所殺？」

顧一非斷然道：「不是！」

「但當時你却出現在孔家堡附近！」江楓沉聲說。

「出現在孔家堡附近，並不等於是我所殺！」顧一非肅聲說：「再說，江湖上不單止我一個殺手！」

「好，顧一非，就當不是你殺的，但，殺害杜莊主的賬，總該算一算了吧？」江楓沉穩地踏前一步。

顧一非臉上的肌肉搐了搐，一横手中簫。「你既不是杜十九的什麼人，杜十九之死，干你何事！」

江楓一字字道：「杜莊主的女兒杜虹虹姑娘，托在下追查擒殺兇手，在下是代杜姑娘報殺父之仇！再說，你這種以殺人爲業的江湖敗類，人人得而誅之！」

顧一非吸了口氣，兇厲地說：「笑話！你自信殺得了顧某？」

江楓平淡地說：「等一會動手不就知了嗎？」語氣一轉，「不過，只要你說出僱請你殺莊主的幕後人，在下代杜姑娘作主，饒你一命。」

顧一非臉色鐵青，氣惱得渾身微顫，他自出道以來，從沒有人在他面前敢說這樣的話，只有被殺的人求他饒命，從沒有人說要饒他一命，而這個土漢子，竟說饒他一命！怎不令他氣惱難平，「呵哈！好大的口氣，顧某不殺你，已是天大的恩惠，居然說饒我一命，好狂的小子！」

說完，一個躍步撲前，手中簫左穿右揷，横劈豎砸，簫影縱橫飛舞，一口氣攻出四十二招。

江楓錯步移身，長劍迫着排山倒海的簫影，「嗤」一响，反手扭臂，一劍倒穿刺入簫影之中。

江楓這一招名爲「逆波躍鯉」，是「擊波逆流」劍法中的一招殺着。

說來也怪，顧一非竟被江楓這招「逆波躍鯉」一劍穿刺入層層簫影中，劍尖直刺胸腔！

顧一非眼見江楓一劍竟能穿刺入簫影中，不禁大驚失色，怪叫一聲，收斂簫影，身形仰後，標竄出幾近五丈。

避過了致命一擊，「嗤拉」一响，月白長衫被銳利的劍尖割劃開一道足有二尺長的口子，驚得顧一非出了一身冷汗。

站下來，驚魂甫定，一道劍光已如電閃飛虹般，射刺面門前，不禁魄散魂飛，一仰頭，劍光從頭飛過，驟覺頭上一浮，髮絲飄揚，頭巾碎斷，散髮蓬披下來，差點連眼睛也被掩遮了。

——束髮頭巾與髮髻同時被江楓的長劍刺削碎斷。

顧一非顧不了斷髮飄零，甩頭，斜身，縱竄，三個動作連成一氣。甩開了掩遮雙目的散髮，斜竄到三丈許的路旁，一竄再竄，妄想逃遁。

他已喪失了鬥志，只想逃命。

縱竄出不到十丈，江楓人如天馬行空般，縱躍騰撲，颯聲墜落在顧一非身前丈許處，攔阻了顧一非的去路。

顧一非這時情狀狼狽極，已不復那天刺殺杜十九時的斯文淡定，像個瘋子般左衝右突，却就是衝突不出，無論他逃向那個方向都有一把明晃晃的長劍在等着他。

困獸般，顧一非雙目怒突，胸膛起伏，急劇地喘息着，彎腰作勢，準備作拚死一搏！

此所謂困獸猶鬥。臨死，也想咬人一口！

江楓肅容看着顧一非。「顧一非，在下再說一次，你若說出僱請你的幕後人，饒你一命！」

顧一非臉上那股書卷氣不知去了哪裏，代之的是猙獰，嘶啞着聲音說：「別說我不知僱請的人是誰，就算知，也休想我說！」

低頭一衝，手中簫暴風驟雨般砸劈掃點向江楓，他已拚死一搏。

江楓冷嗤一聲，身形不動，長劍上下翻飛揮舞，「錚錚……」一連十多下金鐵交擊脆响，硬封硬擋了顧一非十五簫！接反臂斜揷而下，但聽一聲慘號，血花迸濺，顧一非大腿側近股處，被江楓反臂斜揷下的一劍刺個正着，接連蹌退了幾步，腿一軟，一屁股跌坐在地！

臉上因了痛楚，抽搐着，腿上傷處大股大股冒湧出鮮血，咬牙陰狠怨毒地瞪望着江楓。

江楓沒有逼近，只是在他丈外站着，戒備地望着顧一非手中的洞簫，恐防顧一非隨時按動機簧，將暗器射出。

其實，江楓是太過小心了，顧一非的「天星砂」早已用完了，要不，他早已在動手時施放。其實顧一非還有很多「天星砂」，只不過沒有帶在身上，這是他的規矩，每次殺人，只帶足夠三次用的「天星砂」，因爲三次用的「天星砂」，足夠他殺人，自衞，逃走，想不到這一次，都不夠用。

顧一非眼中閃射出獸光，忍着劇痛，乾澀沙啞的叫：「想不到我顧一非一生殺人，今日却栽在你這無名小子手上！」咳了幾聲，又道：「老子死也要死在自己手上！」厲笑幾聲，改手一簫砸在自己頭頂，頓時頭腦爆裂，血漿四濺，身軀挺了挺，頹然傾倒在地，咽了氣。

江楓由於顧忌顧一非的歹毒暗器，不敢太過逼近，眼看着顧一非自殺而死，欲救不及，嘆息了一聲，轉身如飛朝前路奔馳。

對於江楓來說，雖然問不出僱請顧一非殺杜十九的人是誰，但，總算代杜虹虹報了殺父之仇，及爲江湖除了一害，他的心情輕鬆了些，現在，就只剩下一個「鬼殺手」裘無心，他的嫌疑最大，九成有可能是他。

江楓現在心急如箭，盡展身形，恨不得一步跨到地頭，找到裘無心。

× × ×

望江城。

望江樓上，坐無虛席。

江楓又累又餓，一步踏進望江樓，望着哄鬧擠擁的店堂，不由皺起了眉頭——樓下店堂已一副空的坐頭也沒有，忙得團團轉的店小二，也懶得招呼他。

肚子咕咕叫，江楓拖着疲軟的雙腿，登上樓上，滿以爲樓上一定有位，那知腦袋才冒升上去，密密麻麻的脚腿盡入眼中，還有兩級才登上樓，他也懶得登了，轉身往下走。

「客官，請留步，靠窗恰巧有副空坐頭。」江楓一脚還未踩落下一級樓梯，背後傳來招呼聲。

精神一振，江楓連忙側轉身，恰與一臉笑容的小二打了個照面，小二正朝他點頭哈腰。知道沒有聽錯小二正是招呼他。

二步登上樓上，閃身讓剛結帳離去的兩個客人落樓，順着小二手指處，見到臨窗靠江處果有一副空坐頭，只是桌上的杯碟碗筷還未撤去，想是剛落樓的兩個客人佔坐的，小二來不及收拾，忙忙招呼他。

小二殷勤地延他坐下，一面快捷俐落地收拾着桌上的碗碟，一面陪着笑臉，詢問江楓吃喝些什麼。

江楓但求塡飽肚子，隨便要了兩個菜，一壺酒，三斤饅頭，然後憑窗坐下。

小二一迭聲應着，將桌子收拾擦抹乾淨，不一會，就爲江楓端來了兩碟菜，一壺酒，三斤饅頭。

江楓也不理會雅觀不雅觀，一口氣連喝了三杯酒，大口菜塞在嘴裏，就着酒菜，如風捲殘雲般，只一霎眼，就將酒菜饅頭吃了個清光，舒暢地長吐了口氣。

啜着香茗，江楓倚窗外望，望着江上船帆來往，不禁令他想起太湖中的父母親，正想着有點入神，倏地，他瞥見一條小

船，正順流斜划向江岸，船上只有兩人，一個划槳的舟子，另一個則端坐在船中，一臉麻子在大日頭照射下，閃着光。

江楓一見，就認出那人就是陳大麻子——醬料鋪老板——經營殺人買賣的「經紀」。

江楓望見陳大麻子乘坐的小船快要靠岸，急忙呼來小二，結賬匆匆下樓。

陳大麻子出現在望江城，可能是來通知「鬼殺手」裘無心。江楓在望見陳大麻子的刹那，腦中想到的，就是這點，不然，陳大麻子逃命還來不及，怎還敢在望江城出現？

江楓之所以到望江城來，是因爲陳大麻子告訴他，裘無心可能會在望江城，故此他在解決了「天星殺手」顧一非後立即兼程趕來，希望能在望江城內，找到裘無心。

江楓心裏既詫又喜，陳大麻子明知他會到望江城找裘無心，而他又將裘無心的行踪洩露了，裘無心知道後，一定不肯放過他，照說，他應該藏匿起來才是，如今竟敢出現在望江城，好可能他是來找裘無心，將江楓找尋裘無心的事告知，求取裘無心的原諒。那麼，裘無心就大有可能仍在望江城了。

江楓老遠就望見陳大麻子已從小船上登上江岸，左右略一張望，急匆匆循着一條小路，朝城西裏走去。

江楓急忙加快脚步，遠遠地追躡在陳大麻子後面。

他希望能夠就此找到「鬼殺手」裘無心。如今，顧一非已死，亦可以肯定他不是殺害「不釣翁」桑漁，親弟江清，孔家堡少堡主孔東南的兇手——因爲顧一非用的不是劍，而是一枝洞簫；暗器也不是「柳葉飛刀」——一種極普通的暗器，用的是獨門秘製，歹毒無比的「天星砂」。

從以上兩點，江楓已敢確定，顧一非不是他要找的人。

× × ×

越往前走，四外越見荒凉，入目盡是野墳、花草、亂樹，不見人家。

江楓心裏提高了警覺，小心地追躡在陳大麻子後面。

陳大麻子終於在一處亂墳堆中停下來朝來路望了望，一彎腰，消失在墳堆中。

江楓由於距離陳大麻子少說也有十七八丈，加上要掩蔽身形，樹木遮擋，看不清陳大麻子鑽在墳堆中是如何消失的。

江楓不敢貿然接近墳堆，掩在一叢雜草野樹纏生的草叢後，透過枝葉隙縫，監視着亂墳堆。

墳堆中很久不見動靜，江楓心內感到奇怪：陳大麻子何以會鑽入亂墳堆中，莫非他在找尋墳墓？江楓知道陳大麻子不會無緣無故到此，一定有目的。

可能是來找尋裘無心，江楓腦中閃過這個念頭。但，裘無心不是死人，而是個大活人，找一個活生生的人，怎會到死人的地方去找？江楓有點不明白陳大麻子到這亂墳堆來幹什麼。可是，當他倏的想起裘無心外號「鬼殺手」，那麼，找「鬼」當然要到鬼魅出沒的地方去找，而墳地，就是鬼魅出沒的地方。

江楓想到這裏，心裏既興奮又緊張，他猜到陳大麻子九成是來找「鬼殺手」裘無心。

足足等了有盞茶時分，野墳荒地寂寂，陳大麻子彷彿化爲鬼魂，鑽入墳墓中。

江楓再等了一會，有點不耐煩，決定冒險掩近亂墳堆察看一下。

極小心地藉着野地上叢生的樹草，江楓掩至墳堆一丈處的一棵樹後，從樹側向亂墳堆窺望。

亂墳堆中，別說是人影，連鬼影也不見一隻，荒頹雜亂的墳堆中，風吹草曳，樹上傳來噪响的蟬叫聲，大日頭暴晒下，那有陳大麻子的影踪。

江楓疑惑難解，陳大麻子怎會消失在墳堆中，不見了，隨後，他想到了，陳大麻子說不定眞的像鬼魂般，鑽進了墳墓中，這是最合理的解釋，不然，一個大活人，怎會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見了。

盡呆着，不是辦法，江楓決定要找出陳大麻子。

從樹後走出來，江楓不再掩蔽身形，走進亂墳堆中。

一座座荒墳，像一隻隻蹲伏在地的惡獸般，包圍環繞着江楓，幸虧現在是大白天，要是在晚上，置身其中，不嚇死人才怪。

江楓在頹敗荒凉的墳堆中巡視搜索，打量着每一座墳堆，希望能發現其中任何一座墳的異樣，好教他失望，任他如何仔細察看搜索，就是看不出一絲異樣，每一座像土饅頭一樣的墳墓，差不多一個樣。

搜查察看不出什麼，江楓決定動手，將每座墳堆的石碑扳動希冀能有所發現。

有很多墳墓的石碑經已傾頹倒伏了，江楓連續扳倒了幾塊石碑，有的一扳就倒，有的却牢牢不動，他找不到有任何入口——進入墳墓。

江楓堅信自己的猜測不會錯，陳大麻子一定是鑽入其中一座墳墓中，不然，怎會消失不見了。只是，墳頭起碼有百十個，逐一扳動石碑察看，需要費一番手脚。

江楓橫下心，決定不管如何，一定要將陳大麻子找出來。

他開始逐一扳動每座墳頭的石碑。

正當他雙手扳住一塊石碑，準備用力搖動一下的時候，驟覺背後微風颯然，心頭一懍，扳握着石碑的雙手使勁一撑，足下用力一蹬，整個人如彈丸般斜斜彈躍向空中，其勢有如離弦箭矢。

身形才彈躍起，猛覺腿上劇痛，腿上洒滴下連串血點，痛得江楓倒抽了一口凉氣，眞氣一洩，身形斜斜下墮向左邊兩座墳頭中間的空地上。

江楓剛才幸能避過背後一擊，全仗他反應敏捷，一直提高警覺，不然，此刻他傷的不是腿，而是背心——倒地死去。

忍着左腿上火辣辣的傷痛，他顧不了敷扎，拔劍在手，放眼打量着墳地，墳地上空寂寂的，連鬼影也沒有，只得他一人，與及他自己的影子。

江楓不相信地眨了眨眼，腿上的傷仍在流血，扎扎痛，剛才自背後襲擊他的人

，却不見了，難道眞是白天見鬼？荒謬！江楓仗劍戒備着，雙目精光閃射，在剛才他遇襲的方圓墳堆間搜索。

他相信襲擊他的人，一定躲在墳堆之後。

蟬聲噪亮地鳴响着，陽光下，草青風微，什麼聲息也沒有，就只有聽起來叫人心煩的蟬鳴。

江楓一步步向着他認爲有可能躲着人的墳堆走去，才走了沒幾步，身側的墳堆後，傳來一下急勁的破風聲。

——一道閃光自墳堆中閃射出，射向江楓側背。

江楓聞聲知警，猝然扭身，長劍順勢向後疾揮，在陽光下閃溜起一道光弧。

江楓滿以爲這一劍可以封擋背後的突襲，事實却不然，擋了個空，幸虧他收勢得快，沒有旋躍出去。

江楓面對着墳堆，墳堆却人影空渺，哪有人在。

他小心地繞到墳堆後，墳堆後就只有青草，江楓心裏感到有點驚疑，難道眞的在光天化日下，遇了鬼？若是人，怎會消失藏匿得這樣快？他自信，剛才自側後向他襲擊的是人，怎樣快，也決逃不過他的一雙眼。

他仔細在墳堆後察看了一會，用脚跺了跺地，實實的，地下不會有洞，但，襲擊他的人，是如何躲藏的呢？

江楓咬着唇，眞恨不得將墳堆擊毀推塌，但，毀人墳墓，禽獸所爲，江楓說什麼也不敢，他只好懷着一腔憤怒，忍受着腿上劇烈的疼痛，繞出墳堆，戒備着，加快速度，繞行在墳堆間，搜索察看。

奔行的速度加快，可以減少被襲的機會，因爲速度快，施襲者就不容易下手，這是江楓的聽敏機智，他疾速地繞行竄插在墳堆間，却一無發現。

他奔行的速度不由放慢，速度一慢，立即又遭到襲擊！襲擊來自他背後，雖然擊不中他，但他也發現不到襲擊者。

就這樣，江楓白天遇鬼般，遇到一連串襲擊，襲擊都是來自他經過的身側或身後的墳堆後，但每一次，江楓皆發現不到施襲的人，彷彿向他施襲的，不是人，而是鬼物。又或是一個隱身人。

無論江楓的反應如何快速敏捷，可就是見不到那向他施襲的人。雖然如此，江楓也沒有再被襲擊者在身上加添傷口。

江楓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絕不能有所疏忽，如稍有疏忽，就會永世不得超生，留在這墳地中，做一隻野鬼。

襲擊越來越頻密，都是來自他經過的身後或身側的墳墓，令到江楓有防不勝防之感。江楓處於極不利的處境中，再這樣下去，他終會傷在對方神出鬼沒的襲擊。

現在，江楓的信念動搖了，他開始懷疑頻頻在墳堆後向他襲擊的，是否是人，抑或是鬼物妖類，因爲若是人，他不會一次也看不到他的影跡的。

江楓決定暫時退出墳地，以免稍有疏忽，傷在對方手下。

他猜測向他施襲的人，很可能是陳大麻子，於是，他一面將奔行的速度加快，一面敞開喉嚨喝叫：「陳大麻子，不必裝神弄鬼，出來吧！」

墳地上就只有他的聲音在迴蕩着，沒有其它的聲音响起，連蟬鳴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歇了。

荒野寂寂，迴聲蕩蕩，歷久不滅，江楓聽不到回答，再一次放聲叫：「陳大麻子，你若不再滾出來，在下將這片墳地夷爲平地，到時看你還能藏得了藏不了！」

江楓說的是恫嚇之言，希望能將陳大麻子逼出。看來這幾句狠話生了效，奔行中，左側隔着十多座墳堆的一座墳後，恍自地底鬼獄傳來般，响起一陣陰冷的語聲：「誰在外面窮吼亂叫？驚擾老子好夢！還不快滾！惹老子生氣，活撕了你！」

江楓屏息靜氣，躡足戒備着向發出語聲的墳堆走去，才走不到幾步，自他身後的另一座墳中，鬼叫般傳出語聲：「老子是鬼，別想找到老子，小子，你快滾！」

江楓一聽到有聲音自他左側十多座墳堆發出，心內大喜，暗想：這一次，終於發現了襲擊者的藏身處，那就不難迫其現身。那知，身後的一座墳內，又有語聲傳出，待到他擰首張望，語聲却已消失，令到他不知道語聲發自那座墳中。

既然不知語聲自身後那座墳內發出，江楓也不去搜索，向左側最先發出語聲的墳堆走過去。

接近了墳堆，繞着察看，看不出墳堆有何異樣，與別的墳一樣荒頹，墳碑傾側，碑上的字已不可辨認，墳內不知葬的是誰，江楓這時也不管那樣多了，手中劍伸出，欲插入墳堆，看是否被人挖空了。

劍才伸出，側後不知那座墳內，又傳出鬼哭也似深幽語聲：「小子，難道你不怕死？」

江楓警覺地循聲側身往側後看，希望可以發現聲音發自那座墳頭，那知，他才轉首，身前的墳墓「轟隆」一聲巨响，整座墳墓爆裂，土飛塵揚，迷漫上空，一下子將措手不及的江楓整個人震飛，瞬即爲塵土所掩沒。

看來，江楓這一次是凶多吉少了。

就在爆炸聲一响，土飛塵揚中，一條影子如鬼魅般自一座墳堆後面閃射入漫天塵土飛揚中。

江湖風浪惡　墳地迭遇險

江楓發覺自己潛游在清澈的太湖底，沿途遇見很多美麗的魚類，他優游在水底中，欣賞着湖底美妙的景物，奇麗的魚羣，感到心神皆暢。

可是，正當他慢慢潛游觀賞，倏的，不知怎樣，碧清的湖水忽然變成灰黑，刹那恍如置身黑暗世界，令到他心內感到一陣恐慌，只想盡快潛游上湖面，但却怎麼也潛游不上，太湖彷彿變了無底深淵，任他如何使勁向上潛游，仍是置身在灰黑的湖水中。

並且，先前看來悅目瑰麗的魚羣，現在却變成了醜怪兇惡的怪物，從四面八方，向他攻擊，令到他手忙脚亂，努力抵拒游避。

一條尖咀利齒，頭大身細的怪魚，在他一個疏神下，箭般標游到他身後，張開大咀，欲咬他股部。

江楓蹬腿划手閃游開，避過那條怪魚的攻擊，不幸，另一條形狀怪異的魚却乘機在他臂上咬了一口，痛得他悶叫出聲。

× × ×

江楓彷彿走完了一段漫長的旅途般，疲累地，悠悠自黑暗走回光明。

江楓終於自昏沉中甦醒過來。

低呻一聲，他將眼睛慢慢張開。

剛才，他發了一個夢，夢見他在太湖底被數不清的怪魚攻擊，手臂被一條怪魚咬了一口，現在，他還感覺得到，手臂被咬的地方，傳來陣陣隱痛。

他對夢境記得如此清楚，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床前，一個身穿淡紫衣裳的姑娘，正自低下頭，小心察着剛醒轉的江楓。

乍聽江楓低呻出聲，復見他眼皮顫動，終於張開了憔悴蒼白的臉上，立時充滿了驚喜，低聲輕喚：「江大哥，你終於醒過來了！」

神情迷惘的江楓，被那少女的輕喚聲將游移的目光吸引到少女的臉上，雙眼定定地注視着少女清麗的臉龐。

少女被江楓的目光注視得臉紅心跳，強抑羞怯，再次輕喚：「江大哥，你不認識小妹了，小妹是杜虹虹。」

江楓的神志確是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他對眼前的一切看是看見了，腦中却是一遍迷惘，分辨不出自己究竟置身何處，眼前的少女是誰，他還半陷在噩夢中。

及至被紫衣少女再次輕喚，才將他的神態自迷惘中扯脫出，完全清醒過來，眼珠一轉，認出了眼前的少女，就是杜家莊莊主的女兒，杜虹虹。

咀唇動了動，江楓低弱地發出語聲：「杜姑娘，妳怎會在此？這是什麼地方？在下記得，是在一片亂墳堆中的。」

紫衣少女原來果是杜虹虹，聽見江楓說話，並認出了自己，不禁愁慮盡去，人也精神了，展露着笑容，輕聲說：「江大哥，這是客棧的一間房，你在墳地中差點被炸死了，幸虧小妹及時趕到，將你救走了。」

江楓聞言，感激地注望着杜虹虹：「多謝姑娘相救。」

杜虹虹趕緊說：「江大哥，快不要這樣說，小妹多謝你才眞。」略一頓，說：「多謝你爲小妹報却了殺父之仇！」

江楓覺得自己躺着，不大好意思，想坐起來，哪知，才一動，渾身如刀割般劇痛，骨架子像散了般，一點力也使不出來，口裏痛呻出聲。

杜虹虹一見江楓痛苦的樣子，忙伸手輕按在江楓身上，關切地說：「江大哥，是不是很痛，你千萬不可移動身體，你身上少說也有十多處傷，所幸都是皮肉傷，小妹已爲你上藥敷扎好，休息五七天，就沒有大碍了。」說着，臉有點紅了。

——他想起了爲江楓敷治身上傷處的羞人情景。

江楓聞言，只好動也不動，直挺挺躺着，目中露出感激之光，低弱地說：「杜姑娘，在下不知怎說才好？」

杜虹虹截斷江楓的說話。「江大哥，你現在還很虛弱，不宜多說話，先躺着歇歇吧。」

江楓確是感到很虛弱疲累，不想說話，但他仍然問：「杜姑娘，在下昏迷了多久？」

杜虹虹瞥視了江楓一眼，遲疑了一會，才說：「三天。」

江楓疲弱地眨了眨眼皮。「那麼，杜姑娘守候了在下三天？」

杜虹虹確是守候了昏迷中的江楓三天三夜，所以臉色才會如此憔悴蒼白，她本不想答江楓此問，但在江楓的目光注視下，她無語點了點頭。

江楓對杜虹虹的感激之情，有若翻湧的海浪，他沒有開口說話，只是用眼睛注視着杜虹虹，目光，就代表了言語。

杜虹虹沒有迴避江楓的注視，雖然臉有點紅，心有點跳，但却是甜絲絲的，兩人在無聲的注視中，互相交流着。

最後，江楓在對視中，不知不覺昏睡過去。

× × ×

江楓再次醒來，已是翌日的早晨——是杜虹虹告知他的。

杜虹虹在他昏睡過去後，依然一直守候在旁，恐防他會突然醒來，需要些什麼，以便隨時服侍。

江楓醒來後第一件感覺到的，就是肚子餓得難受，在咕咕作响。

不等他有所表示，杜虹虹已端來一碗香噴噴，熱騰騰的燕窩粥，走到床前，將碗放在桌上，然後爲江楓將枕頭墊高了，輕手輕脚地扶江楓倚靠在枕上，端起桌上的粥，坐在床前一張椅上，一匙匙餵江楓吃食。

江楓任由杜虹虹餵他吃——事實上他也無能力自己端着碗吃，渾身一點氣力也沒有，想移動一下都很困難。

連續吃了兩大碗粥，江楓意猶未盡，杜虹虹惟恐他一下子吃得太多，傷了脾胃，不敢再給他吃。

江楓望着疲累憔悴蒼白的杜虹虹，與幾天前所見，前後簡直判若兩人，初見她時，是如此明麗，潑辣——對那十幾名豪奴的喝叱，如今清減消瘦了很多，喪父之痛，加上守護了他四天，身心交疲，怎會不疲累蒼白憔悴，但却出乎意料的溫柔。

這就是愛情的力量。

江楓望着在整理房中物件的杜虹虹注視着，忍不住開聲道：「杜姑娘，妳太累了，睡一會吧，在下已感到好多了，有什麼事，在下再呼喚妳。」

杜虹虹轉過來對着江楓，咀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但在江楓懇切的目光注視下，終於默默點了點頭——事實上，她也覺得太疲累了，疲累得她走動時，有種虛渺的感覺。

「江大哥，那你就躺着別動，需要什麼，開聲呼喚，小妹就睡在隔壁房中。」

原來杜虹虹早已租下緊連的兩個房間。

江楓連連點着頭，目光催促杜虹虹快

點過去休息睡覺。

杜虹虹雖有點不放心及不捨，但還是移步走向房門口，臨出門，回首朝江楓嫣然一笑，順手關上房門。

江楓被杜虹虹那臨出門的回眸一笑，心裏感到暖洋洋的，有種異樣的感覺，但他又說不出是何種感覺，因爲他還未經歷過男女之間的情愛。

如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笑在臉上，甜在心頭，江楓注視着房門的目光，有點痴痴的。

× × ×

由於江楓一向身體壯健，加上杜虹虹的悉心照料，六天後，江楓身上的傷，基本上已痊癒。

這幾天的朝夕相處，加深了兩人的愛慕之情，情感增進，兩人雖然都沒有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但，目光所流露出的情意，兩人皆互相了解。

江楓活到這麼久，還是頭一回與一個年輕異性單獨相處這麼久，對杜虹虹的溫柔情意，心中感到甜絲絲的，奇異得很，要不是身負重責，他眞想身上的傷口不要愈合那樣快，讓他躺在床上，與杜虹虹單獨相處多幾天，接受杜虹虹無微不至的照顧。

「虹虹，多謝妳的照顧，妳看，我已經全好了。」江楓在房間揮臂踢腿。

杜虹虹連忙上前阻止：「江大哥，快別亂動，你身上的傷，還未完全愈好，小心別扯裂了傷口。」

江楓朝杜虹虹滿含情意地一笑說：「虹虹，我不動了，來，咱們坐下來談談。」在江楓醒來後的第三天，不知怎的，自動改了口，將「杜姑娘」改稱「虹虹」。

兩人坐在窗前，江楓望着窗外燦爛的陽光，好一會，才側轉頭，對杜虹虹說：「虹虹，妳怎會及時趕來，並知道我在墳地，及時將我救出？」

杜虹虹回想一下當時驚險的情景，餘悸猶在地說：「江大哥，說起來眞巧，你曾對小妹說過，會到望江城，小妹送別你後，因心急父仇，思量之下，決定追上你，一同去追尋顧一非，匆匆執拾一下，立刻起程，在路途中，小妹見到顧一非的屍體，知你已爲小妹報了殺父之仇，心裏感激得很，決定助你一臂之力，於是，匆匆趕到望江城，但找遍了全城，都不見你，心急死了，以爲你過了江，趕到江邊，恰巧看見你急促地向着城郊西邊走，本想出聲招呼，及瞧清楚你走路的身形，掩閃遮躍，猜想你一定在跟踪什麼人，小妹恐防出聲招呼你，驚動了被你跟踪的人，故此小妹亦跟躡在你後面……在墳地，小妹見你受人襲擊，就想出手帮你，後來細一想，決定暫不現身，暗中觀察一下，看看出手襲擊你的人，還有何花樣耍出來，可惜，對方實在太高明了，根本看不出對方是如何向你施襲的，及至你被發自墳墓的語聲誘至墳前，墳墓突然爆炸，小妹乍見，驚得手足冰冷，不顧一切，衝入漫天迷漫的塵土中，將你救出。當時，你已被震飛摔昏在一座墳堆頂上，渾身是傷，像個血人，小妹驚急得眞想哭，以爲你已遭不幸，伸手一探你鼻息，還好，氣息雖然微弱，還活着，當時小妹先餵你吃了三顆保心丹，再將你揹回城，以後的你都知道了。」臉紅紅的，杜虹虹低下了頭。

江楓聽得心潮翻湧，忍不住伸出一隻手，輕輕握住杜虹虹一隻素手，目光定定地注視着杜虹虹嬌美的側面。

雖然無聲，但兩人的心意，於無聲中，已互相傳遞。

室內靜默了好一會，杜虹虹忍不住，低垂的頭抬起，目光接觸到江楓定定注視的目光，如觸電般，芳心鹿撞，嚶嚀一聲，復又低垂。

江楓輕喚：「虹虹，這一次，要不是妳，我不被炸死，也會因傷勢太重，流血昏厥而死，連仇也不能報了。」握着杜虹虹素手的手，握緊了些。

杜虹虹從羞怯中回復過來，素手被握，感受到從江楓掌中傳過來的熱流，暖暖的，心頭甜蜜蜜，默默地感受了一會，杜虹虹再次抬起頭，直視着江楓，輕悄地說：「江大哥，依小妹猜測，那墳地下，一定被人掘通了，不然，怎會語聲傳出，倏前忽後，且小妹無論怎樣聚集目力，也看不見向你施襲的人，哦，差點忘了問你，江大哥，你跟踪的究竟是誰？」

「陳大麻子，一個經營殺人買賣的人，我不是對妳說過這個人了嗎，就是他告訴我，『鬼殺手』裘無心可能會在望江城，我於是殺了顧一非後立即轉到望江樓，在望江樓上，見到陳大麻子乘船而來，懷疑他到此，找『鬼殺手』通風報訊，將功贖罪，求『鬼殺手』饒恕他洩秘之罪。我一路跟踪他，眼見他消失在墳地中，明知他必定鑽入不知那座墳墓中，却就是找不到，且還差點送了命。」江楓一口氣說完，氣有點促。

杜虹虹瞧見，愛惜地看着江楓，說：「不要說得太多了，看你，還是躺在床上歇一會吧。」站起身拉着江楓走向床舖。

江楓乖乖地，跟着走到床前，躺在床上。

× × ×

經過一番商量，江楓與杜虹虹決定到亂墳地再探一次。不過，這次不在白天去，而在晚上去，那樣，不會將自己太過暴露在對方的監視下，減少受襲擊的次數。

江楓身體已完全復完，且精力旺盛，由於恐防陳大麻子已離開那墳地，所以決定盡早夜探亂葬崗——就選在當晚。

依江楓之見，不要杜虹虹同去涉險，留在客棧中等他，但杜虹虹堅持要去，且理由充足，她同去，可以互相照應，同時，她可以像上一次那樣，伏在暗處，暫不現身，由江楓一個人現身，她作爲伏兵，可以監視墳地各方，必要時可以奇兵突出，接應江楓。

江楓一想也有理，同意她一起去。

× × ×

今夜有月也有星。

江楓與杜虹虹走在那條通向城郊西邊亂墳地的荒僻小道上，如風般馳行。

雖然有星有月，走在如此荒凉靜寂的野外，加上份外响亮的怪異夏蟲鳴聲，杜

虹虹覺得有點驚怕，好在她的一隻手被江楓拉着，從江楓的手上，傳來熱與力，令到她漸漸消除了驚怕。離開老遠，在月色星光下，望見了亂墳地，那一個個如饅頭般堆放在地的墳頭，如同一隻隻蹲伏在地，伺機撲人的怪物，淒淒荒草，在月色星光下，份外淒清，整個墳地透發出一種淒異荒怖的氣氛。

杜虹虹眼望墳地，腦海中想着那些古老傳說中陰怖可怕的鬼怪，渾身汗毛直豎，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江楓感覺到了，拉着她的手，驟然緊了，放慢了速度，悄聲對身旁的杜虹虹說：「別怕，有我在，無論是人是鬼，也別想傷害妳！」語聲堅決有力。

杜虹虹從他的手握，語聲，感染了無比的熱與力，頓時，人也堅定起來，不再覺得可怕，嫣然笑着，向江楓微點了點首。手上也加了力道，緊緊反握着江楓的手掌。

話說間，他們已來到墳地前，距墳地三四丈的一棵大樹後停下來。

墳地上空寂淒森，間或有一兩點燐火明滅飄動，倍添淒怖。杜虹虹緊握江楓的手，緊了緊，嬌軀很自然地移靠在江楓身上。

江楓眼睛打量着墳地，與幾天前自己差點被炸死時的景物無大分別，唯一有分別變化的，就是墳地間那座曾經爆炸的墳堆，已然土崩瓦解，地上凹了下去，土翻墳毁。

江楓打量了一會，低聲對杜虹虹說：「妳留在樹後別動，我到墳地察看一下，希望能有所發現。」

杜虹虹發亮的明眸望着江楓，緊握的手沒有放鬆，身軀也更為靠貼在江楓身上，默然點點頭。

江楓知道杜虹虹有點怕，安慰道：「別怕，妳在樹後不要胡思亂想，注意着墳地四周的情形，有何異樣變化，不要懼怕，盡快通知我。」

杜虹虹眼睛眨也不眨，望着江楓，悄聲說：「一切小心。」慢慢放開了手。

江楓低應一聲：「妳也要小心！」拉拉杜虹虹的手，伏身彎腰，從樹後竄出，竄躍向墳地。

杜虹虹緊張地注視着迅速竄躍向墳地的江楓，一顆心蹦蹦亂跳，差點從喉嚨躍跳出口腔，手心捏汗，一隻手不知覺間，抓嵌入樹皮中。

江楓置身在如鬼域般的墳地中，伏身弓腰，飛快地在雜亂的墳堆間繞行穿插，雙目察看搜尋有無可疑之處，最後來到差點將他炸死的墳前，希望能找到些蛛絲馬跡。

整座墳被炸得土崩碑碎，一地泥土，陷了一個大坑，江楓正自俯身察看土坑有無洞隙，驟然間，一聲尖厲的鬼嘯聲，從不知那座墳中響起，搖曳在夜空中，份外厲烈可怖，連不相信有鬼的江楓，身上的汗毛也不自主豎起，急忙扭頭循聲察看。

鬼嘯聲一起，墳地間突然變得陰黯淒怖了幾分，跟着，四下裏倏然鬼火如螢火虫般暴亮飄閃，充斥了整個墳地，詭異妖怖。

藏身在樹後的杜虹虹，乍聞鬼嘯，復見鬼火幽秘飄閃明滅在整個墳地，驚怖得她差點張咀驚叫出聲，幸虧她及時醒起，忙伸手掩住了咀，但全身却冒湧起一股寒意。

江楓這時索性直起腰，打量着如流螢星火，幽玄詭秘明滅閃耀，到處飄忽的鬼火，手不由握在腰間長劍劍把上。

第一聲鬼嘯響過後，隔了一會，四下裏接連響起幾下洪烈森怖的鬼嘯聲，跟着，四下游走飄閃的鬼火，突然間飄聚在一起，恍如一個火球，發出森綠妖異的磷光，飄飛向江楓！

江楓何曾見過如此怪異之事，心裏也發了寒，刷聲拔出了長劍，注意着那團如人頭般大小的幽綠鬼火。

鬼火倏忽飄閃到他面前，略一停頓，猝然疾射閃撞向江楓頭上，彷似長了眼睛，有靈性般。

江楓低叱一聲，一劍向鬼火砍去。

那知道却砍了個空，那團幽綠妖異的鬼火，在空中一個閃繞，直向他的腦後撞去。

江楓咬着牙，矮腰低頭，避過了鬼火的撞擊，猛一挺腰，那團妖異幽綠的鬼火，恰巧在他面前，毫不怠慢，江楓揮動長劍，斬向鬼火。

這一次被他一劍砍着了。但聽「波！」的一聲爆響，那團栲栳大小的鬼火，倏的應劍炸裂碎飛，重又化為點點的磷火，如流螢飛射，燈蛾撲火，鑽射向江楓全身上下。

江楓一劍砍在鬼火上，如砍空氣，無處着力，一喜即驚，因為那團火球已重又爆散幻化成點點鬼火，鑽射飄撞向他，一剎那，他整個人被鑽射向他的鬼火，完全包圍淹沒。

杜虹虹躲在樹後，眼見點點鬼火聚附成球，幽綠妖異，亂鑽亂撞向江楓，只驚得她差點暈厥過去，一個身子悚顫着，幾番想衝出去，人却虛軟無力，一點力也使不出——她已被眼前妖異怪怖的情景駭呆了。

及至見到那團鬼火被江楓斬中，心頭一喜，吐了口氣，力量陡復，但又被眼前所見的情形驚得魂飛魄散——鬼火鑽射盤繞飛舞中，已不見了江楓的人影。

杜虹虹再也忍不住了，發出一聲驚怖至極的驚呼，提聚起全身的力量，剛想衝出去，陡覺後頸有股寒氣吹襲，驀然回首，一張慘綠獰怪的臉上露出森森白牙，衝着她吹氣。

杜虹虹呻吟一聲，駭昏在地。

×　×　×

江楓在綠瑩飛蛾的撲撞鑽射包圍中，全力揮掌劈出，將點點鬼火擋拒在身外，但鬼火如流螢飛瀑般，無孔不入，此拒彼進，江楓劍舞掌劈，鬧了個手忙脚亂，暫時仍可擋拒萬千鬼火的襲擊，時間一久，恐難抵禦。

正當江楓全神應付萬千鬼火的襲擊，感到有點應付不來的時候，驟然聽見杜虹虹起自樹後的驚呼聲，心內驚駭，心懸杜虹虹安危，一個疏神，手脚慢了慢，被十數點鬼火鑽射在身上，立時衣服着火，燃燒起來。



江楓忙不迭掌劍加緊劈舞，擋拒如水銀瀉地般襲擊到的鬼火，鬼火暫時被他重又擋拒住，但手臂一陣灼痛，原來臂上衣服被燒穿了，灼傷了手臂，身上其他地方，迅速蔓燃起來。

江楓顧得了封拒萬千鬼火的鑽射，顧不了撲滅身上的火焰，這時接連有幾處已被燃燒的火焰灼傷，江楓咬牙抵受着，猛的倒地亂滾，滾出有三四丈遠近，壓熄身上十多處燃燒的火頭。

說來也怪，他倒地滾動，萬千點磷磷幽綠鬼火，追着他滾動的身形鑽射，但皆攢射不中他，射落地上，瞬即熄滅，待到他一躍起身，萬千點鬼火已全數如隕星墮地般，熄滅消失！

噓了口氣，忍受着身上手脚的灼痛，江楓驚魂稍定，掛念杜虹虹的安危，縱身躍向杜虹虹藏身的大樹。

身形才起，倏的一股陰風襲體，不覺全身生寒，隨着那股陡生的陰風，墳地上鬼哭銳嘯聲響成一片，撼人心魄，鬼嘯聲中，江楓縱躍出四五丈遠近的身軀，猝然一頓一退！

——縱躍中，他驟然感受到左側前方有一縷尖風射刺向他，他被迫向後退避。

停下來，江楓運聚目光，向那股尖風射刺處張看，什麼也沒有看見，只看到墳與碑，淒森森地聳伏在地上，不要說人，連鬼火也看不到一點。

江楓由心裏寒了出來。自一開始，他就陷身在一種妖異幽詭的境況中，可說見到的，都是鬼物異類，他為了鎮懾心神，才會暴喝一聲。

隨着他如雷的喝聲，四下裏，如響斯應，響起一片啾啾鬼叫聲，令人聽來毛骨悚然，心頭發毛。

江楓想不到夜間的遭遇如數日前日間所遇，還要幽玄詭秘妖異，他心念一轉，決定找着杜虹虹，離開這片如鬼域般可怖的墳地。

那知他才念動，身後不知那座墳頭上，傳來一聲森冷詭秘，彷彿發自地底的冷笑：「你是誰？為何夜闖禁地？嗚啊，今夜要你來得去不得！」

江楓語聲入耳，不由渾身泛起一股寒意，這次他學精了，知道看也是白看，他吸口清氣，強攝心神，叱喝道：「陳大麻子，有種的，你就滾出來，別再裝鬼嚇人，這嚇不倒我！」叱喝聲在空寂的墳地上空迴響。

「陳大麻子是誰？小子，快說出你的姓名來歷，否則，本鬼王決不放你離開此地！」詭秘陰冷的鬼叫聲，從另一個墳堆傳出。

江楓不再左張右望，全神戒備着，敞聲道：「何必扮鬼嚇人，自稱鬼王，我不信這一套，我明明看見陳大麻子在墳地消失不見，這裏一定有入口，陳大麻子一定是躲在地下！鬼王，你一定就是『鬼殺手』裘無心！」

另一座墳頭，響起一陣銳厲的笑聲：「小子，你好聰明，竟然被你猜中！不錯，『鬼殺手』就是裘某！你到底是誰？因何脅迫陳大麻子說出裘某的行踪下落？因何要找在下？」

江楓對於飄忽不定的語聲，已能見怪不怪，聞言心頭暗喜，果然自己沒有猜錯，這墳地下，一定有地洞秘室之類，陳大麻子果然是來找「鬼殺手」裘無心通風報訊，看來，上一次在望江樓上望見陳大麻子，到差點被炸死，都是陳大麻子與裘無心佈下的陷阱，目的是想殺死自己，幸虧自己命大，被杜虹虹及時救走，想到這些，江楓人已完全鎮定下來，知道自己對付的是人，不是鬼物異類，冷笑一聲，他鎮定地大聲說：「裘無心，在沒有見到你之前，我不會將姓名來歷說出來，你敢出來一見嗎？」

他想誘迫裘無心現身一見。

語聲在不同方向的另一處墳頭響起：

「小子，你找到顧一非沒有?」

這時，墳地忽然黝黯下來，江楓抬頭望天，天上星燦如初，明月却被一片黑雲掩沒了。「裘無心!顧一非已被在下殺死了，雖然他不是在下要找的人，但他殺了杜家莊莊主，你不要以爲躲在地下，我找不到你，遲早，我會將你從地下挖出來!」江楓倒退兩步，向着杜虹虹藏身的大樹退去。

「小子，你別想溜!」他才一動。自他身側幾座墳堆的其中一座，傳出清晰的陰冷語聲，嚇了江楓一跳，忍不住轉身向那幾個墳堆察看，可是，語聲却又在身後不遠處響起：「你今夜若不將你的姓名來歷及來意說出來，休想活着離開!」

江楓知道轉身也不會看見什麼，乾脆站着不動。「裘無心，我已說過，你不現身，我不會說!」

「嘿嘿，看你說不說!」語聲才歇，倏的響起杜虹虹的痛叫聲。

江楓不由心胆俱碎，促聲呼叫：「虹虹，虹虹!妳在哪裏?怎不回答我?」

陰冷語聲又在墳地別一個地方傳來：「別鬼叫了，小子!她已落在裘某手中，若不想她死，快將姓名來意說出!」

江楓聽不到杜虹虹的回應，心頭震駭不已，知道杜虹虹落在裘無心手上，他念頭一轉，決定將姓名說出，反正裘無心不會認識他。「裘無心，你聽着，你若敢對杜姑娘不利，無論上天入地，我亦會將你追殺!」

陰冷語聲飄忽不定地在墳地響起：「裘某人雖是殺手，却從不白殺人，只要你肯將姓名來意說出，裘某敢保證，決不殺她，否則，說不得破例殺一次了。」

江楓咬咬牙，高聲說：「裘無心，你聽着，在下江楓，找你，是想查證你是否殺害孔東南的兇手!」

「江楓?不知哪裏冒出來的小子，你與孔東南有何瓜葛?爲何要强出頭，替孔觀松追查殺害他兒子的兇手?」

「這個你不用知道，裘無心，我只想你答我，你是否受人所僱，殺死了孔東南?」江楓遙望着天邊雲際出現一抹曙光。

「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樣?」語聲竟然就在江楓背後不足三尺處傳出。

「若不是，在下立即就走——只要你釋放杜姑娘，若是，在下不會放過你!」江楓大聲說，語聲在墳地上空迴蕩。

寂靜了好一會，一聲嘆息自墳地另一端響起，乍聽，恍如一個被埋在地下的死人，忍受不了地下的孤寂壓迫而發出，悠長而深遠：「裘某殺人，不過受人錢財，替人出力，你又何必一定要追查呢?」

江楓冷笑一聲：「裘無心，你承認了殺死孔東南，及那無辜的少女?」

裘無心的聲音響起：「江楓，那是無可奈何之事，爲了達到殺死孔東南的目的，裘某不得不將那少女殺死，以便伺機下手刺殺孔東南!」

接又道：「裘某不過是殺人工具，你何不去找眞正殺害孔東南的人!」

「你是說出錢僱你殺害孔東南的人?」江楓明知故問。

「不錯，那人才是主兇!」裘無心的語聲從別一側墳地上飄起。

「裘無心，你這個提議很好，你能告訴我嗎?」江楓知道裘無心是殺害孔東南的兇手後，心頭狂跳，悲憤莫名，因他終於追查到殺害親弟及「不釣翁」桑漁的兇手——殺害孔東南與殺害江清，桑漁的手法相同，那表示，殺害孔東南的兇手，就是殺害江清、桑漁的兇手!

「江楓，別說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裘無心的語聲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方向響起，令到江楓不能確定他藏身何處。

「那你先放出杜姑娘，我答應你，不追究孔東南被殺害的事。」江楓決定先救出杜虹虹，再作打算。

裘無心的語聲又在墳地中幽然響起：「就憑你一句話，想我放了那妞兒，你打的好如意算盤!」

「那你要怎樣才放出杜姑娘?」江楓心急地問。

墳地中很久沒有響起裘無心的聲音；這時天色已微亮，江楓等了一會，仍沒有聲息，不禁有點疑惑起來，高聲喝問：「裘無心，你爲何不回答?」

「我現在回答你!」墳地重又響起裘無心的語聲，「釋放那妞兒不難，但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快說，」江楓知道裘無心提出的條件，一定很難接受，但爲了杜虹虹的安危，他硬着頭皮催促裘無心快點說出來。

「很簡單，只要你自栽當場，我答應你，立刻釋放杜虹虹!」

江楓呆住了，這個條件，苛刻得令他不能接受，但又不能拒絕，若他一口拒絕，以裘無心的心狠手辣，定會殺死杜虹虹的，姑勿論他與杜虹虹的感情如何，單是憑杜虹虹曾經救過他一命這一點，他就無理由眼睜睜看着杜虹虹被殺。他的一條命可說是杜虹虹爲他撿回，如今，他好應該爲了搭救杜虹虹出險，而不惜犧牲性命。

他一死事小，他也準備爲杜虹虹犧牲生命。但，當他想到，自己一死之後，親弟江清，「不釣翁」桑漁被殺之仇，豈不是寃沉海底，雖說他死之後，還有父親爲他與江清及「不釣翁」桑漁報仇。可是，母親呢?當他想到母親，他的心絞痛起來，體弱的母親已經爲了江清之死，而臥病床榻，怎經得起再次喪子之痛?可能會受不住打擊而一命嗚呼，那，他豈不是害死母親?成了間接的兇手?一連串問題，令到他難以取捨抉擇。

「江楓，怎不答話?你怕死了?」裘無心陰冷幽秘的語聲在墳地上空飄揚，給人一種不着邊際的感覺。

江楓心如亂麻，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沉思了一會，突然下定了決心：「裘無心，我答應你提出的條件，但，你要先放出杜姑娘。」

於情於理，他都不能眼睜睜看着杜虹虹被殺，他一死，就算報答杜虹虹救命之恩，至於父母親那方面，他不及細想了，事實上，孝義兩難存，他不能做個負情負義之人，大丈夫立世，自當頂天立地，父母養育之恩，只好待來生報答。

「江楓，你眞會打算，你以爲我是初出道的渾小子?」墳地上空蕩漾着裘無心冷厲的語聲：「放了那妞兒，你不自殺，奈何?」

江楓這時，心裏憤懣異常，大聲反擊道：「我自殺後，你不放杜姑娘，那又如何?」

墳地暫時沉寂下來，聽不到裘無心的語聲，顯然，裘無心被江楓的一句話，難住了。

「江楓，依你的意思，如何辦?」裘無心的語聲重又響起。

江楓一時也想不出個兩全的辦法，難以作答。

正當他作難之時，耳邊傳來如蚊吶般細小的語聲：「江賢姪，你叫裘無心將杜姑娘押出地面，然後你答應他自殺，到時，老夫自有辦法解救。」

江楓驟聞語聲，神情愕了愕，聽下去，知道傳音人是帮他的，心內大喜，並且從稱呼上，猜測必是熟人，否則，不會知道他的姓。「前輩是誰?」他忍不住也用蟻語傳音問。

「老夫孔觀松!」蚊吶般的語聲再次在他耳邊響起，「快照老夫所說去做。」

江楓知悉是孔觀松，驚喜異常，也不及多想，遂提高聲音大聲道：「裘無心，你將杜姑娘帶上來，讓我親眼看見杜姑娘完好無損，然後當着你面自殺，如何?」

墳地有好一會沒有聲音，江楓不禁暗暗焦急，恐怕裘無心不答應他的提議，正當他焦急難耐的時候，裘無心的語聲幽然響起：「江楓，我警告你，別要花樣，我現在帶姓杜的妞兒上來，別忘了，她的性命揑在我手上，你稍有異動，他會立刻喪命。」

江楓沒有回答，聚精會神，迅速掃視着墳地，希望能夠發現裘無心進出地下的門戶通口。

這時天色雖然陰暗，天色已開始發亮，這是黎明前的短暫暗沉，景物已能瞧看得比較清楚。

江楓心裏暗想：任你如何詭秘幽異，今番，也逃不過我的雙目。

想着，倏的墳地中響起了一聲懾人心魄的洪烈鬼嘯聲，熄滅多時的鬼火，竟然重新穿揷飄閃在墳地空間，如流螢般交織成一道幽綠妖異的火網，刹那，整片墳地上空，全被萬千點鬼火所籠罩，令人目眩眼花，神搖意動。

第二聲鬼嘯聲細長尖响，如利矢曳空般響起，也不知裘無心的什麼手法，整片墳地猝然間自地上冒湧起一層淡淡的霧氣，迅速蔓延升騰，散佈了整個墳地，霧氣籠罩中，萬千點鬼火倏忽飄舞，越顯幽秘妖怖，令人恍如置身地獄，墳地上的一切，都被霧氣所籠罩掩蔽，但茫茫一片，江楓置身其中，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之感。

霧氣茫茫中，第三聲鬼嘯聲响起，刹那霧氣翻湧捲退，鬼火紛紛閃滅，只剩下如輕紗一樣的淡霧閃繞飄浮在空間，墳地景物濃淡不一，江楓被裘無心這種詭異的手法弄得神情有點迷亂，不知東南西北。

「江楓，你可以自栽了!」一陣如厲鬼寃魂般幽淒的語聲驀然在江楓身後不到丈遠的地方響起，嚇了江楓一跳。

江楓一驚擰身回首，循聲看去，丈外的一座墳堆頂上，輕紗一樣淡薄的霧氣圍繞中，杜虹虹神情駭怕，秀髮散亂，目光定定地望着江楓。

墳堆頂就只得杜虹虹一個人，至於裘無心，却看不見，江楓猜想他一定是掩身在墳堆後。

「虹虹，你沒事吧?」江楓一見杜虹虹，情急語切地呼喚。

「江大哥，你千萬別這樣傻，爲了小妹而自栽，中了他的詭計……」語聲戞然而止，顯然，裘無心出手制住了杜虹虹，不讓他亂說下去。

江楓已運足了目力，就是看不見裘無心是如何出手制住杜虹虹。

「鬼殺手」果然名不虛傳，妖異得令人不易捉摸。

「江楓，現在你已看到她，還不自栽!」杜虹虹呆若木鷄般站立着的墳堆內，飄冒起令人聽來恍如發自地下幽沉語聲。

「裘無心，你將杜姑娘怎樣了?」江楓憤激地大聲喝問。

「你放心，我只不過點了她啞穴，讓她歇口氣，等會你死了後，好有氣爲你悲哭，你應該感激我，江楓，你還不自栽，難道想她死在你面前?」裘無心人雖看不見，語聲却久久飄蕩在空中。

江楓假作無奈，慢慢擧起了手掌，作勢擊向天靈，其實他正在聽着孔觀松的吩咐。「江賢姪，你若見金虹一閃，立刻以最快身法縱撲向杜姑娘，將她抱走，不可遲誤，切記!」

江楓詐作害怕，垂下了頭，表示聽清楚了，跟着又抬起頭。

腳下蓄勢，手擧起，却不拍下，故意開聲瞎纏不清，「裘無心，希望你不要食言，在我死後，不釋放杜姑娘，不然，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江楓，你放心死吧，裘某人還不屑殺她，沒有人開價，我是不會殺她的!」裘無心的語聲陰森森地自薄霧繚繞的墳堆中飄響起，杜虹虹遠看就像個神秘的霧美人。

就在兩人說話間，一道霹靂電閃般的耀烈金虹自左側方二丈遠近的一座墳後閃起，如閃電奔雷般連射向杜虹虹站立的墳堆，目不及瞬間，閃射到墳堆上空，「刷啦」一聲，如天紳倒掛般，金虹舒捲垂落，刹那將杜虹虹自背後遮隔開。

與此同時，江楓一見金虹閃射，蓄勢待發的身形如離弦箭矢般，標射向丈外的杜虹虹，幾乎與金虹暴展舒垂的同時，標射到杜虹虹身前，張臂一抄，將杜虹虹攔腰抄挾在腰間，藉着下沉之勢，足下奮力一點，帶着杜虹虹，倒竄斜縱出。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眨眼間的事。

裘無心可能料不到墳地中除了江楓外，還有第三個人伺伏着，猝然變生，顯然令他大感意外，不及應變，直到江楓標射前，將杜虹虹抄挾起，倒竄縱射而回的刹

那，才自墳堆中响起一聲極厲烈的高吭尖嘯聲，墳堆頂暴裂，一條如幽靈鬼魅般的淡淡灰形，如一縷雲氣般，其疾無比地自墳堆頂裂口中，隨着飛揚的塵土衝騰出，可惜，却被天紳倒掛般的金虹所阻擋，被迫得閃墮向地。

金虹一捲，重化一道閃光，星馳電掣般，飛回右側二丈遠近的墳堆後，一閃而沒。

那縷閃墮的淡灰人形，於墮地的霎間，驀然間斜竄而起，倏忽追到剛點地轉身的江楓身後。

——好怪異輕靈的身法。

江楓不用扭頭看，已知裘無心追到，由於挾抱着杜虹虹，身形當然沒有空手時那樣靈活，欲想回身阻擊，一道森冷的尖風已貫背，心中一凜，傾身就倒——只有傾倒在地，才能避閃得了背後的一擊。

就在他傾身倒地的同時，背後响起「錚」的一聲金鐵擊鳴聲，隨即暴响起一聲巨喝：「裘無心，還老夫一條命來！」

出手架擋住裘無心一擊的人，正是含喪子之痛恨而來的孔觀松。

孔觀松何以會出現在墳地，就連江楓自己也莫名其妙，奇怪他爲何會知道自己在此。隨着一聲悶叫，那縷淡灰如霧氣的人影在孔觀松的截擊下，一折一繞，竟然閃避過孔觀松的攔截，投閃掩沒在一座墳堆後。

及至孔觀松跟踪追到，那縷淡灰人影彷似化爲繚繞的霧氣般，消失了影踪。

孔觀松氣怒之下，飛起一脚，踩塌了那座墳頂。

江楓得孔觀松及時阻截住裘無心，挾着杜虹虹的身形還未倒在地上，空着的手往下一撐，撐挺起，一面運掌拍開了杜虹虹的啞穴。

杜虹虹口一張，「喲」的呻叫一聲，摟緊了江楓。

江楓於拍開她啞穴後，順手將她的痳穴也拍活了。

江楓安慰地輕拍着杜虹虹的肩背，溫聲道：「現在沒事了，虹虹，那厮可有傷害妳？」

杜虹虹含淚搖了搖頭：「沒有，他將我嚇暈，帶到地下，他想用小妹來脅迫你自栽，幸虧你沒有上當，江大哥，那個出手相助的人是誰？」

「孔家莊莊主孔世伯，我也想不到他會突然在此出現，幸虧他老人家暗中傳音，否則，我眞會上當自栽。」江楓由衷感激地說。

「江大哥，你眞好……」杜虹虹感激江楓肯爲了她而捨棄一命，情懷大動，拋開了羞怯與矜持，一頭埋在江楓懷中，哭中有笑地低泣着。

江楓亦緊緊摟抱着杜虹虹的嬌軀，一只手輕柔地撫摸着杜虹虹柔軟的秀髮。

兩人暫時拋開了俗世，進入了甜蜜溫馨的境地。

一聲叱喝聲將兩人從虛無的境界中拉回現實世界，兩人同時循聲張望，晨光曦微中，但見孔觀松高瘦蒼挺的身形，在墳堆間飛快馳躍，手中劍「嗤嗤」連响，划裂空氣，隨着他馳躍的身形，刺斬向墳頭，同時口裏不斷發出叱喝聲。

乍看之下，不明內情的人，一定以爲孔觀松瘋了，他像走馬燈般繞着墳地中星羅棋佈的墳堆飛馳縱躍，長劍揮舞穿刺，斬刺向身旁的墳頭，那樣子就像每座墳堆皆是他的深仇大敵般，欲將之刺裂斬碎。

——其實，孔觀松每一劍斬刺向墳頭，目的物不是墳堆，而是繞貼在墳堆間迅疾如一縷輕烟般躍馳的裘無心。

事實上，裘無心的身形也確像一縷淡灰霧氣，快得令人看不清他竟是個人。

就連縱馳飛躍的孔觀松，自始至終，亦看不清「鬼殺手」裘無心的身形容貌。「鬼殺手」就像鬼魅幽靈般，令人捉摸不到。

江楓低聲對杜虹虹說：「咱們去助孔世伯一臂之力，將『鬼殺手』擒殺！」

不等杜虹虹有所表示，拉着杜虹虹，從另一個方向縱躍兜截過去。

照計，兩下裏這一包抄，必定能將「鬼殺手」堵截住，但事實却不是這樣。那邊孔觀松追刺裘無心不捨，這邊江楓與杜虹虹聯手兜截，眼看着一縷灰影被他們堵截在一處兩墳之間的空地上，三把劍同時疾刺向貼地馳掠的灰影，「噗噗噗」三下沉响，三把劍同時刺入地下，那縷灰影也一閃入地，不見了。

三個人都呆住了，忘記了將劍自地上拔出，呆怔怔地注視着那縷如霧氣般的灰影沒入地下的地方，神色驚懔。

莫非他眞的不是人，而是鬼魅妖怪？

不然，怎會猝然閃沒在地下，不見了，是人，怎有可能穿入地下——這是三人同時在心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

「孔世伯，難道他眞的不是人？」江楓眼瞳收縮，臉上因駭異而微微抽搐着，語聲有點啞。

杜虹虹更是白着一張臉，剛才的情形是她親眼所見，親身所歷，她微張着咀，却沒有聲音發出，這太令人駭異了，駭異得令她說不出話。

孔觀松目光定定地注視着地上，良久，才抬起頭，若有所悟地看了江楓與杜虹虹一眼，輕咳一聲：「江賢姪，杜姑娘，他是人，不是鬼！老夫現在想起來了，西天竺有一種邪術，名叫『化身遁地法』，剛才，裘無心可能就是用這種邪法！看來，裘無心這個人不簡單，要擒殺他，可能要費一番手脚！」

畢竟薑是老的辣，孔觀松釋去了兩人心頭的駭異。裘無心是人不是鬼！江楓與杜虹虹鎮定心神，同時將劍自地上拔出，仰天吐了口長氣。「孔世伯，現在怎辦？」江楓尊敬地朝孔觀松張望。

孔觀松抬頭打量了一下天色，沉吟着說：「江賢姪，杜姑娘，天已快大亮，白天，總比黑夜對咱們有利，咱們等到天色大亮後，展開搜索，務要將他自地下挖上來！」

江楓首先讚成說：「孔世伯，就照你老人家所說的去辦，任他再『鬼』，在白天也無所遁形！」

杜虹虹忽然向孔觀松盈盈下拜：「孔

前輩，晚輩多謝老人家剛才援手之恩。」

孔觀松伸手一把將杜虹虹扶起：「杜姑娘，快不要如此。老夫與令尊有一面之交，令尊遭逢不幸，老夫不勝傷悼。」

提起了父親，杜虹虹眼圈一紅，咽聲道：「孔前輩，晚輩感激。」

江楓覺得盡站在墳地中說話不大好，提議到離墳地三四丈外的一棵樹下，歇息一會。孔觀松點頭讚同。

三人舉步向樹下走去。

× × ×

「孔世伯，小姪請問，你老人家怎會來此？」江楓望着坐在斜對面樹根上的孔觀松。

孔觀松呵呵笑道：「賢姪，老夫一直暗中跟踪着你，老夫不是懷疑你，而是見你初涉江湖，經驗不足，故此暗隨在你身後，好照應你，沿途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老夫皆很清楚，數天前你被裘無心暗算，差點被炸死，老夫由於有事與莊中聯絡，故此來遲一步，讓你中了暗算，後見杜姑娘冒險將你救出，我也就暫不露臉，直到昨晚，眼見你爲了救杜姑娘不惜一死，才傳聲與你聯絡。」

江楓感動地朝孔觀松抱拳說：「孔世伯，若不是你老人家及時……傳聲，小姪已被裘無心坑死！成了不孝不智之人。」

孔觀松讚賞地說：「賢姪忠信存氣，青出於藍，老夫爲江兄有賢姪你這樣的兒子感到欣慰，想不到江兄隱居太湖十多年，調教出賢姪這樣傑出有爲，後浪推前浪，誠不虛也！」

「孔伯伯，」杜虹虹改了稱呼，「晚輩請教一事。」

孔觀松移望杜虹虹，問：「杜姑娘，請說。」

「孔伯伯，那道遮擋在晚輩身後，從空中垂掛落的金虹，是何物件？」

孔觀松先不答話，從袖中掏出一件金光閃爍的物件，遞到杜虹虹面前，含笑說：「這是『天蠶金絲網』。堅韌無比，是一件武林異寶，束之可當棒，張之可成網，刀槍不入，老夫爲了能更好發揮出『天蠶金絲網』的威力，特別創練了一套收發手法，可將此網隨意發出收回，剛才爲了救你，老夫用特異的手法將它發出，在空中垂掛下，阻隔了裘無心的縱射，俾江賢姪能從容將妳救脫。」

江楓與杜虹虹打量着孔觀松手上那束如棒狀，金光閃爍的武林異寶，由衷讚嘆，讚嘆此網之奇異妙用。

鬼府如鬼域　終滅鬼殺手

太陽溫煦地投洒在大地上，雀鳥啁啾鳴囀，三人從地上站起來，準備到墳地中，將「鬼殺手」自地下「翻」出來。

墳地草菁菁，空寂寂，若不是身歷眼見，有誰相信，地下躲藏着一個陰險惡毒的殺手。三個人在墳地中分散開來，繞巡在雜亂的墳堆間，希望能發現進入墳地下面的「門戶」。

孔觀松仗劍搜索，來到一座墳前，手中長劍撥弄着墳堆上茂盛的青草，撥弄了一會，突的似有所發現，踏前一步，俯身細看。墳堆側面被撥開的一叢青草下，孔觀松發現了一個只有指頭大小的洞孔。洞孔圓滑修整，似是人工所造成，孔觀松立刻想到，這可能是一個氣孔，人在地下，若沒有空氣透入，是會被憋悶窒息而死的，既發現了氣孔，那下面一定有地穴，破開這座墳，就不難找到裘無心藏身之處。

孔觀松爲這一發現心頭狂喜，忍不住扭頭朝散開正在搜尋的江楓，杜虹虹呼叫：「江賢姪，杜姑娘，快過來……呃！」

就在他扭頭呼叫的刹那，一道窄長閃亮的劍光，從那洞孔閃電般透射出，射刺在孔觀松胸膛！孔觀松在猝然之下，加上正扭頭呼叫，驚覺時，那道閃亮的光芒已刺臨胸前，欲避無及，只好一側身，那道閃光擦劃過他前胸，噗聲刺入他肩頭，血光迸洩中，閃光已刹那閃沒入洞孔中，其疾如電！

孔觀松痛「呃」一聲。以手掩肩，傾跌落地。

江楓，杜虹虹在墳地另一邊聽聞孔觀松興奮的呼叫聲，知他定有發現，趕忙從不同的方向向孔觀松縱躍去，緊接着聽見孔觀松痛苦的悶叫聲，心頭一緊，望見孔觀松倒在地上，大驚失色，兩三個縱躍，先後縱落孔觀松身側，幾乎是同時脫口驚叫：「孔世伯，你怎樣了？」自左右蹲下身，扶起孔觀松。

孔觀松手掩的肩頭，大股鮮血自指縫隙間淌流出，染紅了手掌也染紅了胸前，孔觀松咬牙忍受着劇痛，雙目圓睜，額上青筋怒突，臉色焦黃，抖聲道：「別慌，老夫死不了！」喘了口氣，續說：「快從老夫懷中掏出白瓷瓶，替老夫敷紮！」

江楓急忙從孔觀松懷中掏出一個白瓷瓶，拔開瓶塞，一股濃烈的藥香撲鼻，江楓依言將瓶中藥末傾倒到孔觀松受創的肩頭，肩頭創口冒湧出的鮮血立即止歇，杜虹虹早已從身上掏出一條絲巾，輕快仔細地將孔觀松肩頭的傷處包扎好。

孔觀松噓了口氣，似是沒有那樣痛，好了很多，抬手抹去額上的汗水，在江楓與杜虹虹的扶持下，挺站起身。

「孔世伯，你怎會受傷？」江楓由於角度關係，看不到那道自洞孔中閃射出的白光，才有此問。

孔觀松吸了口氣，指着被長劍壓倒的那叢青草，喘息說：「老夫發現那上面有個氣孔，正招呼你兩人過來，想不到裘無心那傢伙乘老夫分神大意，自那氣孔中一劍刺出，幸虧老夫側身閃過了前胸要害，但也被那厮刺中了肩頭。」

江楓循着孔觀松手指處望去，果然發現墳堆側面分開的草叢下面，有一個圓滑的洞孔，孔沿邊上，有腥紅刺目的血漬，可能是劍鋒自洞孔中縮回，沾上了劍尖上的血漬。江楓爲了看清楚些，移步上前察看。

「賢姪小心！」孔觀松前車之鑑，提醒江楓。

江楓正想回答，洞孔中如毒蛇出洞般，「颼」一响，一道劍光閃射出，刺射向他左眼！

江楓反應迅速，仰首拗腰，向後扳倒，「嗤」地一响，劍鋒自他左眼睫前刺過，瞬即退閃，沒入洞孔中。

一旁扶持住孔觀松的杜虹虹，早巳驚呼出聲。

江楓腰一挺，重新站直，目光亦落在那洞孔上，手心却揑了把汗。

「孔世伯，只要砸開這座墳，不難找到裘無心！」江楓望着那洞孔，不敢回頭，恐防突然再飛出一劍。

孔觀松這時看來精神好了很多，上前一步，點頭說：「不錯，砸開它，一定找到他！」他指的是裘無心。

毀人墳墓，這是大不敬的行爲，江楓遲疑了。

孔觀松觀顏察色，知道江楓心存顧忌，伸手輕拍江楓肩頭，說：「江賢姪，這座墳，相信巳被裘無心在下挖掘修整過，墳內的屍骨，早被他毀棄，這巳是一座空墳，你放心動手吧！」

江楓感激地側首瞧了孔觀松一眼，隨即舉起手掌，運聚全身功力，暴喝一聲，一掌揮劈落。

「蓬」然巨响劇震中，土飛塵揚，偌大的一座墳堆，經不起江楓一掌，四下崩塌，地下露出一個深穴，土穴足有三四丈方圓，地上鋪着石板，不過巳落滿了碎土泥塊。江楓俯首彎腰向下張望，發現地穴就像一個房間般，四面砌起石牆，內裏空空如也，什麼物件也沒有。

孔觀松不用杜虹虹扶持，巳能夠走到墳穴邊，亦探首下望。「江賢姪，下面一定有通道通向別的地方！」

江楓也有同感，「世伯說得有理，小姪也有同感。」

「江大哥，墳穴四面用石砌起，怎會有通道？」杜虹虹也來到墳穴邊，向下張望。

墳穴離地有一丈高下。

江楓邊仔細察看墳穴，邊指點說：「這墳穴如此大，一定經過裘無心挖掘修理，葬在這亂墳地的人，斷不會有如此寬敞的墳穴，就算一般富有人家，也不可能有。既然經過裘無心修整，說不定四面石牆的其中一面，有道暗門，否則，裘無心怎樣離去？他剛才一定在墳穴內，伺機刺出那兩劍。」

孔觀松邊聽邊點頭：「賢姪說得有理，相信不難找到那道暗門。」

「孔世伯，虹虹，你們留在上面，待我下去看看。」不等兩人答話，縱身躍落墳穴。

「小心啊！」杜虹虹關切地向下說，臉上神情緊張。

孔觀松見了，微微一笑，向下說：「提防裘無心的暗算！」

江楓在墳穴下仰面應了一聲，在墳穴牆上摸索察看，希望能找出暗門。

孔觀松，杜虹虹則緊張地探首下望。

江楓在墳穴下，先粗略地繞着四面石牆繞看一週，跟着逐面逐面牆壁察看，摸索，敲打，看有無異樣之處。

江楓用拳頭敲打在第三面牆壁上，牆壁立時發出空洞的「多多」聲，再敲打一次，仍是發出「多多」聲，這面牆後是空的，這證明了，牆壁後是一條通道。

不待江楓告訴，墳穴上面的孔觀松，杜虹虹也聽到了，杜虹虹興奮地歡聲向下叫：「江大哥，那面牆壁後可是空的？」

江楓仰首答：「不錯，是空的，這幅牆後，肯定有通道！只要找出開啓這幅牆壁的暗掣。」

孔觀松冷靜地說：「細心點找一找，一定可以找到。」

江楓沉着地向上面點點頭，細心地伸出雙手，在牆壁上摸索。

驀的，江楓似有所覺，手停在牆壁左下角離地不足一尺的地方，蹲下身，手在那地方左右上下移動了一會，向前用力一推，那地方立刻陷入去，跟着聽到「卡軋軋」一陣磨擦聲，牆壁的右邊慢慢向裏移動，現出一道可容兩個人通過的缺口。

站在上面的孔觀松，杜虹虹兩人，牆壁一裂開，就看到了，爲了能看清楚一點，兩人繞到對面，探首斜向下望。

門戶一現，江楓見沒有暗器射出，就想舉步進內，被孔觀松及時喝止住：「不可貿進，提防暗算。」

一言驚醒了江楓，急忙止步，且還退了幾步，彎腰抓起一大把泥土，揮揮手臂，一抖一擲，泥土如滿天花雨般洒射入了陰暗的門戶內。

江楓相信，若內裏躲着人，必被泥土擲射中，存身不住，暴露出身形。

門戶內响起一陣碎响，之後寂然，江楓仰頭上望，對孔觀松、杜虹虹說：「孔世伯，虹虹，你兩人留在上面，監視一切，切勿被裘無心從別的出口逃了，小姪入去看看，希望能找到裘無心。」

孔觀松由於肩頭受傷不輕，身手不大靈便，他下去，只會碍事，所以他也不爭着下去，聞言向墳穴下面叮囑道：「江賢姪，裘無心此人奸險狡毒，下面的環境又不清楚，你若進去，凡事小心在意，老夫守在上面，他逃不了，杜姑娘，妳下去與他一同進去，好有個照應。」

杜虹虹早就想下去，與江楓在一道，但她想到昨夜自己由於驚怕，被裘無心嚇暈摃到地下，差點害死了江楓，故此，她雖很想下去，與江楓一同走去冒險，又恐自己會阻碍江楓的行動，造成他不便，不敢提出，孔觀松這一提議，令她滿心歡喜，答應一聲，就往下跳。

還未跳下，就被江楓在下面揚聲阻止了。「虹虹，裏面可能很危險，妳還是留在上面照顧孔世伯吧，孔世伯負了傷，有個人照應着，好一點，我會小心行事，隨機應變，你們放心吧！」

杜虹虹雖然不放心讓江楓一個人涉險，但又不便提出異議，孔觀松確是需要人照顧，猶豫間，江楓巳一閃身，躍入那道門戶內。

孔觀松與杜虹虹大張着眼探視着那道門戶，緊張得連呼吸也粗重起來。

× × ×

江楓乍然進入，由於通道很幽暗，初時看不大清楚通道內的情形，他不敢冒進，站下來，貼着潮濕的土壁，閉上眼睛，

一會才睜開。

由於適應了地下通道內的陰暗，江楓張開眼打量，巳可看清地道的情形。

地道可容兩人通過，高僅容一個身材普通的人可直着腰不會碰着頭走，地道約莫有八九丈長短，由於太陰暗，看不清地道盡頭通向那個方向。

江楓打量清楚後，長劍在前，單掌護心，步步爲營，往前走去。

走了約莫三丈左右，左邊土壁，竟然現出一條通道，光綫更爲陰暗，一丈之外，漆黑一片，江楓不敢亂闖，決定順着地道往前走，先弄清楚這條地道的情形再打算。那知，再前進了一丈左右，另一邊又出現了一條岔道，江楓走完這條足有十五六丈長的地道，發現地道兩旁，有十三條岔道。

地道的盡頭向右拐，江楓探頭望一眼，發現地道不知道通向那裏，不見盡頭。

江楓停下來，思索了一會，決定沿着這條地道摸索前進。

因爲這條地道看來是一條主要的通道——其他的岔道都比這條狹窄黑暗，看來，那些岔道是這條主道的分支網。

江楓極小心地往前走，地道左拐右彎，每一段，都有不少岔道，十足像條百足虫，地道是百足虫的主體，而岔道就是百足虫的足爪。

沿途，都沒有驚險的事情發生，地道內空寂沉悶，只有空洞的足音迴响，至於「鬼殺手」裘無心，連影踪也不見。

江楓仗劍繼續往前走，越走令他越糊塗，簡直弄不清自己身在何處，他隱隱地感覺到，自己在底下打着圈繞走，同時，有一種被埋葬的不安感覺。

他自己也記不清轉了多少個彎，總之在沒有走到盡頭前，他是不會停下來的。

走在地道中，江楓不禁暗暗嘆服裘無心的鑽營，在地下挖掘這樣一條地道，不知要花多少時日和血汗，需要多大的毅力與決心。

正當他邊走邊想，經過一個岔道口的時候，他由於一路上不知經過了多少個這樣的岔道口，都沒有意外，也不加留意，只是慣性地瞥望了一眼，就跨步走過。

就在他將側背暴露在岔道口的刹那，驟覺背後微風觸體，心知不妙——他走了這樣久，地道中那來的風？一路都感覺不到有風吹動，他第一個反應是往前傾撲——揮劍擋格巳來不及，也不容許，地道僅容兩個人通過，若揮劍迴擋，劍鋒定會被土壁阻擋。

「嗤」一响，驟覺背上一痛，跟着一涼，江楓巳傾撲在地接連幾個翻滾，然後彈丸般往上一彈一躍，躍站起身，脚未點地，身形疾旋，手中長劍繞體急揮，護住全身，倏然一劍刺出——刺了個空！

既然刺個空，那證明偷襲者沒有緊逼，江楓脚才沾地，手中劍迴護胸前，目光往前察看，地道內空蕩蕩的，哪來人影。

背上火辣辣般痛，江楓迴臂反手一摸，背上粘糊糊的，濕了一大片，衣服裂了，一道尺長的口子，怪不得背上涼沁沁的，既負了傷，也破了衣服。

所幸傷得不大重，只是皮肉傷，江楓還挺得住，但不能讓傷口盡流血，幸好隨身帶有止血刀傷藥，倒了些在手掌上，迴臂反手塗抹在傷口上。

處理了傷口後，江楓貼着土壁，移向岔道口。

他雖然連偷襲者的影子也看不到，但他猜測，必是裘無心無疑，他剛才的手法，與刺殺「不釣翁」桑漁，孔東南的手法，如出一轍，都是自背後向人偷襲。

裘無心這個人很卑鄙，但也很狡詐陰毒，他不在江楓最留意戒備的時候出手，而在江楓對那些岔道口巳放鬆警惕的時候，乘着他不大在意的時候出手。

幸虧地道內沉悶無風，稍微有點動作，都會弄出响聲及攪動空氣加速流動而生風，就是裘無心刺出一劍——雖然他極小心出劍，弄出的微風，也令到江楓有所驚覺，得以死裏逃生。

江楓的半邊腦袋才探出土壁往岔道窺望，「嗤」一响，岔道內貼壁暴刺出一道閃光，刺向江楓腦袋。

幸虧江楓受了一次教訓，傷痛猶在，早巳心存警惕，未等那閃亮的劍光臨頭，巳疾連縮退回土壁後，劍光閃爍——在陰暗的地道中，分外炫亮，削落一片泥土，一閃即縮回，隱沒在岔道口內。

江楓不敢再貿然探頭出去，靜立着，等了一會，開口說道：「裘無心，今次看你還能躲藏得多久，地道的出口巳被我們找到，你巳經無路可逃！」聲音在地道內嗡嗡迴响，震得人耳鼓發痛。

「江楓，現在我想起來了，你一定是那個在太湖洲渚水邊，被我用柳葉飛刀射殺的少年的兄弟，是不是？」岔道內傳來裘無心陰冷幽沉的語聲。

江楓憤恨得咬牙切齒，熱血沸騰，殺弟仇人，果然就是這個「鬼殺手」裘無心，自己沒有找錯人，激聲道：「裘無心！你因何殺死我弟弟？」

裘無心竟然在岔道內哀傷地嘆了口氣：「江楓，我實在不想殺死你兄弟，那個少年，無奈，他在我剛刺殺了桑漁，想離開時，他突然出現，我爲怕被他發現，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來個大平賣殺了他。」

言下之意，對於殺死江清之事，不是他的錯，而是他幹了一次賠本買賣——因爲，他收一份錢，却殺了兩個人，在他心目中，殺人拿錢，天公地道，這次額外殺多一個人，却不能多拿一份錢。

江楓只聽得鋼牙咬碎，渾身顫動，直恨不得不顧一切衝入岔道，將這個冷血殺手千刀萬叉才能消却心頭的怒氣。

由於激動，江楓語聲有點震顫：「裘無心，那你承認殺害桑漁與我弟弟了！」

裘無心在岔道內陰陰一笑：「不錯，我承認，因爲你知道了又怎樣？你巳無法活着離開這裏，永遠留在這地底下化爲泥土！」

略一頓，接說道：「不妨告訴你，那個入口，是我特意讓你們發現的，目的就是想引你們下來，殺死你們三人，你以爲我這地下鬼府，眞的只有一個出口？你錯了，起碼有十個出口，不然，我昨晚如何

能夠將你們耍弄一番，要出那些駭殺人的把戲？」

「別得意，你就算能殺得了我，還有孔前輩與杜姑娘在上面，再說，你不是爲錢才殺人的嗎？因何這次却免費殺人？」江楓想多了解裘無心這個人，以便對付。

「你說得對，」岔道內傳出裘無心無可奈何的語聲，「我確是爲錢殺人，沒有代價，我是不會出手殺的——除了令弟及翠芳院那個妞兒，這是迫不得已的例外，今次我之所以沒有人出價也殺你，是爲了我本身的安全，我不能讓你到處追踪我，爲了一勞永逸，只好再次破例殺了你。」

「裘無心，上次你炸我不死的傑作，是否你要陳大麻子故意現身被我發現，將我引來？」江楓想證實他的猜想。

「說對了，江楓，你眞是個聰明人，」裘無心在岔道內的表情，江楓看不見，但語聲却清楚地聽到，裘無心的語聲，感情豐富。

「怎不見陳大麻子出現？」江楓乘說話的時候，悄悄移動一下身體。

「陳大麻子早就走了，他以爲你已被炸個稀巴爛，就在第二天，放心地走了。」裘無心語聲陰沉。

「裘無心，你敢與我面對面，決一死戰嗎？」江楓說到半途，突然倒地一滾，貼着土壁，滾到岔道口，驀然長身彈射起，劍在身先，劍光如流螢星火，直往岔道口貼着土壁的一道淡灰人影刺射過去。

今次，江楓也使了詐，用說話來拖住裘無心及分散他的注意力，驟其不意，貼地滾出，這樣可以縮小目標及出人意料，果然，任裘無心精似鬼也上了江楓的當。

驟出不意之下，那道灰影貼在牆上，眼見江楓人劍彈刺而至，竟然有刹那沒有動，直至劍光耀亮岔道，照耀得那灰影終於露出了清楚的身形相貌，才鬼嘯一聲，貼壁閃退，一退幾近三丈，再一退消失在岔道深處。

江楓終於見到了裘無心的眞面目，身材瘦削如柴，凹目，高顴，大耳，削鼻，露齒，禿頭，身材容貌醜陋如鬼，難怪他喜歡居在地底，像鬼一樣，原來他的人眞的像鬼！

劍刺空，刺入土壁中，但總算有了收獲——看見了裘無心的廬山眞面目——是個像鬼一樣的人！

江楓一抽長劍，毫不考慮，跟踪追入岔道中。

× × ×

孔觀松，杜虹虹兩人一直守候在墳穴邊，緊張担心地注視着墳穴下面那道門戶，希望能夠瞧出一點動靜。

杜虹虹幾次忍不住想跳下去，衝入那道陰黯的門戶內，去找尋江楓，但當她接觸到孔觀松那雙精光閃射的眼睛，那股衝動便沒來由地消失了。

「孔伯伯，江大哥下去了這樣久，一點動靜也沒有，會不會……」下面的話，她不想說，也不敢說下去。

「杜姑娘，江賢姪不會有事的，可能下面很大，像迷宮一樣，不容易找到裘無心。」孔觀松見江楓下去了這樣久也不見出來，心內也有點不安，但他掩飾得很好，不但不讓杜虹虹看出，還設法安慰她，

「孔伯伯，晚輩心裏有點驚！」杜虹虹担心地說：「裘無心狡詐陰毒，江大哥貿然進入地道，只怕會中了他的暗算。」

孔觀松何嘗不想到這些，但他對江楓有信心，他認爲，江楓進入地道，危險一定有，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孔觀松放眼打量着墳地四周的情形，心頭一動，對杜虹虹說：「狡兔三窟，裘無心不會那樣笨，只留這一個出口，可能有幾個出口，咱們呆守在這裏，他從另一個出口逃逸豈不是守株待兔，永遠捉不到他，杜姑娘妳留在此，注意動靜，老夫在墳地四周察看。」

杜虹虹覺得孔觀松說得有理，孔觀松負傷在身，不宜勞動，她提出異議：「孔伯伯，你老人家負傷不輕，不宜走動，恐震動傷口，你老人家留在此地守候，由晚輩巡察。」不等孔觀松答應，蹲着的嬌軀一挺一躍，往側斜縱出去。

却被孔觀松一把將手臂拉住，動不得，不知孔觀松是何意思，耳聽孔觀松悄聲說：「快伏下，有人來！」

原來有人來！杜虹虹忙不迭蹲伏下來，循着孔觀松手指處望過去，一個滿臉麻子的老者，正挾着個算盤，急匆匆地向墳地奔來。

「孔伯伯，這人就是陳大麻子，是殺手道上有名的經紀，他一定是來找『鬼殺手』裘無心！上次江大哥差點被炸死，就是他串通裘無心，將江大哥引來的！」杜虹虹本不認識陳大麻子，江楓曾對她描述過陳大麻子的相貌，特別是那一臉的麻子，是一種最好的記認，一見來人滿臉麻子，自然就想到是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孔觀松低聲自語。其實，孔觀松早就知道有陳大麻子這個人，江楓之所以找上陳麻子，也是他的手下打探到陳大麻子的身份，與裘無心的關係，告知了江楓，叫江楓去找陳大麻子打聽裘無心的下落，陳大麻子既是殺手道的經紀，一定知道僱請裘無心殺死兒子孔東南的主兇！孔觀松低聲對杜虹虹說：「杜姑娘，咱們從兩邊抄過去，將陳大麻子截住，將他擒下！」

杜虹虹也有此意——不能讓陳大麻子溜入地下與裘無心會合，點點頭，身形一伏，貼地射出，藉着墳堆的遮蔽，繞向已走入墳地的陳大麻子。

孔觀松打量了陳大麻子一陣，才矮着身，繞行在墳堆之間，抄近路掩向仍毫不知覺的陳大麻子。

陳大麻子這次來，是有一單殺人生意來找裘無心的。上一次，他以爲炸死了江楓——雖然見不到屍體，但地上有血，不見屍體，可能被炸成粉碎，他放心地走了，這一次再來，心情輕鬆——因爲江楓已死，這一單生意又是一單大生意，有人肯出十萬兩銀子，只殺一個人，並且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雖然有很多保鏢，也是一單很容易賺的買賣——以裘無心的身手，他可穩拿四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想到那白花花，可愛的銀子陳大麻子笑了，連

每一粒麻子也閃出笑意。

笑着，他走到一座墳前，剛想彎下腰，伸手扳動墓碑，驀地，笑容僵結在他的麻子臉上，整個人如遭雷殛般猛然抖動了一下，扳着石碑的手，僵硬無力，一股涼氣自脊樑處泛冒起，忍不住打個寒噤。

一左一右，一男一女，兩把長劍，將他所有的進路退路封死了，無論他向那一個方向衝突，都會被鋒利的劍鋒截住，怎不令他膽寒心顫。

將陳大麻子堵截住的人，當然是孔觀松與杜虹虹。

冷冷一笑，孔觀松語帶譏諷地說：「你就是陳大麻子——陳老板？久仰，今日有幸相逢，老夫不會讓你鑽進地下做鬼的，怎麼？陳大麻子老板，老夫勸你，別轉念頭。」

陳大麻子在孔觀松說話間，已慢慢挺起身——他不敢太快，既恐受到襲擊，又恐兩人懷疑他心懷不軌而猝然向他出手，吃虧的肯定是他，站起來，陳大麻子臉上的每一粒麻子都在陽光下，閃射出邪惡之光，扯動一張麻臉，奸笑着，陳大麻子說話了：「請問兩位，老漢與兩位素昧生平，因何截住老漢，老漢還不想死，怎會鑽入地下，老漢只不過想，將先人的墳墓整理一下。」

「陳大麻子老板，別裝傻了，識相的乖乖束手受擒！不然，可有苦頭你吃！」孔觀松一步踏前。

立時，陳大麻子感受到從孔觀松身上發出的强大壓逼力與殺氣。

陳大麻子忍不住心生怯意。

未交手，已生怯，這是一大忌，陳大麻子在氣勢上，以及戰意上，已輸了。

那邊的杜虹虹也呼應着，逼前半步！

陳大麻子不敢動，因爲他無論向那一方移動，都會製造予對方攻擊的機會。

「嘿嘿，」陳大麻子强自鎭定心神乾笑着，「兩位千萬別動手，有話好說。」

他叫別人不要動手，他却動了，就那說話的瞬間，手在在腰間一搭一抽一抖，「卡崩——嗤嗤嗤。」十數點烏光自他手上的算盤框中激射出，散射向四方。

陳大麻子這一着很突然，也設想很週到，算盤珠子不單向兩人集中射去，而是散射向四方，他目的不是傷人，而在逃遁，他知道得很清楚，就算他發出的算盤珠子多勁厲，也不可能同時傷及兩人，他自知武功平常，任何一個，也不是敵手，所以他想衝開一條生路，算珠子向四面散射，就是爲他開路，因爲這樣一來，孔觀松與杜虹虹兩人，都不敢向前後閃移，只有後退與擋格，他就可以乘機逃遁。

珠子散射出，果如他所料，孔觀松與杜虹虹皆退避封格，他亦乘機縱起，躍過墳碑，落向墳後。

只要掠到墳後，就可脫出堵截，他可以藉着雜亂散處的墳墓遁逃。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

他精，別人也不笨。孔觀松是個老江湖，身經大小數十戰，經驗老到。自陳大麻子抖手散射出算珠，他就猜中陳大麻子的意圖，他見算珠子射到，確是退了一步，手中劍一格，首先擊落最先射到的兩粒算珠，按倒地一滾，不是向後滾，而是向着陳大麻子縱掠的方向疾速滾閃，連滾幾滾，眼看滾撞在墳堆上，倏的如跳蚤般躍彈起，陽光下一道眩目的劍光自他手中發出，刺射向陳大麻子縱掠的前路。

陳大麻子眼看就要縱落墳後，驀地一道眩目劍光如天外來鴻般閃擋在身前，若他不退避閃移，就會撞在劍光上，就算不死，必也重傷，驚得他怪叫一聲，手向前一甩，縱掠前的身形在空中頓墜直落，剛巧落在墳堆頂上。

還未回過神來，身後側一道亮光如箭矢般射到——是杜虹虹退避擋撥落算珠後，慢了一步，見陳大麻子縱前的身形倏頓墜落，足下一蹬，人劍平射向陳大麻子背後肩脅。

陳大麻子驚魂未定，根本不到他思索，本能地揮動算盤，向後側截擋，居然被他將人劍平平刺射到的杜虹虹截擋住，一聲重鐵撞擊聲中，杜虹虹人劍翻墜落墳堆旁。

才截擋住杜虹虹，眼前驟覺精光耀眼，一道森寒銳利的劍鋒，刺向他眉心！

這一劍，是孔觀松所發出。

陳大麻子被孔觀松這一劍嚇得魂飛魄散，鬼叫一聲，擰腰側首，鋒利的劍鋒在他頰邊閃削過，耳際一涼，接着火辣辣般劇痛起來，有粘熱濕膩的液汁淌流在他臉頰，脖子上，他不用摸，也知道被孔觀松一劍將耳朵削落。

其實，孔觀松若想殺他，他怎躲得了，孔觀松就是不想殺死他，想從他口中問出出錢買兇殺他兒子孔東南的幕後人，故此才削掉他一隻耳朵，先令他寒心懼怕。

丟了隻耳朵，陳大麻子痛得渾身一抽搐，麻臉蒼白，一抖算盤，嘩嘩啦一陣亂響，狂吼一聲，脚尖在墳頂一轉，算盤隨身繞轉，「嗤嗤」連响，將數十粒算珠子盡數崩射出，數十點烏光勁射向兩人。

同時，手一抖，繼算珠之後，十多條串珠鐵枝像弩箭般，激射向孔觀松與杜虹虹。

孔觀松對於激射到的算珠，鐵枝，不閃不格，只一伏身，貼在墳邊地上，射向他的算珠，鐵枝，「噗噗」聲中，先後射入身後丈外的地上。

杜虹虹却舞動長劍，盡數將算珠，鐵枝全數擋撥落地。

陳大麻子却乘這機會，自墳頂一躍一縱，往身側丈外的一座墳頂縱掠過去——他仍想逃！

「陳大麻子，你還想逃！」身形才縱躍起，孔觀松霹靂一聲巨喝，如當空响了個焦雷，震得人在空中的陳大麻子血氣浮動，人在空中略頓了頓。

孔觀松之所以暴喝，正是想陳大麻子聞喝驚駭，不自主慢下來，陳大麻子果如他所料，在空中頓了頓，這一頓，就給了孔觀松追截他的機會。

但見孔觀松身形如鷹擊長空般，自墳堆地上怒射斜掠起，只一閃，已擋落在陳大麻子身前，長劍分心就刺，嚇得陳大麻子慌不迭墜跌落地。

腳才沾地，杜虹虹已自一側仗劍追到，斜斜的一劍削向他另一邊還完好無缺的耳朵！

這一隻耳朵若再被削掉，陳大麻子就變成一個無耳怪物！

陳大麻子當然不想，疾忙一低頭，頭頂一涼，髮絲飄揚，頭頂被杜虹虹一劍削過，髮髻散斷！

還未來得及有所動作，胸前劍光暴展，孔觀松一劍抵在他胸膛上，入肉一分！

陳大麻子立時像化石般僵木在地，動也不敢再動，身軀由於駭懼而悚悚發顫。

——只要孔觀松長劍輕輕地往前一送，陳大麻子立死當塲！又怎不令他駭懼欲絕！

人，怎會不懼死亡，特別是像陳大麻子這種積聚了不少錢財，還未眞正享受過的人。

雙目駭突驚慌，陳大麻子驚怖地死死盯視着抵刺在他胸膛上，森耀冰寒的劍鋒，半張着咀，叫不出聲。

「陳麻子老板，老夫早說過了，你逃不了！這是何苦！」孔觀松臉上含着一抹譏諷的笑容。

「孔伯伯，先將他制住，放在一旁，好嗎？」杜虹虹一心掛念着江楓的安危，不想在陳大麻子身上再花時間。

「好，等擒殺了裘無心，再處置他！」孔觀松向杜虹虹頷首。

「饒命！求你們別殺我……」突的陳麻子渾身一震，語聲中斷。

杜虹虹在孔觀松的示意下，已上前連點陳大麻子身上七大穴！

陳大麻子這一次眞的動彈不得，有口難言——連啞穴也點了。

孔觀松收回長劍，上前對動彈不得、但能聽見的陳大麻子說：「陳大麻子老板，好好的歇歇吧！」一手劈胸揪住陳大麻子胸前衣服，將他打橫提起，揪提到墳地邊一處草叢前，放落草叢中，看也不看陳大麻子一眼，縱回墳地。

「孔伯伯，咱們現在怎辦？」杜虹虹迎上前問。

孔觀松略一打量墳地，皺眉道：「江賢姪這樣久也不見上來，眞令人担心，這樣吧，妳守在上面，老夫下去看看。」

杜虹虹急聲說：「孔伯伯，你肩上的傷……」

孔觀松笑着截斷杜虹虹的話。「好多了，妳看，不是不碍事了嗎？妳一個女孩子家，下去那樣的地方，一定難免心驚，這對妳不利，老夫這一大把年紀，什麼沒見過，還是由老夫下去吧，妳小心點守在上面，提防着裘無心鬥不過江賢姪，逃上來。」

說完，不等杜虹虹答不答應，走到先前陳大麻子停下來的墳前，伸手扳住墓碑，左扳右旋，墓碑在他的扳旋下，向一旁移開，地上露出一個只容一個人進出的洞口。

孔觀松探頭往洞口張望，洞內有一道土階斜向下伸，洞深有二丈左右，黑忽忽的，若不是有陽光照射下去很難望到底。

孔觀松招呼了杜虹虹一聲，一腳踏落洞口，順着土階，一步步走下去。

落到下面，穿過一道洞門，眼前豁然開朗，他已置身在一個經過拓寬修整的寬大墓穴中。

孔觀松站着打量墓穴內的一切，墓穴地下，牆壁，用石塊砌成，墓穴頂有一盞發出幽綠光芒的油燈，正對着他，有兩把椅子對放着，一把椅子空着，另一把椅上，却坐了一個骷髏人！

骷髏人手執一枝長槍，斜斜對着洞門，大有躍起衝刺之勢！

孔觀松由於乍見這骷髏人，分辨不出是人還是骷髏，加上穴頂那盞油燈所發出的幽綠光芒照射在那骷髏身上，發出點點暗綠磷光，特別是骷髏人那雙凹陷的眼眶，竟然射出兩道慘綠幽光，好不怕人，連孔觀松也忍不住打了個冷顫，戒備着，一步步向前。

墓穴足有兩丈寬闊。

孔觀松仗劍一步步逼近那骷髏人，雙目盯視着骷髏人手上的長槍，唯恐那骷髏人會猝然一槍刺來。

小心翼翼，孔觀松一步步走到離骷髏人不足六尺遠，一腳才提起，還未踏下，那骷髏人驀然在椅上躍衝前，一槍當胸向孔觀松刺去！

其勢快絕！

幸好孔觀松一直沒有放鬆戒備，骷髏人持槍躍刺，他疾忙橫移閃身，「颼」的一槍自他身側刺過，他剛想挺身出劍，那骷髏人却不收勢，足下一側，竟然向他傾撲過去！

孔觀松萬料不到骷髏人竟會不顧一切，向他傾撲，欲避已無及，咬着牙，一劍照着骷髏人胸前就刺！

一陣骨碎聲，長劍刺入骷髏人胸前，骷髏人却撲勢不歇，露出森森白牙，衝撲向他。

孔觀松雖則膽大包天，這一次也爲之膽裂魂飛，他一生中，何曾遇見過如此妖異的事，呻吟一聲，往後就倒。

那骷髏人也乘勢撲躍壓在他身上。

孔觀松手足一軟，差點閉氣暈倒。

這是孔觀松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恐怖妖異的一件事。

——一個沒有生命的骷髏人，竟然像人一樣能夠行動，攻擊人！實是一件令人駭異欲絕的事。

冰凉泛體的骷髏人就在身上，孔觀松全身泛起鷄皮疙瘩，一股凉意泛自心之深處，迅速遍佈全身，他不敢動，不敢看壓在他身上的骷髏人——閉上了雙眼。

好一會，他才慢慢恢復了膽力，也覺得奇怪，骷髏人壓在他身上，怎會毫無動靜？他慢慢睜開眼睛，一張白森森的猙獰臉孔，正對着他的臉孔，他差點又駭怕得閉上眼睛。

那張猙獰，咿牙咧咀，彷彿噬咬他的臉孔，令他不禁汗毛直豎，手心冰冷，暴吼一聲，猝然翻身推掌，將壓伏在他身上的骷髏人推出足有丈多二丈，「噗」一响，撞在土壁上，骨折碎裂，不成人形！

孔觀松這才看清了，那骷髏人可能被人弄了手脚，裝上機簧之類的器具，他剛

才可能無意間觸動了引綫之類的物件，觸發了機簧，令到那沒有生命、僵硬的骷髏人向他攻襲。

噓了口長氣，孔觀松一躍起身，縱到散碎骨裂的骷髏人跟前，打量了一會，再轉身一步縱到坐着骷髏人的坐椅前！

果然與他的猜想相符，坐椅上，裝嵌着一具彈簧，彈簧繫着一條幼細的鐵綫，一直延伸到椅脚下，再向前伸延，繫在一條綳緊在兩面牆脚上的幼鐵綫上，剛才，他一步步走前，只顧注意那具骷髏人，沒有留意橫亘在地上，離地不過三四寸的幼鐵綫，移步時觸動了那根橫亘的鐵綫，牽動了繫在椅子彈簧上的引綫，彈簧崩彈，將坐在椅子上的骷髏人彈射出，使到那骷髏人如活人般挺槍衝刺向他！

他弄明白後，不禁對裘無心的巧妙裝置，暗暗佩服。

就拿剛才的情形來說，換了是杜虹虹，不驚嚇死才怪，連他這個見多識廣，身歷無數驚險的老江湖，差點亦被嚇破膽！剛才，若有人暗伏着，十個他，也輕易被殺死！

只這一點，他更不敢對裘無心掉以輕心，也爲江楓的安危，暗暗擔心。

單從這個骷髏人的巧妙裝設，可猜測到裘無心在這地下不知還有多少機關佈置！孔觀松不再猶豫，閃身進入墓穴右側一條地道內——墓穴的三面，有五條這樣的地道，每一條從外表看都相同，孔觀松無從選擇，只好選了條與江楓進入地道那個墳穴相對方向的地道走進去，希望可以遇見江楓！

× × ×

江楓進入一座墳穴中，却不見了裘無心。

江楓打量着墳穴，高有一丈，頂上有幾縷光綫透入，原來是透氣孔，仰望，可以從氣孔中望到一點天光，看來，裘無心對這樣迷宮一樣四通八達的地下「鬼府」，確是花了不少心機。

江楓進入這樣的墳穴，少說也有五六處，都是大同小異，四壁用石塊砌叠，寬闊兩丈左右，有些墳穴有桌椅之類，有些却空無一物，每一個墳穴都有一盞垂吊在穴頂，發出幽綠光芒的油燈，令到墳穴陰森幽秘，人在光中，恍如置身鬼域地府。

江楓心內暗想，裘無心經營這個地下鬼府，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錢財。對於這喜歡匿居在地下的殺手，忽的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憐憫之心。

他打量着墓穴內通向四方的幾條岔道，拿不定主意，裘無心究竟進入哪一條岔道。現在，他連自己也追得暈頭轉向——他被倏隱倏現的裘無心，引得在地下不知走過多少條地道，弄得連方向也分不出！

他猶豫着，不知該進那一個岔道口，才能追到裘無心。

正猶豫間，左側一條岔道內，傳出裘無心冷凄凄的語聲：「江楓，你永遠沒辦法追尋到我，我要你迷失在這鬼府中，困餓而死！」

江楓一言不發，循聲像彈丸般射入傳出語聲的岔道口。劍在身先，一閃而沒。

岔道內立時傳出裘無心鬼魅般的笑聲：「江楓，你永遠追不到我，追不到我！」迴聲在岔道內，墓穴內，迴蕩不絕。

「裘無心，有種的你就別跑，決一死戰！」

「死戰——，死戰——！」的迴聲掩蓋了裘無心的迴聲餘音。

江楓人劍飛射入岔道內，劍光耀烈中，一眼就瞧見裘無心淡灰如鬼魅的身形，閃沒在拐角處，江楓毫不放鬆，縱躍如飛，循影追去。

才追到那個拐角，「颼」的一聲，拐角後一道劍光暴閃，刺向他頭臉。劍光耀得他不由眯縫起雙目，抬手揮劍，「錚」的一响，火星洩射，擋格住裘無心自拐角後刺來一劍。

江楓不敢冒進，一閃身，靠貼在土壁上。

「江楓，你若敢出來，我與你決一死戰！」拐角另一邊的土壁後，响起裘無心的陰凄笑聲。

江楓當然不會照他所說，現出身形，但，他想到，若再這樣追逐下去，只怕他力盡精疲，也追不到裘無心。畢竟，裘無心熟悉這裏的地形；而他，簡直如瞎子走路。

「江楓，你怕？不敢現身與我決戰？那好，我走了！」裘無心說這番話，有兩個可能，一，他故意激江楓現身，乘機出擊。二，他看準了江楓不敢冒然現身——因這樣做太危險，無異成了他的攻擊目標，故意氣氣江楓。

那知他話才說完，語聲在岔道內嗡嗡蕩响，一道閃光倏自地上射起，直刺他腹部！

裘無心怎也料不到江楓竟然不顧一切，乘他說話間，輕悄悄地倒身在地，兩個翻滾，滾出拐角口，舉臂挺腰向他刺擊！

劍光迅速如電，鬼魅般靠貼在拐角後土壁上的裘無心，被强烈的劍光耀花了眼，來不及揮劍擋路，鬼叫一聲，身形貼着牆壁，往橫閃移！

那種速度，就如魅影在牆上閃現那樣快！

「噗」的一响，牆陷土落，江楓一劍刺了個空，刺入土牆中！

「嘶」的裂帛聲响，江楓雖然刺不中裘無心的身體，却刺中了裘無心寬大的衣服，裘無心閃移，將一幅衣裳扯裂碎斷。

裘無心尖嘯一聲，嘯聲在地道中尖長吭越地迴蕩着，動人心魄，跟着寬大的袍袖一揚，「颼……」，一連十五劍，刺向江楓上半身。

江楓第一次看清了裘無心出劍，他的劍，竟然比普通的長劍長了差不多一倍，足有五尺長短！

地道狹窄，不容閃移躍跳，江楓無奈，只好退步揮劍，「叮……」連珠响聲中，接下了裘無心十五劍！

江楓十五劍接下，正想欺身移步上前，運劍刺劈。裘無心却仗着劍長，劍光連閃中，探臂平刺出七劍，硬是不讓江楓欺進！

地道僅容一人通過，故此，任你身手

如何高明，也不能充分發揮——因爲不能揮洒自如，束手縛脚，故此，裘無心的長劍佔盡上風，江楓接下七劍後仍無法逼進一步！

不但無法逼進，且還被裘無心如長槍般標刺過來的劍尖，逼得寸寸後退！

江楓知道再這樣打下去，吃虧的必定是他，把心一横，決定利用地趟法對付裘無心的加碼長劍。

乘着裘無心連刺十七八劍，縮臂收劍再刺的雲間，江楓以劍代刀，陡然側身滾倒在地，身形如滾瓜葫蘆般，疾滾向裘無心脚前，以劍護身，削斷裘無心雙足！

裘無心縮臂收劍準備再次刺出，劍才刺出，却失了江楓身形，接見地上一團劍光翻滾到脚前，才知不妙，急忙迴劍重刺向江楓滾動的身形，那知，這一次他的長劍本來對他有利，却變了對他不利，由於劍太長，地道高僅七尺左右，寬僅只容一人通過，他的劍却有五尺長，試問，他匆忙中翻手抬臂轉劍，怎不被只得三尺左右寬闊的土壁所阻攔！

他的劍柄撞在牆壁上，泥土碎落，滾動中的江楓已到脚前，脚下勁風飄然，如不跳避，雙足立斷！他想不到情形變化得這樣快，刹那之前，他還佔盡了上風，此刻之後，他却狼狽萬分！

幸虧他的輕功好，兩臂左右一張，手肘撐在牆壁上，接一縮脚，整個人撐懸起，「颼」的一聲江楓一劍自他足底削過！

他不等江楓翻腕舉刺，吸腹曲腿向後一翻，乘着整個人在空中倒翻之勢，兩肘在壁上用力一撐，整個人像皮球般倒射出去，幾近四五丈。

身形才落地，還未站穩，貼地翻滾的江楓竟然又像皮球般滾到，手中的長劍既不能施展，成了一種負累，裘無心只好展開身形，往前飛跑！江楓滾動的身形暴展，挺躍疾蹤，緊追不捨。

由於裘無心的劍太長，迴劍不便，不能阻擱江楓的追逐，他放出柳葉飛刀。他企圖用柳葉飛刀來阻止江楓的窮追不捨。

邊跑邊接連扭身揚臂打出四把飛刀，但都被江楓一一用劍撥擋落地。

江楓仍然窮追不捨。

可能是飛刀只得四把，四把之後，不見他再打出飛刀，只是一味往前飛馳！

江楓追在他身後七八尺遠，九曲十八彎，也不知心在「鬼府」跑了多少個轉。

終於追到一個墳穴內。

墳穴內就只有一盞閃着幽綠光芒的油燈，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裘無心胸脯起伏着，停下來不再跑，轉身對着剛停下來的江楓！江楓疾追了這一會，也感到有點氣促心跳，停下來後，大口大口吸着氣，一面打量着面前一丈不到的裘無心！

這是江楓第一次如此接近裘無心，也看清了裘無心的樣兒。「鬼殺手」，果然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乾瘦得皮包骨，目凹，聳顴，塌鼻，掀唇，露齒，面目醜陋至極，穿一件寬大的灰袍，袍擺直落地面，遮住了雙足，廣大的袍袖中，露出兩隻皮包骨的手，五指像鳥爪一樣，雙目竟然發出綠光，眞是不可思議。江楓活到這樣大，第一次見這樣醜陋怪異的人。

江楓注視面前的裘無心，看着，看着，心裏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裘無心那雙發出綠光的眼睛，定定地注裝着江楓的眼睛，眨也不眨。

江楓自己也不知怎的，竟被他的目光所吸引，離不開他那雙發出綠光的眼睛，像鐵與磁般，被緊緊地吸住，漸漸，不知不覺間，江楓的神情變得有點痴呆，目光亦變得有點綠了！

江楓對於自己發生的變化，全然不知，他的心神，已變得迷惘，知覺變得遲鈍，整個人像痲木了一般，只是站着，呆呆望着裘無心那雙越來越綠的目光！看來，裘無心不知用了何種邪術，將江楓的心神收攝，使到江楓變了沒有魂魄的人！

就在江楓的樣子像個呆子的時候，裘無心動了，一劍向江楓的心口刺去！

江楓的目光更綠，痴呆呆的，像看不到那一劍，不閃不避也不動手，呆站着，任由那一劍刺向他胸膛！

劍尖已觸及江楓胸膛，江楓依然不閃不避，像個木頭人！

裘無心臉上露出陰悽悽的笑容，笑容是惡毒詭異。只要他的手往前一送，江楓就會被利劍貫胸而亡！

裘無心的劍全力推出！

血濺狂吼，聲震音蕩，一個人胸前背後，噴洒出如泉鮮血，揚手抓空，身軀晃了幾晃，「拍達」一聲，撲伏在地。

倒在地上的人，灰袍寬大，鳥爪也似的五指，深陷地下，竟然是裘無心，而不是江楓！

裘無心不是一劍全力推送入江楓胸膛嗎？怎會死的是他，而不是江楓！眞是奇哉怪也！其實，說出來一點不奇，江楓還好好地站在地上，神情依然痴呆，對於發生的驚人變化，一點反應也沒有！

裘無心之所以死，而江楓依然活着，是有人在千鈞一髮間，自背後一劍刺入裘無心的背心，貫穿前胸，殺了裘無心，救了江楓！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在裘無心的地下「鬼府」出入口的一個墓穴內，被那骷髏人嚇得魂飛魄散的孔觀松！

原來孔觀松離開那墓穴，進入一條地道，瞎碰亂走，穿插在那縱橫交錯的地道內，進入起碼十多處像入口處那座墓穴差不多的墓穴，幸虧都沒有再遇上骷髏人那樣的可怕事情，可是，任他走得氣喘脚軟，暈頭轉向，也遇不見江楓，他走進這像地下迷宮的墳地下面，簡直像進入鬼域地府般！

後來，他想到了一個辦法，不再瞎走亂轉，停下來，將耳朵貼在牆壁上，屏息靜聽，終於，讓他聽到從牆上傳來的劍擊聲與人聲。

他循着響聲傳來的方向，在地道中左轉右拐往前走，時不時停下來，伏在牆上聽一會，以確定方向，最後，他是循着牆上傳來的聲音，找到裘無心與江楓對峙着的墓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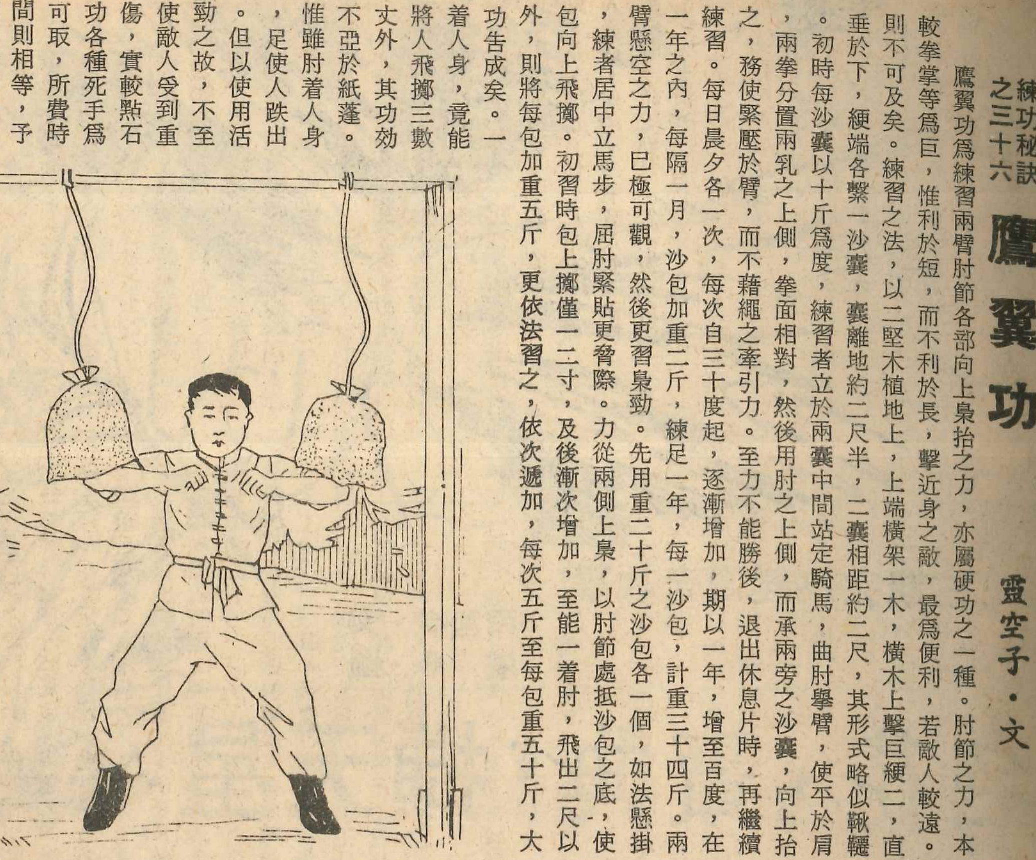
途中，他走錯了不少路，經常走進一些通向別的方向的岔道，幸虧他經驗老到

練功秘訣之三十六

鷹翼功

靈空子・文

鷹翼功爲練習兩臂肘節各部向上梟抬之力，亦屬硬功之一種。肘節之力，本較拳掌等爲巨，惟利於短，而不利於長，擊近身之敵，最爲便利，若敵人較遠。則不可及矣。練習之法，以二堅木植地上，上端横架一木，横木上擊巨綆二，直垂於下，綆端各繫一沙囊，囊離地約二尺半，二囊相距約二尺，其形式略似鞦韆。初時每沙囊以十斤爲度，練習者立於兩囊中間站定騎馬，曲肘擧臂，使平於肩，兩拳分置兩乳之上側，拳面相對，然後用肘之上側，而承兩旁之沙囊，向上抬之，務使緊壓於臂，而不藉繩之牽引力。至力不能勝後，退出休息片時，再繼續練習。每日晨夕各一次，每次自三十度起，逐漸增加，期以一年，增至百度，在一年之內，每隔一月，沙包加重二斤，練足一年，每一沙包，計重三十四斤。兩臂懸空之力，已極可觀，然後更習梟勁。先用重二十斤之沙包各一個，如法懸掛，練者居中立馬步，屈肘緊貼更脅際。力從兩側上梟，以肘節處抵沙包之底，使包向上飛擲。初習時包上擲僅一二寸，及後漸次增加，至能一着肘，飛出二尺以外，則將每包加重五斤，更依法習之，依次遞加，每次五斤至每包重五十斤，大功告成矣。一着人身，竟能將人飛擲三數丈外，其功効不亞於紙蓬。惟雖肘着人身，足使人跌出。但以使用活勁之故，不至使敵人受到重傷，實較點石功各種死手爲可取，所費時間則相等，予謂練功者，宜以此爲法也。



，一發覺不對，立即退出，再循聲音傳來的方向走。

他找到墓穴時，江楓已被裘無心施展的邪法迷住神志，他一看就知道，裘無心正對江楓施展西域邪敎的「懾魂大法」！

「懾魂大法」是西域邪敎中一種極厲害的邪法，施法的人只要用兩眼定定望着被施術的人的眼睛，對施法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得，被他的眼光所吸住，漸漸迷失神志，恍如一具行屍走肉，任人擺佈，毫無反抗力與知覺，就像剛才江楓那樣，被裘無心利劍刺胸，也不知覺。

孔觀松不敢貿然現身，貼靠在墓穴一個岔道口的牆壁上剛好對正裘無心的背後，搶在裘無心將劍推送入江楓胸膛的刹那，就先一劍刺在裘無心背心上貫穿前胸，殺了裘無心，救了江楓。

若在平時，孔觀松斷難有自背後掩近而裘無心不覺，被孔觀松殺死！

原來，施展「懾魂大法」的人於施術時，一定要將全副心神收攝，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專注在受術者的身上，方能收效，這一來，就疏忽了身外的情況，才會被孔觀松掩進而不知覺，死在孔觀松劍下！

× × ×

裘無心已死，本想從陳大痲子身上逼問出錢僱請「鬼殺手」裘無心殺死桑漁、孔東南的人是誰，那知，才拍活了陳大痲子的啞穴，還未問話，他已嚼舌自盡，搶救不及，眼睜睜的看着陳大痲子死去。

照計陳大痲是不會嚼舌自盡的，記得他被擒時，還哀求孔觀松不要殺他，饒他一命，怎會忽然間自殺而死，孔觀松與江楓怔怔地望着陳大痲子的屍體，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釋就是，陳大痲子知裘無心已死，自知作孽太多，遲早難逃一死，把心一横嚼舌自盡。

陳大痲子已死，追問不到主謀人，橫豎裘無心已死，也可說報了仇，江楓實在不願再追下去，他已厭倦了仇殺，血腥，他只想回到太湖的家中，伴着父母親，過那種清淡恬靜閑適的生活，他本就不是江湖人，如今兇手已伏誅，還是及早退出江湖的好。

孔觀松也不願深究下去，孔東南是他獨子，如今死了，連唯一繼承香火的兒子也死了，還有什麼好爭的呢？他萬念俱灰，只想安靜地渡過晚年。

他曾對江楓說：「老夫處理妥莊中諸事，將會划舟入太湖，尋令尊一叙，棋酒風月，以了殘生！」說完，飄然而去！

× × ×

站在大道上，江楓與杜虹虹執手相對，俱皆無語相視。

「江大哥，小妹一年之後，定會依約到太湖找你！」杜虹虹含情脈脈地說。

「虹虹，我等妳，我會等妳來，會到湖邊接妳！」江楓用力地緊握杜虹虹纖柔的小手。

「明年今日，太湖岸邊見！」兩人幾乎是同聲說出，說完之後，緊握的手依依不捨地慢慢鬆開，霍然轉身，兩人背道而馳，一個回杜家莊，一個回太湖。

「明年今日，太湖岸邊見！」（完）

三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名花，寶典，擷天星（上）

理虧須認命　亂箭不認人

長光曦微，迎客松在霧靄中屹立着，微風過處，松枝輕抖，彷似一個飽經世故的老人，弓身迎接一位遠來的佳客，有朋自遠方來？

昨夜的星辰還未墜下，何來佳客？

放眼觀望，果然見到那羊腸小徑上，青袍飄颯。

「好一座絕想崖！」喟歎是從那位青袍人發出的，只見他踏着荊棘亂石，直上絕想崖。

看這位青袍人，劍眉星目，意態悠閒，俊美的顏容掩不住一臉英氣，卻見他步履輕盈，又有一番儒者風範，踏着荊叢尖石，如履平地。

終於到了這絕想崖巔，迎客松下。

一陣木魚聲，隨着微風傳來，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木魚聲來至不遠之處——一間絕不宏偉的小寺，灰黯的頹牆上，仍隱約可見三字「無思寺」。

青袍人走近寺門，正想推門而入。

木魚聲也就在此刻停了下來。

「天星下降，陋寺生輝！」寺內傳來沙啞的聲音。

青袍人放下那想推門的手，柔聲道：「大師果是離塵離垢之人！」

那沙啞的聲音接道：「絕想崖，無思寺，只有天星才肯降臨！」

寺門開了，站在裏面的是一位身穿白袍，滿頭白髮的老者，聽青袍人口稱他為大師，可是，他除了身上白袍略似僧衣之外，披首的白髮卻無法令人相信他是出家之人。

「大師，久違了！」

「天星，昨日即是今日，今日亦即昨日；明天即是今天，今天亦即明天，何來久違？」

青袍人道：「大師禪機透徹，小弟拜服！」說罷雙手一拱，低首一拜，突然，青袍人改揖為掌，雙掌挺出。

只見那白髮老人，巍然不動，但他的僧衣卻被掌風所振，獵獵作响，身旁湧起一陣泥塵。

那白髮老人待掌風過後，微笑道：「天星掌果然名不虛傳，老弟這幾年來功力已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青袍人笑道：「大師的功力已是超凡入聖！」

白髮老人道：「老衲不濟！假若你以十成功力發出天星掌，老衲早已騎鶴西歸！不過，三成的掌力，老衲還可以勉強抵住！」

兩人相視大笑。

青袍人走上前去，擁着白髮老人，說道：「無思大師，近年來可有什麼玄思妙想？」

無思大師道：「老衲法號為無思，隱於絕想崖，無思寺，何來什麼玄思妙想！天星老弟，你在江湖隨波逐流，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青袍人道：「塵世俗務，會打亂你的無思！」

無思大師道：「我正想聽一些塵間事，免至我這草包袋，越來越空虛！」

青袍人左手擁着無思大師的肩膊，正想與他同步出寺門，往外面走走。

可是，那無思大師雙腿彷如生了根，青袍人立刻知道他是運功凝立，連忙暗運掌力，推他走出寺門。

天星掌功如霹靂降塵，靜若無波枯井，他運了五成功力於掌心，但無思大師仍屹立如一座鐵塔，紋風不動。

青袍人再含氣運功，足足運了八成功力，無思大師才緩緩地移了半步。

青袍人笑道：「大師的『鏘地功』確是實至名歸，已臻爐火純青的境地！」

無思大師笑道：「『鏘地功』有若浮萍！」

青袍人道：「假若大師不是使出二成功力，小弟想動大師半根毫毛，也難於登天！」

兩人又再大笑，緩步同出了寺門。

血紅的太陽已從東方的連綿山嶺間，探首而出，霧靄漸散，崖前是一片雲海，有若滔滔江水，不知從那裏來，也不知往那裏去。無思大師望着那若湧若定的雲海，陷於沉思。

青袍人走到崖前，回首道：「大師近日可有誦經？」

無思大師道：「出家人不是誦經打坐，還有何事可為？」

青袍人道：「可曾誦法華經？」

無師大師道：「日誦七遍！」

青袍人道：「既是滾瓜爛熟，可知經內有多少句阿彌陀佛？」

無思大師聽了他的問題，初則愕然，無以為對，一部法華經，日夜誦念，幾時會想到內有多少句阿彌陀佛？

無思大師合掌說道：「老衲的腦筋呆鈍！」

青袍人迎風微笑。

無思大師雙眉一寬，道：「老弟日夕奔走江湖，可曾閒來開卷夜讀？」

青袍人道：「四書五經，也曾稍作涉獵！」

無思大師道：「一部四書，內有多少句『子曰』？」

青袍人收斂了微笑，愕然望着老僧，繼而仰天長笑，道：「小弟拜服拜服！」

這一僧一俗，文韜武略，果是不同凡响。

却原來這青袍人，姓翟名天星，自幼得異人傳授武功，為人天資聰明，也曾勤讀詩書，因此，他的文才武功，名聞江湖，可是，他生性隨和，好奇心重，終日浪蕩江湖，行俠仗義，每遇事故，無論艱險，總要挺身而出。

翟天星獨創一套「天星掌」，名聞遐邇，放眼天下，接得他三掌的人，實可勝數！因此，江湖中人，遇有無法解決之事，總要找他，江湖中幾件轟天動地的事，在他手中，迎刃而解，所以他的聲名日重，如日中天！

而這位無思大師，是一位遁世高人，他的法號曰「無思」，其實他思維奇多，愛鑽玄機妙理，每遇不可解之事，埋頭苦思，因此他年紀只有五十，卻是白髮滿頭，他雖為僧人，不喜繁文縟節，是故早已出家，仍未落髮。

翟天星與無思大師在一次偶然邂逅，兩人氣味相投，便成莫逆之交，並且結為兄弟，時常交往。

無思大師問道：「老弟，近日又有何異事？」

翟天星道：「異事？太陽之下無新事，大師何來此問？」

無思大師道：「如無異事，因何會上絕想崖？」

翟天星道：「日來遊山玩水，路經此地，特來看看大師，學些玄理！」

無思大師說道：「老弟果然有乃兄之心！」

兩人便在絕想崖上，談文論武，撫琴奕棋，樂也融融，不知人間世外。

忽忽已是七日。

翟天星靜極思動，向無思大師拜辭，但無思屢加挽留，並且提出一些佛學武功的刁鑽難題，翟天星生性好奇，為了明白無思的問題，又留了三天。

就在翟天星留在絕想崖的第十天，夜半時份，兩人均已就寢，忽然，一聲尖叫，劃破長空。

翟天星耳根靈動，雖是絲絲之聲，亦可聽聞。

無思大師也被尖聲弄醒。

翟天星道：「在此荒無山嶺，半夜何來此聲？」

無思大師道：「荒山絕嶺，也許是猿猴夜哭！」

其實，他也知道這聲音並非猿啼鶴唳，不過，他實在不想這位老弟離去。

翟天星也明白他的一番心意，按捺着好奇，兩人又各自歸寢，一宿無話。

翌日早晨，兩人又在迎客松下奕棋。棋至中局，無思大師道：「老弟有些心神不屬，何以有此一着！」

翟天星道：「大師妙着！」

無思大師道：「老弟生性如此，你便去罷！」

翟天星道：「我……」

無思大師道：「昨夜尖聲曳破長空，老弟夜來輾轉反側，那隻好奇虫，在你心中動！」

翟天星被他窺破心事訥訥無言以對。

無思大師道：「人在江湖，一切小心為上！」

翟天星拜別了無思大師，落絕想崖，耳畔猶記昨夜那聲尖叫，到了山脚，只見一條村落。

這條村落只有十來間半木半石的小屋，此時已近午牌時份，四處十分悄靜，只有幾個村童在空地上玩耍。

翟天星看着這些衣着破爛的村童，正玩着嫁娶的遊戲，天真的臉龐，露出可愛的笑意。

兩個身體粗壯的孩子，牽着對方的胳膊，正讓一位小女孩坐上去，他們扮作轎夫，把女孩抬起來。

其他的孩子，前呼後擁，有些扮作打鑼打鼓的，有些扮作吹哨子的，一時依依呀呀，十分熱鬧。

看來這地方十分平靜，似乎並沒有發

生過什麼事情，昨夜的尖叫聲一定不是從這裏傳出來的。

翟天星看了一會，正想離去，忽然，他感到有點奇怪，爲什麼這荒野小村，連一頂小轎也沒有，而那些孩子竟然知道用轎子接新娘？

難道村中有個富戶人家？

翟天星走上前去，笑着道：「你們用什麼抬新娘子？」

孩子們停了下來，看了翟天星一會，見他斯文俊朗，滿臉笑意，其中一個答道：「大紅花轎！」

「大紅花轎？你們這裏有嗎？」

另一個孩子道：「沒有，不過我們見過！」

「在那裏？」

一個女孩子接口道：「去年那邊建了一間大屋，大屋的主人用一頂大紅花轎娶了他們的夫人回來！」

「那頂大紅花轎可眞美極了！」

「那新娘子比轎子更美！」

「眞是熱鬧極了，連我爹娘也說他們從未見過那麼熱鬧的場合，那大紅花轎是八個人抬的……」

「還有那些吹……聲音好怪！」

「那位主人還分給我們很多好吃的東西……」

孩子們七咀八舌地描述當時婚禮的情形，看來這富戶一定是用極其隆重的儀式迎接新娘子回家。

爲什麼在這偏僻的地方，竟有這種熱鬧的婚禮？

別過孩子，翟天星向着那小女孩指的方向奔去。

轉了兩個山坳，眼前突然一亮。

山坡之下，一遍平坦的山谷，四面是古柏喬松，林深之處，竟有一間朱牆碧瓦的房子。

設計這房子的人，一定是心思十分週密，假如漫不經意的走過，根本不會發現這房子的存在，怪不得翟天星十天之前上絕想崖，也曾經此地，但並沒有看見過這幢房子。

翟天星正站在坡上觀看，忽然，那幢朱牆碧瓦的房子後面，升起一縷白烟。

白烟過後，竟是一股濃濃的黑烟。

黑烟越來越多，山谷更傳來雜沓的人聲。

「救火，救火！」翟天星雖站在山谷之上，這兩聲救火却是淸晰可聞。

翟天星再不猶豫，施展「天星步」，奔下斜坡，直向那火烟之處而去。

到了谷底，已見火光熊熊，翟天星見那些僕人，正把一桶一桶的火潑往火場。杯水車薪，對熾烈的火焰全無作用！

翟天星小心四看，只見着火的地方是一間精緻的小樓的上層，小樓前一個大池塘，僕人們正用桶把池塘的水運上灌救。

一個僕人拿着一桶水，對同伴道：「夫人可救出來？」

那同伴答道：「老爺已進去，不知救了沒有！」

翟天星聽到樓內還有人，也顧不得自己是外來陌生人，一縱身便躍至火場之前，大聲道：「各位，你們站開，我有救火之法！」

雜亂的火場登時人聲悄靜，十多個僕人注視着翟天星一時也不明白他的來意。

翟天星道：「救人要緊！」

他也不再多解釋，縱身一躍，便躍到那大池塘的中央，只見他的雙足下水，竟然濺不起一滴水花。

翟天星又喝道：「站開！」

衆僕被這陌生人的一舉一動怔着，聽到站開兩字，不由自主的紛紛站開。

只見翟天星站在水中，雙掌一挺，立時，千百條水柱便向着小樓射去。

翟天星使的正是他的獨門武功「天星掌」，掌力渾厚，波平如鏡的池水，被他雙掌發出的力量，湧上半空，直撲上小樓的火舌上。

翟天星雙掌勁盡，又再連發三掌。

水柱有如連珠炮發，彷似一場天降豪雨，把小樓的火焰全然潑熄。

衆傭僕看到此種情景，一時都口呆目瞪。

半晌，才發出如雷似的歡呼聲。

翟天星從容地從水中躍起，站在衆人之前，輕拍着褲管的水濕。

一位老僕排衆而出，恭敬地拱手道：「多謝大俠出手相助！」

他立刻又回首對衆人道：「你們還不去看看老爺和夫人！」

衆人才如夢初醒的奔入小樓。

翟天星道：「我們也去看看！」

老僕引路，剛走到小樓前面，便見一個中年人抱着一個女人直走出來。

那女人衣着十分華麗，但並沒有被火燒焦，但她的臉部却似乎受了嚴重的傷害，不過，那女人的臉伏在中年人的肩膊上，翟天星無法看得淸楚。

老僕道：「老爺，夫人怎麼了！」

那中年人應聲道：「暫無大碍，這位是——」

老僕道：「這位是助我們救火的大英雄……」

中年人道：「多謝英雄相助之恩，待在下打點一切停當之後，再致謝意，張總管，你先招呼這位英雄，我隨後便來！」

張總管道：「我想吩咐他們……」

中年人道：「我會吩咐他們，你要好好招待這位英雄，沒有他，我們已成爲焦炭！」說罷便抱着夫人，逕往內院，其他僕人也隨他而去。

張總管引着翟天星，走過一條長廊，入了一間十分雅緻的大廳。

敬奉香茶之後，張總管弓身拱手道：「英雄暫坐，小的去看看災場。」

翟天星問道：「請問張總管，貴府主人是——」

張總管道：「寒舍主人姓杜，公子尊姓？」

翟天星道：「在下姓翟。張總管，那小樓爲什麼在光天化日之後竟會起火？」

張總管聽到此言，面部略呈難色，但不一會便回復笑臉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

「張總管，讓我招呼這位翟公子，你去打點他們收拾一切！」語聲未畢，那位中年人已從帳簾處緩步出來。

張總管依言退下。

中年人續道：「翟公子，多蒙相救，

請受在下一拜！」

翟天星忙上前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中年人仍低首揖拜道：「翟公子，在下姓杜，名赤心，未請教公子大號？」

翟天星有點奇怪，道：「杜兄，何以知道敝姓？」

杜赤心道：「呀——我剛在簾外聽到公子之言。」

翟天星也不以爲意，兩人分別坐下。

杜赤心道：「翟兄爲何會到此荒山之地！」

翟天星道：「偶然路過此地，想不到深山雅谷之內，竟會有杜兄的大府，小弟浪蕩江湖，小號不提也罷！」

兩人寒暄客氣一番，可是，杜赤心始終也沒有提到失火之事。

翟天星終於忍不住道：「貴府何以失火？」

杜赤心雙眉一蹙，似乎有萬重心事，頓一頓才道：「也許是賤內不小心！」

翟天星知是推搪之言，道：「杜兄，在下江湖中人，不懂禮儀，難道其中有難言之隱？」

杜赤心打量了翟天星一會，才道：「翟兄果是高人，我剛才在樓內，看到你在池中潑水救火，早知你是武功蓋世，英雄過人，不過……」

翟天星道：「既然有不方便之處，我也不會强人所難，尊夫人可好？」

杜赤心仰天長歎：「賤內幸保平安，不過，她的臉孔已被火炙傷多處！」

翟天星道：「在下也略懂醫理……」

杜赤心連忙接口道：「湯火之傷，只及皮外，不敢勞煩公子！」

翟天星聽得此言，知道他不願意外人知悉失火之事，既是如此，再多追問也是無益，倒不如就此告辭。

翟天星道：「既然一切已無大碍，在下告辭！」

杜赤心連忙站起來道：「翟兄，請恕在下，近日家事繁累，精神恍彿……不過，如果你沒有重要事情，可否在舍下多盤桓幾天，也許……」

翟天星突然想起昨夜尖叫之事。

「杜兄，小弟昨夜在山嶺上渡過一宵，你可曾聽到一聲劃破長空一聲尖叫？」

杜赤心臉色一變，良久才道：「昨夜……昨夜身心疲累，一早便上床安寢，並沒有聽過什麼尖叫！」

看他神色，翟天星已知他一定聽到尖叫，安寢之言，只不過是推搪說話。

翟天星拱手道：「告辭！」

杜赤心嘆了口氣道：「翟兄——請恕在下唐突，你是否名滿江湖的翟天星？」

翟天星十分奇怪，這荒谷隱居之士，竟然也會知道他是翟天星，但他並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杜赤心沉思半晌，道：「我想你一定是翟天星！」隨即自言自語道：「我爲什麼會變得如此懵懂？江湖上除了翟天星，又有誰會使『天星掌』？」

翟天星微笑道：「杜兄，難道你也是江湖中人？」

杜赤心道：「既是翟天星，我爲何還要担憂？翟大俠，你一定要留下！」

翟天星十分奇怪，剛才他明明言詞閃縮，希望自己告辭，爲何而今又要自己留下。

杜赤心道：「在下之事，一言難盡，張總管，預備酒菜，翟大俠，我們邊吃邊談！」

翟天星見他如此，也無不可。

酒過三巡，翟天星異常開胃，因爲他在絕想崖十天，吃的是木耳草菇，而今却是精肉肥鷄，那有不大快朶頤之理！杜赤心又頻頻勸酒，食慾更爲大增。

杜赤心舉杯道：「翟大俠，聽聞你出道以來，曾獨力闖陝西，平了田家岩，在黃河渡口，殺了廿四名貪官污吏；在高麗河畔，降服了那九大參帮，在長江兩岸三峽，盡掃虎鯊、潛鯨兩大帮派，還有，你在南海……」

翟天星舉杯道：「杜兄對在下之事，如數家珍，那只不過爲黎民百姓，江湖正義，略盡棉力！」

杜赤心道：「翟兄仁俠仁心，不過，對小弟芝蔴綠豆之事……」

翟天星說道：「杜兄，我天生好管閒事，只要有不平之事，火裏火去，水裏水往！」

杜赤心道：「不過，我的事只與賤內有關！」

翟天星道：「杜兄何妨一說？」

杜赤心把杯酒之酒，一飲而盡，道：「翟兄也曾聽到昨夜尖叫之聲？」

翟天星想也想不到杜赤心竟一口便提及這事，酒意立即歛盡，凝神聽他細說。

杜赤心道：「昨夜尖叫之聲，正是賤內被襲！」

「被襲？被何人所襲？」

「說來話長，賤內原姓郭，是郭守的千金！」

「郭守？是『野華陀』郭守？」

「正是！我是郭守的入室弟子，他臨終之時，把女兒許配給我，並叮囑我找個隱蔽之地去隱居，千萬不要再淌江湖的渾水！」

「野華陀郭守已去世？」

「是的，是去年的事，賤內爲了遵守老丈人的遺言，便沒有張揚這事。」

「怪不得我這好管閒事的人也不知道，其實野華陀郭守生平也醫好很多黑白兩道人士，就算他死了，也沒有人敢騷擾他的入室弟子及女兒，何況你們已隱居！」

「師傅生前甘霖遍洒，無論是黑白兩道之人，對他都十分敬重，可是，賤內生得如花貌美！」

「我也曾聽人說過，郭守的女兒郭天驕天姿國色，對不起，杜兄，我也只是道聽途說！」

杜赤心聽得天姿國色四字，神色有點不大對勁，似乎是滿臉妒色，幸好他那不愉之神色，一會便回復往常，道：「很多人都曾在郭府走動，因此，不少人都見過賤內，其實那是以訛傳訛，賤內面貌娟好，但也不算是什麼天姿國色！」

翟天星感到十分奇怪，爲什麼杜赤心連別人提起他美貌的妻子也有不愉之色。

杜赤心道：「我們隱居在此，倒也過了三個月平靜的日子，不過，近半年來却無日安寧！」

「爲什麼？」

「那些好色之徒！」

「她已下嫁于你，那些人還想……」

杜赤心滿臉通紅，憤然擲下手中杯酒道：「起初有人送來萬兩黃金，又有人送來珍珠千斛，還有一些金剛火鑽，珊瑚，瑪瑙，琉璃，琥珀，玉石……他們都是要我……」

說到此處，杜赤心似已是怒氣攻心，不能再說下去。

翟天星慌忙道：「杜兄，那些人實在太豈有此理！」

杜赤心喘氣半晌，聽到翟天星安慰之言才慢慢地安靜下來，良久才回復正常。

杜赤心再把酒杯斟滿，一飲而盡道：「我當然一一拒絕！那些人簡直是衣冠禽獸！」

翟天星道：「後來又如何？」

杜赤心說道：「我雖學醫，但也懂得三兩下三脚貓式的功夫，打走了幾個來說親的人！可是，他們見軟功難施，竟用硬功！」

「昨夜的尖叫——」

「這尖叫只不過是近個月來無數次騷擾的一次，那色魔竟入了賤內的小樓！」

「那麼，尊夫人……」

「那人用刀威迫賤內，賤內尖叫一聲，我連忙趕上小樓那賊人已越窗而逃！」

「爲什麼你不陪着夫人？」

「我是學醫之人，不能時刻陪在夫人之旁，昨夜我是在書房之內研讀藥典！」

「小樓有否特別防賊之法？」

「有，當然有，不過那賊竟然避過了那些機關！」

翟天星道：「讓我們去看看——」

杜赤心道：「不用看了，全部都被今天失火毀了！」

「以前有沒有其他人到過小樓？」

「有——有一些是用悶香，下毒于井水之內等等下三濫的辦法，幸好我對毒藥也略知一二，才沒被他們有可乘之機！」

「那麼說來，昨夜之賊人最厲害，他竟然可以進入滿佈機關之小樓！」

「是的，他似乎熟知這小樓機關。」

「機關是何人所建？」

「是吳縣公孫世家所建的。」

「是公孫巧嗎？」

「是的！」

「那麼我們去找他，因爲只有他才知道機關的關鍵，那賊人一定是從公孫巧那裏得知。」

「正是，不過，而今我們不能去。」

「爲什麼？」

「因爲賤內的臉龐已被火灼傷多處，我一定要護送她往找醫治她的人。」杜赤心說到此處，已是淚盈於睫。

「你爲什麼不能治她？」

「我可以醫治她皮外之傷，但不能回復她美貌的容顏，由我來治，治好也是疤痕纍纍！」杜赤心已是哽咽不已，泣不成聲。

這位杜夫人，既是艷名四播，當然十分珍惜自己的容顏，如果要她滿疤臉痕，倒是生不如死，而杜赤心愛妻如此，當然要找一個比自己更好的大夫。

「杜兄，事已至此，傷心對尊夫人也毫無補救，請問你要找誰？」

杜赤心止了淚水，道：「當今之世，只有兩人才可以回復她的美貌！一個是我的丈人，不過，他已去世！」

「另一個是『生扁鵲』戴符銘！」

「是的！翟兄，爲什麼你也知道？」

「『野華陀』『生扁鵲』是一時瑜亮，除了他，還有誰可以藥到回春？」

「翟兄果然見多識廣！不過……」

翟天星雖是凝神與杜赤心談話，但他耳目靈敏，驟見窗外似乎有一黑影閃過。

翟天星連忙低聲道：「杜兄，你稍安毋躁，我一會便返！」

話猶未畢，已欺身出了大門。

門外並無人跡，只見張總管直從外面進來。

「張總管，可見有人？」

「沒有，我剛從小樓過來！」

翟天星不再多言，直奔門外，施展輕功，一口氣上了山谷，眺望遠方，這一帶樹林茂密，那見有人的踪影？倘若有人，千林萬樹，也不能找到！

翟天星只好折回。

杜赤心一見他，便道：「翟兄，發現了什麼！」

「沒有，可能是我多疑！」

兩人返回廳內，飯桌已收拾妥當，小几之上，擺上了香茗水果。

杜赤心道：「難道那賊人還未走？」

翟天星道：「今晨之火何來？」

「我肯定是有人縱火，也許，那個賊人心意未遂，老羞成怒，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看來他已逃去！」

杜赤心又深沉地嘆了一口氣。

翟天星道：「杜兄，剛才你說過要去找『生扁鵲』戴符銘，什麼時候動身？」

杜赤心回答道：「我想立刻動身，不過……」

「還有什麼顧慮？」

「戴大夫身在巫峽的挾魂谷，離此地有千里之遠，我恐怕路途上險惡！」

「郭前輩生前也曾活人無數，總算是江湖正義之士，而今，他的後人有事，我雖與他無猶，但在下對前輩景仰，當盡棉力！」

杜赤心高興地道：「如果翟兄陪同，定然履險如夷，請受在下一拜，想郭守在天之靈，也感恩同再造！」

翟天星謙遜連番，其實，他爲人好奇，心想此次旅程，一定滿途荊棘，況且會會這位名醫，也是人生一大快事，才自告奮勇陪同杜赤心上路。

杜赤心突又眉頭一皺，道：「不過，郭守師傅生前與戴符銘不大對勁，不知他會否醫治他的女兒！」

這事翟天星也曾聽過，只好安慰他道：「杜兄，常言道醫者父母心，相信他不會記此仇的！」

杜赤心道：「那也很難說，不過，我會向他苦求，相信皇天不負苦心人！」

於是，杜赤心吩咐下人打點一切，備了馬匹乾糧，打算在谷內歇宿一宵，翌日動身。

夜幕初臨，鳥倦知還，萬鳥歸林，一遍啁啾之聲，谷中黃昏又有另一番景色。

晚飯之後，杜赤心已吩咐張總管安排翟天星入宿客房，這客房寬敞幽雅，正合翟天星心意。

躺在柔軟的蓆上，翟天星却闔不上眼睛。

杜赤心片面之言，初聽之下，合情合理，但細想之後，却又似乎隱瞞了一些事實。

最大的疑問，杜赤心深愛他的夫人，爲什麼上小樓救火之際，竟可以在樓內看到翟天星運掌力潑水救火之事，一個正在救人之人，那會關心外面救火之事？

況且杜赤心對他的夫人雖是關懷，想到他受傷之時，簡直是傷心淚下，甚至痛不欲生，但這一切在翟天星心目中，似乎是有點造作。

當翟天星與張總管談話之際，杜赤心竟然會在外聽了一會才進來，假如他是感激救火者，又何以鬼鬼祟祟在外竊聽？

小樓失火，爲什麼杜夫人只是傷了臉部，而一身衣衫却絲毫無損？

杜赤心既是愛妻如此，爲何竟會夜研藥典，而冷落嬌妻于小樓之內？

至於那黑影一閃即逝，以翟天星的武功來說，那人沒有理由那麼快便逃去，除非他是屋內之人！

翟天星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他是個好奇的人，而且十分有耐性，他一定要找到問題的答案。

夜涼如水，松濤如吼，翟天星睡意漸濃。

朦朧之際，他突然聽到一些聲響，這聲響雖微，但已使翟天星的睡意全消，他仍動也不動地躺在床上。

忽然，窗前出現了一個黑影，是一個窈窕的身影。

翟天星微睜雙目，只見那黑影在窗前飄動，空空蕩蕩的，似乎是足不着地，又似是被繩索吊着似的。

翟天星雖然見過不少奇怪的事，但此時此際，心頭也不禁泛起一陣寒意！

他正要起來，那黑影却在窗前隱去！

難道天下間竟有鬼魅存在？

「翟大俠！」那是窗椽之上，屋簷處傳來的聲音，語聲清晰，而且溫柔悅耳。

「翟大俠！請你好好的躺在床上，否則……」

「你是誰？」

「我姓郭，閨名天姿。」

「你是郭天姿？郭守的女兒？杜赤心的夫人？」

「正是。」

「你不是受了傷？」

「是的，我的臉部受了嚴重的灼傷，因此，我不想你見到我，所以我才用這辦法來和你談談！」

「夫人受傷，夜寒多露，應好好休息，而且我也答應了杜兄，明天陪同你們往找『生扁鵲』戴符銘！」

「多謝大俠相助之恩！不過，我這次來求你，是希望大俠救我一命！」

「救你？杜兄對夫人關懷備至——」

「杜赤心對我關懷？他想把我折磨至死！」

翟天星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把身子略動，想坐起來。

那女子的聲音道：「翟大俠，請你仍躺在床上，我眞的不願意你見到我那可怕的容顏，大俠明白事理，也知道我而今的心情！」

「好——我就躺着聽你說。」

那聲音嘆了一口氣道：「杜赤心是我爹爹的弟子，我們兩人自小青梅竹馬，倒也是情投意合，他一向沉默寡言，外人都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我也曾在江湖走動，但我的面貌却惹來無盡煩惱，因此，在家父逝世之前，我下嫁了杜赤心。」

「既是兩情相悅，日子一定過很得不錯！」

「開始兩個月是不錯的，可是，我發現了杜赤心一個極大的缺點！」

「他冷落了你？」

「不——他的疑妒之心極大！」

「妒忌之心，人之常情，這不過是表示對你鍾情！」

「開始的時候，我也是如此想法，可是，後來却越來越嚴重，我們婚後，住在爹爹家中，那時爹爹仍未去世，有很多江湖中人到我家中，我是主人，順理成章我要招待一下他們，和他們搭訕幾句，可是，杜赤心却用憤怒而嚴厲的目光看着我，後來，甚至不讓我出來，後來，爹爹謝世之後，他竟然把我禁錮在房中！

「我究竟也是練武好動之人，怎能像囚犯一般被人囚禁？經過多次的對罵，他才讓我自由行動，但仍不許我與其他男人見面，甚至我口中提起一個男人的名字，如我一些師兄弟，或江湖中成名人物，他便怒不可遏。

「後來，他對我說，要搬到這裏，方便他研究草藥，其實是他秘密請了名醫，設計一個牢籠來囚我，那小樓機關滿佈，比防範一個汪洋大盜還要精密！

「這地方雖然隱秘，但結果也會有人知道，很多師兄弟，或與我父親有交往的人，都來看我，使杜赤心的妒忌心更重，以爲是我招惹他們來的。

「昨夜，他狂性大發，竟然用一把尖刀威脅我，嚇得我尖叫連聲，那是因爲前幾天有一位客人來過，這位客人比較特別一點——是嶺北鏢局的少爺風滿樓！」

「是玉面郎君風滿樓嗎？」

「是的，你也認識他？」

「也曾見過一面之緣，此君面如冠玉，爲人却是十分正派，而且近日統嶺嶺北鏢局，聲名與武功皆不錯！」

「最要命的是他父親曾向先父提親！因此，杜赤心更加認爲是我招惹他來的！其實風滿樓早有妻室兒女，提親的事只是他母親之命！」

「你有沒有招呼他？」

「我也早知有麻煩，只敷衍了幾句，但杜赤心却惡言相向，把他逐走了！那知，昨天晚上，他妒火未平，竟然發起狂性用尖刀威嚇我，要我吐露姦情，我眞是有口難言，他更一口咬定他是姦夫！」

「他外號稱爲玉面郎君，朗朗如玉樹臨風，相信潘安再世，也不過如是！」

「那麼，你也不相信我？」

「人心如面！」

「我郭天姿豈是這等人？」聲音充滿了憤怒。

「好了——以後又如何？」

「到了早上，還要縱火燒我！」聲音從憤怒變成了抽泣，在寂靜的夜色中，令人心酸。

「火是杜赤心縱的？」

「如果不是我命不該絕，也許我已成火中厲鬼！」

「受傷很嚴重？」

「兩頰和前額已焦了！」聲音從抽泣成爲嗚咽。

翟天星心裏也感到十分不安，一個天姿國色的絕世佳人，竟下嫁了一個如此妒忌的人，難道眞是天妒紅顏？

「後來他對着我懺悔，說要帶我往找『生扁鵲』戴符銘，並且發誓永不再懷疑我！」

「你相信他嗎？」

「不相信他也要相信，而今我無親無故，而且武功也不及他，只有望他眞的改過！」

翟天星想了一會，道：「杜夫人，爲什麼你要把這事告訴我？」

「我——我希望你不要以爲杜赤心是個君子！並且沿途照顧我，我害怕他在途中又要手段！」

「令尊也是仁人之士，我會盡力！」

那女子的聲音似乎充滿了希望，停止了泣聲，道：「大恩不言謝！」

之後，便一切歸於寂然。

翟天星慢慢的坐了起來，望着窗紗透入的月華，好像發了一場夢，上半夜思索的問題，似乎有了一些答案，但令他更爲疑惑的問題，不斷湧上心頭。

杜赤心果是郭天姿口中的妒夫？

郭天姿是否如她自己口中的淑女？

這位「玉面郎君」風滿樓在這件事中，又有什麼微妙關係？

這個山谷十分隱密，如果不是因小樓失火而濃烟上升，翟天星也不會發覺這地方，那麼，其他人又何以得知他們隱居在此？

最重要一點，這女子的聲音，中氣充盈，身手靈敏，武功有一定根基，爲何竟扮作弱質女流，博取翟天星的同情？

更令翟天星失笑的是，夜半聽到尖呼之聲，滿以爲發現了什麼神秘事情，大大滿足好奇本性，却原來捲入了一場家庭風波，如果把這件事告訴無思大師，他一定會笑足七晝七夜，聲撼絕想崖！

翌晨，翟天星睡意未消，張總管已來催促，吃罷早飯杜赤心已示意僕人起程。

走到大門，便是兩個僕人，抬着一張兜子，兜上坐着一位頭戴草笠的女子。

杜赤心指着女子，道：「這是賤內，這位是翟大俠，他答應護送我們往找『生扁鵲』！」

那女子想從兜上下來，翟天星連忙阻止，道：「夫人安坐！」

那女子只微微點頭，草笠幾乎蓋至肩膊，周圍垂有兩層黑紗，完全看不見她的臉龐，但觀她身段窈窕，衣飾華麗，一派大家風範，怪不得那麼多人顚倒在她石榴裙下！

出了山谷，已見有一輛馬車，夫人從兜上下來，杜赤心小心攙扶，上了車廂。

杜赤心小心翼翼的神情，翟天星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有誰會想到這位體貼入微的夫君，竟是毀妻容顏的人！

杜赤心與翟天星分乘馬匹，領着馬車前去，馬車旁邊有四位勁裝打扮的護車大漢。

杜赤心道：「『生扁鵲』住在長江巫峽挾魂谷，我們首先南下，到了長江，才換船上巫峽！」

翟天星道：「到了長江，我們先把夫人安頓，可以先找那位公孫巧！」

杜赤心道：「我也有此意，不過，如果路途平靜，十天之後便可到長江的大風渡，如果有阻滯，却沒有時間去找公孫巧，因爲賤內面頰傷口，敷了我的草藥，只可躭擱三十天，過了三十天，傷疤便結成硬痂，那時，找到生扁鵲也沒用了！」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我們盡快兼程！」

出了茂林，時值深秋，一路紅葉黃花，金風送爽，旅途倒也十分舒暢。

過了幾個小鎭，一路十分平靜，翟天星心裏暗笑，杜赤心對妻子如珠如寶，滿以爲很多人覬覦他的嬌妻，其實天下美女多，又有誰會再爭這個有了名份的女子！

第三天到了一個大鎭，名叫石源，這鎭已近長江，行人熙來攘往，十分熱鬧。

他們便在城中的裕泰客店投宿。

杜赤心首先把妻子安頓在客房中，張總管與護車大漢及翟天星在客廳大堂內用膳。

翟天星在這三天來，早已習慣了杜赤心小心看護嬌妻的怪模怪樣，已是見怪不怪，坐在堂中喝酒。

堂中人客不多，翟天星與張總管和護車漢子閒聊，半晌，杜赤心才下來。

兩人又閒談一會，忽然，見到小二正招呼一位客人進來，這人客是個單身女子，面幪黑紗，手持單劍，滿臉風塵，似乎也是趕路而來。

那幪面女子坐在一角，衆漢子見這女客，都不禁投以奇異的目光，雖然看不見她的容顏，心內却猜想着這位幪面女子的面貌。

那女子似乎習慣了這些目光，不以爲意。

翟天星也不例外，細細打量這女子一番，忽然他覺得這女子的身份有點稔熟。

翟天星輕聲道：「杜兄，你見過她沒有？」

杜赤心答道：「沒有，你們有沒有見過？」

張總管和四個護車漢子齊齊搖頭。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她像是——」

杜赤心急忙道：「像誰？」

「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到。」

杜赤心道：「不知是否對賤內……」

翟天星忍不住笑道：「杜兄，她是個女人，怎會對夫人……」

杜赤心道：「不，我還是上去看看她，」說完之後，立即轉身上樓去看她的寶貝夫人。

五人相視而笑，雖然大家沒有說什麼，但心裏都明白這位杜赤心妒忌之心竟至如此。

一會，杜赤心滿臉笑容下來，道：「她已吃過晚飯，而且快要安寢！」

衆人也不再言語，舉杯暢飲。

杜赤心喝了兩杯，逸興高飛，看來他担心在旅途上有阻滯的事，並沒發生，所以才放心開懷下來。

忽然，他轉過頭來，却發現不見了那幪面女子，疑心又起，道：「我再上去看看，夫人也許要些什麼！你們慢慢用吧！不用等我。」說完轉身便跑。

翟天星也不理會，對這人又痴又妒的漢子，除了一笑之外，還有什麼可說。

杜赤心上去不久，樓上似乎傳來一陣吆喝聲，聲音雖小但翟天星却清晢可聞。

翟天星在江湖走動多時，知道什麼事也會發生，終於忍不住也要上去看看。

走近房門，吆喝之聲更响，門是虛掩的，翟天星輕輕敲門，房內吆喝立時靜了下來。

這靜默是不尋常的，翟天星不再理會，推門而進。

只見杜赤心臥在一張長椅上，看來他已被人點了穴，在椅上動彈不得。

那床前站着一個黑衣女子，正是幪面女郎！

那女郎正舉起一柄短刄，向着床上的杜夫人，猛力插下，翟天星連忙縱身前撲，用前臂撞向那短刄。

那女子感到勁風，轉身把刀鋒向着翟天星。

翟天星不慌不忙，身如疾矢，在快要撞向刀鋒之際，右臂一曲，撞向那女子的手部「尺關寸」穴，那女郎手部一痳，短刄墮地。

翟天星收了前衝之力，翻手抄刀，刀未着地，却已被翟天星接着。

翟天星這一衝一撲，凌空點穴，翻手矮身接刀，一招一式，均是清脆玲瓏，使那女郎爲之口呆目瞪。

翟天星拿着短刄，一面把玩一面笑道：「姑娘爲何竟要刺殺一個臥病之人！」

那幪面女郎並不言語，雙手左右一抄，直取翟天星雙目，翟天星仰首一閃，避開了來勢，單腿一蹬，直踢那女郎小腹的「中注」穴。

但回心一想，這女郎雖是狠毒，一出手便要弄瞎自己眼睛，但她究竟與自己無仇無怨，而對方又是女兒家，這中注穴位於小腹，男女有別，何必迫人太甚！

翟天星勁力一收，環身一轉，已站在那女郎的左面。

幪面女郎眼見單腿踢向自己小腹，突然又見他收腿，正感詫異，看着他站在跟前不遠，微笑以待，心頭怒火又起，連忙拔出身上佩劍。

劍一出鞘，劈面刺向翟天星的咽喉，一招兩式，先是「鳳鳴破空」，是一虛招，後是「丹鳳啣花」，劍勢從上而下，眼看劍端直插翟天星的胸膛。

翟天星迴身右轉，雙掌輕輕一推，便把劍勢御去。

翟天星笑道：「丹鳳劍法，果是名不虛傳！」

幪面女子道：「既知丹鳳劍，還不退下！」

「姑娘爲何這麼忍心，竟用丹鳳劍法，刺向一個臥在牀上的病人，不怕辱沒你師祖？」

「這妖女弄得我家散人亡，夫離子去，我恨不得把她碎屍萬段！」

「姑娘何出此言？」

「她迷惑我夫在先，繼而訛騙我子，更敎唆父子毀我顏容！」

「也許是姑娘一時誤會，你道躺在牀上之人是誰？」

「那賊女賤名，我不屑提起！」

「她就是杜赤心的夫人，生華陀的女兒！」

「我正要殺此賤婦郭天姿！」話猶未畢，又使出一招「花雨紛飛」。

翟天星見到來勢兇猛，劍氣如虹，立即使出一招「威寧搖海」化解了刺眼的劍影。

那女子猛然收劍，道：「天星掌？」頓了一頓，才道：「你是翟天星？」

「在下正是！」

「罷了，罷了，想不到這妖女竟然連天下聞名的仁俠也迷惑了！」

「姑娘，說話分輕重……」

那幪面女子忽然扯下面紗，露出刀痕纍纍的兩頰，雙目含淚道：「翟天星，我程拱璧雖不能稱美人，但總算五官端正，被這妖婦害得如此，你竟……」

翟天星望着程拱璧，好一個美人胚子，竟變得如此醜陋，心下也十分不忍，正想好言安慰，善語解釋，那知丹鳳劍程拱璧已撲身而上。

這一招「倒樹摧林」正是丹鳳劍的絕招之一，看來程拱璧是拚死而刺，不計後果。

翟天星不知兩人內裏乾坤，絕不能聽信她一面之詞，也不能任她傷己，只好變掌挺出，迴身而避。

天星掌掌力雄渾，雖是五成功力，掌風凌厲，竟把程拱璧推向杜夫人的床前。

這一推正合了程拱璧心意，她本想先刺翟天星，然後再順勢刺死在床上的郭天姿，而今既然刺不着翟天星，被他掌力推至床前，便把劍勢稍按。

翟天星單腿一縱，身如鬼魅，雖是後發而先至，一手便握抓着她的手。

程拱璧見功敗垂成，怨毒的眼光直視着翟天星。

翟天星望着她，也感到有點不寒而慄，難道丹鳳劍程拱璧所說的話全是眞的？

程拱璧撒開了他的手，憤然道：「今日我殺不到此賤人，相信還有不少人會爲我報此深仇！」

翟天星道：「程姑娘，郭天姿雙頰也受了傷……」

程拱璧聽了這話，怔了一怔，然後乾笑了幾下，道：「老天爺有眼……老天爺有眼……」

接着又是一聲長笑，越窗而出。

翟天星看着床上的郭天姿，只見她埋首枕上，他也不再理會，走到杜赤心跟前，拍開了他的穴道。

杜赤心說了兩句感謝的話，便走向夫人床前。

翟天星知道留在房內也是無益，轉身出房，走回自己的房間。

想不到杜赤心也跟着出來，道：「翟兄，賤內很少在江湖走動，也許這位程姑娘認錯了人！」

翟天星道：「杜兄，你小心看顧夫人吧！」

杜赤心又再解釋一番才離去。

翟天星心想：「程拱璧的說話可以編出來，但她那怨毒的眼光却不能裝出來的，唉，這位郭天姿，難道眞是一個淫娃蕩婦？」

翟天星覺得有點茫然，本來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經過三個人的言詞，竟然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杜赤心說的江湖好色之徒覬覦他妻子的美色，杜夫人在黑暗中又說杜赤心是一位妒心奇重的辣手摧花的丈夫，而今程拱璧口中却道出郭天姿是一個破壞別人家庭的淫邪女子！

每一個人的說話都是那麼肯定，究竟誰是實話，誰是謊言，翟天星一時之間，也無法分辨。

這可算是翟天星出道以來，遇到最奇怪的事。

本來，他想一走了之，因爲男女之事，非當局者定然不能明白，可是，他的好奇心實在太大，而且答應了杜赤心護送，如果平白一走，以後在江湖上，翟天星這三字，便變成了寡諾輕言之輩！

既來之，則安之，這是翟天星一向處世之道。

況且，事件的後面，也許還有更多耐人尋味之處！

翌日午牌時份，他們已離開了石源。

爭秋奪暑，太陽十分狠毒，翟天星也熱得有點不耐煩，幸好前面是一個疏落的樹林。

他們停了馬匹，在樹蔭之下稍歇。

忽然，林上傳來一陣吃吃大笑之聲。

杜赤心聽到這笑聲，連忙躍至馬車之前，抽劍護着夫人的馬車。

翟天星動也不動，仍坐在樹蔭之下。

笑聲未了，林中走出一個大漢。

這大漢是名副其實的大漢，只見他身高八尺，手持長矛，一步一步的從林中出來。

張總管與四個護車大漢同時奔至杜赤心跟前。

翟天星仍然若無其事的歇着。

那大漢臉黑如炭，短鬚如刺，一開口便如破雷：「杜赤心，我找得你好苦！」

杜赤心拱手道：「在下杜赤心，閣下可是『巨靈君仇彪』？」

仇彪道：「杜赤心，吃我一矛！」

張總管與四個護車漢子同時橫刀一擋，只見五刀齊飛，被仇彪一矛挑開。

仇彪再使一招「橫掃千刀」，五人只好飛身避過。

杜赤心也提劍而上，接了幾招。

仇彪力大如牛，長矛似是排山倒海，使杜赤心暴退十步，只有招架之力，全無還架之功。

張總管與四個護車漢子已檢起被挑之刀，齊齊向着仇彪的背部劈去。

仇彪返手一橫，長矛有如排山倒海，又再一次把背後五人掃開，隨即他便再次返身，長矛向下猛刺直指杜赤心的心窩。

翟天星眼看這一刺，便要取去杜赤心的性命，他立刻把腿伸前，踢起面前一顆碎石。

這石子被翟天星用脚一踢，彷如疾矢流石，直打巨靈君仇彪的背穴「陶道」。

仇彪正奮力下刺，忽然，背部一麻，雙手竟然留在半空，無力再往下刺。

杜赤心本已閉目待斃，但見仇彪雙手發軟，連忙使出一個「鯉魚翻身」，滾開了三丈。

仇彪已知被人點穴，但並不知道翟天星竟能在數丈之遙，踢石點穴，還以爲有人在背後，於是，他一個轉身，長矛一掃，使出一招「白雲橫渡」，心想，就算是五個漢子在後，這一掃也盡可橫腰掃死他們。

可是，這一阻却是全無阻攔，因爲他的身後根本沒有人向他偷襲。

仇彪這一掃用盡全身之力，矛過之處，虎虎生風，可是，力度太猛，自己的身體竟然控制不住，旋了兩旋，轉了兩轉，才能立定。

仇彪怒不可遏，黑炭般的臉比鍋底還要黑，却見翟天星蹲在樹下，知道定然是這人出手救援杜赤心。

他立刻長矛一遞，直刺翟天星。

翟天星看準來勢，雙腿一開一合，蹲下的姿勢未變，却躲過了長矛五刺。

衆人看得眞切，忍不住齊聲叫好。

翟天星仍然坐回樹下，柔聲道：「這位仇彪大哥，爲何不說說道理？」

仇彪說道：「我不會說道理？這杜赤心……」

杜赤心一躍而至翟天星身畔，道：「仇彪，我與你初面相識，往日無仇……」

仇彪怒喝道：「你殺死了我的拜把兄弟……」

杜赤心道：「誰是你的拜把兄弟？」

仇彪道：「半年之前，是否有一位矮子登門拜訪？」

杜赤心想了一想，道：「是否『再世晏嬰高連宵』？」

仇彪道：「我把弟人雖矮小，但爲人正直，既受了尊夫人之託，找一支長白山野生人參，他奔波三年，才在長白山滴水崖處找到了一支，一番好意的送給你夫人，爲何你竟在食物中下毒，把他毒死？」

杜赤心說道：「他死了嗎？我並沒下毒！」

仇彪道：「你別抵賴，我看過他的屍體，他死時滿身通紅，一定是吃了『朱雀胆末』才致死的！」

杜赤心道：「朱雀胆末又不只是我家才有！」

翟天星插口道：「朱雀胆末爲稀世毒藥，天下只有兩家才有。」

仇彪道：「你沒有說錯，只有兩個絕頂名醫才有，一個是野華陀郭守，另有一個是生扁鵲戴符銘。」

杜赤心道：「既是非獨有之物，爲何你竟誣陷我毒死你的把弟！」

仇彪道：「生扁鵲一向在長江挾魂谷，離開我發現把弟屍體地方有千里，而且，他剛到過你們藥莊，除了你們還會是誰？」說完之後，又再把長矛一揮。

翟天星道：「你把弟送上長白山野人參有什麼圖謀？也許他是自取滅亡的！」

仇彪冷笑道：「把弟雖然狡獪，但生前受過活華陀救命之恩，既然郭小姐要找

長白山野人參，爲了報恩，他收心轉性，因何竟說他自取滅亡！」

杜赤心道：「不，他送上長白山野生人參，爲的是親近一下我的妻子。」

仇彪道：「我把弟對令夫人敬若神明，怎會有這可惡的念頭。」

杜赤心急忙道：「是的，這矮子好色如命……」

仇彪怒道：「任你舌粲蓮花，我也要爲把弟報却此仇。」

翟天星道：「仇彪，而今高連宵已死，但夫人仍活，你可以問問夫人。」

仇彪轉身看看馬車，問道：「是郭天姿？」

郭天姿在馬車之內，柔聲道：「仇大哥，你把弟高連宵對我……而且，他並不是我們下毒而死的，而且，遍身通紅的死屍，也並不證明他是吃了朱雀胆末！」

好一把婉轉動人的聲音。翟天星幾天以來，第一次聽到馬車中郭天姿的聲音，他也覺得這聲音有如黃鶯出谷。

可是，這聲音却不是那天晚上躲在簷上對翟天星說話的聲音，那聲音雖也動人，却千萬也比不上而今這位杜夫人的聲音。

仇彪聽了這聲音，似乎也怒氣全消。

忽然，翟天星發現遠處似乎有人閃身一現，他正要去看過眞切，郭天姿又輕聲道：「仇大哥——」

翟天星又被這聲音吸引着。

仇彪道：「那麼，還有什麼東西可使人死後遍體通紅？」

郭天姿道：「有，至少還有兩種東西，一是丹蟒，一種是血鷹！」

翟天星遍歷江湖，却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兩種毒物，如果這話從一個普通人說出來，他定會置之一笑，可是，這話却是從郭天姿極富磁性而有韻律的聲音說出來，翟天星也有點不由自主的相信。

仇彪更加有如喝了楊枝甘露，瓊漿玉液，完全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斷地點頭。

翟天星開始明白這位杜赤心爲什麼會對妻子這麼顚倒，而且又那麼恨之刺骨！

郭天姿又道：「仇大哥你打算……」

仇彪如夢初醒道：「夫人……各位，打擾了，我會去找那丹蟒和血鷹。」

拖着長矛，昂藏的身軀緩緩地在斜陽中消失。一場惡鬥，郭天姿只化了三言兩語便化解了。

杜赤心站了起來，噓了一口氣道：「翟兄，又是一場誤會，時間已不早了，我們上路吧。」

過了這疏落的樹林，前面是個亂石崗，崗上奇岩怪石，石堆起伏不定，馬兒舉步也困難，翟天星下了馬回首看看他們。

兩匹拖着馬車的馬兒，同時長嘶，作了幾次虎跳之後，站着不肯前行。

杜赤心連忙上前，把夫人扶下馬車，張總管把馬匹讓了給杜夫人，四個護車漢子正在解開拖車的韁繩，看來他們已決定放棄馬車。兩匹馬兒沒有了拖車的重担，慢慢在石堆上行走。

翟天星見他們一切已就緒，便繼續拖馬前行。

就在翟天星轉身之際，忽然，「嘶嘶」兩聲，劃破長空，不是馬兒的嘶叫，而是兩支利箭！

接着那兩匹馬兒便倒在地上。

翟天星連忙把身藏在馬前，看了一會，再沒有飛箭，才走到那兩匹馬兒處！

只見兩匹馬兒的前額，馬鼻之巔，插着兩支只剩下箭羽的箭！

好勁的膂力！

「你們站着，否則箭不認人！」

不遠處亂石之中，竟然站着三個勁裝漢子，其中一人，雙手都持着鐵箭，却原來這兩箭並不是用弓發的，而是用手射出，這漢子的膂力眞是驚人！

雙手持箭的漢子喝道：「杜赤心！」

杜赤心並沒有回答，這次他學乖了！

可是，最愚蠢的人也可以從衣飾中分辨出誰是杜赤心，那三個勁裝漢子同時一縱，已站在杜赤心之前。

杜赤心抱拳道：「三位高人……」

雙手持箭的漢子道：「杜赤心，我要用箭插開你的胸膛，看看你的心是赤色還是黑色！」

杜赤心提劍道：「三位是——」

那漢子道：「好，讓你知道大爺名號，死也死得瞑目，你聽着——我是兇神五煞的大哥『甩手箭神植穿雲』這是我的三弟『披風斧神胡一斧』，這是五弟『抹月刀煞段捷』？」

杜赤心道：「三位原來是名震陝北的兇神五煞！」

植穿雲雙箭一揮，怒道：「杜赤心，你還在裝蒜，快賠我二弟四弟的性命！」

杜赤心道：「他們——『彈子神煞倪鐵子』和『霹靂火煞冷炎』已回陝北！」

段捷尖聲道：「他們回了陝北，却見雙手經脈盡斷，這與死了有何不同。」

披風斧神胡一斧排衆而出，道：「大哥，五弟，讓我把他雙手雙脚剁下，爲二哥與四哥報仇！」

只見他手持一雙披風斧，左劈右砍，直迫杜赤心。

杜赤心閃身避開左斧，右手提劍一擋，只見火花一綻，他的劍已被胡一斧劈斷了！

張總管與四個護車漢子同時躍入戰圈，披風斧神胡一斧果是名不虛傳，使得雙斧虎虎生風，銀光耀眼！

突然，胡一斧「哇哇」兩聲，身子輕騰，雙斧向四個護車漢子腰間一旋！

四個漢子有如斷了綫的風箏，向着四方竄起，然後「砰砰砰砰」四聲，墮在地上，腰間血如泉湧。

郭天姿輕聲道：「翟大哥！」

翟天星怔了一怔。

胡一斧那時已穩身於地，雙手舉斧，嚇得張總管與杜赤心二人，雙腿發軟，跌坐在地。

翟天星漫不經意地道：「披風斧神只是浪得虛名！」

胡一斧本想雙斧齊下，結果了地上的張總管與杜赤心，可是這浪得虛名四字，立使胡一斧雙手呆在半空，並沒有劈下。

翟天星道：「殺四個漢子，竟要用兩招？」

胡一斧放下雙斧，望着翟天星，一時不知所措，因爲他的確是用了兩招，把四個漢子攔腰劈死。

（未完）

一期完技擊鬥智故事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風流殺手

孽海一枝花　終遭狂蜂擢

大約是凌晨一點左右。

泰廸開着一部房車，疾馳在空蕩蕩，黯寂寂的僻靜公路上。

一部他担戲甚重的片子，今夜剛好拍完，拍完這部片子，他可以好好地休息幾天，此刻，他的心情很輕鬆，車子也比平日開得快，已超過了限制的速度，好在這時已是深夜，公路上很少有車子行駛，偶或有一部，速度也不比他慢。

這十多天來，他爲了拍片，忙得喘不過氣來，捱了幾晚通宵，此刻片子拍竣，可謂無戲一身輕，他決定趕回家，好好睡一覺。

車子風馳電掣般飛馳在路上，泰廸雖然又困又累，却不敢大意，打醒十二分精神，注視着路面的情況，他知道，在深夜開快車，若不專心駕駛很容易會出意外。

果然，他若不是打醒十二分精神駕車，他很可能會在這條常出現車禍的公路上，輾斃一個人。

事情是這樣的，泰廸的車子正以超速飛馳，拐過一個弧彎的刹那，前面十公尺不到處，突然冒竄出一條人影，揚手上下揮動，也不理會這樣很容易會令到飛速駛來的車子，可能會急刹不住，而撞在他身上。

幸虧泰迪一直警醒專心地駕着車，加上身手敏捷，車子以高速急轉彎的刹那，他透過車前玻璃，已瞥見一條黑影從路旁竄出，一驚之下，立生反應，手脚齊施，車子在手脚煞掣猛煞之下，發出鬼叫也似的尖銳難聽的車輪擦地聲，擦着路面，滑衝至那不要命竄出路面、揮手截車的冒失鬼身前不到半呎處才戛然停下，車身猛烈一震，令到泰迪上身震晃，胸膛撞在駕駛盤上，劇痛欲裂。

這一痛，令到泰迪無名火起三千丈，毫不考慮，忍着劇痛，急速地推門下車，像一陣風般衝撲向那差點累人累己，有點怔呆的冒失鬼。

衝到那呆站在車頭前的冒失鬼面前，泰廸怒氣沖沖地剛想破口怒斥，但到口的話，却突然噎在口中，一時也呆怔着，看看眼前的冒失鬼。

他不出聲，那冒失鬼却怯怯地開了聲：「先生，對不起，我不是有心想這樣做，情急之下，差點闖了禍，害了你。」語聲雖然驚惶，却仍嬌婉。

——原來這冒冒失失，竄出路面截停泰迪車子的冒失鬼，是個女子，聽語聲，嬌婉得很，年紀不會太大，怪不得泰迪像突然着了邪般，脫口而出的斥罵，竟生生打住了。

原來他一衝到那冒失鬼面前，在黯淡的路燈與強烈的車頭燈映射下，一眼就看出驚怔地站在路當中的冒失鬼，是個女子——一個身材健美的妙齡女郎。

在一個健美的女郎面前，試問，泰迪怎還罵得出口？這就是女人——特別是美麗的女人，佔便宜的地方，若是男人，闖

下這禍，不被罵得狗血噴頭，甚或饗以拳頭才怪。

這時，泰迪看清了差點闖下大禍的是個健美女郎，一腔無名火已如火遇水般的迅速熄滅，驚艷地瞪着面前的女郎，正想張口說話，那健美女郎已搶先嬌聲說：「先生，你沒事吧，可否載我到市區？」

泰迪人本風流，如今女郎開口求他搭載一程，自然樂意效勞，對於剛才驚險的情景，早已抛諸腦後，忙不迭點頭微笑，想也不想，說：「小姐，只要你願意，我樂意效勞。」

那女郎嫣然一笑，扭着腰肢，走向車門。泰廸忙急步搶前，慇勤爲那女郎拉開車門，待女郎坐在車中，才關上門，繞到另一邊，上車關門後發動車子，順着公路疾駛下去。

× × ×

女郎就坐在泰廸旁邊，正側首打量着在專心駕車的泰廸，微微一笑，問：「先生貴姓？我叫茱麗，剛才是我太冒失，請你原諒。」

泰廸望着前面，說：「我叫泰廸，茱麗小姐，剛才眞險，若不是我手急眼快，只怕會釀成大禍。」

健美女郎茱麗滿臉歉意地說：「泰廸先生……」

泰廸爽快地笑截道：「叫我泰廸吧，剛才的事，忘記了它，好在有驚無險，不提也吧！」

茱麗亦爽快地說：「我叫你泰廸，你也別小姐的叫我，就叫我茱麗，好嗎？」

泰廸平穩地駛着車子，點頭說：「好，茱麗。」

茱麗佻皮地叫了聲：「泰廸。」

兩人同時「噗哧」笑出聲。

笑聲中，兩人的距離拉近了，由陌生，變成了朋友。

泰廸由於要專心駕車，所以沒有主動開口說話。而茱麗，可能怕分散了泰廸的注意力，亦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坐着，呆看着飛速倒退的路面。

其實，泰廸不是爲了怕分散注意力而不開口說話，而是他腦中正飛快地思考着一些問題。

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坐在自己身旁的這個健美女郎，怎會在這深夜時分，僻靜的公路上單獨一人，不怕危險——遇上打刦，或色狼，敢於截停他的車子，搭順風車，萬一他是色狼，她豈不是送羊入虎口？再有就是：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爲什麼深夜還在公路上流連？泰廸雖然風流，却是一個精明的人，他不想無端端惹上麻煩，雖然身旁這個茱麗很健美。但，他絕不會被美色所迷，失去了理智。

他決定問淸楚，茱麗到底爲何會深夜在公路上獨自一人行走。

車子依然以高速飛馳，泰廸依舊注視着前方，婉轉地開口問：「茱麗，妳眞大胆，在這深夜時分，竟敢獨自一人，在這僻靜的公路上行走！」

茱麗聞言側頭望着泰廸苦笑說：「泰廸，其實我在未遇到你的車子前，一個人走在這空寂黯沉的公路上，驚怕得直想哭，差點走不動，幸好見到你的車子駛來，於是不顧一切衝出公路截停你的車子。」

茱麗避而不答她爲何獨自一人在公路上行走的原因。

泰廸只好直接問：「妳怎會一個人走在公路上？」

茱麗低下頭，好一會，才細聲地說：「我本來與男朋友一道飛車兜風，車子開到這條公路時，我忽然與他因一些小事而爭吵起來，他毫不相讓，我一氣之下，要他停下車，我一個人落車，負氣往前走，以爲他會追上來向我認錯，那知，他不知怎的，竟一踩油門，如飛而去，初時我在氣頭上，也不怎樣怕，後來走了一段路，路上靜得怕人，又不見他將車子開回來接我，我才眞的後悔一個人負氣下車行走，也恨死了他，竟然如此絕情！」

泰廸靜靜地聽完茱麗的述說，雖然心裏有點不大相信茱麗說的話，口裏却說：「看來，這位棄妳而去的男士，可說鐵石心腸，換了是我，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女朋友，說什麼也不捨得放棄，就算受了天大的氣。」

這時，茱麗抬起頭來，笑望着泰廸：「泰廸，你又爲何會深夜駕車經過這條公路？」

泰廸笑答道：「我剛拍完片，駕車回家睡覺。」

茱麗眼睛一亮，問道：「拍電影還是電視？」

泰廸淡淡地說：「拍電影。」

茱麗羨慕地望着泰廸：「原來是電影明星。」

泰廸苦笑道：「我可不是什麼明星，只是一名寂寂無名的龍虎武師，隨時有生命危險的特技演員！」

茱麗微微將身子倚在泰廸的肩上，說：「龍虎武師也可以做明星，你的身手一定很敏捷，怪不得剛才於危機一髮間，能夠將車子及時煞停。」

泰廸岔開話題，望一眼將身子倚在他肩上的茱麗，說：「茱麗，妳這樣貿然截停我的車子，難道不怕我是個大色狼？」

這時，茱麗將身子更緊地倚靠在泰廸身上。「當時我可沒有想到這一點，心裏只想着如何才能夠截停一部車子，好回到市區，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後來，坐在車子內，想到了，有點怕，見你對我沒有不懷好意，漸漸不怕了，你現在這樣問我，更加不怕。」

泰廸對於茱麗的故示親熱，似乎毫不爲所動，沒有什麼反應，一直規規矩矩地駕駛着車子。茱麗却將身子挨靠得更貼，只差沒有倒在他懷中。

其實，泰廸對於茱麗的親熱，怎會不心動，只因他對茱麗懷有戒意——他不相信茱麗所說的話，故此按捺住心猿意馬，不敢有所表示。

「茱麗，就快到市區了，妳在哪處落車？」泰廸瞥了茱麗一眼。「我可以送妳去。」

茱麗倚靠在泰廸身上，仰臉微笑說：「泰廸，難道不可以請我喝杯酒？你是否討厭我？」

泰廸一邊小心駕駛着車子，一邊說：「茱麗，像你這樣健美的女子，那個見了也喜歡，我又怎會討厭你呢？只是現在已將近凌晨二時，我恐怕妳家人掛念你。」

茱麗睨一眼泰迪：「我獨自一人住，就算我一夜不返，也沒有所謂，你到底請不請？」

這時，車子已開入市區，泰廸將車速減慢。「茱麗，我一定請，而且非常樂意請！」泰廸忽然對茱麗感到興趣，他決定下些功夫，多了解一下茱麗。

茱麗高興得摟着泰廸，吻了泰廸一下。「泰廸，你眞好。我很喜歡你！」

泰廸冷不防被茱麗一摟，執着駕駛盤的雙手受阻，不能敏活地駕駛車子，而車子剛巧要轉一個急彎，扭呔不及，車子差點筆直衝上行人路，撞向鐵欄，幸虧泰廸手急眼快，反應敏捷，猛然煞停車子。車子在鐵欄不到一呎外陡然猛烈震動停下來，茱麗早已嚇得尖叫一聲，軟倒在泰廸身上。而泰廸，也驚出一身冷汗。

面對着嚇得軟倒在自己身上的茱麗，泰廸眞是氣怒不得，苦笑着，一面將車子倒退一面急聲問：「茱麗，妳沒事吧？」

茱麗白着一張臉，說：「我沒什麼，剛才眞驚險，嚇得我差點昏了過去，泰迪，你的身手眞不錯，嗯，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泰廸車子退到路面，略一停，重新向前駛，苦笑着說：「茱麗，這已經是第二次，我不想有第三次，請你坐好一點，別再妨碍我駕車。」

茱麗不情願地離開泰廸懷抱端正地坐着，笑說：「泰迪，對不起，請原諒。」

泰廸側頭朝茱麗一笑：「茱麗，別介意，我怎會怪你呢？」略一停，接說：「到酒吧喝酒，不如到我家中喝，怎樣？」

茱麗說：「當然好，只怕打擾了你的家人。」

泰廸豪笑說：「說來眞巧，我也和妳一樣，獨自一人住。除了我，沒有人被妳打擾。」

茱麗格格笑說：「想不到你與我一樣，一個人獨自住，咱們可以喝個够！」

× × ×

泰廸張開眼睛，瞧一眼床頭櫃上的電子鐘，才知道現在已是下午三時許，忙一骨碌從床上挺坐起，却又頹然躺回床上——頭痛得很。

躺在床上，泰廸雙眼閉起來，慢慢回想着昨夜的情景，突地，他像被針扎了一下般，整個人從床上彈躍到地上赤着脚，忍着頭痛，走出房間，口裏輕喚着：「茱麗，茱麗！」一面察看着客廳。

客廳空無一人，泰廸由客廳到厨房、浴厠都察看過了，哪有茱麗的影踪。這個神秘的女郎——茱麗，已經走了。

遇見她是如此突然，不見了她，亦是如此突然。泰迪倒身在一張沙發椅上，回想着昨夜與茱麗喝酒的情景。

× × ×

昨夜，泰廸與茱麗兩人在客廳，起碼喝了兩瓶拔蘭地。而茱麗酒量之豪，令到泰廸有點不敢相信——茱麗一個人，竟然連續喝了一瓶有多，但最後，仍然醉了。

而泰廸，亦有了醉意。

醉酒後的茱麗，沒有醉倒在地，而是熱情如火，大胆到將身上的衣服全部脫個精光。泰廸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她，只好瞪大雙眼，欣賞着茱麗那赤裸裸，健美迷人的胴體，而在酒精的催發下，他身體的某部份也起了原始反應。

而茱麗就在這時，自動投懷送抱，將一具火辣辣像要噴出火來的胴體投送在他懷中，並且摟吻着他，令到泰廸再也忍受不住——連柳下惠也忍受不住，將茱麗一把抱起，急步走入房中。

如今回想起來，泰廸仍覺得回味無窮。他認爲，茱麗是他所認識的女子中，最美妙的一個。

想起昨夜茱麗在床上的癲狂情景，泰廸忍不住咀角泛起笑意。

可惜，茱麗如今却不辭而別。

泰迪對於茱麗的不辭而別，也不覺得怎樣奇怪，驚詫，他自在公路上險遇茱麗，就覺得她有點神秘。茱麗不辭而別，他覺得很合乎茱麗的身份。

既然茱麗已經走了，泰迪也不去多想她，這一段霧水姻緣，就如一陣風般消散了。

泰迪忽然想起了好友卡凡——他由於拍片，已有個多月未見過卡凡，他決定找卡凡好好聚一聚。

他於是撥電到卡凡的報社，卡凡却不在——出外採訪新聞去了。找不到卡凡，頭又有點痛，泰迪也不想出外了，重新躺在床上。

× × ×

一陣鈴聲將泰迪自睡夢中驚醒，張開眼，房間內黑暗一片，想來已是夜晚時分。泰迪一聽鈴聲在繼續響着，急忙一躍下床，也顧不了開燈，幾步衝出客廳，一手拿起矮几上的電話聽筒，話筒中立刻傳來熟悉的聲音：「泰迪，我是卡凡，爲何這樣久才接聽，別是又和什麼女孩子在鬼混吧？要是，那可眞對不起，擾了你。」

電話是卡凡打來的。

泰迪輕咳一聲，喜道：「卡凡，原來是你，見你的大頭鬼，別亂說了，午間打電話找不到你，一覺睡到現在，你若不打電話來吵醒我，可能會一覺睡到明天。」

「哈哈，想不到你這個風流種子，也有無聊的時候，找我有事嗎？」話筒中傳來卡凡的聲音。

「沒有什麼事，只想找你好好聚一聚，咱們已有個多月沒有見過面，你今晚有空嗎？大記者。」

話筒中傳來卡凡的輕笑聲：「當然有空，不然，我怎會打電話給你，我還以爲你已忘記了我這個老朋友。」

泰迪笑說：「卡凡，世上的人我都可以忘記，獨不會忘記你！喂，咱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就在凱旋餐廳見吧，先到先等，怎樣？」

「好，就這樣決定吧，等會見。」泰迪聽見電筒中傳來卡凡的一聲「拜拜」，於是收綫。

× × ×

泰迪來到凱旋門餐廳，一眼就見到卡凡在靠窗一角的一張桌子坐着，正朝他揚手微笑，泰迪報以一笑，快步走去。

泰迪才坐下，卡凡就笑着說：「看樣子你大概還未吃飯，叫些東西來塡塡肚子吧。」

泰迪摸摸肚子，打量着卡凡：「你不

說，我差點忘了，一整天未吃過東西，餓得咕咕叫，你呢？」

卡凡亦打量着泰迪：「中午飯吃過了，晚飯和你一樣，還未吃，先點些東西吃再說。」

招來侍者，點了兩客牛扒餐，待侍者退開後，卡凡正經地望着泰迪，說：「個多月沒有見你，瘦多了，很辛苦吧？」

泰迪一笑。「當然辛苦了，有時連拍幾個通宵，連覺也沒得睡，那得不瘦。」接問：「大記者，近來可有什麼大新聞？」

卡凡啜一口咖啡，略一沉思，說：「新聞天天有，你難道沒有看報紙的嗎？」

泰迪聳肩苦笑道：「覺也沒得睡，那有時間去看報紙，有時間，都用來睡覺。這個多月，天天拍片，眞是累死了。」

卡凡關切地瞧着泰迪略顯得清瘦的臉容說：「怪不得你睡了一整天，唔，你問我最近可有大新聞，現在我記起來了，五天前，發生了一宗哄動全市的大新聞。」

泰迪滿有興趣地催問：「快說給我聽聽。」

卡凡望一眼落地長窗外車水馬龍的擁擠景象，搖搖頭，收回目光，直視着泰迪，說：「那件新聞很簡單：一個美艷女郎，是一個本地很有名望的富商情婦，却忽然間失了踪，這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每日都有失踪少女，但由於這女郎牽涉到那名富商的關係，而這名富商在社會上知名度很高，故此立刻哄動了本市，令到那名富商好不尷尬，他的合法妻子知道他在外面金屋藏嬌，吵翻了天，差點與他離婚，這件新聞，各報一連登了三日，警方也頗爲重視，傾力追查這名失踪女郎的下落。」略一頓，瞟了泰迪一眼，開玩笑地說：「泰迪，你這個風流種子，希望你不會鬧出什麼桃色新聞，被登在報上，成爲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

泰迪瀟洒地一擺手，輕笑道：「我泰迪雖然風流，却不下流，永遠不會鬧出桃色新聞的，何況，我只是一個平常人，不像那富翁，有名譽有地位，有什麼風吹草動，立刻受人注意。」拿起杯子，啜了口咖啡，「是了，那名富商叫什麼名字？」

卡凡望着泰迪。「他就是建築業鉅子李文輝。泰迪，你因何對這新聞這樣感到興趣？」

泰迪笑望着卡凡。「卡凡，別多心，我只是隨便問問，唉，你不知道，在那荒僻的郊野拍片，簡直就像與世隔絕，除了拍片，吃飯，就是睡覺，悶得發慌，一點消遣也沒有。」

卡凡帶笑說：「以你這樣風流，難道找不到一兩個女孩子與你消愁解悶？」

泰迪苦笑說：「拍這部片，除了女主角，全是男人，人家是大明星，怎會看上我，男人對着男人，怎會不悶到發慌！」語氣一轉：「卡凡，近來工作可忙？」

卡凡一攤雙手：「也說不上忙，還不是那老一套，總之，沒有特別重大的新聞要採訪，還是比較輕鬆自在的。」

這時侍者捧來他們的兩客牛扒餐，兩人暫時靜默下來，專心吃其大餐。

吃喝完，兩人舒暢地倚靠在椅上，隔着落地長窗，欣賞窗外馬路上疾馳的車輛，行人路上雙雙對對，拖手攬腰的男男女女，有好一會。

卡凡看看腕錶，時間是夜晚差七分就到十時，挺起身，對泰迪說：「還有什麼節目？」

泰迪精神飽滿地說：「如你不累，到夜總會坐一會，喝杯酒，怎樣？」

卡凡說：「夜總會還早，不如到酒吧喝吧。」

泰迪贊同說：「那就結賬走吧。」

兩人結賬離開餐廳，驅車到酒吧。

× × ×

泰迪一連打了幾個電話給他相識的幾個女朋友，可惜一個也找不到，而卡凡又要返報社。一個人，百無聊賴，只好獨自一人到茶樓去喝茶。

一個人喝悶茶最無聊，泰迪買了兩份報紙，準備到茶樓看報紙嘆茶。

一個人佔一張桌子，倒也優游自在，啜着香冽的濃茶，泰迪慢條斯理地打開一份報紙，觀看新聞版的大標題。

目光落在一條圖文並茂的新聞標題上，泰迪神情一肅，細讀那標題，公寓艷屍，身無寸縷，裸臥床上，頸有瘀痕，經查實，富商李文輝之失踪情婦是也。

泰迪想不到二天前與卡凡談說起的富商李文輝情婦失踪的新聞，如今又發生了如此驚人的大新聞，不由滿有興趣地細看標題內之圖文。

那知，不看還好，這一看，令到他呆怔住了，一雙眼，死死盯視着報紙上刊登的死者照片。

公寓艷屍，富翁李文輝失踪情婦，報紙上的照片，原來就是三天前，泰迪獨自一人，凌晨時分駕車，險遇的健美女郎，有一夕之緣，最後不辭而別的茱麗！

照片上的何茱麗，與泰迪有一夕緣的茱麗，竟是同一個人，只差多了一個姓，這怎不令泰迪驚駭莫名。起初，他還以爲自己看花了眼，巴眨了幾下眼睛，再定神細看，一點無錯，這個陳屍公寓，富商李文輝的失踪情婦，確是那夜在公路上不顧危險，將他的車子截停，後來與他有一夕緣的茱麗，想不到，如今却死了。這怎不令到泰迪震驚得呆怔住。

他知道了曾與他有一夕緣的何茱麗，就是富商李文輝的情婦後。急不及待地細讀全文。

看完全文，泰迪從報導中，大略知道，何茱麗可能是被人勒斃的——頸脖上有很深的瘀痕，枕畔棄有一條絲襪，據驗屍官初步檢查所得之資料，何茱麗死前，曾與人發生過性關係，現在警方正通緝一名與何茱麗一同到公寓開房，年約三十歲，五尺十寸高，高大英俊，穿一套米色西裝的男子。

——這是警方初步偵查的資料。

從報紙上看到的就是這麼多。泰迪再翻開另一份報紙同樣有登載建築業鉅子李文輝失踪情婦陳屍公寓的新聞，內容大同小異，沒有更多的資料。

泰迪驚悉茱麗就是建築業鉅子的情婦，如今已陳屍公寓後，已無心喝茶，匆匆結賬離去，在報攤上將每一份不同的早報全買齊，捧着厚厚的一大疊報紙，回到住所，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逐份逐份早報仔

細閱讀。

每一份早報都有刊登這位商界名人李文輝情婦陳屍公寓的大新聞，不過，內容都差不多，卡凡任職的那間報社所發行的報紙，也有刊登。

泰迪見從報紙上不能知悉更多有關茱麗生時的情況，於是打電話給卡凡，可巧卡凡出外採訪新聞去了，無可奈何，泰迪只好呆在家裏，收聽電台廣播，聽聽可有新發展。

——他原本想向卡凡打聽，卡凡却不在，只好作罷。

躺臥在沙發上，泰迪腦海中不禁又浮現起茱麗那健美驕人的身形。想起茱麗那動人的胴體，親熱時癲狂銷魂的神態。泰迪心頭隱隱作痛——這樣美麗的一個尤物，竟然被人辣手摧花，泰迪不由對殺死茱麗的兇手，憎恨起來。

——他已認定茱麗是被謀殺的。

午間新聞報導，證實了泰迪的主觀想法：茱麗確實是被人用藥在枕畔的絲襪勒斃的，法醫官已證實了這一點，至於兇手，好可能就是與茱麗一同到公寓開房的男子，警方現在通緝這名男子。

午報對何茱麗的被殺，有更詳盡的報導，且將何茱麗的出身，如何作了建築業鉅子李文輝的情婦，有詳盡的報導。

泰迪看完報導，亦不由不佩服那些記者大佬的神通廣大。

從報導中，泰迪知道茱麗出身於一中下家庭，由於家中兄弟姊妹衆多，中學畢業後，就輟學到社會上做事，先是做文員，後來不知怎的，轉到舞廳做舞女——大概做舞女收入比做文員的收入高幾倍，很快就成了舞國紅星，紅燈區皇后，追逐裙下之臣，不計其數，茱麗却從不假以詞色，令到追逐她的男人，無從着手，却仍苦追不捨。

後來，不知怎的，茱麗忽然消失了，沒有再在紅燈區出現，令到追逐她的男人，大失所望。

却原來，她做了建築業鉅子李文輝的情婦，被李文輝包起來，當然，李文輝之得到茱麗，着實花了不少錢。

至於茱麗爲何突然失踪，最後被殺，仍然是個謎，相信只有茱麗，李文輝，及那名在逃疑兇才清楚，那些記者大佬也探索不出。

泰迪看過茱麗的最新報導，不禁對茱麗的死，產生了一種欲求眞相的衝動。同時，對已死的茱麗，感到她眞是個神秘的人。

泰迪渴欲揭開茱麗被殺之謎。

於是，他再次打電話給卡凡，這次卡凡沒有外出，接聽之後，知道是泰迪，問：「喂，泰迪，找我有什麼事？快點說。我現在忙得不可開交！」

泰迪急聲說：「卡凡，聽着，你們報社有沒有去採訪何茱麗之死？」

那邊傳來卡凡的聲音，「泰迪，當然有，而且是我親自趕到現場去採訪的。你問這些做什麼？」

泰迪興奮地說：「卡凡，你可否帮我搜集有關何茱麗的一切資料，今晚送給我，行嗎？先別問原因，今夜我自會告訴你，今晚見吧，我不阻你了。」

說完，搭一聲收了綫。

卡凡答應爲他收集有關茱麗的資料，所以泰迪很高興。

× × ×

卡凡來到泰迪的住所時，泰迪已等得有點不耐煩，在室內繞室踱步，一見卡凡來到，迫不及待地說：「你終於來了，我要的資料呢？」

卡凡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舒了口氣：「急什麼，哪，這就是你要的資料。」伸手將一個公文袋遞給泰迪。

泰迪伸手接過，打開公文袋，從袋中抽出幾張紙，就那樣站着，細看起來。

卡凡坐在沙發上，不聲不響，靜靜注視着泰迪。

泰迪終於將那幾頁紙看完，吐了口氣，抬眼望着卡凡，似乎想說什麼。卡凡却再也弩不住，搶先說：「泰迪，你到底攪什麼鬼？因何要今日陳屍公寓，建築業鉅子李文輝失踪情婦何茱麗的資料，莫非你與她有甚瓜葛？」

泰迪聞言，苦笑着慢慢坐在沙發上，點頭說：「不錯，我確曾與她有些瓜葛，不過我事前一直不知她原來就是李文輝的情婦，直到今早看報紙，看到她的照片，才知道是她！」說時神色有點黯然。

卡凡焦急地說：「泰迪，你不是牽連在這宗兇殺案中吧？」緊張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泰迪苦笑望着卡凡，說：「卡凡，別太敏感，我與何茱麗之死，全無瓜葛，不過，在三天前的一個夜晚，我意外地認識了她。」

卡凡心急地說：「泰迪，你可否詳細點說？」

泰迪點點頭，略一整理思路，將那天夜晚，在公路上險遇茱麗，到第二天起床時，不見了茱麗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卡凡聽完後，長長吐了口氣：「好傢伙，原來你又有艷遇，想不到她就是何茱麗。幸虧沒有人知，否則，她如今被人殺死，你會惹上一身痲煩，我估道你要何茱麗的資料來做什麼，原來你與她有這樣的關係。」

泰迪揚動着手中的紙頁：「卡凡，怎麼這些資料與報紙上刊登的差不多？沒有一點新的資料。」

卡凡靠在沙發上，說：「報社不是警署，這些都是採訪得到的資料，當然刊登在報紙上，你若想要更詳細的資料，到警署去查閱吧！」

泰迪皺眉說：「我只是一個市民，身份平常，怎可以到警署去查閱資料？」

卡凡張大眼睛，望着泰迪，說：「你不是想爲何茱麗報仇擒兇吧？」

泰迪正經地點點頭，沉聲說：「你說對了，我確是想爲茱麗報仇，擒拿那殺人兇手歸案。」

卡凡一下子從沙發椅上蹦跳起，俯視着泰迪：「你不是瘋了吧？」

泰迪仰起頭，直視着卡凡：「是認眞的，自我那晚在公路被她將車截停，到她不辭而別，我就覺得她很神秘，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今天，知道她是建築業鉅子李文輝的情婦，被人勒斃在公寓中，我就隱

隱感覺到，她的死，可能大有內情！卡凡，你是記者，難道不想發掘到一樁驚人的大新聞嗎？只要追查捕捉到那名兇手，相信一定會爆出驚人的內幕新聞。」

卡凡聽着，眼睛逐漸發光，待泰迪說完，一拍大腿，說：「泰迪，你說得不錯，都耐人尋味，可能不是情殺那樣簡單，從她失踪，到被殺，都耐人尋味，可能另有內情，好，我贊成你追查，並全力協助你！」

泰迪一聽卡凡亦贊成他追查兇手，興奮地站起來，揚動着手中的紙頁，踱了兩步，停下來，說：「卡凡，這幾頁資料都沒有什麼用，唯一最有用的，就是查出而報紙上沒有刊登，何茱麗未成爲李文輝情婦前，在那一間舞廳做過。」

卡凡已明白泰迪的意思：「你是否想到那間舞廳去查一下？」

泰迪點點頭，說：「無錯，說不定可以在那裏找到一點綫索。」

「現在立即去？」

「說對了，咱們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泰迪哈哈大笑起來，引得卡凡也跟着大笑。

× × ×

宮燈舞廳是一間大廳，在紅燈區很出名，不少上流社會人士都去消遣一下，故此，伴舞的女郎，質素很高，個個青春貌美，是一個美人窩，亦是銷金窩。

泰迪與卡凡才坐下，立刻有一名穿着旗袍，扭着腰肢的媽媽生向他們那張枱子走過去，未語先笑地說：「兩位先生，可有相熟的小姐？」

泰迪與卡凡雖然來過一兩次，却沒有相熟的小姐，泰迪搖搖頭：「沒有，請妳介紹兩位。」

這位半老徐娘的媽媽生瞟了泰迪一眼：「那就介紹紫茵，綺雯兩位小姐給兩位，保證兩位一定滿意。」

泰迪點點頭，媽媽生扭着腰肢，離開了泰迪兩人的枱子，去招呼兩位小姐到他們的枱子來。

大約一分鐘後，有兩名妙齡女郎，一先一後，向他們的枱子走過來，每人一個，笑着挨着兩人坐下來，不等泰迪與卡凡問，已自我介紹：「我叫紫茵。」坐在卡凡旁邊的女郎說：「先生貴姓？」

「我叫綺雯。」坐在泰迪旁邊的女郎嗲聲說：「先生貴姓？」

卡凡與泰迪說出了姓名，兩位女郎嬌媚地瞟了兩人一眼，齊聲說：「原來是卡凡先生與泰迪先生，兩位喝些什麼？」

泰迪高興地說：「拔蘭地，兩位小姐呢？」

坐在泰迪身旁的綺雯，笑笑說：「橙汁吧。」

招來侍應，吩咐拿兩杯拔蘭地，兩杯橙汁來，待那侍應退開後，泰迪笑對綺雯說：「小姐，可否請問妳一個問題？」

綺雯媚笑着倚在泰迪身上：「泰迪先生，只管問，只要知道的一定回答你。」

這時樂隊奏起樂曲，卡凡擁着那個叫紫茵，走進舞池，翩翩起舞。

泰迪伸手輕揑着綺雯一只手：「綺雯小姐，妳在此做了多少時候？」

綺雯微帶詭異地望着泰迪：「泰迪先生，我在這裏做了不過半年有多。」

泰迪微帶失望，沒有再問下去，這時正好音樂一停又起，泰迪帶着綺雯，下池共舞。

綺雯與紫茵很快先後過枱，趁這機會，泰迪低聲問卡凡打聽到些什麼消息。

卡凡低聲告訴泰迪，那個紫茵轉場不過三幾個月，不過紫茵告訴他，有一個名叫紅紅的舞女，是這間舞廳的老臣子，足足做了三年有多。

泰迪一聽大喜，招來媽媽生，指名要紅紅坐枱。

那個媽媽生奇怪地看了泰迪一眼，沒有說什麼？行開，不一會，有一個遲暮美人般的女郎，含笑向他們這一枱走過來，正是紅紅。

這個紅紅，年紀大約有二十七八，樣子還算美，身材高瘦，坐下來，笑對兩人說：「多謝兩位捧場。」

卡凡接口問道：「紅紅小姐，喝些什麼？」

「多謝兩位，來杯薄荷酒吧！」紅紅親熱地看了兩人一眼。

薄荷酒送來後，紅紅呷了一口，對兩人說：「兩位不是常來？」

泰迪點點頭：「間中來一次。紅紅小姐，聽說你在這裏三年有多。」

紅紅慢慢喝着酒，點頭說：「不錯，」隨又訝異地說：「泰迪先生，你怎會知道？」

泰迪微笑：「是一位小姐說的。」

卡凡接口問：「紅紅小姐，妳大概認識今日陳屍公寓的何茱麗小姐吧？」

紅紅聞言，微一怔，緊張地問：「兩位是……」

泰迪忙解釋：「紅紅小姐，別誤會，我們不是警探，我與生前的茱麗小姐曾經有過一面之識，卡凡是個記者，我們只不過想了解一下茱麗生前的事情，他好在報上做文章。」

聽說不是警探，紅紅吐了口氣，放鬆下來，笑說：「對不起，我還以爲你們兩人又是警探，今日，已有兩批警探來問過我，眞是煩死了。」

卡凡急切地問：「紅紅小姐，你是否認識茱麗？」

紅紅瞟了卡凡一眼：「當然認識，並且是死黨……」沒有再說下去，拿眼望着兩人。

泰迪明白紅紅的意思，立即說：「這裏說話不方便，買鐘到外面找個地方再詳細傾談，好嗎？」

紅紅高興地說：「多謝兩位。」

看來，紅紅在宮燈舞廳中，是個冷板小姐。

泰迪與卡凡立刻買鐘帶紅紅出街。

× × ×

在一間夜店中，三人揀了一副比較僻靜的枱子坐下來，要了酒菜，三人邊吃喝邊談。

說起何茱麗的慘死，紅紅眼睛不禁有點濕濕的，黯然說：「想不到茱麗死得這樣慘……」可能自感身世，哽咽着說不下去，眼中滴下淚。

泰迪讓紅紅稍爲平靜後，才說：「紅紅小姐，妳既然與茱麗一度是死黨，對茱

麗的事情一定很清楚。」

紅紅拿出紙巾，拭去淚水，點點頭。

「那麼，你一定很清楚，茱麗生前，亦即是未作李文輝情婦前，是否有親密的男朋友？」

紅紅這時已完全平靜下來，呷了口酒，說：「有，那人叫陳豪，長得高大英俊，是一個女人湯丸型的青年。」

卡凡插口問：「依你看，與茱麗到公寓開房，勒斃茱麗後失了踪的男子，是否是他？」

紅紅遲疑地望着兩人，一時之間沒有說話。

她是心有所疑，恐防禍從口出。

泰迪看透了紅紅的心思，笑着安慰她說：「紅紅小姐，妳不用疑慮，實對妳說，我們只是想找出那兇手，將他繩之於法，替茱麗報仇，大概妳也不想茱麗含寃而死吧？」

這一番話，釋去了紅紅的疑慮，深深望了兩人一眼，說：「泰迪先生，請原諒，我只是一名弱女子，不得不小心。」沉思了一會，才愼重地說：「若依照報紙上所刋登的，有九成是他，不過我不敢完全肯定，這個陳豪足有五尺十寸高，與報導很脗合，且報導說茱麗被殺前，曾經有過性行爲，而茱麗作了李文輝的情婦後，一直有與陳豪秘密來往，照種種推測，很可能是他殺茱麗的。」

「這個陳豪你見過嗎？」泰迪問。

紅紅挾了箸菜，送入口中，咀嚼着說：「見過，他確是一個令女人動心的男子，難怪茱麗會死心塌地愛上他，爲了他，不惜作李文輝的情婦。」

卡凡訝問：「茱麗爲何會爲了他而作了李文輝的情婦？」

紅紅嘆口氣，說：「還不是爲了錢，說起來茱麗眞傻，當年，陳豪想攬一種生意，却沒有錢，而李文輝正對茱麗展開熱烈追求，茱麗爲了幫助陳豪攬成生意，遂答應李文輝作他的情婦，條件是要李文輝給她一筆錢，另外每月若干，李文輝苦追之下，得茱麗答應，當然大喜過望，爽快地將一筆錢交給茱麗，而茱麗全部交給了陳豪。」

卡凡忍不住問道：「那筆錢的數目很大？」

紅紅吁一口氣：「據朱麗告訴我，是十萬元。」

「照妳所說，茱麗曾有大恩於那個陳豪，他怎會忍心殺死茱麗？」泰迪提出疑問。

「這我就不得而知了，」紅紅點了枝烟吸一口，噴出烟霧，「據茱麗告訴我，陳豪的生意雖然攬成，却蝕光了，經常向茱麗伸手拿錢，大概是爲錢動殺機吧！」

卡凡突然問：「紅紅小姐，妳可有陳豪與茱麗的照片？」

紅紅凝眸想了一下，記不大清楚，可能有，也可能沒有，要找一找才知。」

泰迪接說：「紅紅小姐，如不介意，我們隨妳一同回家找一找，好嗎？」

紅紅毫不猶豫說：「好，咱們結賬走吧！」趁侍者結賬時，卡凡對紅紅說：「希望妳不要將今晚我們與妳的談話說給任何人知。」

紅紅嫣然一笑，說：「兩位放心，我不想惹麻煩，也想活下去，我不會那樣傻的，就是警探，我也沒有將今夜對你兩位說的，對他們說出。」轉對卡凡說：「卡凡先生，只希望你不要將我的名字登在報上。」

卡凡連忙說：「紅紅小姐放心，今夜所說的一切，我都不會登在報上，很多謝妳對我們說了這樣多。」

這時已結了賬，於是三人離去。

× × ×

好幸運，在紅紅的香閨中，費了一番工夫，找出一張茱麗，陳豪，紅紅三人在郊外合照的一張生活照，從照片中，可以清楚地認識陳豪這個人。

陳豪果然是一個高大英俊的美男子，樣子比泰迪還要瀟洒英俊，難怪茱麗會對他死心塌死，不惜賣身籌錢，供他做生意，照片中，陳豪與茱麗親熱地摟在一起，紅紅則站在茱麗旁邊，茱麗痴情地望着陳豪，兩人確是十分登對。

泰迪坐在沙發上——他們已回到泰迪的住處，仔細端詳着照片中的陳豪與茱麗，心裏感慨萬千，看着照片中的茱麗，不由又令他想起那夜險遇茱麗的情形，心裏暗嘆一聲：紅顏薄命。

卡凡斟了兩杯酒，遞一杯給泰迪，坐下來，呷了口，說：「想不到今晚收穫這樣大，眞是出乎意料。」

泰廸隨手將相片丢在矮几上，淺呷了口酒：「現在知道了陳豪這個人的相貌，相信不難找到他，現在的問題就是，他一定不敢到經常出現的地方，一定會躲起來。要找他，可能要費一番工夫。」

卡凡放下酒杯，微一凝神，突然說：「可以找你的朋友帮忙，譬如福頭這個人。」（福頭是黑社會中靠出賣綫報維生的人。）

泰廸皺眉說：「陳豪不是黑道中人，福頭未必知道其人。」

卡凡却說：「這又未必，陳豪這個人經常出現在紅燈區，相信有很多人認識他，要福頭去查一查，相信能查出與他有來往的人。」

泰廸恍然說：「你說得不錯，立刻去找福頭。」說着，站起身就走。

卡凡當然緊隨。

× × ×

各報續有刋登有關何茱麗裸斃公寓的有關新聞。因爲涉及到社會上一位知名的商人，人們都津津樂道，作爲酒後茶餘的話題。

警方對這件案子也很重視，成立一個專案小組，由一位高級總督察負責指揮偵查。可惜案情沒有多大發展，殺人兇手仍然在逃。

× × ×

泰廸與卡凡的偵查，却有了進展，今晚，兩人根據福頭提供的綫報，去找一名叫洪森的人。

據福頭說，這個叫洪森的人，與陳豪是多年死黨。

泰廸與卡凡兩人驅車來到一間波樓前面，泊好車，兩人下車，鎖好車門，往波樓走去。

波樓設在地庫，兩人拾級而下，才踏

入門口，已被波樓內的人紛紛投射目光注視。目光中多數懷有戒意與敵意——因爲他兩人是陌生人。

泰廸與卡凡却毫不介意，微笑着朝波樓內的人點了點頭，舉步進內。一面流目打量着各人。大概玩波的人察覺出兩人不是警探之類不受歡迎的人物，很多都各自俯身在球桌上打球，沒有再理會兩人。只有靠裏的一桌，有兩個人瞪視着兩人。

泰廸望了卡凡一眼，兩人一齊向那兩人走去。

那兩人戒備地拿着球桿，一副隨時動手的表情。

泰廸與卡凡却像看不見兩人的緊張表情，展露着笑容，直行過去。

那兩個停止打桌球，拿着球桿的人，年約二十多歲，一身時下最流行的打扮，黑色橫紋背心，打摺窄脚褲，神情悍厲地望着兩人走近。

泰廸與卡凡在兩人身邊五六尺處停下。泰廸笑着，淡淡地向兩人問：「老友，請問森哥有來嗎？」

站在左邊那個青年一眨不眨地瞪視着泰廸，惡聲說：「朋友，這裏有很多個叫森哥的人，未知兩位找那一位森哥？」

泰廸仍是笑着說：「找一個叫洪森的森哥，請問他在不在？」

仍是左邊那青年答話，不過不答反問：「兩位是什麼人，找他有何事幹？」

卡凡插口道：「我們有一點小事想找森哥談說一下，兩位可否指一下。」

那人狐疑地打量着泰廸與卡凡問：「兩位請走吧，他不在，半小時前走了。」

泰迪沒有轉身離開，微笑着盯視了那青年好一會，突然說：「朋友，大概你就是洪森吧！」

那名青年神色微動，一橫球棍，惡聲說：「你認識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這無疑承認，他就是洪森。

泰迪安詳地說：「總之不是警探，朋友，可否借一步說話？」

洪森疑懼地望了兩人一會，終於點點頭：「咱們到後面去說。」一招手，沒有放下球棍，與站在右邊的青年一同向後面走去。

泰迪與卡凡一打眼色，跟緊在後。

拾級而上，出到門口，泰迪與卡凡才發現，外面是一條昏暗的後巷，只有一盞昏黃的路燈照射着。

那青年洪森與那名青年就站在朝巷口的一頭，別一頭原來是密封的，沒有出口，這是一條掘頭巷。

泰迪對卡凡一使眼色，兩人泰然自若地站在沒有出口的那一邊，靜靜地看看洪森與那青年。

「兩位可以說出姓名了吧？」洪森惡狠狠地說：「不然，休怪無情！」

泰迪不答反問：「你眞的是洪森？」

洪森點點頭，「我就是洪森！怎麼了你原來不認識我，那你剛才怎知道我是洪森？」

泰迪狡黠一笑：「剛才我不過試探一下，想不到一試就試出你是洪森！」

洪森冷冷一笑：「朋友好高明！」

泰迪莞爾而笑：「朋友既然不肯說，只好出此一着。」

洪森毫不放鬆地盯着泰迪，卡凡兩人：「兩位還未說出大名！」

卡凡接口說：「姓名說不說也是一樣，相信今日一會，咱們以後不會再見。」

洪森盯着兩人，說：「那兩位找我有什麼事？兩位大概不是警探吧？」

泰迪哈哈笑道：「兩位放心，你看咱們像警探嗎？」

洪森打量了兩人一會，自語般說：「看來又不像。」接說：「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泰迪微笑說：「一點小事。向你打聽一個人。」

洪森說：「什麼人？」

卡凡快口迅速接說：「一個叫陳豪的人！」

洪森未等卡凡說完，退了一步，像頭豹子般，蓄勢以待。「兩位，我根本不認識陳豪這個人，兩位找錯人了，兩位聽誰說我認識陳豪？」

泰迪站着沒有動。「洪森，那一個說的，恕我不能告訴你，總之，我們沒有找錯人，咱們還知道，你與陳豪是死黨！怎樣？說是不說？」

洪森惡狠狠地望着兩人：「說又怎樣？不說又怎樣？」

泰迪平靜地說：「說了，咱們就算從沒有見過面。若不說，你也知道，如今警方對何茱麗被殺的案件，如何重視，我會向警方舉報，說你認識陳豪，那時，你就麻煩了！你考慮一下，說是不說！」

洪森渾身一震，再退一步。「好卑鄙，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那名青年見洪森退了一步，他也移動，與洪森成犄角之勢，互相照應。

泰迪雙手交抱胸前。「洪森，相信你是個聰明人，不會亂來吧！」

洪森咬着牙，沉默了一會，終於恨聲說：「好，告訴你們，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卡凡問。

洪森掃了兩人一眼。「我說出陳豪的下落，兩位可不能說是我說的。兩位能起誓，我就說出來。」

泰迪一笑道：「我們保證不說出來，行了吧？」

洪森堅持道：「一定要起誓！」

泰迪與卡凡無奈，只好胡亂的起了個誓。

洪森聽着兩人起完誓之後，滿意地一笑，踏前一步，壓低聲音說：「陳豪就躱在……」

由於洪森說得太細聲了，卡凡，泰迪兩人都聽不大眞切，爲了聽清楚點，兩人不由將身體傾前。

那知洪森却沒有說下去，乘兩人不自主向前探頭之勢，驀地向前一竄，手中球桿直戳泰迪咽喉，同時一脚飛起，陰狠惡毒地踢向卡凡下陰！

洪森這兩招，可說兇毒非常，想置兩人於死地。兩人若被他戳中踢着，不死也重傷，失去抵抗力！

站在另一邊的一名青年，像是與洪森早有默契般，洪森一動，他也悶喝一聲，一棍直向卡凡頭上掃去——他站的方向距卡凡最近！

兩人料不到洪森使詐，猝然發難！驚

懍之下，慌而不亂。泰迪於危機一髮間，硬生生拗腰偏頭，嗖一响，疾戳而至的球桿於間不容髮間擦着他的頸脖側擦戳過。

泰迪於閃避過球桿後，疾速飛起一脚，踢向洪森腹腔。

同一時間，卡凡却沒有泰迪那樣幸運——他受到兩面夾攻！他低頭避閃過掃向頭部的一棍。但，他大腿上却硬挨了洪森一脚——他跨步轉身，避開下陰要害！

低哼一聲，卡凡退了一步。

洪森雖然踢了卡凡一脚，他自己也在意料之外，腹腔間挨了泰迪一脚，幸好他退閃得快，雖然中了一脚，但承受的力道卸去了不少，但也痛得他掩腹咬牙，退了幾步。

洪森一退即停，忽然撮唇打了個啯哨——好可能是通知在球室內的同黨。

泰迪與卡凡一聽口哨聲响起，心知不妙，兩人互一打眼色，同時喝叫一聲，衝向洪森與那名青年。

兩人去勢迅疾，勇猛如虎，卡凡不待那青年揮動球棍，巳然一步標前。右脚右拳，「砰蓬」兩响，已將那名青年脚踢拳擊得一聲大叫，摔跌在地！

同一時間，泰迪衝向洪森。

洪森身手不錯，居然毫不閃避，一棍直戳泰迪心窩。

泰迪前衝之勢不停，恍如沒有看見洪森勢猛速快戳來的球桿，直到球桿快將戳中他心窩的刹那，身形猛一側擰，嗤一响，球桿貼胸擦刺過，將他的西裝上衣戳穿一個洞。泰迪把握時機，揮手一掌力劈向球桿。克察一响，球桿一劈為二！

球桿一斷，傾力戳出一棍的洪森，由於力道驟失依持，不由向前踏傾。泰迪怎會錯過這個機會，右拳揮擊，一個抽拳，「拍」的一响，一拳抽擊在洪森下顎上，直擊得洪森怪叫一聲，朝後倒飛，叭聲仰天摔在地上。

這時巳有呼喝聲自地庫出口處傳出來，卡凡一手執着自那名倒地不起青年奪得的球桿，執桿戒備着。而泰迪早巳衝到仰摔在地的洪森身前，彎腰俯身，伸手劈胸將洪森抓提起！

洪森似乎被泰迪那一拳抽擊得下顎爆裂，咀角有血沁出，痛呻出聲。被泰迪劈胸提起，駭懼地注視着勇猛的泰迪。

這時巳有人自地庫出口湧出，手執兇器——有鐵尺，木棍，牛肉刀！

泰迪知道此地不能久留，喝問：「快說出陳豪的下落！」

洪森却恍如聽不到，咬着牙不出聲——連痛苦的呻吟聲也停止了！

——他由駭懼中回復强硬，是因為他看到衝出來的同黨，不覺胆氣陡壯。

氣勢洶洶衝出來的人羣，不下十多人，但當他們看到洪森被打倒在地，被泰迪劈胸執着，另一名青年被打扒在地，起不了身，立時收住欲蜂擁撲衝前來的勢子，兇狠地望着執棍橫擋阻攔他們的卡凡。

老實說，別看卡凡執棍橫立着，一副悍勇神情，其實，他內心有點虛。雖則他身手不弱，但，對方人多，且有兇器，動起手來，衆寡懸殊，所謂雙拳難敵四手，決討不了好，很可能會身陷險境，脫不了身！

泰迪也很心急，他知道拖延下去，被對方圍住，將會很難脫身。他狠下心，決定迫洪森說出陳豪的下落，一拳捶擊在洪森鼻樑上。

任他洪森再硬，也被泰迪這一拳擊得金星直冒，鼻樑酸痛，眼淚標湧，大叫出聲。

擁聚在地庫門，虎視眈眈的十多名青年，聽聞洪森的痛叫聲，不禁衝動起來，有人喝叫着揚動手中的兇器，欲想動手。

卡凡一見勢頭不對，猛喝一聲：「若敢亂動，立刻殺了洪森。」

洪森可能是他們的首領，被卡凡這一喝叫，他們都不敢動手，只是洶洶地望着卡凡。

「再不說，受的苦頭更大！」泰迪怒喝。

洪森終於在泰迪的鐵腕下屈服了：「我說，我說！」

泰迪放鬆了執着洪森胸前衣服的手。「那就快說！」

洪森長長喘了口氣，目光閃動着。「你們因何要找陳豪？」洪森似想知道他們找陳豪的目的。

泰迪不耐煩地喝叫：「這你不用管，只要說出陳豪的下落就成！」說時在洪森眼前晃動拳頭。「你再瞎說三四，我不再對你客氣！」

洪森白着一張臉，在泰迪晃動的拳頭前直巴眨着雙眼，搖手說：「別動手，據我所知，陳豪躲在市郊一個荒棄的農場之內。」

泰迪兇霸霸的緊逼一句：「將地址詳細說出！」

洪森這次毫不遲疑地將農場所在的位置說出。大概他覺得一句也是說，二句也是說，乾脆一股腦兒說出。

泰迪聽洪森說完，故作兇狠地說：「洪森，聽着！若你敢作弄我，當心你的狗命！」

洪森罰誓賭咒：「我說的句句眞話，若有半句假話，走路時被汽車撞死！」

泰迪一把將他從地上揪起來。「算你識時務，現在，陪我們走出這條巷！」側顧卡凡，「卡凡，我們走！」

卡凡一步步倒退到泰迪身邊。洪森的手下亦一步步向前逼進。不過，沒有莽動——他們顧忌洪森。

泰迪見卡凡靠攏，連忙對被他抓緊的洪森說：「叫他們退後！」執着洪森手腕的手一擰，痛得洪森滋牙咧嘴，雪雪呼痛，頭上冒汗。

「你們都給我後退，不可莽動！」洪森忍痛，無可奈何地向他的馬仔——手下喝叫。

洪森的手下還眞聽話，聞喝略一遲疑，紛紛退後。

泰迪緊執着洪森，與卡凡一步步退出巷口，同時低喝：「你們若不乖乖地站着，就對他不客氣！」

洪森的手下由於投鼠忌器，雖則氣勢洶洶，心有不甘，都不敢亂動，乖乖地站在原地，看着泰迪與卡凡，押着洪森，一步步退到巷口。

來到巷口，兩人同時長 吐了口氣——總算脫出險地。泰迪將洪森往巷內一推，與卡凡轉身拔步飛奔。

× × ×

打鐵趁熱，泰迪與卡凡稍一商量，決定立即趕到洪森所說的農場，將陳豪擒獲，繩之於法。

泰迪開着他的房車，來到一座破敗荒棄的農場前，距那座農場幾百米的一叢樹木前將車子停下。兩人下了車，略一打量農場四周的情形，兩人藉着樹木的掩護，一路向農場掩近。

這座農場大概荒棄了很久，連木柵鐵網也倒塌在地，只剩下正中兩幢破敗不堪的磚木結構的屋子，其中一間，屋瓦被風掀掉了一大半，門窗皆無，露出黑洞洞的口子。另一幢屋子看樣子經過修理，破敗中尙稱完好，幾個窗子皆被木板封釘住，一扇七拼八湊的木門，緊緊關閉着，看樣子，可能眞的有人躲在裏面。

泰迪，卡凡兩人，這時巳鼠奔掩躍到那幢破敗不堪的屋子前，兩人貼身在牆上，慢慢移動身子，探頭從兩扇破窗口往內窺看，破屋內空蕩蕩的，只有破瓦斷木與灰塵，在黑黯的天光下，隱約可見。

兩人很快掩到那幢顯然是經過修理的屋子兩側——兩人決定來個包抄。泰迪首先在一扇被木板密封的窗縫木隙間往內窺看。

這一看，不由令他心頭狂喜——他看到屋內有昏黯的燈光，燈光映照下，一個人面牆側臥着。

那一邊的卡凡，也從窗縫板隙中看清了屋內的情形，亦是驚喜交加——看來，洪森沒有騙他們，裏面躺臥的人，可能是陳豪。

泰迪與卡凡很快會合在一起，悄聲商量了一會，兩人決定一起破門入屋——橫豎屋子所有的窗口皆被木板封釘住，只有門口一個進出口，屋內的人，不可能從窗口逃走。

兩人從屋後繞到門前，卡凡貼身站在門邊，由泰迪破門衝進去——來個迅雷不及掩耳！

泰迪在距屋門十多呎處站着，躬着身，像一張拉滿了弦的弓般，陡地整個人向前彈衝，那種速度，快到無以復加！

衝到門前，泰迪整個人倏的彈躍起，雙腿曲縮，藉着前衝之勢勁，曲縮的雙腿彈撐而出，「蓬」然大响聲中，雙脚撐踢在木門上，「喀哧」聲中，整扇七拼八湊的木門，被他飛身踹蹬之勢勁，破裂洞開，泰迪人亦乘勢躍墜入屋內。

卡凡沒有跟着衝入屋內，仍然掩在門邊牆上，接應泰迪並提防屋內人衝出。

泰迪脚才沾地，側臥在床上的人巳被門開木裂聲驚得挺坐起，一雙眼睛在昏黯的燈光下，驚怖地望着泰迪——這個不速之客。

泰迪脚才沾地，立刻作勢戒備，準備隨時與床上人動手——他心目中的陳豪。可是，當他一眼看清了床上挺坐起，面向他的人時，不禁頹然放下雙手。

眼前坐在床上，面向着他，驚懼萬分的人，那裏是陳豪——陳豪的相貌他在照片中看得一清二楚！而是一個滿臉皺紋，頭髮花白，年紀在六十開外的老人！

——這人肯定不是陳豪，這一點絕無疑問！

然則，他們是被洪森作弄了。

一時間，泰迪對着眼前這個看來是個貧窮的老人，怔怔的，心中慚歉，說不出話。

那老人大概從驚懼中回過神來，抖聲問：「你是誰？為何撞門而入？不是來打刦的吧？我老頭子光棍一條，要錢沒有，要命倒有一條！」

泰迪呆站着，不知說些什麼好。

老人見泰迪不說話，嘆口氣，說：「年青人，你要發財，也睜開眼看清楚一點才下手，這樣破敗的地方，有錢人那個住這種地方，只有我這個又老又窮的老鬼，才會住這破屋。」

老人一口咬定泰迪是來打刦，令到泰迪有口難言，哭笑不得。但，這也難怪老人，深夜時分，破門而入，不是打刦，還有什麼？

卡凡這時在門外也覺出不對，裏面先是什麼動靜也沒有，繼之是响起一把蒼老的語聲，泰迪却默不出聲。用心一聽，聽清楚了老人的說話，卡凡才知道今次被洪森那可惡的傢伙作弄了。裏面的人根本不是陳豪！

卡凡一閃身，進入屋中，對坐在床前的老人歉然說：「老伯，實在對不起得很，這是誤會，我們被人作弄了，這裏有一點錢，是賠償被我朋友踢爛的木門的，請收下。」

老人不相信地瞪大雙眼，狐疑地望着卡凡，不敢伸手去接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裏絕少人來，你們怎會找上這地方？」

卡凡苦笑一聲：「老伯，請放心，我們不是壞人，我們被人作弄，來這裏找一個人，那知……」卡凡沒有說下去，將錢放在老人床前一張用幾塊破木板拼成的木桌上。

泰迪這時也開口說：「老伯，好抱歉，是我太過莽撞了，弄壞了你的木門。請收下那點錢。」

老人這時開始相信兩人不是壞人。「一扇破木門，爛了可以重新修整，兩位先生還是將錢收回吧，我雖然窮，還不是個窮得見錢就要的人。」

老人這一說，令到兩人又慚又敬。卡凡連忙解釋：「老伯，我們絕沒有侮辱你的意思，那一點點錢，是作為老伯你修補木門的費用。」

老人這才點點頭，表示接受。

泰迪見留在此地沒什麼意思，對老人說：「老伯，對不起，剛才驚擾了你。告辭了。」

老人沒有說什麼，只是望着兩人。

卡凡與泰迪在老人的注視下，退出屋外。兩人相視苦笑連連。

「洪森那傢伙，若找到他，一定要好好教訓他！」

「只怕很難再找得到洪森這傢伙！」泰迪邊行邊氣惱地揮着拳。

卡凡吐了吐口氣。「他作弄了我們，不躲起來才怪！」

泰迪一想，也覺得卡凡說得有道理。「但是，目前，只有洪森可能知道陳豪的下落，要找到陳豪，非找到洪森不可，這是唯一的綫索。」

卡凡默默走了幾步，低聲說：「總會找到他的，他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咱們只要時時監視那桌球室，相信總可以找到他！」

「對！那間桌球室看來是洪森經常落脚的地方，他一定會再到那裏。」泰迪深表同意。

兩人談說着，往停車的地方走去。

× × ×

兩人才越過破敗的柵欄，驀地，四外人影幢幢，如鬼魅般顯現，迅即將兩人包圍起來。卡凡，泰迪兩人一眼瞥見人影出現，立刻警戒地停下來，兩個人背靠背，注視着漸漸圍攏的人影。

在黯黑的夜色下，在如此荒僻的地方，驀然看見這些如鬼魅般的人影，若是胆小的人，不被嚇得怪叫着發足狂奔才怪！幸虧泰迪與卡凡俱是胆大之人，且平素不信神鬼之說，兩人才不致被嚇着。

幢幢人影在兩人七八尺處停下來，發亮的眼睛齊齊盯視着兩人，一聲不響。

這時，兩人亦已勉強看清楚包圍着他們的人影，總共有十多名，每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樣兇器：有鐵棍，鐵尺，鐵鏈，西瓜刀之類，每一樣都足可以致人於死命！

西瓜刀鋒利的刀鋒在黑黯中閃泛着寒光，這是一種最能致人於死命的兇器！

兩個人雖然心內暗驚，表面上却鎮靜得很。在十多條人影圍攏時，兩人已用低微的聲音商量好對策。

「各位，因何圍着我們？大概認錯人了吧？」泰迪高聲說，同時用手捏了一下卡凡。

沒有人回答他，圍着他們的十多人，像啞巴一樣。

「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是誰！」卡凡突的心中一動，他想到了。「你們都是洪森的手下！」

包圍着他們的人仍沒有說話，不過，却有了反應，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顯然他們是洪森的手下。

卡凡與泰迪一直注視着那些人，那些人輕微的騷動，自然逃不過他們銳利的雙眼，這一下，證明了卡凡猜估對了。

卡凡冷冷一笑。「想不到洪森那像伙，有這樣多人爲他賣命！」接着提高聲音喝問：「洪森可有來？」

圍着他倆的人仍沒有回答，不過有人却揮動手中兇器，大喝：「宰了他們！」

眞是一呼百應，那些人同聲呼喝，衝撲向泰迪與卡凡，鐵棍，鐵鍊，鐵尺，西瓜刀，往兩人全身上下招呼。

泰迪與卡凡在衆人一動的同時，迅快地蹲下身，雙手在地上一陣揚動，但見灰石漫空，飛揚向撲攻他們的十多條大漢。

那些大漢料不到泰迪與卡凡會有此一着，紛紛被飛揚到的泥石灰沙罩蔽了全身，大半雙眼皆被泥沙飛揚入，睜不開眼睛，衝撲的勢子頓時窒停下來。

敵人停窒，卡凡與泰迪却動了，蹲下的身形如出柙猛虎般向前竄衝，手中執着棄置在地上，倒塌的木柵木條，勢猛力勁，來個橫掃千軍，掃向那些人的足踝！

——在這生死關頭，半點仁慈不得，故此他倆都狠下心，務求一擊令到敵人喪失戰鬥力！

那些人正被泥沙弄得張不開眼，正自狠狽萬分，那裏還能動手，被兩人傾盡全力的一擊，起碼有五六個人慘叫着，隨着骨折聲，像折枝一樣栽倒在地，翻滾哀叫不已。

——看來，倒地的只有五六個人，被卡凡，泰迪那一招，掃斷了脚骨。

卡凡，泰迪手執的木條，也折斷了，可見力道之猛！

兩人毫不遲疑，一招得手，繼續向前竄衝，同時丟掉斷木條，順手檢起倒地的大漢棄掉的兇器，繼續向剩下、正自紛紛閃退的六七名大漢。

泰迪檢到的是一條鐵棍，足有五尺長短，二三十斤重；卡凡檢到的是一條鐵鍊，很稱手。

兩人這一來，簡直如虎添翼，勇不可擋。

沒有被擊中受傷的六七名大漢，這時已回過神來，吼叫着，衝上前，立刻與泰迪，卡凡拚鬥起來。

× × ×

圍攻卡凡的是三個人，分別拿着西瓜刀，鐵尺，鐵棍，成三角形擊攻卡凡。

卡凡一鍊在手，毫不懼怯，將一條鐵鍊舞動得呼呼作响，令到三個大漢一時近身不得。

三名大漢怪叫連連，其中一人悍不畏死地舞動鐵棍，筆直衝向卡凡，令到卡凡不得不退了一步。

另兩人乘機自左右撲進，刀斬卡凡腰臂，尺打卡凡頭頸！

卡凡刹那陷入險境中。

卡凡雖然陷在險境中，却臨危不亂，偏身低頭，避讓過掃砸向頭肩的鐵棍鐵尺，手一揮一抖，「噹」一响，鐵鍊擊纏在西瓜刀刀身上，運勁一扯，那名手執西瓜刀的大漢由於刀身被纏，又不想放棄西瓜刀，被卡凡扯得衝跌向前。卡凡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膝蓋骨上，骨碎聲中，那人棄刀抱膝，慘叫着滾到在地，殺豬般在地上哀嚎滾動！

兩個兇徒被同伴的慘叫哀嚎聲嚇得窒了一窒。卡凡却沒有向兩人追擊，反而拔脚就跑。

兩人那肯讓卡凡走，怒喝一聲，緊追不捨。

你道卡凡眞個不敵而走？那就錯了。卡凡這一着，是不想與兩人硬碰硬，他想用計擊倒兩名兇徒。

卡凡在前面亡命奔逃，後面兩名兇徒在捨命追，一逃一追，可能是卡凡氣力不繼，距離很快縮短。

就在卡凡差點被兩名兇徒追上，兩名兇徒手中的鐵尺，鐵棍齊往卡凡背上招呼的刹那，奔跑中的卡凡，突然不知怎的，一個餓狗搶屎，摔爬在地上，令到兩名兇徒的鐵棍、鐵尺，砸了個空！人亦因爲收勢不住，直往前傾衝！

摔爬在地上的卡凡，是故意如此的，身才沾地，一個翻滾，疾滾在一邊。「噗噗」兩下悶响，兩名兇徒的棍，尺，皆砸擊在卡凡剛才摔爬的地上。

卡凡這一次是行險取勝，若他滾慢半秒，此刻，他背上不肉裂骨碎才怪！

卡凡却乘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揮鍊

踢脚，一鍊抽擊在手執鐵棍大漢的手臂上，一脚踢在另一名手執鐵尺的兇徒的下陰上！

被踢中下陰的兇徒，立刻棄尺，雙手掩住下陰，鬼哭豬叫般，蜷縮着身體，在地上翻滾不已。

那名手執鐵棍的兇徒，却兇悍得很，手臂上雖被抽了一鐵鍊，疼痛欲裂，却硬是忍着，只悶哼了一聲，仍緊執着鐵棍，吼叫一聲，全力揮棍砸落卡凡腦袋！

這人端的兇悍已極！卡凡若被砸中，不腦袋破碎，一命嗚呼才怪！

卡凡料不到這人如此兇悍，手臂受了傷，仍能揮動鐵棍向他揮擊，不由吃了一驚，這時招架已來不及，事實上一條鐵鍊也很難招架那名兇徒勢如力劈華山的一棍！卡凡只好疾速滾動身體！

第一棍滾避過了，那兇徒像瘋了般，暴雨般追着卡凡滾動的身形，猛砸下去。每一次，卡凡都是在間不容髮間滾避過。

卡凡連滾十幾滾，那兇徒也砸了十幾棍，棍棍離卡凡腦袋不足一寸。十幾滾過後，卡凡頭上冒汗，滾得頭暈氣促，滾動的速度也慢下來。

卡凡心想這一次死定了。

那知，奇跡却出現了，卡凡滾得慢，兇徒砸下的鐵棍也跟着慢下來，始終差一點點，砸不中卡凡的腦袋！

但，卡凡已驚出一身冷汗。

就在卡凡感到無力滾動，頭暈得很的時候，那兇徒也因手臂受傷，經過這一輪力砸，再也支持不住，砸在地上的鐵棍再也握不住，無力提起，只好喘息着棄在地上。一雙眼，仍然兇惡地瞪視着躺在地上的卡凡。

一個躺着，一個站着，兩人你望我，我瞪你，不停在喘息，就像兩只筋疲力歇的鬥獸。

畢竟，卡凡沒有受傷，消耗的體力也沒有那兇徒多，首先恢復過來，從地上站起身，握着鐵鍊，與那兇徒對峙着。

面對着如此兇悍頑強的對手，卡凡眉頭皺了起來。

那兇徒粗喘了幾口氣，猝然像困獸般悶吼一聲，拚盡全身力氣，揮拳撲擊向卡凡！

卡凡雖然一直面對面盯視着那兇徒，却料不到他在筋疲力歇，又受了傷的狀態下，仍能鼓勇一搏。由於他剛恢復不久，加上大出意外，閃避得稍爲慢了一點。避過了胸膛要害，蓬一响，肩頭却捱了一下重的，痛得他悶叫一聲，人亦打着旋向外跌衝出去！

旋跌出去的同時，卡凡不忘傷敵，手中鐵鍊藉旋跌之勢，打橫揮掃出，竟然重重揮擊在那兇徒腰背上。那兇徒大叫一聲，衝撲摔爬在七八尺的地上，哼哼唧唧，起不了身。

卡凡亦打了幾個轉，一屁股摔跌在地上。

肩上傷痛欲裂，但他咬牙忍着，扭頭望向泰迪與那幾名兇徒激鬥處望去。

× × ×

泰迪以一敵四，雖然衆寡懸殊，但他一棍在手，佔了長度及份量上的便宜；四個手執西瓜刀，鐵尺，鐵鍊警兇徒，却不敢稍攖其鋒，一味圍着泰迪遊鬥，不與他正面接觸。

暫時看來，是泰迪佔了上風。不過，泰迪有自知之明，鐵棍雖然佔了長度及份量上的便宜，但，若時間一久，氣力不繼時，反而成了累贅，到那時，就不妙了。

——凡一事一物，有一利必有一害，從來沒有絕對的。

泰迪明白了這一點，他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辦法！

鐵棍揮舞中，泰迪突然停棍不攻，挺立着。

繞着他遊鬥的四個兇徒，見泰迪突然收棍不攻，不知泰迪弄什麼玄虛，不由齊皆跟着停下來，怔視着泰迪。

泰迪這一次確是使了詐，而且故技重施。四名兇徒停下來，他却動了，不過動的不是手，而是脚。他用脚挑踢起地上的泥沙，泥沙飛揚起，遮蔽了面前一名兇徒的視綫，四名兇徒發覺上當時，已被泰迪把握時機，用鐵棍擊到了一名兇徒。

被擊倒的兇徒當然是與泰迪正面對峙的兇徒，他被挑揚起的泥沙遮蔽了眼睛，知道上當，心中暗叫一聲：「不妙！」正想後退，已來無及，被泰迪一步衝前，攔腰一棍掃砸在腰上，差點將腰打折，痛叫一聲，倒在地上，喪失了戰鬥力。

其餘三名兇徒，知道上當，怒吼一聲，分從左右後，揮動手中兇器，齊往泰迪身上襲到。

泰迪看也不看，根本不招架，身形往前直衝，其快無比，令到三名兇徒的攻擊，落了空。

泰廸身手敏捷，反應迅速，一衝即停，扭身揮棍，來一招橫掃千軍！

三名兇徒一招落空，正想衝前撲擊，那知黑忽忽的鐵棍已橫掃而至，驚得三人忙不迭朝後躍退！

兩個兇徒是退避過了。但，首當其衝的一個兇徒，却不能倖免，被鐵棍掃擊在腰眼上，亦與先前那名被掃擊中的兇徒一樣，慘叫倒地。

這一來，四對一變成二對一，形勢迅度扳轉，兩名兇徒再也佔不到上風。

泰迪一下子解決了兩名兇徒，心裏篤定了很多。但仍然全神對付剩下來的兩名兇徒，不敢托大。

那兩名兇徒，眼見泰迪輕易打倒兩名同伴，不由有點心寒，硬着頭皮與泰迪對峙着。

泰迪決定先發制人。低叱一聲，舞棍衝前，鐵棍自右而左，斜揮而下，砸揮向兩名歹徒。

兩名歹徒早已心寒。被泰迪這威猛的一擊，嚇得不敢硬接，齊向後跳，避開一擊。

那知泰迪這一招不過是虛招，目的是來個先聲奪人，棍到中途，倏然一頓，跟着向前一送，像把刀子一樣戳向左邊歹徒的右胸。

兩名歹徒都料不到泰迪這樣古惑，左面那名歹徒悶吼一聲，身體如受重擊，退了一步，雖被戳中左胸，却忍痛硬挺着。

右邊那名歹徒却嚇破了胆，再也沒有勇氣鬥下去，轉身拔腿就跑。

如若被這名歹徒走脫，泰迪與卡凡先

前的一番計議就會被破壞。此人萬萬不能讓他逃了。但泰迪又不能捨下左面這個歹徒去追截他，若如此做，豈不顧此失彼，急得泰迪大喝一聲，棍打脚踢向左面受傷的歹徒——泰迪想一招解決了眼前這名歹徒，追截那名受傷的歹徒。

那名受傷的歹徒居然閃避過泰迪的攻勢，趁機還一鐵尺砸向泰迪肩頭。

泰迪彎腰低頭，呼一响，鐵尺從他頭上掃砸過。泰迪把握時機，就利用彎腰之勢，不容對方迴尺再擊，像一頭蠻牛般，脚下一蹬，衝撞向歹徒腹腔。

那名歹徒一招落空，正想迴尺退身，那知泰迪却棄棍與手脚不用，來了一招怪招，人像蠻牛一樣向他疾衝撞而來，令到他微微一怔。就這一怔的刹那，他的腹腔上已被泰迪的頭重重撞了一下。差點將他的腹撞到背後，痛得他不由發出了一聲大叫，像蝦米般弓着腰，掩腹呻吟。手中的鐵尺，早已痛得握不住，丟在地上。

泰迪却不讓他有喘息機會，一個左拋拳，抽擊在他的下顎上。這名歹徒可說遭殃，先是被一棍擊在胸上，繼之腹部着了一記頭捶，接着下顎被重重擊中，只見他整個人離地仰後飛起，「叭達」一聲，像條死魚般摔撻在地上，沒了聲息，大概是暈了。

泰迪只看了這歹徒一眼，立即抬眼望向另一名歹徒逃走的方向。這一望，令他放了心，那名歹徒是逃不了，正被一個人截住。截住那名歹徒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卡凡。

× × ×

「朋友，走不了。乖乖站着！是不是想向洪森報訊？」卡凡微笑着。盯視着眼前這名正在大口喘氣的歹徒。

這名歹徒口裏喘着氣，一雙眼睛却骨碌碌亂轉，看樣子，他仍然想逃走。

「你逃不了！我勸你別打歪主意，那只有苦頭你吃。」卡凡抖動手中鐵鍊，發出一陣「嘩啷」聲。

這名歹徒却悶聲不响，鐵尺一揚，劈向卡凡面門。卡凡逼得退一步閃避。

這歹徒尺到中途，人却往横斜竄出。他仍然想逃。可惜，他身形才打横竄出，却倒飛而回，發出一聲痛叫，摔跌在地。

泰迪横棍而立冷笑道：「還想逃？」

卡凡與泰迪一左一右，站在躺在地上的歹徒面前。泰迪的皮鞋一踏，踏在這名歹徒的頸子上，若再施加壓力，歹徒將會窒息而死。不過，泰迪不想將他殺死，他只想讓他嚐嚐死亡前的滋味，將他的意志力摧毀。這樣，等一會問起話來，他就不敢不說了。

泰迪將踏在歹徒喉頭的皮鞋放鬆了少許，讓他喘息了一會，然後問：「你們是否洪森手下？若果你不想死，老老實實回答！」微一用力，踏在歹徒喉頭的皮鞋向下力壓，令到歹徒的呼吸又急促起來。泰迪跟着放鬆了。

這個逼供的辦法雖然殘忍點，却十分有效。只見歹徒喘息了一會，氣息稍為順暢後，兩眼露出驚怖的光芒，促聲說：「不錯，我們都是洪森的手下。」

「洪森現在躲在那裏？」泰迪不想多費唇舌，直接問。

這一次，歹徒答得沒有那樣爽快，巴眨着眼睛不回答。

「相信你清楚地聽到我的問話，為何不回答？」泰迪脚上冷硬的皮鞋向下壓。

歹徒連忙搖手：「我說，我說！」

泰迪放鬆了脚：「那就快說！」

歹徒長長抽吸一口氣：「我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

泰迪冷笑說：「想不到你對洪森幾够義氣，大概你是想死了！」踏在歹徒喉頭的脚用力向下踏壓。這一次，泰迪存心讓他嚐嚐苦頭，只聽歹徒喉頭「喀勒」微响，喉頭像要碎裂一樣，歹徒臉色黯瘀，手脚抽動，看樣子再多壓一會，不死才怪。

泰迪却在歹徒快要窒息昏迷之前，又慢慢減輕了壓力——他不想歹徒死，只想歹徒說實話。

這一次，歹徒可說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被死亡的恐怖嚇破了胆，他決定將一切說出。——畢竟，生命是寶貴的。

「現在大概想起洪森躲在什麼了吧？」泰迪兇狠地俯視着歹徒。「相信你不會再說不知道了吧！」

喘了兩口氣，歹徒澀聲說：「知道，知道！我說，我說！」

「那就快說！」泰迪不耐煩地說。

歹徒這次將洪森躲藏的地方，詳細向二人說出。泰迪聽完後，故意惡狠狠地說：「你如敢有半句假話，將會後悔一輩子，現在先將你綁起來，等我們捉到洪森，再來放你！」

那人一迭連聲說：「我說的句句是實話，求兩位放過我！」

卡凡與泰迪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脫下他的長褲撕開，分別將他的手脚綁起來。對於其他的歹徒，亦是如法泡製。他們之所以要將這批歹徒綁起來，是恐防他們早一步趕到洪森躲藏的地方通風報訊。

攪妥了這批歹徒後，兩人立即登車，飛馳而去。

× × ×

已是凌晨四點，洪森仍然沒有躺在床上睡覺。抽着咽，不停在室內來回踱步。

床上躺着一人，由於腦袋側向牆壁，故此看不清面貌，不知是誰。

洪森躲藏的地方，是山腰的一間木屋，很隱蔽，不易被山下的人看到。

此刻他之所以還不睡覺，是等候他派出去狙殺泰迪與卡凡的手下回來報告，他這個地方，只有一個手下知道，就是那名妄想逃走，被卡凡截住的歹徒，卡凡與泰迪可說幸運，問對了人。若問別的歹徒，打死也說不出洪森藏身的地方。

看來，洪森之所以躲起來，及派人圍截斬殺泰迪，卡凡，必定與陳豪有關連。

洪森此刻是越等越心焦。天已快亮，而派出去的手下，仍不見回來，他隱隱感到有點不妙。

莫非他們全部被泰迪，卡凡兩人做低？這是他此刻心中閃過的念頭。

若然是，那就不好了，這個原本隱秘的地方，就再也不隱秘了，且成了危險地方，卡凡，泰迪一定會套問出，找到這裏來，他越想越不妙，心中亦越不安。

他忽然有了決定，盡快離開這裏。

他決定了，立即行動。

將烟頭捺熄，他走到床前將床上酣睡的人搖醒：「豪哥，別睡了，起來吧！」

酣睡的人很警醒，洪森一搖他，他馬上坐起神態清醒地問：「發生了什麼？」

「豪哥，派出去斬殺那兩個追查你下落的弟兄至今不見回來，我担心他們出了事。如果是真的，那這裏也不大安全，還是離開這裏好。」洪森將他的憂慮說出。

床上的人，從相貌，身材，及洪森的稱呼，八九不離十就是陳豪。

這人果然是陳豪，他躲在這荒僻的山腰木屋內，好可能與茱麗被殺有關連，不然，他為何要躲起來，恐防泰迪兩人追查出他的下落，要洪森命手下去截殺兩人。

「阿森，現在幾點？」陳豪問。

「差十七分够五點鐘。」洪森看一眼手腕上的腕錶。

陳豪沉吟着說：「他們出去大概差不多六個鐘頭，若果得手，早有人來告知。嗯，看來你估計得不錯，他們可能被那兩個人做低了，不然，早該有人回來。」

洪森皺眉說：「豪哥，現在怎辦？」

陳豪當機立斷。「立刻離開這裏，到山上去躲一陣，看有沒有人摸上來，再決定是否放棄這裏。」

洪森也想不出更好辦法，只好同意。

兩人匆匆穿着好，陳豪拿起一個鼓鼓的手提袋，與洪森往門前走去。

× × ×

洪森在前，陳豪在後。走到門前。

洪森動手拉開門閂，一手將門拉開。

洪森還未將門拉開，門却嘭一聲大響，自動打開了，打開的門將立在門前的洪森碰撞得仰跌在地，門口出現一人，正是泰迪。

陳豪由於站在洪森背後，故此沒有被自外撞開的木門碰撞到。他很機警，立到轉身向後跑去。門是被泰迪自外面踢開的。他踹脚踢門的刹那，恰好是洪森拔門拉門的刹那，故此，洪森在驟不及防下，被泰迪以大力踢開的木門撞倒在地。

洪森一見門口出現的人，立刻認出是泰迪，忍痛翻身爬起來。

泰迪在門被踢開的一瞬間，與陳豪打了個照面，立刻認出他就是他們要追查的陳豪，心內大喜：這一次可說得來全不費功夫，不但找到洪森，連陳豪也找到。他怎肯讓在他眼前跑脫，呼喝一聲，衝前一步，飛起一脚，一脚踢在正要爬起身的洪森肩頭上，將洪森踢得一個側翻，重新躺在地上，掩肩痛呻。

要知道，泰迪穿的是時下流行的尖頭皮鞋，鞋頭尖而硬，威力不下鞋頭藏刀的刀鞋，洪森捱了一脚，肩肉陷裂，汩汩流出血來。泰迪暫不理會洪森，一步躍過洪森的身體，直追從屋後奔逃的陳豪。

陳豪畢竟先他一刻奔逃，且對這木屋環境熟悉，而且這木屋不很大。泰迪踢倒洪森，他已奔跑到木屋後門，泰迪躍過洪森追來，他已拉開後門往外竄去。只要被他竄出屋外，屋外是茂密的草樹，他只要往草樹叢中一竄，泰迪就很難截到他。

陳豪人已竄出門外。

忽然，陳豪却倒摔回屋內，被一步衝到門口的泰迪一把抽住後衣領，拎了起來，空着的手迅速俐落地將陳豪一隻手執拗到背後，令到陳豪動彈不得。

後門口，出現一人，拍拍手，望着臉色煞白，臉容扭曲的陳豪微笑。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卡凡。

原來，他們兩人從那名歹徒口中逼問出洪森的藏身處後，立即飛車來到，幾經觀察，發現山腰有一間木屋，遂肯定是洪森藏匿之處——他們估不到還有一個他們要找的陳豪，兩個人立即悄悄登上山腰，掩近木屋。

木屋半開的窗口有燈光透出，兩人肯定屋內人還未睡，遂小心地繞屋打了一轉，發現木屋除了有兩扇窗外，還有前後兩道門。兩人遂悄聲商量了一會，決定分開來，由卡凡守後門，提防洪森發覺，從後門逃走，來個出其不意的攻擊。泰迪則由前門闖入，來個奇兵突出，打他個措手不及。這一招，果然成功，輕易就將洪森擊倒，並意外地擒獲疑兇陳豪。

兩人欣喜萬分，動手將兩人綑綁起來，從陳豪的提包中，搜出鉅額金錢，其中，有不少女人的珠寶飾物。從那些珠寶飾物上看來，陳豪九成是殺死茱麗的兇手。

兩人押着洪森，陳豪，還有那提包中的金錢珠寶，朝山脚下停着的汽車走去。

× × ×

陳豪在茱麗陳屍的公寓管房指認下，及經過警方的偵查下，證實那些珠寶都是茱麗所有，在人證物證之下，他無可狡辯，供認是他將茱麗勒斃在公寓床上。他還供認，他之所以辣手摧花，純是為了錢。

照陳豪的供述，事情是這樣的：

茱麗之所以脫離富商李文輝的懷抱，純是受了他的慫恿。

原來，茱麗掌握了李文輝一些在建築工程中偷工減料，及賄賂有關人員的資料。茱麗告訴陳豪，陳豪正閒極無聊，遂心生一計，甜言蜜語說動茱麗，要她將所有珠寶首飾欵項捲逃，然後致電李文輝，要挾李文輝拿出一筆數目不少的錢，作為茱麗不向有關部門舉報他偷工減料，賄賂政府官員的代價，李文輝權衡利害，只好忍痛付出一筆錢給茱麗，並答應以後不追究她。茱麗收到李文輝給她的那筆錢，加上珠寶首飾，及存在銀行中的欵項，不下六七十萬，滿心歡喜，以為可以和陳豪從此雙宿雙棲，快樂渡日。那知，陳豪却見錢起意，加上他對茱麗也玩膩了，於是，先在公寓中與茱麗纏綿歡樂，待茱麗倦極睡去後，用絲襪將茱麗勒斃，捲欵逃匿。

想不到，好夢成空，不過三幾天，就被仗義勇為的泰迪，卡凡擒捉歸案。

泰迪與卡凡由於協助警方擒捉到兇手，令到警方迅速破案，受到警方最高首長嘉獎，並受到電視台的採訪，報紙的報導，一時間成了新聞人物。至於洪森及他的一批手下，亦受到應得的懲罰。

建築業鉅子李文輝，由於茱麗已死，證據亦隨着茱麗的死亡而消失，不能起訴他。不過，有關部門已對他展開調查。

× × ×

這件哄動一時的案件結束後，卡凡仍做他的報社記者，令他想不到的是：他不知訪問過多少人，這一次却被人訪問他。

泰迪又接到拍片的通告，又繼續他驚險刺激的特技演員生涯。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天下有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狂徒與蕭秋水離開少林寺，在路上遇見鐵星月等人，久別重逢，喜不自勝。豈料這時康出漁也路經此處，因見衆俠欣喜若狂，正要暗殺蕭秋水，却被燕狂徒先發制人，殺了康出漁。之後，燕狂徒獨與蕭秋水去殺朱大天王，來到岷江口，便買棹順江而下，經瞿塘峽時，船夫在菜餚中混入毒藥，想毒殺兩乘客，但燕狂徒洞悉其奸，怒斃該船夫。又一天，航經豔預堆「八陣圖」一處，突見一艘快艇迎面駛來，艇上三人掠至，要鑿燕狂徒所乘的船，燕狂徒立殺兩人，一人潛入水中，將船掀翻，燕狂徒跌入江中，幸得蕭秋水施展「水逝」一技，救起燕狂徒……

人之將死矣 其言也善哉

八陣圖

那些舟上的人，多半的暗器，因爲距離太遠，腕力不足，無法打到蕭秋水的範圍去；如若駛近，則適才便是被燕狂徒強行登舟，他們也不敢。所以只有少數暗器能射到蕭秋水處，但又被蕭秋水藉「水逝」之力封架。

只見蕭秋水如一尾大魚一般，伏首於水面上，身子成一直綫，右手扶着燕狂徒，破浪向「八陣圖」中滑去。

蕭秋水心中是想，只要一靠近「八陣圖」的石柱去，着陸後就不怕這干宵小之輩了。

但是眼看他已靠近「八陣圖」的石柱時，石柱上都忽然出現一人，這些人手上都扣了一把三丈來長的罕見長槍，只要蕭秋水稍爲游近，長槍即行搠去。蕭秋水既在水中，身法挪移，極爲不便，閃得幾下，燕狂徒又灌了幾口水，這不可一世的英雄，兀自笑道：「老弟，你別管我，自個兒拚上陣去，殺他個痛快！」

蕭秋水一面閃挪，一面以單手奪槍，只要一旦能奪一槍在手，便能隔空反攻，不致盡在下風，一面反問道：「我們是幾人齊來？」

燕狂徒一楞，道：「兩個人啊。」

蕭秋水道：「那麼便兩個人活着上陣去！」眼看可以抓着一把槍——只要槍身被他把着，那些人的內力，又豈是他對手，至少也可以奪下一柄槍來——豈料槍身全長有倒刺，而且藍汪汪一片，顯然蘸有劇毒，蕭秋水縮手得快，才不致給倒刺鈎破了皮而中毒。

蕭秋水知道不能硬闖，却苦無處藉力，無法一躍而起，只要夠他衝上陣去，便不怕這一干人了。可是他人在水中，全仗「水逝」一訣，能保持不沒頂而已。

他再借水勢流到另一石堆，但又被長槍挑開，如此下去，他只有被攻襲份兒，完全無還手之力。「八陣圖」的迷離陣勢，加上長槍佔盡先勢，蕭秋水又有燕狂徒的負累，眼看就沒法支持下去了。

燕狂徒當然想力圖掙扎，但他不諳水性，縱有蓋世神功，亦無從發揮起，偏在此時又內外創復發，加上腿部動彈不得，可謂一世英雄，偏無用武之地。

就在這生死存亡的一刻，蕭秋水忽想起一事，與這情形有些相似：便是自己在「四兄弟」的時候，曾在同樣長江三峽的秭歸鎮上，爲救那員外一家，曾與朱大天王的手下「三英」交過手。打到後來，船舵被斬斷，船順流撞向「九龍奔江」的大石塊上去，後來自己從側邊力撐，加上「鐵腕神魔」溥天義以鐵竿頂住，那大船才免於船毀人亡。

那時朱大天王的人潛在水中暗算，却給善使暗器的唐柔一一打殺。

——要是唐方在就好了。

在這生死關頭，蕭秋水仍不禁思念起唐方來。

——唐方唐方妳在那裏？

他眼前又想起在湘漓水前，自己被打落山崖，與唐方雪玉般的眼神，漸去的身影……

——咫尺天涯啊，如何才能縮短這咫尺天涯？

這是「地勢」！——蕭秋水忽然心中一動：「忘情天書」的十四法門之中，正有此訣。

他立時覷出了這陣勢中的死角。

「八陣圖」確無瑕可襲，蕭秋水無法找到它的破綻，不過「八陣圖」的陣勢，是藉天時地利、以寡擊衆，而不是爲對付一個人而設的。

所以蕭秋水能覺得虛隙，乘機而入。

在死角上，長槍無法曲折刺到，而且靠岩石的佈置，反而遮去了視綫。

蕭秋水眼看便能衝上其中之一石堆——只要衝得上去，便可以佔領一處，一旦到了岸上，這些人又豈是武林第一奇人燕狂徒之敵？

冬天的江水，原是極凍，但兩人神功陡發，渾然未覺，只想衝上石堆去。

却就在這時，江水又洶湧了起來：江流至此，本來較豔預堆已略後，但又猝然激烈起來，而且連江水都迅速暖了起來。

只見在崖上一人，不住扔下巨石，巨石中帶有火藥，直炸得碎片激飛，江水波盪，蕭秋水雖用「水逝」之法，勉力把持，但一方面顧慮燕狂徒，一方面自己也不懂游技，情形甚岌岌可危。

燕狂徒瞧得情形，亟不顧拖累蕭秋水，於是也要有所爲，這時大石不斷擊落水中，又復炸開，燕狂徒的指功雖未及石堆上的人之距離，但却每次能命中半空中的墮石，硬生生將墜石迫了開去。

蕭秋水運目瞧去，一眼認出，那崖上的人便是雍希羽。雍希羽外號「柔水神君」，在丹霞山之役，曾在別傳寺與自己等共拒過「權力幫」，於是大聲叫道：「水上龍王，天上人王！」

雍希羽在崖上，猛聽此語，不禁微微一震。這喊聲原本是在江水洶湧，噪聲捲天之際喊出的，能透過這般遙遠和聒噪，傳入雍希羽的耳中去，單憑這一份內力，已相當的了不起了。

雍希羽正以石沉水，激起浪濤，以破蕭秋水的「水逝」之勢。這時忽聞「水上龍王，天上人王」八字，不禁憶起丹霞山抗敵時，與五劍老叟闖海山門喊話之一幕，這時日頭昏濛，依然有沁寒之意，只見舉目古戰場與浪淘沙，一失神間，便應道：「上天入地，唯我是王。」

蕭秋水知機不可失，一面迅速向石堆潛行，一面揚聲叫道：「大火故人來！」

柔水神君又是一震。這是他在別傳寺抗敵時，在「火王」焦土攻勢時所說的一句豪語，乍聽這詭異的聲調，雍希羽只覺一陣恍惚，一陣眩目，一陣迷糊，類似呻吟地道：「客敲月下門。」

這句話是緊接着「火王」祖金殿的「焦土攻勢」後，「藥王」莫非寃闖入別傳寺時所說的話。雍希羽已給一種無形的力量，整個人不由自主的掉進往事去了。

他忘了指揮手下攻擊，只聽蕭秋水又說話了，聲音愈來愈清晰：「大家早，大家好。」

「大家早，一家好。」是紅衣宋明珠一進來時所說的第一句話。「紅鳳凰」宋明珠是該役的扭轉乾坤的人物之一，若沒有她對抗邵流淚，「別人流淚他傷心」的邵長老，早就已穩住大局，將「權力幫」的人殺死，自己也不致於上了他的當，導致在峨嵋金頂上，毒死了四大派的掌門和自己的親信鴛鴦劍叟……。

如此想下來，不禁覺得茫茫江水，遠水接天，烟波浩渺，而人生却彷如一夢。就在他看破了這些的時候，忽覺一道急颷，又有人喝道：「不可。」但「砰」地一聲，他背脊中掌，整個人墮下江心去了。

原來蕭秋水與他的對答時，因由思念唐方而生出「忘情天書」的：「親思」之訣，以一些聲音、手勢、音樂、景象吸引住對方，以驚人甚至高於對方數倍的內力，使對方墮入了往事塵烟之中，同時蕭秋水已游至石堆邊，先將燕狂徒托了上去。

燕狂徒一旦抵岸，正如魚得水，一掌拍地，幾個縱落，已到雍希羽背後，蕭秋水雖不知雍希羽已大澈大悟，但畢竟與之共同禦敵過，便要阻止燕狂徒下殺手。

但燕狂徒已出手。

這一代「柔水神君」便墜下長江浩浩之中。正如「烈火神君」一般，最終玩火自焚，被「火王」引火燒殺於峨嵋邊。

× × ×

燕狂徒不好意思的搓搓手掌，道：「收手不及，打下去了。」

蕭秋水提氣急縱，上得石堆，只見大浪滔滔那有人影？怔了一會，只得罷了。

這時那些埋伏在八陣圖上的人，見這兩人已搶登上主堆，知道大勢已去，紛紛搶水道逃走。蕭秋水背負燕狂徒，在山崖間縱高起伏，已上了山崖。

只見崖上有一面閃揚的長旗，旗全黑色，上綉一隻欲飛的金龍，隨風勢飛動，眞似飛舞在天空一般。

燕狂徒道：「只怕就在那邊。」

蕭秋水揹着燕狂徒，在峻陟險急的山崖間提起飛縱，絲毫不見滯窒，燕狂徒忍不住讚道：「好！快連我都趕過了！」說完了才想起自己雙腿近乎全廢，單在輕功一技上，自己已不及對方了，心中不禁一陣黯然，但他是何許人物，一生直不知「

氣餒」爲何物，即道：「待會見朱大天王時，你可要應諾，不要出手哦。」

蕭秋水應道：「是。」這時已上得山壁。這時氣壓甚低，烏雲密湧，坦蕩而壯麗的山頭，就只有一張石桌，三張石櫈：兩個人在下棋，一個人在觀棋。

× × ×

這棋局很奇怪，雖然是殘局，但又不同於一般殘局。

黑子方面，只剩下一隻車，一個將，其餘三隻子，皆是過河卒子；紅子方面，居然沒有帥，只有一隻車，一隻馬，如此而已。

燕狂徒看了一會兒局勢，偏頭問蕭秋水道：「裏頭有沒有你認識的人？免得我又殺了你的朋友。」

蕭秋水正想搖頭，忽瞥見這三人都有一種特殊的地方。

這特殊的地方都是他們三人都把手搭在石桌沿上，好像小孩子在等吃飯時，把手整齊地搭在餐桌上一模樣兒。

但是他們的手，可一點也不「整齊」。有一雙手，簡直就似鷹爪一般，結了厚厚的繭子，而且手上膚色，如桐油一般，加上指爪，又利又尖，而這人的臉容，凸鼻三角眼，正恰似一張鷹臉。

另外兩個，却斯文得多了。一人像道骨仙風，但一雙手指，骨節凸露，兩顆拳眼，又黑又厚，足有杯口大。

另一人溫文儒雅，簡直近乎秀美，但一雙手，微微曲起，手指比人長，也顯得甚爲有力，指甲却修得乾乾淨淨，到指尖的地方，指尖的形狀忽成方形，似給人削平了一般。

這三人瞧年歲皆不小了，而且一看便可以知道，這三人手上功夫，是非同小可的。

江湖上有那三個手上功夫如此了得的，而又聚在一起的高手呢？

——蕭秋水心裏靈光一閃。

所以他終於沒把頭搖成，反而點了點頭。

燕狂徒只好嘆了一口氣，道：「好，這些我讓給你；」但又接着道：「但是待會兒遇着朱大天王時，那一份是我的，你也不要理。」

這時山間忽然走上了九個人來。

× × ×

燕狂徒淡淡笑道：「若是下毒作第一關，那八陣圖就是第二關，這裏便是第三關了；」燕狂徒笑笑又道：「毋論它佈下幾關都好，待到得了實地上，這些關卡都不管用了。」

那三人逕自坐着，似未聽到一般。

只見那九人走了上來，山風獵獵，已漸飄下幾葉小雪，那些筆直走來，不慌不忙。

而這九人的手，都特別腫大，偕瓜瘤一般，簡直不像的人手，有的骨節凸露，有的肉厚指粗，有的指短拳巨，總而言之，就是像野獸的手爪。

這九人一直走過來，向着燕狂徒和蕭秋水。

忽然桌上的那三人中的鷹臉人道：「慢。」

那九人一齊停止，完全是同時停止，所以他們的身姿，都是一樣：左脚正跨出，右臂擺，像在刹那間，都被人點中了穴道一般停止；然後九人，一齊偏首向鷹臉人望去，臉無一絲表情。

只聽那個道骨仙風的人說：「你們不必多走了，這裏就是你們的終點。」

那看來淳淳儒雅的人，一開口，反而最絕：「你們死吧。」

那九個人頓時變了臉色，他們九個人，一個接一個，就似心意相通一般，把話傳了下去：「憑你們三人想叛天王？」

這九個字，每人都啓口，只說了一個字，但因爲接得極快，又聲調高低一樣，幾乎讓人以爲是從一個嘴裏說出來的話。

燕狂徒笑了，亮了眼睛：「原來是『天下第九流』哩，怎麼也給朱大天王收服了？」

× × ×

原來星宿海一帶，有九兄弟，這九兄弟姓鈕，一生出來，就扭死了他們的母親，五天之後，五個小娃娃居然合力扭死了一頭羊。

於是當地的人，視這九個嬰孩樣貌但是有九雙老人一般多皺紋的手的幼童爲惡鬼，把他們棄置在原野上。

偏偏這九兄弟不死，而且學得了第一流的擒拿手，以及天竺瑜珈術，與自蒙古傳來的相撲技術，待長大後，九兄弟聯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殺光了從前把他們送出來的那小村落的人。

這九兄弟以後做的事更多，所以在江湖上有個極難聽的名號：

「天下第九扭」。

這個「扭」字，便可讀作「流」的諧音。

× × ×

那九個人開始說話了，一個輪接一個地說下去：——

「憑你們也敢反叛？」

「天王擒下你們，不下殺手，是看得起你們。」

「否則，你們早死到骨頭都敎魚給吃了。」

「你們居然還不知悔改？」

「你們的唯一傳人，還落在天王手中哩。」

「只要天王下令，他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今日天王命你們來擒這兩人，是給你們將功贖罪的機會。」

「你們竟然臨陣作亂？」

「可知道反叛天王的代價？」

這九人你一言，我一語，簡直就似一人說話一般，接得緊湊無誤，那三人也說了：——

「超然已經死了。」

「要是他不死，蕭秋水沒有理由認不出我們。」

「因爲他若知道蕭秋水要來，一定不惜一切阻止，或者先通知我們，甚至懇求蕭秋水不要殺我們。」

三人的聲音都溢滿了一種沉寂的悲哀。然後他們三人一起說話：配合之無間絕不在「天下第九流」之後：——

「既然我們投鼠忌器的東西已經沒了，也無所顧忌，反叛的結果，大不了一條

命。講到送命，你們怎麼說都比我們先走了一步。」

蕭秋水聽到這裏，才能斷定這三老人是誰，便終於叫了出來：「左丘伯伯！項先生！雷大俠！」

× × ×

這三人便是蕭秋水從前結拜兄弟的左丘超然父親「插翅難飛」左丘道亭，授業恩師「第一擒拿手」項釋儒，以及義父「鷹爪王」雷鋒三人！

× × ×

蕭秋水想起往事，不禁慨嘆無窮。「錦江四兄弟」，首次在長江上擊殺「長江三英」，而今鄧玉函、唐柔、左丘超然安在？想左丘超然在嵩山暗算自己，爲的便是項釋儒、左丘道亭、雷鋒陷于朱大天王手中，因此被自己內力震傷，死於婁小葉暗器之下。

這時雲飛風起，北風猛烈，吹得人幾站立不住。

「天下第九流」這時已經出了手。

「天下第九流」的手裏，彷彿沒有什麼東西能經得起他們一扭：就是刀劍，在他們一扭之下，也成了廢鐵；就算鋼鐵，給他們扭了一下，亦要變形。

事實上，他們在九歲的時候，就能扭斷一雙野牛的角。

他們長大後，扭的都是人頭和脖子：一扭就斷！

他們現在要扭的是武林中三個以一雙手最著名的三個人！

× × ×

這一戰，將是武林中擒拿界著名的一戰。

× × ×

這一戰很快便有了結果。

天下第九流

石桌非常寬敞。

雷鋒、左丘道亭、項釋儒三個人都沒有站起來。他們就這樣坐着應戰。

他們的一雙手，各找到了六隻手，以一敵六。

六隻手，攻襲、拿扣、壓殺，但一雙手穩然應付。

他們始終沒站起來過。

但勝負已分。

× × ×

跟左丘道亭對敵的那三人，三人的手指，一人被捏碎，一人被震碎，一人被挾碎。

沒有了手指，那三人的手幾乎就等於沒有了手。

跟雷鋒交戰的三隻手，全被震得手脫臼、肘脫節、手指變形。

這三人更慘：連手臂都不復完整。

與項釋儒交手的那三人最幸運，但敗得也最爲巧妙。

他們三雙六隻手，却交叉在一起，交纏在一起，交揉在一起，竟被項釋儒以高妙的擒拿手法，將他們的手，互相「綁」在一起，而掙脫不出來。

三人勝了。

他們三人坐着勝了這一仗。

甚至連桌面上的棋局都未曾亂。

× × ×

燕狂徒大笑道：「天下第九流，果然是武功第九流！名不虛傳！名不虛傳！」說着一掌掃出去，將九人都掃落懸崖去，然後側首向蕭秋水笑道：「怎麼？這裏面沒你的朋友了罷？」

項釋儒、雷鋒、左丘道亭三人臉上，變了臉色！

因爲燕狂徒這毫不在意的一掃，竟一掃掃走了九個人，這九人雖然敗在三人手裏，但畢竟是三人合手，才能挫之，燕狂徒却一掃似掃垃圾一般，輕而易擧的解決了九個人！

而且掌風只掃走九人，就連左丘道亭、項釋儒、雷鋒的衣袂都未曾催動一下。

——這是何等蓋世神功！

雷鋒、項釋儒、左丘道亭心裏同時都有一個想法：

幸好不是與此人爲敵！

× × ×

蕭秋水上前拜揖道：「晚輩蕭秋水，拜見三位前輩。」

左丘道亭笑道：「足下能從『八陣圖』闖得上來，就已不是什麼後輩，我們因沒能力闖得下去，所以只有替朱大天王做事的份兒。」

雷鋒接道：「現在我們已不想闖出去了，而是要闖進去。」

項釋儒道：「少俠武功已比我們三個老頭子高，不要叫我們做前輩了罷。」

蕭秋水恭聲道：「晚輩稱三位爲前輩，係由衷的尊仰，尤其是人品以及替武林造福上，晚輩那敢竊此，所以晚輩仍要這樣稱呼三位前輩。」

三人還要推辭，燕狂徒在蕭秋水背上叫道：「你們還客套什麼？還不去找朱大天王去！」

蕭秋水省起道：「是了，這事還要三位前輩指引。這次來攻，得三位强助，何愁事有不成！」

項釋儒笑道：「少俠客氣了，這事我們上上下下，已摸得一清二楚，打先鋒沒有本事，但帶路還自信不迷失。」

雷鋒喃咕道：「就是因爲打不過，所以才被人强留下來。」

左丘道亭道：「朱大天王的人，十去其九，而今只剩杭八等幾人，不足以爲敵了。」

燕狂徒大笑道：「瞧氣象便已覷出，朱舜水氣勢弱矣。第一關就用毒，那是大氣魄的手腕？第二關居然靠了諸葛孔明的聲威，欺我們不懂水性，其結果也不是去其首腦而一軍盡墨！第三關根本就起內鬨，如不是內部極弱，朱舜水又何致在這把穩咽喉的一關上用不能完全信任的人？」

這時左丘道亭、項釋儒、雷鋒三人已領先而行，天急雲湧，漸在翻雲覆雨後，雲朵又似凝結了一般，慢慢飄下雪來。

這時朱大天王的大寨已在望了。

一面白色大旗，上書紅色大「朱」字，在殘雲悽風中捲摺不已。

× × ×

大寨全有黃色木柱，結紮帳篷，綿延數里，氣派非凡。

但寨裏沒有人。

人都撤走了？

項釋儒、雷鋒、左丘道亭三人帶燕狂

徒和蕭秋水往最大的一所白色帳篷掠去。

這白色的帳篷極大，大得就似裏面住着五萬個人。

他們開始看見了人。

兩個人，一左一右，立在帳篷前。

兩個老人。

這兩個人，只要一看他們的樣子，便可以知道，他們把這帳篷當作他們的生命，無論如何，也不會棄它而去的。

蕭秋水認識這兩個人。

斷了一臂的是騰雷劍叟，另一人便是斷門劍叟。

朱大天王麾下「五劍」僅存的兩個老人。

× × ×

蕭秋水心中，不禁閃過一陣惻然。

燕狂徒俯下臉來望望，啫啫聲地道：「唉，又是不忍殺了，是不是？」

「五劍叟」跟蕭秋水在廣東共過患難，蕭秋水是個易念舊之人，又怎捨得痛下殺手？

燕狂徒道：「罷罷，不過遇着朱大天王的時候，可輪不到你阻止。」

蕭秋水本就答應過燕狂徒，何況他對燕狂徒的武功，本就很放心，燕狂徒雖一雙脚不能動彈，但憑一雙手，要制朱舜水還是十拿九穩的。

項釋儒道：「這帳便是朱大天王的大本營。」

燕狂徒問：「朱舜水在帳中？」

左丘道亭道：「除這大寨外，朱大天王絕少出來。」

燕狂徒道：「那好，我們進去吧。」

想到就有一場武林中最轟動，而且足以改變江湖的結果，連歷險如常事的蕭秋水，心跳也不禁加快起來。

× × ×

他們要走進去，但兩老拔出了劍。

在雪花飛飄下，兩人衣上、襟上、唇上、鬚上、髮上，全皆花白一片。

兩人枯瘦的手指微抖。

蕭秋水不禁勸告道：「兩位，這又何苦……」

斷門劍叟道：「不是何苦，這是我們兩個老頭子活着到現在，一生守着的東西，這次就算是最後一次，我們也要守。」

騰雷劍叟道：「不管這個主子好不好，但終究是我們的主子，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也容不了兩個臨陣退縮的老人！蕭少俠，你的大恩大德，就此謝過了，請出手吧！」

左丘道亭忽然上前一步，道：「這兩老不壞！若蕭少俠想留二人性命，何不交給我和項兄？」

——左丘道亭和項釋儒都是擒拿手裏的好手，要擒人而不殺，由他們出手，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但不是雷鋒。「鷹爪手」雷鋒，練的是開碑手、碎筋手，連鋼鐵敎他拿了，也變麵團。

燕狂徒怪道：「這小大俠婆婆媽媽的，婦人之見，你們就瞧着辦吧。」說着催動蕭秋水行向營帳去，蕭秋水稍稍遲疑了一下，雷鋒「霹靂」一叱，大步踏入帳篷裏去！

斷門、騰雷兩劍叟也立即出手！

項釋儒、左丘道亭兩人也立時圍了上去。

蕭秋水長嘆一聲，也跟着雷鋒，入了帳幕去。

外面的風雪，裏面也有風雪。

這可容納五萬軍士的大營帳，竟空敞敞的，沒有人，只有一張長桌，從這頭，到那頭，而這營篷裏，居然是沒有頂的。

人，還是有的。

只有一個。

鐵衣清癯的老叟。

正是擂台戰場下所遇的：

朱舜水！

× × ×

蕭秋水自出江湖第一役起，甚至他武功最微不足道、聲望最藉藉無聞的時候，都想能有一日，親身面對這個人。

這個「水上龍王，天上人王；上天入地，唯我是王」的人。

而今眞的面對了。

那桌子那末長，桌子的一端，是那瘦小的老人；老人的後面，是一扇屏風，屏風黑得發亮，上鏤刻有一隻欲飛的金龍。

當他眞正面對到這叱咤風雲、威名赫赫的老人時，却感到一陣無限的枯寂，像那隱透的冰雪一般，在這看起來是能安身的營帳其實却是一樣沒遮攔的地方。

× × ×

那黑衣老人，袖口上、衣襟上，都綉着熠熠金綫，由於人是坐着，所以看不全他衣上綉的是什麼，但隱約可見綉的是一條龍。

蕭秋水忽然有一股激動，忍不住說了一句：「朱舜水，你還是降了罷。」

朱舜水搖頭。他貼屏風而坐，似乎只有靠着屏風，他才有信心。

雷鋒大步行了過去，用他如雷一般的聲音道：「朱舜水，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朱舜水靜靜地道：「那你去死吧！」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猝然出了手！

他的長桌，突然被推了出去，攔腰直撞雷鋒！

這張長桌，竟然就是他的武器！

× × ×

長桌光滑油亮，是用大理石研磨而成的。

朱舜水一動手，長形的桌沿，飛切雷鋒！

雷鋒不怕，他的雙手足以開碑碎石，一把按住了石桌！

燕狂徒和蕭秋水，見朱舜水出手，本想出手救助，但見雷鋒按下了桌面，才都放了心。

可是他們錯了。

朱舜水既以石桌作爲武器，這武器就絕不是「鷹爪王」一把可以接得下的。

桌子的按下去了，但桌沿「崩」地彈出一張利刄出來；刄貼桌沿而出，切入雷鋒腰間。

這時蕭秋水和燕狂徒想要出手，已來不及了。

雷鋒睜大雙眼，露出牙齒，雙手緊抓住桌面，桌面委實太滑不溜丟，雷鋒的十指便在桌面上劃出令人牙酸的「吱吱」之聲，終於戛然而止——

——雷鋒轟然倒下。

蕭秋水垂頭，看着雷鋒跌落的身軀，再抬頭時，盯問朱舜水，那一雙眼神猶如在半空發出了冷電一般的星花。

忽然「颼」地一聲，蕭秋水的膊頭一輕。

燕狂徒輕輕在蕭秋水膊頭上一按，身子冉冉昇起，端然落在石桌上，就似一張紙落下一般輕。

然後燕狂徒道：「現在我已坐在你的桌子上，你有本事，就出盡你的法寶，向我身上使來。」

× × ×

挑戰。

朱舜水曾眼見過燕狂徒在當陽時大展神威，他現在孑身一人，有沒有勇氣接受這樣的挑戰？

就在這時，兩個人扣住了兩個人，闖進帳裏來。

當然是左丘道亭和項釋儒扣住斷門劍叟和騰雷劍叟。

項釋儒和左丘道亭一見地上橫死的雷鋒，兩人悲嘶一聲，信手疾點，封了兩劍叟身上的穴道，就疾撲向朱舜水去！

長桌很長，地方很大，但是項釋儒和左丘道亭各分左右，閃電一般已到了朱舜水身邊，左右出擊，一拿朱舜水左臂，一拿朱舜水右肩。

燕狂徒知朱舜水已蓄勢待發，項釋儒和左丘道亭趕過去，猶如送死，當下大喝道：「回來！」

左丘道亭、項釋儒眼見摯友雷鋒已死，怎有不悲痛若狂之理，如何肯聽燕狂徒喝停？當下二人已出手向朱舜水！

朱舜水大喝一聲，左右出爪。

左手「鷹爪」，右手「虎爪」。

這只是極簡單的招式。

項釋儒和左丘道亭這等第一流的擒拿好手，對這樣的招式，簡直閉着眼都會拆搭，所以兩人一齊出手，已搭住朱舜水的左右手。

但是兩人四臂剛扣住朱舜水的雙手，就發出一陣「格勒勒」的聲音。

兩人手骨全折。

× × ×

這時燕狂徒已發動了。

——朱舜水這匹夫居然當着他面前傷人。

想燕狂徒是什麼人？他怎能允許朱舜水在他面前逞威風，當下平飛直越至桌面的那一端，兩掌一收，正待擊出，未擊出前已引起掌風凌厲猛勁地「砰砰」兩聲！

朱舜水重創二人，見燕狂徒雙肘一收，正要出掌，便待以雙手封架！

他反擊已來不及，但封鎖這兩掌，總是可以的。

但是燕狂徒才一縮肘，已發出掌風，根本不用擊出，掌勁已及胸。

高手比招，往往一招見勝負！

朱舜水大喝一聲，身子向後翻去！

就在他身子往後疾翻的同時，他已中了兩掌在胸前！

但是他這一下後仰，等於把所中的掌力，卸了大半！

他倒翻出去，撞在黑屏風上。

燕狂徒正要追殺，但那翹起的桅底，猝然暴射出一蓬毒針。

燕狂徒怒喝。他的人，遇强愈强，而且越是憤怒，武功越高，他不要命的打法，曾經將所有的武林高手震嚇，而共認爲天下第一高手。

他憑一口眞氣，直掠了過去！

毒針是用機括射出來的，射力之强，已到了每一根細微的針，皆可以穿人體內而過的力道！

燕狂徒用手往石桌一拍，這雷鋒裂不開的石桌立時四分五裂。

他的人撲去，掠起一陣急風，毒針紛紛落下，根本射不到燕狂徒的胸膛上。

若朱舜水以蹺機發射毒針，是希冀將燕狂徒阻得一阻，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燕狂徒連一阻都未被受阻。

他去勢反而更急。

朱舜水才剛剛撞在屏風上，血氣翻騰，臉色赤金，燕狂徒就到了。

他剛才的兩掌，這才推了出去。

朱舜水目眦盡裂，居然叫了聲：「救——」他未喊下去前，「砰砰」胸前又捱了兩掌。

朱舜水的「命」字變成了血水，噴了出來，成爲一團血霧！

人皆有求生本能，朱舜水尤其强烈。

他雙脚在此時，居然仍能踢出，疾踢向燕狂徒的小腹去！

燕狂徒若有雙腿，自然一出脚就可以封架住，但燕狂徒的腿不靈便。

這連旁觀的蕭秋水却吃了一大驚，正要想出手相助，但燕狂徒的雙手，說多快便有多快，一連擊中朱舜水四掌後，居然仍能閃電般下扣，抓住朱舜水一雙腿脛。

這時朱舜水可以已說一敗塗地，全無生機了！

就在燕狂徒全力搏殺朱舜水，低首擒抓住朱舜水一雙飛腿之際，那鏤鐫金龍的黑屏風，驟然碎了。

有兩隻手，裂屏風而出！

手比常人粗大一倍有餘，平凡，無奇的招式，却似鐵鑄一般的手！

一隻手掌，一隻拳頭，却不偏不倚地，拳頭打在燕狂徒的臉門上，手掌印在燕狂徒的胸膛上。

朱大天王

屏風後面居然還有人？

這寬敞的營帳裏 不止朱舜水一人。

這人在出來之前，已一掌一拳，打倒了燕狂徒！

他是誰？

× × ×

燕狂徒崩潰了。

他所有的內傷外傷，一齊復發。

那一掌一拳，比三十把鐵鎚鐵鑿，還要可怕！

那人的一拳一掌，擊毀了燕狂徒的一生功力。

這麼可怕的一個人，他，究竟是誰？

× × ×

燕狂徒拚盡全身最後一分力，要將朱舜水撕爲兩爿。

但蕭秋水立時將燕狂徒護走。這時他已沒辦法再守約，也不能再不出手了。

那人已一步一步，自屏風內行出來，

那沉甸甸的腳步聲，猶如一個鐵的人踱出來。

這個人佈思如此周密，以三關聲勢之弱來造成這一伏擊之正中無誤，他，究竟是誰人？

× × ×

任何奧秘，都有謎底，任何問題，都有答案。

幕開了，上場的人就要現身。

無論多重要的角色，到非現身不可的時候，無論多神秘，還是要現身，否則就不是重要角了色。

一直等到幕落的時候……

× × ×

屏風旁，出現了半張臉，半張臉就比別人一張臉大。

然後又出現了半邊身子，半邊身子也比別人整個身子壯。

然後是手，然後是脚……。

這人終於出現了。

鐵一般的衣服。

鐵鑄一樣的雙手。

鐵鏤一般的臉容，綳緊無一絲笑容。

鐵塔一樣雄壯的人。

蕭秋水幾乎是呻吟般的叫出了一聲：

「朱俠武……」

× × ×

那人用鐵一般無情的聲音說：「我是朱俠武。朱俠武才是朱大天王。」

× × ×

一剎那間，蕭秋水完全明白了，明白了朱俠武爲何跟左常生之役裏爲何拚得個兩敗俱傷，明白了他家人爲何能逃過「權力帮」的圍剿但逃不過朱大天王的魔爪。

……因爲朱俠武就是朱大天王。

——而父親居然請朱俠武來助守浣花劍廬！

朱俠武之所以遲遲未發動，爲的不過是「天下英雄令」，但父母親一定瞧出了些什麼，才將「天下英雄令」藏於飛簷上，引致朱大天王因得不到而痛下殺手……

想到這裏，蕭秋水的胸膛就激烈地起伏起來。

——朱俠武既是「朱大天王」，左常生就一定是朱大天王的人，他們倆的一場兩敗俱傷，早就預謀好了的！

——這狠心狗肺的東西！

——居然還與胡十四、諸葛先生，並排「天下三大捕」之一！

——難怪一個擂台，就出動到朱舜水，他原來只是朱大天王派去奪「地下英雄令」的幌子而已。

朱，俠，武！

× × ×

朱俠武向燕狂徒睨了一眼，冷冷地道：「楚狂人，你已完了。」

燕狂徒喘息，不能作答，朱俠武獰笑道：「燕狂徒，就算你强運功療傷，也沒有用了，我在武夷山之役，[illegible]在一旁覷出你破綻之所在，只是那時我的武功，攻不到你，這些年來 我就留在這一擊上，你的武功却退步了……打敗了你 我就是天下第一人了！」

燕狂徒道：「你的一拳一掌，確是打在我的罩門上……我是完了，不過你也給我內力反震，一雙手已不能靈活出襲……秋水，還不快去把此惡除了！」

朱俠武道：「多年來，你、我、李沉舟，鼎足三分天下，除了武當、少林等較討厭的門派外，武林中還有誰與我們爭雄？而今三人之中，武功最高的你又給我放倒……現在只等一個李沉舟了……憑這小子，出道還早，那裏是我的對手，我讓他一雙手却又何妨！」

蕭秋水上前一步，戟指大聲道：「朱俠武，你專施奸狡暗算，卑鄙無恥！」

朱俠武大笑道：「什麼卑鄙？什麼無恥？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要贏，總要動動腦筋，這又有什麼可說的！」

左丘道亭滿手指是血，顫指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朱舜水，又指着朱武俠，顫聲道：「你……你才是……朱大天王……那……他……」

朱俠武哈哈笑道：「他只是我表弟，他是人前人後，以爲的『朱大天王』，而我就是幕後，而且是眞正的『朱大天王』哩！」

項釋儒痛苦地道：「朱俠武，我聽聞你爲保護岳太夫人，而在浣花劍廬前爲『一洞神魔』所傷，沒料你……竟然就是朱大天王。」

朱俠武大笑三聲，每笑一聲，如雷一震：「我曾立下毒誓，若不能成天下第一人，便不露原來身份，惡名天下播的事，不如巳奪得大權，則天下又有何人敢有微詞？」

燕狂徒强忍着痛楚，叱道：「滿口胡柴！」

朱俠武臉色一變，大步行向燕狂徒，冷冷地道：「燕狂徒，你這是找死……」

忽聽一聲大喝道：「站住！」

朱俠武很想繼續向前走，並動手殺了燕狂徒，可是這一下喝聲，却凜然有威，連朱大天王如此堅强的意志力。也不得不停下來——

× × ×

喝咤的人是蕭秋水。

朱俠武高蕭秋水足有一個頭，這個銅澆鐵鑄一般的人，竟爲蕭秋水的氣勢而懾住。

——彷彿朱俠武是臣，而蕭秋水則是王。

蕭秋水一步一步地走過去，亮出了他的古劍「長歌」。

這時朱俠武的心裏亂成一片，這年紀輕輕的人，就像是他的主宰一般，亮劍向他走來，而他自己却該死……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的呢？他因及時省悟了這點而急了起來，可是毋論怎麼急手脚都似有千鈞鉛鐵一般，舉不起來。

朱大天王當然不致於怕了或服了蕭秋水，但不知道這是一種極上乘的武功，便是「忘情天書」中的「君王」一訣。

蕭秋水舉劍齊眉，容莊神凝，劍尖凝在半空，遙指朱俠武。

——這是「王者之劍」的劍勢。

朱俠武心裏一直告訴自己，動手，動手啊，避開，閃開呀，可是手足偏生不聽話，腦子裏也昏昏沉沉起來。而這時蕭秋水的劍已如箭在弦上。

就在這時，一人闖了進來，叫了一聲：「義父！」

× × ×

叫喚的人是「鐵龜」杭八，他恰好在此際闖了進來，他埋伏在山後，準備朱大天王殺退這些人時，再來個前後夾擊，殺箇清光，却見衆人進帳巳久，毫無動靜，便進去探頭一看，見蕭秋水劍指朱大天王，朱大天王却毫未準備的樣子，所以便叫了一聲。

由於他才剛進來，蕭秋水的「君王」劍勢之始，他全未看到，他武功雖低微，却反而沒有制碍，這一叫，朱大天王立時醒了。

蕭秋水那驚天動地的一劍，也立時加快，疾地刺了出去！

朱大天王立時撒網。

他的鐵網捲住了長劍。

「君王一劍」雖然大無畏，無可攫，但是鐵網如山，罩住了劍鋒。

朱俠武用力一扯，他自信以他最渾厚的內力，不但能把蕭秋水扯了過來，而且還可以把蕭秋水裂爲兩爿。

但他不知道這年輕人最强也是內力。

朱大天王奮力一扯，並未能將蕭秋水扯過來。

蕭秋水如大樹一般穩如山嶽。

朱大天王正想再扯，但他的雙手隱隱發痛。

他擊中了燕狂徒一掌，但是燕狂徒佈於臉上、胸膛的內力，他反擊得他雙臂有七條筋絡受傷，兩條筋絡折斷！

所以他一扯未動，再扯巳脫力，蕭秋水巳抽回寶劍。

高手相搏，又怎容得對方稍有緩遲？

蕭秋水全身化作一片劍光。

只見他越舞越急，舞到最後，漫天風雪，都似一條無形的風綫，串連在一起，而蕭秋水成爲那旋風的中心，那千百朵雪花飛舞，舒捲住人影——然而那一劍始終未出！

朱俠武只覺有一股强大的壓力，鋪天蓋地的湧壓而來，他額上隱然有汗——他現在才知道，他以爲可輕易解決的青年人，有多少的實力。

——而他雙手仍在痲痹之中！

他絕未料到打倒燕狂徒後，却還遇上這等强敵。

這一下先聲盡失，心已餒了。

而且他從來未見過這種武功，竟能把風雲吸引成了他的劍招！

他當然不知道蕭秋水使的就是「忘情天書」十四訣中的「風流」訣。

而蕭秋水這一劍就是「風雪之劍」！

× × ×

「風雪之劍」，終於出手！

就在這時，那偌大的帳篷，似抵受不住狂風怒雪，轟然坍倒。

朱俠武拿着大帳篷就是一捲，罩向「風雪之劍」！

他手中的鐵網，變成了這面宛似能罩天地的大帳，朱大天王的神威，還是難以攫奪的。

朱俠武就像一個天神似的，舒捲着一張能擁天地的大網，要將蕭秋水包起來扔出去！

但是天地無情，却擋不住漫天風雪！

眼看蕭秋水不見了，被帳篷裹住了，但又驟然間，天地間發出「絲絲」裂帛之聲，蕭秋水的長劍，巳劃破布篷而出！

劍光寒。

劍光映雪。

遠處山意濛瀧，遠水浩渺，山寨猶被白雪鋪霜，但天地寂寂，朱大天王巳不見了。

朱俠武巳走。

只留下重創的項釋儒，左丘超然和燕狂徒倒在地上。縱連朱舜水，也不見了，在蕭秋水力戰朱大天王時，杭八巳將朱舜水救走。

蕭秋水居然將雄霸武林、威震中原的朱大天王打跑了。

× × ×

朱大天王決定要走，有三個原因：

一、他一上來就輕敵，所以盡落下風，不走可能自討沒趣。

二、他雙手受傷在先，若再打下去，武功打了個折扣，不一定是蕭秋水之敵。

三、他完全摸不清蕭秋水的武功，朱俠武要出手時，早巳把對方武功家底、招數背景，摸得一清二楚，不到九分九的把握，絕不出手的。

就是這對付燕狂徒的一拳一掌，也花了二十餘年的時間研究、觀察、精研、一直到今天，佈好了局，設計好圈套，有了八分的把握，才敢出手的。

他一直以爲蕭秋水只是浣花劍派的一名劍手，沒多大能耐，就算後來蕭秋水名噪一時，連殺他要將多人，他一直是以爲「無極先丹」之助以及八大高手的傳授。

這些，他自信自己還可以輕易應付得了！

他一直不知道蕭秋水的武功，竟是那末厲害的。

因爲他不知道蕭秋水巳學得了「忘情天書」。

朱俠武是穩重的人，反正他可以斷論燕狂徒巳死定了，目的巳逞，縱犧牲一個山寨，也是值得的，所以他立刻撤退了。

——等摸透了蕭秋水的底子，再來跟他決一死戰！

× × ×

「別管我們，快追！」

燕狂徒如此喝了兩聲，一口鮮血似箭般吐了出來。

也因爲燕狂徒的吐血，使蕭秋水反而決定了折回來。

燕狂徒這時巳奄奄一息，他歷盡傷殘，很多次盤腸大戰，到了今日，終於日暮西山，無法再承受得起朱大天王的處心積慮、又沉猛至斯的一擊！

他此刻巳骨折肺碎，只憑聽覺辨識，目巳不能視物。蕭秋水扶起了他，覺得他不再是那叱咤風雲的大魔頭，反而是一位可憐的老頭兒而巳。

他心頭一側，只覺燕狂徒的身子微微發着抖，他才警覺到風雪那末大，這老人就扒在雪地上，像他自己有一身武藝，當不覺寒冷，但對於一個功力全被擊散、命在垂危的老人來說，就不是這麼一回事的了……

他掌力一催，將一股暖流，直送到燕狂徒體內去！

燕狂徒緊咬的牙關，終於能說話了！

燕狂徒第一句就說：

「你沒想到我不可一世的燕狂徒是這般下場罷？」

蕭秋水無言，他年少的時候，有過各類幻想，燕狂徒已成爲神話一般的人物，他萬未想到居然在這兒爲燕狂徒禦敵……

燕狂徒見他沒有作答，逕自道：「其實我早已想過了，無論你多有名，多厲害，到頭來不過是白骨一副，黃土一坯！」

燕狂徒又問：「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來這裏，殺朱大天王？又爲什麼要先赴臨安，阻止岳飛入京？更爲什麼多管閒事，要少林、武當交換武功？」

蕭秋水黯然垂淚道：「因前輩關念天下安危……」

燕狂徒打斷道：「你要這樣想，也無可不可，只是我底心裏，還有一件秘密，說穿了，就是要作這三件事連在一遂的私心。」

蕭秋水這可不瞭解了，燕狂徒慘笑道：「這一切皆李沉舟。」

蕭秋水茫然不解：「爲了李沉舟？」

燕狂徒點點頭道：「因爲李沉舟不姓李！」

蕭秋水更懵然了：「不姓李？」

燕狂徒又慘笑起來，血水自他迸裂的臉容溢出。

他說：「李沉舟不姓李，姓燕，燕狂徒的『燕』！」

「他就是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在這一剎那間，蕭秋水的表情就似生吞了十枚連殼的雞蛋一般不可思議。

× × ×

燕狂徒道：「你可以驚訝，但你不可以不信，因爲這是實情。」

蕭秋水不敢置信地望向燕狂徒，只見燕狂徒被打得四分五裂的臉上艱難地道：「不但你不相信，連李沉舟自己也無法置信。」

蕭秋水詫聲問：「連……連李沉舟也不知道？」

燕狂徒道：「要是他知道，又怎會率領他的兄弟，推翻了我，把我趕了下來；若他不是我兒子，憑他當時的武功，以及我那時的武功，我要殺他，是易如反掌的事。」

「權力帮」原來爲燕狂徒所創，蕭秋水早在數年前已聽人說過了，但燕狂徒原來有意讓李沉舟得逞，這事委實太令人難以置信。

燕狂徒道：「我一直要你陪着我來，便是怕萬一有個不測，還有個你，把這些話告訴給李沉舟聽。這是武林中的一個秘密，除我以外，沒人知道。」

蕭秋水暗中運氣一催，就將暖流源源送入燕狂徒體內，道：「不會的，燕前輩，以您的功力，只要調養，便會好的。」

燕狂徒道：「能不能好，你我心知肚明，我們是男子漢、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你不必瞞我。」

蕭秋水低頭道：「是。」

燕狂徒又說：「我本來帶你來，是希望你作個見證，而不要動手，只要將這件秘密，帶回去告訴沉舟便了……豈知我這般不濟，反而要你相救，逐走了朱大天王，才能保住一口氣，說得這些話……」

燕狂徒苦笑一下，又說：「說也奇怪，我生平天不怕、地不怕，什麼死刦險難，不是這般挺着過來，也不見得有什麼禁忌了得我！……只是這次出擊前，總有些陰影，怕這件事從此沒人知道了——我畢竟是他爹，他畢竟是我兒子啊——所以便要帶一個武功不錯，又必須不是朱大天王或沉舟的人，而又不當我是老邪怪的人來作見證，這便選中了你……」

蕭秋水不禁問道：「你……你爲什麼不將眞相告訴李……沉舟呢？」

燕狂徒道：「因爲我不是一個好父親，我生性狂覊，怎能有家室之累？自從他媽媽死後，我的武功，已修至巔峯，若有旁騖，很容易走火入魔，便由得他自生自滅，只把一些武功教予了他……沒料他天悟過人，不但能得我眞傳，還能推陳出新，自創一格，更善用人、組織，與其他名派高手，串連來伏殺我……其實這樣也好，他不知道，也就罷了……『權力帮』在我手上，組織散亂，良莠不齊，都是些游兵散勇，能成得了什麼事？……由他接掌，果爾不多久，便成了『天下第一大帮』了……」

蕭秋水猶疑地道：「前輩是……要我通知李……燕沉舟您是他爹爹？……」

燕狂徒又咯了一口血，喘息道：「你的話，說一不二，沉舟會相信你的，就算敵人，也信你的話……也爲了此點，我才選了要你來。」

蕭秋水狐疑地道：「我這般說，他便會相信了我麼？」

燕狂徒道：「若他是不信，告訴他，他右脚足底有紅痣六顆，他自會相信。」

燕狂徒說着，長歎一聲，續道：「那時他娘還在，他還小，我還有心機替他洗澡；他的痣若生在左足底，只怕早就當上了皇帝了。」說着，內息陡急，一口氣幾喘不過來。

蕭秋水忙道：「前輩，您……先歇歇再說……」

燕狂徒瞑目嘆道：「歇不了，歇不得，一歇便沒了。……你也省省力氣，不必將眞氣灌輸給我了，任令多大的英雄，也免不了一死，你又何必勘不破呢？」他稍爲頓了一下，積累精力，又道：「沉舟既是我的兒子，待我重傷復原後，便想到要爲他做些事兒，所以才奪『天下英雄令』。……他這個人，心高氣傲，而且本領也蠻不錯，若無端爲他做事，他反而會不悅，所以我想替他殺了朱大天王。」

燕狂徒稍停一下，接着道：「你一定不明白何必我要殺朱大天王的了。」蕭秋水點頭，但不希望燕狂徒多說，而希望他多休息，燕狂徒却道：「其實很簡單，沉舟對朱大天王過於輕敵，他生平自以爲從不藐視過敵手，其實則不然，一個很自負的地方往往其實就是他最大的致命傷。沉舟雖不看低人，但他把朱大天王也看得如一般人的『高估』，但這還是『低估』了朱大天王的份量，你看朱俠武有名他不要，幾十年來明裏寧願做小捕頭，暗裏是長江七十二水道三十六分舵的幕後主持人，如此隱忍多年，所謀者大，不可不愼。」

蕭秋水動容道：「那末朱大天王謀的是什麼？」

燕狂徒又咯出了一口血，喘息道：「小則是領袖武林，大至於君臨天下！」

蕭秋水變色道：「難道他又想當個『兒皇帝』？」

燕狂徒道：「這又有何不可？他跟秦檜一朝一野，狽狽爲奸，跟金人又有勾結，甚至跟韃子也互通聲息，要當個『傀儡皇帝』，也沒什麼稀奇的。」

蕭秋水有些恍悟了：「那前輩上少林、武當……」

燕狂徒道：「正因發現了朱大天王的陰謀非同小可，而且這人武功也防不勝防——你瞧，這連我都着了他的道兒了——便要少林、武當好好維持下去，至少具有抗拒朱大天王的實力，好教沉舟不致於孤掌難鳴。」

蕭秋水嘆道：「前輩眞是一番苦心，沉舟兄他眞應該知道……」

燕狂徒道：「當年是我對不住他，也對不住他娘，我只顧練功，狂熱追求功名，那有關照過他母子倆？現在他的拜弟柳五已死，對朱大天王，可該又少了個得力人手了。」

蕭秋水道：「前輩便担心，沉舟兄待我也不錯，只要他不將『權力帮』變本加厲，胡作非爲，我倒可盡力相助……」

燕狂徒似有難言之隱：「有你相帮，自然是好，不過……」

蕭秋水鮮少見這武林大豪，有吞吐之言，不禁追問道：「不過什麼？」

燕狂徒道：「沉舟的個性，我是知道的，他爲達到目的，不惜不擇手段，我雖狂誕不經，快意恩仇，平生無過可悔，但他比我更狠！你瞧他將我掀下『權力帮』來，便可見他的敢作敢爲！但是民族大節，不可敗壞……」

蕭秋水緊接問道：「什麼大節？」

燕狂徒唏嘘道：「朱大天王賣國求榮，殘害忠良，是爲不恥，沉舟當不致如此，但他會認爲岳元帥若被捕殺，可以造成他叛軍的勢力，所以一定阻止武林同道去救岳飛，如此豈不大逆不道？……一方面是爲了岳元帥忠義過人，一方面是怕沉舟兒日後被人誣爲殘害忠良之輩，所以我第一件事，便是攔阻岳飛返京，以免岳元帥被害，而造成沉舟的一念之差的場面，可是我在關帝廟中，聽了岳元帥的一番話，我自慚小人心胸，勸也無益，只好看岳元帥的命運發展，看舟兒一念之間成仁取義的造化還是造孽了。」

蕭秋水呆了半晌，喃喃地重複道：「李沉舟……燕沉舟……燕沉舟……李沉舟……燕沉舟……李沉舟……」

燕狂徒艱苦地道：「他娘姓李。他以爲自己自小沒了父親，所以跟他娘姓李。」忽又一笑道：「我死後……武林中……三大天柱，便是沉舟……朱大天王……和你……」

蕭秋水少時確有想過成爲天下第一人，或武林中擧足輕重的人物之夢想，而今一旦聽得這一代宗主說出來的話，却有一陣莫名的慟哀！

他說：「我看李……帮主的人，矢意抗金，不會在大節關頭，變了節操。」

燕狂徒臉上又有一抹苦澀的笑意：「他是不會，但他跟我一樣……對某些東西，還是放不開的。……他知道岳元帥死後，很容易激發起一股力量，他先用來拖當今天子下馬，再用來抗金的……」

蕭秋水喟道：「這也不能說他是錯的……但是宋室覆亡後，又以何名何體抗金？岳元帥死後，其他人又有何勇何略滅金呢？」

燕狂徒慘笑道：「便是如此。……我……我所能爲他做的事，都已做了……可惜……可惜未能眞箇將朱大天王殺了……可惜未能將朱大天王殺了……」

× × ×

這一代狂豪，就這樣氣絕而逝。他臨死的時候，將一樣事物交給了蕭秋水，那便是「天下英雄令」。天上的雪又飄飄返了來，一朵一朵罩在他的鬢眉上，宛似一朵是怒，一朵是怨……

——未完——

下期預告

俠義傳奇 中篇連載

「無名鎭」

慕容美・著

慕容美，是每一位讀者都不陌生的名字。慕容美的武俠小說，是每一位讀者都希望看到的作品。如今，經本刋再三敦請，慕容美終於重新執筆，回到我們武俠世界週刋堅强的作者隊伍中來了！「無名鎭」是慕容美的最新力作，也是他寫作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本刋下期隆重推出，並願以信譽向讀者諸君保証，慕容美的作品，絕不會令您失望，敬希留意下期本刋。

世界末日將於一九八二年來臨！

太空科學 幻想故事

「世界末日」

馬雲・著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下期擬出最後一個故事，其中情節雖屬杜撰，寫來却是栩栩如生，自有根據。是耶否耶？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便有答案。

兩大巨著・同期刋出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實在朱三郎家中得高老爺子指點，學得一手好字畫。此時，王實雖被人傷腿，不良於行，但總算殘而不廢。於是挾技下山，自謀生活。一日，以驢代步，跋涉於途，來到一山廟處，時天色已晚，乃入廟歇宿，見壁上繪有一龍，但無龍首，他一時技癢，即揮筆補就。正自欣賞間，突然，四條大漢出現他身後，自稱酒鬼、色魔、財神、氣煞，以他補畫龍頭為由，堅請他為龍頭大哥。王實在威迫利誘下，只好答允。接着，四人先後表演武藝，每當一人表演完畢，王實即糾正其缺失，酒、色、財均口服心服，最後輪到氣煞表演板斧……

色魔比耐力

酒鬼鬥後勁

王實看完他的三板斧，不禁喝彩道：「眞好，你這三板斧全無瑕疵，莫非是傳說中的『程咬金三板斧』？」

氣煞哈哈笑道：「正是！不瞞你龍頭大哥，小弟正是程咬金的後代，我就叫程剛。」

王實道：「你這三板斧威力無窮，不過若是遇上武林高手，對方以輕靈的身法躲過了你的三板斧，你何以爲繼？」

氣煞道：「我再給他三板斧呀！」

王實道：「對方又躲開了呢？」

氣煞道：「再給他三板斧。」

王實道：「那你不累死了？」

氣煞道：「不累，我可以連發一百次的三板斧，到現在爲止，能够躲開我三板斧的人，也只有龍虎會那幾個甚麼他媽的三品武士而已。」

王實問道：「你那對大板斧一共有幾斤？」

氣煞道：「一把二十五斤，兩把共是五十斤。」

王實道：「太重了，若改用十斤左右的板斧，你出招的速度會更快，能够躲開你三板斧的人也就更少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氣煞搖搖頭道：「不成，那太小家氣了。」

王實道：「你那位祖先之所以使用重斧，目的是在嚇唬戰場上的將士，武林人物可不會被你嚇倒，你使用重斧，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有浪費力氣，跟自己過不去罷了。」

氣煞道：「使用輕便的板斧不够氣派，我不要！」

王實道：「與人打鬪，首在求勝，若要講氣派，那該學關雲長騎赤兎馬舞靑龍偃月刀才够氣派。」

氣煞似覺有理，但仍不願棄重就輕，道：「龍頭大哥，我甚麼都依你，請莫要命令我改用輕斧，好不好？」

王實笑道：「我只是這樣說說，沒有命令你改用輕斧呀。」

氣煞喜道：「是，多謝龍頭大哥。」

酒鬼從殿後取出一些酒菜，擺在王實面前，笑道：「龍頭大哥，我們四人在這裏守候了一個多月，今天才等到了你這位龍頭大哥，這件事不可不慶賀一番，咱們喝幾杯好麼？」

王實自於白鶴道觀飲酒而遭到暗算之後，便不再喝酒了，但今天眼見「收」了四個部下，自己又有重臨江湖之心，情緒不免有些激昂，因此欣然首肯，就與他們四人暢飲起來。

酒鬼酒量極大，很少碰上對手，今見龍頭大哥善飲，頗有老大哥之風，心中好不高興，便道：「龍頭大哥，我們酒色財氣四友一向是龍無頭不行，難得今天拜了你這位龍頭大哥，今後以龍頭大哥的智慧加上我們的武功，必可鴻圖大展，只不知龍頭大哥有何打算？」

王實道：「我目前倒無何打算，只不過想去白鶴道觀辦一件私事。」

酒鬼道：「好呀！那我們便隨行護送你去，幾時動身？」

王實道：「等下就走。」

色魔問道：「去辦什麼私事？」

王實微笑道：「等我認爲可以告訴你們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你們。」

酒鬼道：「龍頭大哥，我們酒色財氣四友雖說不是甚麼好東西，一向可是最講義氣的，你要是有甚麼事情，告訴我們一聲，我們一定替你去辦。」

氣煞一拍大腿道：「正是，如今你是我們的龍頭大哥，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要吃要喝，要玩要賭，一句話！」

財神道：「不，不能賭，我們甚麼都能幹，就只賭不過人家，上次我們四人一起去賭，結果輸了幾千兩銀子。」

氣煞說道：「那是碰到了郎中，被坑了。」

財神笑道：「後來他氣煞一氣之下，就把那郎中劈成八大塊。」

氣煞一揚濃眉道：「哼，他欺負咱們不懂得賭，竟敢大做手脚，哈哈！他聰明，老子劈下他的腦袋瓜子，看他還能不能賣弄聰明不！」

王實道：「隨便殺人是不可以的。」

氣煞道：「我氣不過呀！」

王實轉望財神問道：「你這『財神』的綽號是怎麼來的？」

財神笑道：「意思是說我有錢，白花花的銀子一大堆！」

王實道：「哪來那麼多銀子？」

財神道：「偷呀！」

王實道：「原來你是個樑上君子，偷人家的錢財來自肥，也算財神麼？」

財神道：「我是刧富濟貧，偷得一百兩銀子，我自己只取十兩，其餘的拿去救濟貧困，所以他們稱呼我爲財神。」

王實再轉望色魔問道：「你這『色魔』的綽號又是怎麼來的？」

色魔微微一笑道：「小弟一天沒女人就睡不着覺，因此大家叫我色魔。」

王實道：「萬惡淫爲首，敗壞人家名節是最不道德的事，這事要不得。」

色魔道：「不對，龍頭大哥誤會了，小弟可不是採花淫賊啊。」

王實道：「那你是怎麼弄的？」

色魔道：「小弟玩女人有三不玩的規矩，一是不花錢不玩；二是不情願不玩；三是不是肥婆不玩。」

王實一怔道：「甚麼意思？」

色魔道：「所謂不花錢不玩，就是我玩姑娘大都是花錢嫖的；還有不情願不玩，就是對方如非妓女，她不情願的話，我絕不用强；至於不是肥婆不玩，嘿嘿，這是我的癖好，我喜歡肥肥胖胖的女人。」

王實失笑道：「這麼說，那倒不算大惡，不過，『色魔』這兩個字實在太難聽了。」

色魔道：「不會，小弟很喜歡。」

王實道：「你們急着想拜個龍頭大哥，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無力報復，想拜個能够替你們出主意的龍頭大哥？」

酒鬼點頭道：「正是，我們四人出道也有好幾年了，可是經常在吃虧上當！他媽的，若論武功，大家眞刀眞槍的幹，我們一定不會輸給別人，可是我們常常碰到一些專會耍手段的傢伙，我們常常被騙得團團轉，再加上我們四人常常意見不一致，一個要站一個要坐，一個要南一個要北，一天到晚爲此爭吵不休，所以想來想去，覺得要是有位比我們聰明的龍頭大哥來帶頭，那就一切都解決了。」

王實嘆道：「說來眞是慚愧……」

酒鬼道：「怎麼呢？」

王實道：「我也經常在吃虧上當，而且吃的暗虧比你們還大，不過我總認爲君子應律己嚴待人寬，要能出汚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所謂天道忌盈，卦終未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做人也好，做事也好，都不宜走極端，多少要留些餘地，這樣造物者也不會嫌忌，鬼神也無法來加害於你，若是自恃才智權力，處處要求十分，結果難免天妒神怨，而內憂外患亦將隨之而至矣！」

酒鬼眨眨眼道：「龍頭大哥，你講的這些道理太深奧，我們聽不懂，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不要老是吃虧上當也就是了。」

財神道：「是呀！今後我們跟人打交道時，龍頭大哥多替我們斟酌斟酌，別叫我們再吃虧上當，我們就滿意了。」

王實道：「咱們在江湖上混的人，只須牢牢記住十二字眞言——慾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退步——也就差不多了。」

他見他們四人聽不懂，便又詳細解說一番，那財神聽明白後，不禁苦笑道：「這我辦不到，我要是不偷，那我就沒得混啦！」說着說着，地上的酒菜巳吃光了，於是五人便收拾動身，離開了山廟。

× × ×

王實仍然騎着他的一匹瘦驢，只不過此番有酒色財氣在左右照應，行動方便得多了。

五人走了半天，巳走出大凉山區，來到一個大鎭上，色魔便向王實說道：「龍頭大哥，咱們上酒樓去打個尖如何？」

王實道：「還不餓吧。」

色魔道：「雖說還不餓，但過了這個鎭，往前走有幾十里路都沒一戶人家，所以還是再吃些的好。」

王實點頭稱善，五人便找上一家酒樓，由酒鬼將王實揹上二樓，點過酒菜後，

色魔和財神說要上街去買東西，馬上就回來，就一起下樓而去。

不久，酒菜上桌，却仍不見色魔和財神返回，王實詫異道：「他們上街買甚麼東西，怎麼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

酒鬼微笑不語。

氣煞哈哈笑道：「他們過癮去了。」

王實一怔道：「你是說他們……」

氣煞道：「財神去尋他的財路，色魔去找他喜歡的肥婆。」

王實皺眉道：「這有點不像話吧?」

酒鬼笑道：「大哥，我們早就說過了，除去酒色財氣，我們樣樣聽你的。」

王實道：「除去酒色財氣，這世間還有甚麼罪惡?」

酒鬼嘻嘻的笑道：「應該還有吧，我也攪不清楚……」

氣煞道：「我知道一些，好比賣友求榮啦！暗箭傷人啦！落井下石啦！淫人妻女啦！渾水摸魚啦！或是放高利貸啦！這些都比酒色財氣還可惡，我們四人絕對不幹！」

正說着，只見財神巳一搖三擺的走了回來。

王實問道：「你上哪裏去了?」

財神道：「上街買東西呀。」

王實道：「東西在哪裏?」

財神拍拍腰問道：「在這裏面。」

王實道：「拿出來我看看。」

財神掏出一個小盒子，打開讓王實看了一眼，隨即蓋好收入懷中。

王實見是幾顆貓眼石，知甚值錢，不禁面色發白道：「怎麼弄來的?」

財神壓低聲音道：「這鎮上有個開當舖的，叫莊刮皮的老傢伙，我是從他家裏弄出來的。」

王實不悅道：「這太不像話了！」

財神聳聳肩膀道：「那莊刮皮就跟樂山縣那個『吸血鬼鄧瑜』一樣不是好東西，我拿他一些有甚麼關係嘛?」

王實心知他們「本性難改」，而自己又無能力制服他們，若是「逼」得太緊，只怕氣煞又要動他的大板斧了，當下轉問道：「那色魔怎麼還不回來?」

財神道：「他去花街柳巷尋他的肥婆，不管他，咱們先吃好了。」

四人吃了好一會，才見色魔滿面春風的回到酒樓，他顯然玩得很痛快，不住的誇耀他玩的那個姑娘如何如何之好，王實聽了又好氣又好笑，說道：「你給了錢沒有?」

色魔道：「給了，而且還多給了一些，她好高興，臨別依依不捨，靠在我肩膀說：『大爺可別忘了奴家，甚麼時候再來呀?』，哈哈，眞他媽的會灌迷湯。」

王實道：「你也不怕生病?」

色魔道：「生病?那怎麼會，我在這方面是大行家，否則也不叫色魔了！」

王實轉對氣煞笑道：「你們四人看來只有你還好些，只是脾氣暴躁一點，沒有其他不良嗜好。」

氣煞聽到誇獎，十分高興，咧嘴嘿嘿大笑道：「其實我的脾氣也不算很暴躁，我只不過凡事不肯服輸罷了。」

王實道：「好酒不醉最爲高，見色不迷是英豪，無義之財君莫取，有氣不生怨自消。」

酒鬼一口飲盡一杯酒，道：「這個我辦不到，我碰到好酒，非喝到爛醉如泥不過癮！」

色魔嘻嘻笑道：「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我是英雄，我當然好色！」

財神笑道：「常言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一個人要是沒銀子，那是四两棉花，一切免談！」

氣煞道：「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有道是『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所以人不能不賭一口氣！」

正說着，忽聽樓梯被踩得震天價响，走上來四個彪形大漢。

這四個彪形大漢上了二樓，立刻在王實五人旁邊的一個座頭上坐下，其中一人猛拍桌子道：「堂倌，快拿酒來，你家大爺口中快要淡出鳥來了！」

酒色財氣四友，一見之下，均爲之愕然。

因爲，這四個彪形大漢都帶着兵器，而且與他們酒色財氣一樣，一個使劍，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金槍，一個使一對大板斧。

更有趣的是：那個連聲要酒的大漢使劍，身材相貌也與酒鬼有幾分相似。世上竟有這種巧合的事麼?

酒鬼有些不相信，揉揉眼睛仔細再看，忽然輕笑一聲道：「他個小舅子的，這四人一定是在冒充我們！」

氣煞一拍桌子道：「這還得了，誰敢冒充我氣煞，不把他劈成八大塊才怪！」

這句話剛剛出口，那邊桌上那個使雙板斧的也在拍桌子大叫道：「堂倌！你耳朶聾了不成?再不趕快過來招呼，大爺脾氣一發作，不把你兔崽子劈成八大塊才怪呢！」

完全是氣煞的口氣。

氣煞呆了，轉對酒鬼、色魔和財神低聲道：「這『劈成八大塊』好像是我的口頭禪吧?」

酒鬼點點頭道：「不錯，是你的口頭禪。」

氣煞立即起身走過去，戟指那使雙板斧的道：「喂，你叫甚麼名字?」

那　雙板斧濃眉一揚，粗聲粗氣地道：「大爺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氣煞是也！」

氣煞笑道：「氣煞?」

那人點頭道：「不錯，氣煞！」

氣煞哈哈笑道：「你若是氣煞，那我是甚麼?」

那人一翻白眼道：「大爺我又不是你親爹，我怎知你是甚麼?」

氣煞正要一掌抓過去，酒鬼說聲「慢着！」一把將他拉退，再一指那使劍的大漢問道：「尊駕大名如何稱呼?」

那使劍的道：「不敢，我叫酒鬼。」

色魔跳了起來，指着那使金槍的大漢問道：「你呢?你叫甚麼?」

那使金槍的笑道：「我叫色魔。」

財神笑了，也向那使雁翎寶刀的大漢問道：「那麼，你定是財神了?」

那使雁翎寶刀的大漢點頭笑道：「正是，我們是酒色財氣四友。」

氣煞喝道：「荒唐！荒唐！你們若是

酒色財氣四友，那我們是甚麼?」

冒牌氣煞大聲地說道：「你們是冒牌貨！」

氣煞勃然大怒，進身抄起雙板斧就要動手，酒鬼搖手道：「別急，這椿事透着古怪，先問問我們龍頭大哥再說。」

接着便向王實問道：「龍頭大哥，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王實微笑道：「很簡單，必是找碴兒來的。」

酒鬼又問道：「目的何在?」

王實說道：「這個，你就得問問他們了。」

酒鬼回對那冒牌酒鬼問道：「你們冒充我們酒色財氣四友，目的何在?」

冒牌酒鬼聳聳肩道：「我們沒冒充甚麼人，我是貨眞價實的酒鬼。」

酒鬼冷笑道：「你能喝多少酒，竟也敢自稱『酒鬼』?」

冒牌酒鬼又聳聳肩道：「我喝了十多年的酒，到今天還沒遇上對手，當然够資格稱爲『酒鬼』了。」

色魔聽了這話便搶着向那冒牌色魔問道：「你呢?你又怎敢自稱『色魔』?」

冒牌色魔哈哈笑道：「我是金槍不倒，過五關斬六將，面不改色！」

色魔冷冷一笑道：「眞是魯班門前弄大斧，你可知我是誰?」

冒牌色魔道：「正要領敎。」

色魔道：「我是色魔。」

冒牌色魔哈哈大笑道：「誰是眞正的色魔，試過方知。」

色魔眉毛一揚道：「你要跟我比?」

冒牌色魔點頭道：「不錯，你有胆量的話，咱們找個地方去試試，誰先敗下陣來，誰就是冒牌貨。」

色魔道：「好，走呀！」

冒牌色魔忽然笑道：「別急，談妥了再走不遲，要是我勝了，那該如何?」

色魔冷冷道：「你勝了，『色魔』二字從此給你，我禪讓。」

冒牌色魔道：「此外，你得拜我爲師，我叫你幹甚麼，你就得幹甚麼，不得反抗。」

色魔道：「要是我勝了呢?」

冒牌色魔道：「一樣。」

色魔道：「一言爲定，走啊。」

兩人各提起金槍便要下樓，王實覺得不妥，說道：「色魔，你忘記我是你的龍頭大哥了?」

色魔道：「沒忘記呀！」

王實道：「那麼，不論你要跟人比甚麼本領，須得先徵得我的同意才行。」

色魔道：「這件事我非得跟他比個高下不可。」

王實道：「你們就因經常吃虧上當，所以才拜我爲龍頭大哥，要我凡事替你們出主意，是不是?」

色魔道：「不錯，不過這件事不一樣，有人要搶我『色魔』的頭銜，這個我萬萬忍受不了，非跟他比個高下不可。」

氣煞叫道：「對，要爭這口氣！」

王實道：「你不怕吃虧上當?」

色魔道：「不會，別的我不敢說，談到御女之術，我是孫悟空翻觔斗——看家本領！」

王實道：「我知道你在那方面本事不錯，但所謂明槍易敵暗箭難防，萬一着了人家道兒——」

色魔忙道：「不會，不會，我只跟他比耐力，他攪他的，我攪我的，他絕對做不了手脚。」

不容王實再說，便向冒牌色魔一招手，隨即大步下樓而去。

冒牌色魔含笑荷槍跟下。

王實暗暗着急，向酒鬼問道：「他們究竟要怎麼比?」

酒鬼笑道：「不外比耐力或者所謂過五關吧。」

王實似懂非懂，也不便再問，苦笑一聲道：「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看這一回他要栽觔斗了。」

氣煞道：「大哥，你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色魔』在那方面有過人之技，你放心好啦！」

酒鬼大聲道：「堂倌！」

堂倌應聲而至。

酒鬼問道：「你這裏最烈的酒是哪一種?」

堂倌道：「大麯最烈了。」

酒鬼道：「先來十斤。」

堂倌嚇了一跳道：「多少?」

酒鬼道：「十斤，不够再叫。」

堂倌面色發白道：「大爺，這可不是好玩的，十斤大麯，那會醉死呀！」

酒鬼道：「你別管，快去拿來。」

堂倌沒有理由拒絕，只得捧來一個十斤裝的大酒罎，放在桌上。

酒鬼便向那冒牌酒鬼笑道：「老兄，這世上不能有兩個酒鬼，咱們也來比一比吧！」

冒牌酒鬼笑道：「好，賭注跟他們一樣如何?」

酒鬼點頭道：「我輸了，我拜你爲師，聽你差遣，還把『酒鬼』兩字送給你，反之也一樣。」

冒牌酒鬼道：「堂倌，取大碗來。」

堂倌也覺有趣，立刻取來兩個海碗，順手將兩個海碗倒滿酒。

王實仍覺不妥，開口道：「你剛才巳經喝了不少，還能再喝多少呢?」

酒鬼笑道：「龍頭大哥，今天我讓你瞧瞧我的眞本領，也讓你知道我這『酒鬼』兩字不是浪得虛名。」語畢，捧起一碗酒「咕嚕咕嚕」一口氣喝光了。

冒牌酒鬼也乾下一碗，面不改色。

於是，兩人一碗一碗的喝下，一碗約有半斤，兩碗便是一斤，兩人各乾下十碗，酒罎巳然見底，酒鬼揮揮手道：「再來十斤。」

瀘州大麯强烈無比，誰要能喝個一兩斤巳是罕見高手了，現在他們各喝了五斤仍然面不紅氣不喘，登時震驚整個酒樓，許多顧客不暇飲食，紛紛上前圍觀，要看誰勝誰負。

酒鬼見冒牌酒鬼喝下五斤大麯後，仍然若無其事，心中也暗暗佩服，當下笑道：「閣下若巳不勝酒力，最好說明，否則出了人命，我可不管。」

冒牌酒鬼哈哈笑道：「我大概還可再來五斤，咱們喝了再說吧！」

酒鬼聞言心中一驚，他喝大麯的量最

多曾達六斤，剛才他已先喝了不少酒，再經五斤大麯下肚之後，已感到有些不支，但他喝了十多年的酒從未遇對手，今天可不願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下，於是又捧起海碗喝了下去。

冒牌酒鬼也跟着灌下去。

酒鬼見他仍喝得輕鬆，面色不禁也變了。

原來，酒這東西十分奧妙，一個有十斤海量的人，當他喝足了十斤之後，如果就此打住便可無事，再多一口便非醉不可，現在酒鬼喝下第十一碗後，已知不能再喝，他見對方沒事，心知碰上了「酒魔」，自己這一仗敗定了。

酒喝不過人，倒是小事一件，可是這回賭注太大，敗了就得拜對方爲師，聽對方的差遣，這在他是無法忍受的事。

他竭力壓抑着正在往上湧的酒氣，衝着對方咧嘴一笑道：「閣下酒量不錯，不過我還是要再問一句：還想再喝麼？」

冒牌酒鬼把海碗向前一推，喝道：「倒酒！倒酒！」

堂倌又替他們各倒滿一碗酒。

冒牌酒鬼斜睨酒鬼微笑道：「你若服輸，不喝也可以。」

酒鬼笑道：「笑話！」

說着，又捧碗灌了下去。

冒牌酒鬼也喝下自己的一碗，又將海碗一推道：「再倒！」

又各倒了一碗。

這次，冒牌酒鬼先喝，他好像千杯不醉，還早得很呢！

酒鬼打了個酒呃，但仍不肯服輸，又將那一碗喝了下去。

這時侯，他的面色已是其紅如血，兩顆眼睛也成了血珠子，他慢慢站起，身子搖晃着，指着冒牌酒鬼笑罵道：「你奶奶的，果然了得！」

冒牌酒鬼吃吃的笑道：「服不服？」

酒鬼罵道：「服你個鬼，再來！」

於是，又喝下一碗。

酒鬼喝到末了，隨手將海碗一拋，口中「噗！」的噴出一道酒箭，上身往桌上一扒，登時昏迷不省人事。

那道酒箭剛好噴到冒牌酒鬼的臉上，他好像挨了一記重拳，大叫一聲，仰身便倒，摔了個四脚朝天。

等他從地上爬起來時，一張臉已經腫得像豬頭，但他忘了痛，高興的大叫道：「我勝了！我勝了！你得拜我爲師，聽我差遣。」

一語甫畢，嘩啦一聲，也是大吐特吐，然後醉倒在桌底下。

財神道：「兩敗俱傷。」

冒牌財神道：「不對，他先醉倒，他輸了！」

財神道：「我這朋友剛才已先喝了不少酒，雖是先醉倒，却喝得比你朋友還多，因此這一仗應該是不分勝負。」

冒牌氣煞一拍桌子叫道：「胡說！他先喝多少我們不管，反正他既答應拚酒，先倒就算輸了。」

氣煞也一拍桌子，瞪起一對銅鈴也似的眼珠子，吼道：「你嚷個甚麼勁？想打架麼？」

冒牌財神忙道：「不打，咱們講道理，雙方說得明明白白的，不可胡賴。」

這時，旁觀者也紛紛插嘴，一致認爲酒鬼輸了，氣煞怒道：「輸就輸，有甚麼了不得？」

冒牌財神道：「你的朋友輸了，就得拜我朋友爲師，聽我朋友差遣。」

氣煞一哼道：「他已醉得不省人事，如何拜你朋友爲師？」

冒牌財神道：「不打緊，等他醒來再拜便了。」

財神冷冷瞅着他道：「趁着這時候，咱倆也來比一比如何？」

冒牌財神點頭道：「好啊，你劃下道兒來，我無不奉陪。」

財神道：「你冒充我，可知我的本事麼？」

冒牌財神哈哈笑道：「你有甚麼本事，我就有甚麼本事。」

財神不便當衆說出自己的本事是「夜走千家偷百戶」，乃站起道：「走，咱倆出去，到了外面我再告訴你如何比劃。」

於是，兩人一起下樓而去。

王實眼看無法阻止，只好任他們離去，他怕氣煞也向冒牌氣煞挑戰，便先向氣煞道：「氣煞，我究竟是不是你們的龍頭大哥？」

氣煞道：「你是呀！」

王實道：「那麼，你能不能接受我一道命令？」

氣煞道：「好，龍頭大哥你吩咐，要我把這小子劈成八大塊，我要是少劈了一塊，我就不是氣煞。」

他所指的「他」，是冒牌氣煞。

王實忙道：「不，我命令你寸步不離的跟着我，不准跟任何人發生衝突。」

氣煞一怔道：「這個……」

王實道：「我是你們四人的龍頭大哥，要是我被人傷害了，你們顏面何在？」

氣煞一想不錯，便狠狠瞪了那冒牌氣煞一眼，道：「便宜了你這小子！」

冒牌氣煞却是有意找碴，露出譏諷笑容道：「道上朋友都說你脾氣如何如何，今日見面，看來也不過如此。」

氣煞大怒道：「你說甚麼？」

王實喝道：「不准發脾氣！」

氣煞哇哇大叫道：「這小子存心找碴，我要是不給他一點顏色——」

王實緩緩接口道：「暫時把你的脾氣收起來如何？」

氣煞呆了呆，說道：「可是，我氣不過呀！」

王實道：「你一生氣，就上當了。」

氣煞雖然脾氣暴躁，倒也知道今天這四人來得古怪，可能懷着某種陰謀，覺得保護龍頭大哥的安全非常重要，於是點頭道：「好，我不發脾氣。」

說畢，果然乖乖坐着。

冒牌氣煞冷冷道：「你有胆量冒充我，只不知你會不會使我的『石破天驚三板斧』？」

氣煞一聽之下，氣又冒上來了，霍地站起，發出焦雷般的聲音道：「你個兔崽子，當眞活得不耐煩了！」

冒牌氣煞道：「咱倆到鎮外去大戰三百回合，看誰才是貨眞價實的氣煞。」

氣煞提起雙板斧道：「走！」

王實苦笑說道：「要去，得先聽我一言。」

氣煞回身道：「是，龍頭大哥，你吩咐。」

王實嘆了口氣：「我知道我這個龍頭大哥當得有名無實，現在我已做了決定，你若跨出這酒樓一步，我就再也不是你們的龍頭大哥了。」

氣煞聽他語氣充滿傷感，不覺心軟了，放下雙板斧道：「罷了，我不出去就是了，隨他吠去。」

王實道：「對，你坐下，眼觀鼻，鼻觀心，身外之事，一概不理。」

氣煞依言坐下，不再理睬那冒牌氣煞的挑釁。

冒牌氣煞又撥火道：「哈哈，現在終於看出眞假來了，氣煞氣煞，你辱沒了我的名頭！」

氣煞充耳不聞。

冒牌氣煞見撩他不動，便轉對王實投之以輕視的眼光，說道：「小子，你是何人？」

王實笑道：「我叫王殘子。」

冒牌氣煞又問道：「你是他們的龍頭大哥？」

王實點頭道：「是啊。」

冒牌氣煞諷笑道：「你小子有甚麼本事，竟能指揮他們四人？」

王實道：「我沒甚麼本事，只不過替他們出出餿主意罷了。」

冒牌氣煞笑問道：「甚麼意思？」

王實道：「他們四人有勇無謀，時常吃虧上當，因此拜我爲龍頭大哥，要我凡事替他們出出主意！」

冒牌氣煞哈哈大笑道：「這倒有趣，只是你小子雙足殘廢，看來弱不禁風，像你這樣的人，何異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能替他們出主意麼？」

王實道：「你是說我沒能耐？」

冒牌氣煞道：「有便說說看！」

王實道：「我最大的能耐是誠實，我以誠實與他們相處，不欺不詐，他們很高興。」

冒牌氣煞忽然伸出巨靈掌，向他肩上搭去，口中笑道：「你不是武林中人，我不想爲難你……」

其實，搭過去的手掌已暗蓄眞力，打算以陰勁暗傷他。

王實自然看得出來，他功力已失，已無力與人搏鬪，不過這時候他却輕輕揮出左掌，往他腰上章門穴按去，笑道：「謝謝，你請坐吧。」

他按出的一掌，招式神妙無比，而且是後發先至，先到了對方腰上。

冒牌氣煞不知他功力已失，見他出招異常高明，不禁面色一變，連忙撤掌後退一步道：「哼，我看走眼了，原來還是行家啊！」

王實裝糊塗道：「甚麼行家？」

氣煞也看出他反擊的一掌妙到峯巓，不覺目瞪口呆道：「龍頭大哥，你……」

王實笑道：「對不起，我的手不够長，你自己搬櫈子坐下來吧。」

他這句話，等於掩飾了剛才反擊的動作，使人以爲他伸出那一掌只是要搬櫈子，請冒牌氣煞坐下，別無他意。

冒牌氣煞却已滿腹狐疑，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他覺得王實剛才那一掌實在神妙絕倫，非有高深武功絕難出此，因此不敢再輕舉妄動，當下哈哈一笑，順風扯旗，搬過櫈子坐了下來。

王實道：「讓我來猜猜四位的來意好麼？」

冒牌氣煞笑道：「在下領教。」

他改口自稱「在下」，足見對王實巳刮目相看，心懷戒懼了。

王實微微一笑道：「四位冒充他們酒色財氣四友，却一味想在酒色財氣四項上與他們一較高下，而無以武力一決勝負之意，可見四位另有圖謀，是麼？」

冒牌氣煞道：「說下去。」

王實道：「由於你們的賭注是要敗的一方拜勝方爲師，聽勝方差遣，因此我認爲你們是想借重他們四人的武功……」

冒牌氣煞微笑道：「還有呢？」

王實道：「他們酒色財氣四友在武林中的名氣很大，等閒之輩也不敢前來打他們的主意，由此可知你們四人必是奉命而來的。」

冒牌氣煞也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反問道：「奉誰的命令呢？」

王實道：「奉誰的命令我不知道，不過據他們說，前一陣子龍虎會的人一再邀請他們加入龍虎會，你們是不是龍虎會的人？」

冒牌氣煞正要回答，忽見那色魔與冒牌色魔相率而返，前者神色沮喪，後者神采飛揚，一看就知勝負之屬了。

王實不感意外，微微一笑道：「你輸了？」

色魔臉色一紅道：「可不是，他奶奶的，也不知是怎麼攪的？今天竟然陰溝裏翻船……」

冒牌色魔眉飛色舞地道：「甚麼陰溝裏翻船？告訴你，你以前是沒有遇見眞正的強者，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罷了！」

氣煞問道：「你們怎麼比的？」

色魔嗒然若喪道：「我們花了一百兩銀子，各叫一個姑娘同床比耐力，我……必是太緊張了，所以……所以……他奶奶的，說來眞丟人，不說也罷！」

氣煞道：「結果呢？」

冒牌色魔笑道：「結果不到兩刻時，他即棄甲曳兵而走，我勝了！」

氣煞道：「你勝了的話……」

冒牌色魔道：「他當場拜我爲師，從今以後，他要接受我的差遣了。」

氣煞嚷叫道：「眞丟人！」

色魔面紅耳赤道：「我是丟人，不過男子漢大丈夫要言而……言而有信呀。」

他說到這裏，轉對王實苦笑道：「龍頭大哥，我完了，以後不能再跟你們在一起了。」

王實道：「你要跟他走？」

色魔點頭道：「是的，他要去哪裏，我就得跟他去那裏，他要我幹甚麼，我就得替他幹甚麼，總而言之，我從此巳不是『色魔』，而是他的僕人了。」

王實一指醉倒在地的酒鬼道：「他也輸了，那財神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你們三人這下子全變成人家的僕役，我這個龍頭大哥幹不成啦！」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御用殺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香芸率同牡丹、雁來紅等八侍婢，偽冒「八駿車」將常護花援救，扶上馬車，常護花已傷毒發作，昏暈過去，香芸見狀，立即用藥施救，才見常護花甦醒。便立刻驅車奔逃，途經一處叢林，全眞羽士抱一突然掠至，阻擋馬車去路，香芸一見，原來是乃父故交，即上前施禮，並懇抱一讓開，放她們一條生路。但抱一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爲由，除非她留下常護花，否則不應所請，一時僵持不下，抱一轉過身去，要衆女休息後再作決鬥。雁來紅沉不住氣，突施暗襲，被抱一反身一擊，登時氣絕，衆女只好坐下運功，準備一鬥……

名爲常護花　反爲花所護

香芸道：「這種毒還沒有名字，是瘴毒的一種，產自滇邊深谷之中，毒性的劇烈，絕不在桃花瘴之下。」

「是麼？」抱一若無其事的，仍不回頭。

香芸道：「晚輩自幼習醫，在解毒之餘，亦研究施毒，這亦可以說是晚輩唯一的本領。」

抱一冷冷道：「半個時辰還未到。」

香芸道：「晚輩也沒有强迫老人家在原地，老人家可以退開。」

抱一道：「不必，貧道雖然還未練得金剛不壞，百毒不侵之身，區區瘴毒，還不放在心上。」

香芸道：「晚輩奉勸老人家退出十丈之外。」

抱一冷笑道：「此八駿雖非其正八駿，一去亦有如閃電，你是要乘我遠離十丈之際，逃出這地方？」

「老人家疑心太重了。」香芸一笑。

抱一看不到香芸的笑容，只是冷冷道：「貧道若是倒在這毒烟之下，亦無話可說。」

香芸道：「晚輩也絕不會在老人家毒發之下，仍然下殺手。」

說話間，那些紫烟又濃了很多，一絲絲，一縷縷順風前飄，一上衣衫，竟然直滲入進去。

不過片刻，抱一的後背便好像爬上了無數條紫色的蚯蚓。

那些蚯蚓才鑽進去，那二批又沾上來，絡繹不斷。

抱一並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面色不由得一變，他看着那些紫烟落在肩膀上，又看着那些紫烟緩緩滲進去，雖然沒有什麼感覺，仍不禁有些兒心寒。

但話已出去，要收回却已是不可能，以他的身份，更不能出爾反爾，忙運起眞氣，在體內遊走一遍。

遊走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而他的皮膚亦沒有感覺任何異樣。

香芸即時道：「這種瘴毒有色無味，吸入了之後，開始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不妥，所以極容易疏忽過去。」

「那什麼時候發作？」

「在我們的限時到來之時，應該發作的了。」

「計算得倒也準確。」

「晚輩只是以一流的高手計算。」香芸柔聲道：「老人家當然是一流高手。」

抱一冷笑。「怎麼你不加重份量，一下子弄倒貧道？」

「欲速則不達，晚輩雖然年紀輕，耐性一向也不錯。」

「份量重了會怎樣？」

「老人家會變得有如瘋子一樣，胡亂殺人，晚輩不敢冒這個險。」

「這樣呢？」抱一忍不住追問下去。

香芸道：「最初是微感不適，然後四肢痲木而昏迷過去。」

「只是這樣？」抱一又一聲冷笑。

「在昏迷之際，肌肉會開始消蝕，中毒的人雖然會死得很難看，但不會太痛苦的。」

「不錯啊。」抱一冷笑道：「一個人能夠舒舒服服的死去，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香芸道：「老人家視死如歸，晚輩很佩服。」

「在貧道倒下之前，要殺一個常護花，大概還不成問題。」

「老人家只怕要失望了。」

抱一冷笑。「未必——」

香芸道：「老人家若是不開口說話，毒氣不會那麼快直入內腑，在時限到達之時，仍然有一戰之力。」

抱一面色一變，閉上嘴巴。

香芸道：「晚輩實在不想用這種手段，但技不如人，生死關頭，萬不得已。」

抱一悶哼一聲，不再回答。

香芸接道：「老人家若不給這半個時辰，晚輩也一樣無所施其技，所以說到底，還是多謝老人家成全。」

說完這句話，香芸悠然站起身子，移步往馬車回去，那些錦衣少女一個個都露出了喜悅的神情。

香芸逕自走上馬車，將車門掩上，才吩咐道：「你們都上馬好了。」

錦衣少女一齊站起身，香芸道：「限時一到，我們動身。」

牡丹脫口道：「姑娘，請你讓我用劍砍殺這個老道士，替雁姊姊報仇。」

香芸道：「人家一言九鼎，我們才保得住性命，反正是必死之身，又何必再加刀兵？」

牡丹垂下頭，香芸歎息道：「抱一老前輩並非大奸大惡之人，必有他萬不得已的苦衷，我這種毒藥製煉不易，原是準備對付他人，但事既至此，亦不得不用。」

這些話每一句抱一都聽得很清楚，眼看那些紫烟不停的飄過，沾上，滲入，越來越覺心寒。

他武功高强，的確是一流高手，臨敵應戰，經驗之豐富，只怕很少人能及，而這些年來，遇上的用毒高手也不少，雖然不懂得用毒，對於毒藥的認識也很豐富。

他却沒有聽過，沒有見過現在這種毒烟，再令他心寒的還是，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毫無所覺。

以他過往的經驗，毒藥多少都帶些異樣的氣味，而顏色越瑰麗，也通常越毒。

現在這種紫烟，越濃顏色也越美麗，却毫無氣味，也所以根本分辨不出藥力到底有多厲害，又屬於那一類的毒藥。

香芸若說的是事實，那若是瘴毒，便已經痲煩得很！

瘴毒本來就已是毒藥之中最難應付的其中一種，因爲天然生成，要立卽配製解藥，根本不知道從何下手，非經過諸般試驗不可。

通常來說，一般較好的解毒藥物，對於任何一種毒藥都能夠起多少抑制作用，可惜他一向都不帶任何藥物。

而通常來說，內功精深的人，亦能夠將毒性暫時抑制，甚至迫出體外。

但到現在爲止，他却始終都不知道，毒性是否已經被抑制住。

因爲他仍然沒有絲毫中毒的感覺，却可以肯定，那種毒烟並沒有被他的內力迫出來。

他只見紫烟一縷縷滲入，却不見飄浮出來。

難道那些紫烟竟然滲過衣服，一直滲進肌膚血肉之內？

可是他始終沒有違背諾言，好像他這種成名的高手，即使面臨生命的威脅，寧可死，也絕不會出爾反爾的。

而好像他這種高手，說話出口，即使快要倒斃當場，也不會離開，惹人笑話。

香芸也顯然看準了抱一這個弱點。

抱一的脈搏一向很正常，以之計時一向很準確，但現在他忽然發覺，脈搏的跳動已有些失常，已開始越來越快。

這到底是心情影响還是毒性已開始發作，抱一也不敢肯定，他只是知道，這一次的時間是絕不會準確的了。

脈搏跳動得迅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是以他的脈搏爲標準，這半個時辰當然也比較容易過。

香芸到底有沒有將這一點也計算在內？抱一實在想知道。

若是已計算在內，在半個時辰消逝之前，他仍會倒下去，否則，他也許還有足夠的時間出手。

半個時辰本來很容易過去，尤其是在談談笑笑之下，香芸現在却一聲不發，其他人更不會作聲，抱一惟有呆呆的暗數脈搏，靜待時間消逝。

在他的感覺，實在難過得要命。

最要命的還是那些紫烟不絕的隨風飄來，滲入他的衣衫內。

又過了一會，抱一已開始感覺有些不適，這種不適的感覺並不是來自某一處，而是每一處都來。

抱一這一驚非同小可，默運眞氣，遊走了三遍，每一遍走過，就舒服一些，可是到他的眞氣停止運行，那種不適的感覺又襲來，而且更强烈。

紫色的烟霧這時候亦更加濃郁，仍然是嗅不到絲毫異味。

抱一不禁由心一聲歎息，這種情形下去，除非他立即動身離開，否則未等到限時，他已經毒發倒地，而運氣抗毒，顯然又並無多大作用，眞氣若是不停的運行，

到時限，縱使仍能夠不倒，只怕眞氣亦巳消耗得七七八八。

他忽然覺得有些好笑，既然巳身入魔道，便應該放棄正道原則，那他現在既不用呆着等待毒烟侵襲，表情亦早巳解決。

此念一動，他念便紛至沓來，數十年來的憂歡都不由湧上心頭。

一個人所以出家入道，總有他的苦衷，眞正欣然自願出家的人並不是沒有，但若非愚昧，只怕萬中無一。

抱一是一個聰明人，所以武學才會有現在的成就，他也不是自幼因爲家境不好，被送入道觀，之所以出家入道，實在有他的苦衷。正如他之加入天地會，爲天地會追殺常護花。

他當然知道常護花是怎樣的一個人，只是他身不由己，不能不執行這個命令。

這一個令他捨正從魔的原因，現在更有如尖針一樣直沒入他的靈魂深處。

死亡對他來說亦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一想到解脫，抱一的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那種不適的感覺也消滅了一些。

從金猴口中吐出來的紫烟越來越濃，風向不改，一股股當頭向抱一罩下。

那些錦衣少女目不轉睛，面上都不由露出了欽佩之色，就是牡丹，亦不例外。

抱一雖然殺了雁來紅，牡丹亦不能不承認這個人實在有高手之風。

好像這樣的人，江湖上巳不多，而竟然加入了一個那麼邪惡的組織，不由她們不深感可惜。

車簾子開處，香芸又現身出來，一聲輕歎，道：「老人家，你令我佩服，也令我慚愧。」

抱一淡淡道：「用毒既然是你的專長，又何必慚愧？」

香芸道：「時間巳無多，老人家看來，似乎不能夠持支到那個時候了。」

抱一淒然一笑。「也許。」

香芸看不到他的表情，當然也不知道他的感受，那種不適的感覺巳經充斥全身，他的四肢這時候亦巳感覺到有些痲木。

「螻蟻尚且貪生，晚輩不能不盡全力以保性命！」香芸顯得有些無可奈何。

抱一接道：「不必多言。」

香芸接道：「馬車過後，晚輩會留下解藥。」

「不必！」抱一冷冷道：「貧道並不是貪心畏死的人。」

「只是晚輩於心不安。」

「你又豈知貧道一定支持不到那個時候？」

香芸道：「老人家沒有發覺語聲巳變，眞氣巳然接續不上？」

抱一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每隔這上下，他總會默運眞氣幾遍，眞氣遊走下來，巳沒有那種舒服的感覺，而且巳有些地方接續不到。

他沒有作聲，香芸接說道：「跟着老人家會發覺四肢痲木，那是說，毒性巳開始發作的了。」

抱一只是冷笑。

香芸又道：「老人家現在要反悔也還來得及，只是，這馬車之上，藥有百種，老人家即使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將我們擊倒，亦未能够在毒發之前將解藥找到。」

抱一冷笑道：「貧道活到這個年紀，巳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那何以老人家又投身天地會，將數十年清譽毀於一旦？」

抱一沉默了一會，冷冷道：「小女娃不覺得好奇心太重？」

「這不是一件壞事。」

抱一聲歎息，香芸道：「老人家當然有萬不得巳的苦衷，若是不能說，也就罷了。」

抱一沉聲道：「我看你目的還是在引我說話，多吸毒烟，早些毒發。」

香芸笑了笑。「老人家現在才發覺，還是太遲了。」一頓，吩咐道：「各人準備啓程。」

抱一終於轉過身來，道：「半個時辰到了。」

他的語聲異常低沉，滿頭汗汗淋漓，身子竟有些搖搖欲墮。

香芸笑望着抱一。「雖然未到，也差不多了。」

抱一冷冷道：「你怎麼知道？」

香芸目光一轉，道：「那樹影不是計時的好工具？」

抱一又一呆，「小女娃，你是我所見最聰明的人，聰明人一向都不長命，你要緊記貧道這句話。」

香芸正色道：「晚輩會緊記心中。」

抱一倒退了一步，手握於劍柄之上，香芸歎息道：「老人家既是巳感覺有些昏眩，就不要妄動眞氣的了。」

抱一道：「少廢話。」

香芸道：「老人家是必因爲什麼，不得不受天地會控制，既然如此，老人家又何不將命留下，看事情是否還有轉機？」

抱一沒有作聲，香芸接又道：「死亡有時雖然是一個大解脫，但若是心事未了，身入幽冥，亦不得安息。」

抱一不由一聲長歎，坐落地上。

香芸即時道：「是時間了，」語聲一落，揚手忽然一顆碧綠的藥丸拋向抱一。

抱一不由自主將藥丸接下，香芸柔聲接道：「老人家先服下這顆藥丸，用內力將藥力運行一遍，再服下這一顆，運行眞氣九周天。」隨又將一顆珍珠一樣的藥丸拋過去。

抱一亦接下。香芸隨即取出一個小小的瓶，道：「這是最後服的，服罷這瓶藥末，三天之內，不飲烈酒，確保無碍。」

「這麼痲煩。」抱一不覺嘟喃一聲，那個瓷瓶隨即向他擲來，他接在手中，頹然垂下頭。他的確不怕死，可惜他實在有些事放心不下。

香芸接說道：「多謝老人家成全。」

抱一不答，香芸一聲：「起行——」將竹簾子放下來。

那些錦衣少女立即策騎奔出，兩騎在前，牡丹牽着馱着雁來紅屍體一騎，跟了上去。

然後是馬車，最後是四個錦衣少女。

車馬在抱一身旁經過，抱一沒有理會，到車馬去遠，才將碧綠色的那顆藥丸拋進口裏，運起眞氣來。

他滿頭汗落淋漓，一身衣衫亦經巳濕透。

這片刻間，他只覺全身惡寒，說不出

的不舒服，但他仍然強忍，待馬車去遠。

他雖然巳入魔道，並沒有捨棄個人的尊嚴，這片刻的延誤，即使會加深毒性，他也不肯在敵人之前將解藥服下。

碧綠的那顆藥丸透着淡淡的蘭花香味，入口即化，滿口芬芳，一股清涼順咽而下。

「好藥——」抱一不由暗讚一聲。

眞氣運行一遍，那種不適的感覺竟然奇蹟般逝去，抱一接將那顆珍珠般的藥丸吞下。

這顆藥丸亦是入口化開，却是另一種香味，抱一想不出那是什麼香味，但一樣芬芳清涼。

抱一那種不適的感覺巳經不存在，另一種舒適的感覺代之而生，功行九周天，竟有些飄飄欲仙。

「好一個女娃子！」抱一又暗讚一聲，取過那個瓷瓶，嘟喃道：「只是痲煩一些。」

九周天之後，他巳經發覺眞氣流暢，渾身舒適，較之未中毒之前猶有過之，所以他實在想不透，那個瓶玲中的藥還有什麼作用。

可是他仍然將塞子拔開，目光及處，不由一怔。

瓶裏載的並不是藥粉藥丸，只有一張淡碧色的紙捲放在其中。

——莫非是要我將這張紙吞下？抑或在紙上寫着藥方？

抱一想不透，小心翼翼的用兩隻手指將那張紙拔出來。

紙上寫着字，却絕不是藥名，抱一目光落處，又是一怔。

——紫烟無毒，絕非瘴氣，却有輕微痲痹作用，主要用作減輕病者痛苦，以便施救，碧綠藥丸乃家傳碧靈珠，功能却百毒，珍珠一顆煉以北天山雪蓮，益壽延年，惟望前輩笑納，欺瞞之罪，尚祈見恕。

秀麗的字跡，恭恭敬敬的措詞，抱一看在眼內，却滿不是滋味。

紙上寫得很明白，他根本沒有中毒，那種不適的感覺，完全是由於香芸的說話影響。

她自知不是抱一的敵手，惟有出此妙計，迫使抱一不敢動手。

好像她那樣鎮定的人實在不多，也非獨瞞騙抱一，連那些錦衣少女也一齊瞞騙過去，所以牡丹才會有乘機將抱一除去的豪語。

也所以抱一才會深信不疑。

最後的慨贈解藥更是棋高一着，掌握了抱一的弱點，將抱一的殺機消滅於無形，同時將抱一求生的欲望激發起來，也所以抱一才會接下藥丸。

他既然巳將藥丸接下，肯定就不會出手的了，香芸仍然攤好了三種解藥，以便有足够的時間離開，三種解藥當然使得那種毒藥給抱一更厲害的感覺。

這完全是一種心戰，面臨一個抱一那麼厲害的敵人，香芸要贏這一仗，實在不容易。

她畢竟贏了，却也沒有令抱一吃虧，那兩顆藥丸一如紙上所寫，的確是兩樣靈丹妙藥。

口裏芬芳猶在，抱一目光緩緩轉向馬車離開的方向，突然笑起來。

他雖然敗了，却敗得心服，笑着他嘟喃一聲：「却百毒倒罷了，延年益壽——」語聲一頓，接着的是幾聲苦笑。

× × ×

香芸的面上這時候亦有了笑容。

擺脫了抱一，常護花傷口附近的膚色亦經巳逐漸恢復正常，這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她一面默計着時間，一面仔細的看着常護花，雖則到現在常護花仍然未醒轉，但顯然巳脫離危險。

惟一令她担心的是，除了抱一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人攔途阻截。

車馬的速度未變，那些錦衣少女到現在爲止，顯然也並未知道巳在鬼門關之前打了一個轉。

香芸悠然掀開簾子，往外看了一眼。

馬車正馳在江邊小路上，江流滔滔，一瀉千里。

香芸輕吁了一口氣，看到這江流，她的心總算放下來。

一個錦衣少女即時策騎追上來。「姑娘，快到楓林渡口了。」

香芸點頭道：「你們由現在開始，必須更加小心。」

牡丹聞言回身道：「姑娘，小婢總覺得不掌握機會除去那個老道士，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那個錦衣少女亦道：「是啊，他殺了我們那麼多人，就是不殺他，也不能給他解藥。」

香芸笑望了她們一眼，道：「若是他眞的中了毒，我們不趁這機會殺他，的確可惜得很。」

錦衣少女一呆：「姑娘你是說……」

「紅紅——」香芸微嗔。「你一向很小心，怎麼到現在仍然瞧不出？」

紅紅怔了怔，驚訝的望着香芸，「那些紫烟其實一些毒也沒有？」

香芸頷首。「以那位老人家的內力修爲，一般的毒藥對他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就是劇毒，相信他亦不難以內力迫出來。」

紅紅道：「好像姑娘方才嚇唬的那種毒藥……」

「也許有，但不是在我手上。」香芸笑了笑。「你們跟了我那麼多年，我什麼時候到過滇邊？」

紅紅苦笑，香芸目光一轉又問：「你們又什麼時候看見我對人施用毒藥？」

「那金猴裏燒的到底是……」

「幾種藥物混成的香料，可以令人的感覺變得遲鈍，在我替別人療傷的時候，你們應該見過了。」

紅紅一怔。「只是那種東西？」

香芸道：「幸好你們都這樣服從，若是有那一個拒命向那位老人家出手，一定會發覺本身功力未受影响，而懷疑其中有詐，那我們就完了。」

所有錦衣少女都聽得清楚，齊皆捏了一把冷汗，牡丹顫聲道：「他殺了雁姊姊，方才我實在忍不住想出手的了。」

香芸笑望着牡丹。「當時我最担心的也就是你，幸好你總算沒有出手。」

牡丹道：「姑娘救了我們公子，我若

是不尊重姑娘的意見，公子知道了一定會很不高興。」

香芸頷首道：「常公子平日教導你們，是必花了不少的心力。」

牡丹道：「其實，他也不怎樣理會我們，只是我們總覺到，他說的大都很有道理。」

香芸笑問：「你們那兒眞的種着很多花？」

「是眞的，姑娘有空不妨到那兒去走走。」

香芸點點頭。「常公子人如其名，果然是一個惜花人。」

牡丹轉問：「姑娘，方才怎麼不叫我們趕快離開？」

香芸道：「那位老人家心思也很敏銳。我們若是趕快，他勢必會動疑，反正都是冒險，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紅紅接問道：「到現在，他是必仍然呆坐在那裏，運行眞氣。」

香芸笑道：「九周天在他來說，並不需要很多的時間，而一開那個瓷瓶，他就會發覺只是一個騙局！」

紅紅奇怪道：「瓷瓶裏載的到底又是甚麼？」

「一張紙寫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姑娘其實可以不這樣做。」紅紅更加奇怪。

「以他這樣高手，這件事是絕不會騙得他多久，與其如此，何不大方一些？」

紅紅苦笑了一下。「姑娘的行事作風與大爺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分別。」

香芸笑笑道：「你又想起了什麼？」

紅紅道：「大爺不是時常說，凡事都留有餘地，等如給自己留下一條生路？」

香芸道：「只是這許多？」

紅紅詫異。「還有什麼？」

香芸道：「你從來聽別人說話就是只聽一半，凡事都留有餘地，却要看對方是什麼人！」

紅紅俏臉一紅。「大爺不錯還這樣說過！」

「那若是窮兇極惡之人，留有餘地就等如跟自己的性命開玩笑。」香芸目光一遠。「那位老人家……」

紅紅搶着道：「當然不是那種窮兇極惡的人了。」

香芸道：「但他也殺了我們好些人，只是在這樣的一場決鬥下，死傷本就是難免之事，爲了要取得最後的勝利，難免要忍痛作一些犧牲。」

紅紅道：「大爺也是這樣說。」

說話間，車馬已到了一個古渡旁邊。

風吹蕭索，古渡上沒有船，旁邊的那個茶寮也是一片靜悄悄。

車馬停下，一個錦衣少女策馬奔回。「姑娘，情形不妥，看來只怕有變。」

香芸道：「你們小心，不可妄動。」

那些錦衣少女立即在馬車之前一字橫開，拔劍在手，紛紛下馬，目光都落在那座茶寮上。

茶寮的門戶緊閉，也沒有絲毫聲響傳出來，突然一下竹哨聲，茶寮旁邊的樹林冒出了百數十個黑衣人，其中三十個手執強弩，一齊向這邊射來。

竹哨聲方響，香芸已然一聲。「都退到車廂後面！」

那些錦衣少女十分服從，應聲紛紛掠過車廂，弩箭射來，都射在車廂之上。

黑衣人看見弩箭無效，立即奔出來，當先一個中年人，一身錦衣，手執纓槍，目光一掠，厲聲道：「郝老二，你在幹什麼？」

他是向茶寮那邊喝問，語聲未落，茶寮的門砰地飛脫，一個人亦跟着從茶寮中飛出來，凌空正落在茶寮前的地上。

那個人身材魁悟，半敞着胸膛，相貌非常兇悍，錦衣人目光一落一呆，脫口道：「郝老二！」身形同時停下來，跟在他後面的黑衣人亦停下。

郝老二全身上下並無血漬，一雙眼睜大，一絲生氣也沒有。

錦衣人身形一頓一轉，目光一抬，手中纓槍亦同時指向茶寮那邊。

一個中年人即時從茶寮內走出來。

他走得並不快，却說不出的飄逸，急風吹過，五綹長鬚飛舞，更見瀟洒。

在他的手上有一柄摺扇，並未張開，他右手抓着摺扇，左手輕捉着摺扇的另一端，神態悠閒，一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那柄摺扇碧玉爲骨，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中年人那一身錦綉立蟒箭袖長衫，亦是手工精細，不比一般。

他身上並沒有太多的裝飾，但全身上下，都予人一種高貴的感覺。

錦衣人目光及處，面色一變，失聲道：「龍飛相公！」

「正是！」中年人刷地將摺扇打開，那之上四字一斷，三字一斷，二字一斷，寫的並不是什麼詩詞，而是一個個姓名。

每一個都是有名的高手，也都已盡死在他這柄摺扇下。這柄摺扇也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玉骨銷魂。

錦衣人雖然沒有見過龍飛這個人，却聽過這柄扇，江湖上，也沒是第二柄這樣的扇。

那些黑衣人一聽「龍飛相公」四字，齊皆變色，錦衣人却接道：「龍飛也只是一個人，併肩子上！」

聲落槍動人動，一枝纓槍毒蛇也似當胸扎去！

那些黑衣人亦自吶喊衝殺上前！

龍飛同時一聲：「殺！」摺扇刷地一收，迎着纓槍欺前！

六個錦衣少女應聲自馬車之後掠出，六隻飛燕也似飛向那些黑衣人，她們非獨身形快，出劍同樣快，而且一劍刺出，刺的必是要害！

一般女孩子看見血，手脚也發軟，這六個錦衣少女却非獨不畏，而且殺起人來，簡直就有如六個劊子手也似！

那些黑衣人也是慓悍非常，武功却沒有那六個錦衣少女的好，錦衣少女那樣衝殺過來，也顯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片刻之間已給砍倒多人。

他們隨即將那六個錦衣少女包圍起來，其中十來個，接向馬車衝去。

車座上那兩個錦衣少女同時撤出長鞭，「唿哨」聲中，左右飛捲！

那個黑衣人驚呼未絕，已經被鞭梢勒住頸子，凌空拉起來！

鞭梢一鬆，黑衣人凌空墮下，雙雙氣

絕，兩個錦衣少女接將劍拔出，迎着衝前來的其餘黑衣人，雖然兩個人，却將那些黑衣人截下。

龍飛的摺扇這時候已然貼着槍桿直進、錦衣人的雙手，他連閃十三槍，摺扇已然搶進破綻！

錦衣人第十四槍還未刺出，槍勢已然被迫死，抽槍急退！

龍飛大笑。「神槍十三郎一槍震南天，不過爾爾！」

十三郎面色立變，纓槍猛一個槍花，接從當中穿出，飛刺向龍飛咽喉！

龍飛偏身讓開，左右肘一撞，將旁來兩個黑衣人撞飛出去，身形一拔，凌空一個翻滾，已到了十三郎頭頂上空！

十三郎一式「野火燒天」，纓槍上刺，迅急而凌厲，連刺十三槍，竟都沾不着龍飛一角衣衫。

槍勢方頓，龍飛立即順着槍桿急落，摺扇仍敲向十三郎持槍之手。

十三郎變招已不及，縮左手，右手拖槍而退，龍飛緊追不捨。

他彷彿已變成纓槍的一部份，一任十三郎怎樣都擺脫不開！

十三郎心頭大駭，人與槍突然翻騰起來，槍勢有如靈蛇，貼地疾退了出去！

龍飛身形風車般滾轉，緊追在後，三個衝前來的黑衣人才一接近，就被他雙脚踢飛出去！

十三郎掌握那刹那，身形再一個翻騰，一槍急取龍飛咽喉！

這一槍即使不中，他自念也應該可以擺脫龍飛的糾纏，將龍飛迫開，那知道龍飛的左手那刹那搭上槍桿，順勢欺前來！

十三郎棄槍不是，不棄槍也不是，方自舉棋不定，龍飛已迫近來！

摺扇「刷」的又打開，刀也似劃向十三郎的咽喉！

十三郎怪叫一聲，棄槍暴退，一退竟遠逾兩丈餘，猛倒了一個旋子，摔倒在地上。

他的咽喉嚇然已經裂開了一道口子。

鮮血這時候才突然濺出來，龍飛這一摺扇出手之迅速，絕非一般人能及，那柄玉骨摺扇在他的手中已無疑似利劍一樣！

纓槍凌空落下，龍飛抄在手中，吞吞吐吐，圍着那六個錦衣少女的黑衣人立被刺倒了七個！

其餘黑衣人看見十三郎也倒，那裏還有心情戀戰，其中幾個轉身便走！

這幾個一走，其餘的亦紛紛開溜，龍飛沒有追，反手將纓槍擲出！

那枝纓槍一飛逾丈，穿過兩個黑衣人的身子，釘進了一株樹幹上。

六個錦衣少女方待追前，却給龍飛叫住。「不要追了！」

紅紅應聲道：「大爺，這些人——」

龍飛淡然一笑。「他們走不遠的。」

語聲甫落，慘叫聲急起，那些退入樹林中的黑衣人一個個倒飛出來，無不浴血倒下。

樹林中同時出現了一羣錦衣武士，一個個手執長刀，追殺那些黑衣人。

他們的出手非常迅速，毫不留情，一個個有如猛虎出柙，擋者披靡。

那些錦衣少女看在眼內，才知道龍飛早有安排，立時退回馬車那邊。

錦衣武士人數並不多，那些黑衣人在他們的包圍之下，却一個不剩，盡皆伏屍在刀下。

最後一聲慘叫方絕，兩個武士已左右奔到龍飛的身前，欠伸施禮。

龍飛道：「都殺了？」

「一個也跑不掉！」

「好——」龍飛接吩咐，「將屍體送進茶寮，放火燒掉！」

錦衣武士應聲散開，龍飛轉向馬車那邊走去，那些錦衣少女慌忙讓開，牡丹看在眼內，亦自退到一旁。

龍飛經過牡丹身旁，脚步一頓。「你是常護花的人？」

牡丹欠伸應道：「正是。」

「不錯——」龍飛再舉步。

車簾子即時一開，香芸現出臉龐來，龍飛目光一落，一笑。「芸兒，還好？」

「有驚無險。」

龍飛道：「我已經收到那隻飛鴿，你能夠在抱一的手上脫身，實在不容易。」

「全仗義父平日教導臨危不亂。」

「臨危不亂，說是簡單，要做到可不容易，尤其是面對抱一這種高手。」

香芸微喟道：「想不到抱一這種前輩高手也入了天地會。」

龍飛嘆道：「我們想不到的事情多的是。」

香芸接道：「曹昊也是他們的人。」

龍飛頷首道：「抱一行事本來是只憑自我喜惡，曹昊以我所知却是眞正的血性漢子，這個人也入了天地會，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香芸道：「幸得他臨陣倒戈，常公子才能夠闖出賭坊外。」

龍飛沉吟道：「看來他之加入天地會，一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

香芸道：「抱一顯然也是的。」

「路上你還遇着什麼人？」

「惡僧無情。」香芸笑笑。「這個人雖然惡得很，還是被我們的八酸飛車騙過了。」

龍飛嘟喃道：「這些人一直都藏起來，現在一下子出現，只怕不單是爲了常護花秦步歌。」

香芸道：「這倒是未必，秦步歌知道的秘密說不定眞的非常重要。」

龍飛點點頭，問道：「常護花現在怎樣了？」

「已沒有生命危險，密宗的毒藥雖然厲害，還難不着你這個女兒。」

龍飛笑笑。「以他的內功修爲，應該很快就會康復。」說着，走到雁來紅的屍體旁邊，細看了一眼。「是抱一殺的？」

牡丹道：「只是一招之間的事。」

龍飛輕吁了一口氣。「這老道士的武功比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高得多了。」

牡丹看了龍飛一眼，沒有作聲。龍飛歎息道：「俠義之士，已經不多，而其中顯然又不少已經被天地會招攬，難怪我們始終處於下風。」

香芸道：「常公子倒是一個難得的人材。」

龍飛點頭道：「相信他也一定會助我們一臂之力。」

香芸亦頷首。「一定的。」

龍飛四顧一眼。「船很快就會到來，在這段時間之內，大家不要放鬆警戒。」

香芸道：「他們會小心的了。」一頓，轉問道：「想不到義父竟然會親自走一趟。」

龍飛笑道：「義父還未老，也早就想一舒筋骨。」

香芸道：「只是義父身負重責……」

龍飛搖頭。「這些話不是你說的！」

香芸一笑住口，龍飛目光一轉，道：「來了。」

衆人側首望去，只見一艘三桅大船從江灣轉出，迅速向這邊駛來。

那艘大船的風帆錦綉燦爛，船艙更就是樓台的結構，裝飾得美輪美奐，順風順流，其快無比。

遠看還不覺怎樣，靠近古渡，才知道其大也是無比，船舷丈許的一塊竟是跳板，八駿飛車竟能够從這塊跳板駛上船去。

牡丹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大的船，不由目定口呆。

其他人都無任何驚訝表示，迅速退到了船上，跳板旋即收起，啓碇東去。

× × ×

江水東流，大船順流東下，兩岸景色飛逝，眞的給人一日千里的感覺。

當日黃昏，常護花已醒來，牡丹一直侍候在他身旁，看見他醒轉，才放下心頭大石。

常護花一身內功修爲，不比一般，人一醒轉，眞氣運行，很快便能够坐起來。

看見周圍的佈置有如宮殿一樣，常護花並不怎樣意外，到現在爲止，所發生的事情，已經够他意外的了。

但當他知道置身船上，還是不由大吃一驚，他所在不過一個房間，却已經如此寬闊華麗，這艘船的價值實在可想而知。

「這是什麼人的船？」常護花忍不住問。

「所有人都稱呼他龍飛相公。」

「龍飛相公？」常護花又一呆。

他當然知道有這個人，事實，江湖上不知道這個人的人只怕不多。

這個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武功據說在十大高手之內，是俠義道中人。

有人說他是關外落日牧塲萬馬王的女婿，亦有說他是朝廷中人，與當今天子乃是叔姪之親。

更有說他就是文采武功冠絕京華的太平安樂王。

這些傳說聽來都是那麼眞實，却沒有人能够肯定。

見過這位龍飛相公的人雖然不少，但每當問及這個問題，這位龍飛相公都是笑而不答，再不就是「也許」二字。

這位龍飛相公的出現江湖，更就是神話也似。

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怎樣注意這個人，稍予注意的江湖朋友，都只是覺得這個人矯然一鶴，卓爾飛龍，絕不像普通人。

然後有些江湖朋友發覺，這個人經過的地方，惡名昭彰的土豪惡霸，貪官污吏一定家破人亡，革職查辦。

也就因此他們開始留意這個人，開始發覺這個人勢力的龐大、的可怕。

種種的傳說，也由此開始。

曾經有江湖朋友專程上京，存心一探那位太平安樂王與這位龍飛相公是否同一個人。

進了京城，他們才發覺京師重地，守衞森嚴，太平安樂王府更不是一般人能够涉足其間。

他們惟一的收穫，就是知道這位太平安樂王文武雙全，嫉惡如仇，甚得人心。

而龍飛相公，亦不難相處，那些嘗試與他接觸的江湖豪傑，都沒有失望，有些與之還成了好朋友，這些好朋友對於這位龍飛相公却也都不多作透露。

常護花對於這位龍飛相公一樣甚感與趣，也早有結交之心，現在他總算得償所願。

在這種情形之下認識，當然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的人現在何處？」常護花接問。

「在船上。」牡丹有些兒奇怪。「莊主是什麼時候認識龍大爺的，怎麼我們從未聽說過？」

常護花更加奇怪。「我不認識他。」

牡丹怔在那兒，常護花接問：「山莊那兒是不是出了事？」

「給燒了！幸好香姑娘先來，將我們送走。」

「香姑娘？」常護花毫無印象。

「她叫做香芸，龍大爺是她的乾爹，很美的，而且懂得配藥醫病……」

常護花訝道：「我中的毒，就是她解的？」

牡丹點頭，常護花沉吟接道：「我昏迷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你詳細跟我說。」

牡丹的口才還不錯，說得很詳細，也很有條理，常護花用心的聽着。

聽到雁來紅慘死，常護花不由歎息，知道抱一這樣的一個前輩高手，也竟被天地會網羅，更加感慨。

待牡丹將話說完，常護花才問：「曹昊怎樣了？有沒有他的消息？」

一個溫柔悅耳的聲音應道：「飛鴿方傳來消息。」

人接從門外走進，是香芸，牡丹趨前一福。「香姑娘。」

「不是跟你說過，我們姊妹相稱，不必客氣。」香芸輕扶着牡丹肩膀轉向常護花。「打擾公子……」

常護花笑笑道：「姑娘倒是與我客氣了。」

香芸一怔，轉過稱呼。「常大哥沒事了？」

常護花頷首追問：「消息怎樣說？」

「曹老前輩已去了。」

常護花一聲歎息，香芸接道：「常大哥也不用難過，曹老前輩拚着一死，毀了無情的右手，還殺了天龍天虎天象。」

「了不起。」常護花點點頭。「之前我倒是錯怪了他。」

香芸微喟。「天地會盡是找他們的弱點，迫使他們服從。」

常護花詫異問道：「姑娘爲什麼要與天地會的人對？」

「這個問題，還是由我義父回答。」

「不知道龍老前輩現在可有空？」

「我義父並不老。」香芸一笑。「他現在正在大堂上，方吩咐我來看常大哥是否已經醒轉。」

「好，我這就去見他。」常護花長身而起。

香芸牡丹左右一齊迎上來，常護花略整衣衫，笑道：「大概我還用不着你們攙扶。」

他的脚步果然很平穩。

× × ×

大堂上燈光輝煌，常護花走在燈火之下，面色雖則稍嫌蒼白，但仍神采飛揚。

龍飛坐在一張長案之後，靠着一面松月屛風。

明月一輪，孤松蒼勁，一鶴矯然，彷佛要飛進月中，又彷佛要飛出屛風外。

案上放着無數卷軸，其中一軸開展，上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龍飛筆點硃砂正往上批改，這給常護花的印象很奇怪。

龍飛隨即一擺手。「坐——」

常護花一旁坐下，龍飛目注香芸牡丹，道：「你們也坐下。」

牡丹誠惶誠恐，香芸笑道：「在這裏，不用太拘束，坐——」

牡丹只好坐下來，龍飛又批改了兩行，才停筆，道：「芸兒的藥眞還不錯。」

香芸微嗔道：「那有在別人面前稱讚自己女兒？」

龍飛一笑。「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害羞的？」

「不說了。」香芸才說不說，轉又對常護花道：「是不是？不太老。」

常護花笑應。「那不叫老前輩，叫前輩就是。」

龍飛揮手道：「用不着，我們大可以兄弟相稱。」

香芸立即嚷起來。「那我豈不是要叫他做叔叔？」

龍飛大笑，香芸嬌靨微紅，看來更加嬌俏，常護花多看一眼，心頭不禁一動。

龍飛笑顧常護花。「看來你這一聲前輩是免不去的了。」

常護花欠伸道：「前輩大名，晚輩早已如雷貫耳。」

「又是客套話。」龍飛笑接道：「說一些不是客套的可以不可以。」

常護花立即說道：「晚輩斗胆問一句，前輩是否傳說中……」

龍飛截道：「什麼傳說？」

「有說前輩就是太平安樂王，與當今天子乃是叔姪。」

「這是事實。」龍飛直認。

「亦有說，前輩乃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

「也是事實。」龍飛笑笑。「當然你也會有些奇怪，以我身份的特殊，爲什麼在江湖上走動。」

常護花點頭，龍飛接道：「喜歡結交江湖上的英雄豪傑，可以說原因之一，對付天地會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根據祖尚透露給水仙的消息，天地會目的在翻天覆地，謀奪天下，計劃的第一步，就是全力刺殺南下的鐵面御使呂東陽。」

龍飛道：「我已經考慮到他們可能有此一着，調派了十二高手護衞，但天地會若是傾巢而出，只憑他們十二人，還是起不了作用。」一笑接道：「現在既然肯定了，知所防範，都不難應付。」

常護花道：「相信他們還不敢公然與朝廷軍兵衝突。」

「不錯。」龍飛沉吟。「消息經已走漏出去，相信他們一定會將這個計劃改易，只是爲防萬一，仍得小心。」

常護花道：「祖尚武功不怎樣好，竟然知道這個秘密，倒是有些奇怪。」

龍飛道：「你有所不知了，祖尚到底是天地會的開創功臣，一直以來，都甚得寵。」

常護花詫異道：「前輩早已知道這個人的底細？」

龍飛道：「因爲還要利用他追查下去，將天地會連根拔起，所以才讓他活到現在。」

常護花恍然道：「也所以香芸姑娘及時趕到來，救了晚輩一命。」

龍飛道：「她其實是要去萬花山莊與你聯絡，想不到你那麼快動身，而當時又有消息，天地會已準備對萬花山莊採取行動，當然得先救萬花山莊的人。」

常護花一聲微喟。「想不到天地會的勢力如此龐大，行動又如此迅速。」

龍飛道：「你所以想不到只是因爲這是你第一次與他們接觸，這件事，最覺遺憾的是，我們消息還不够靈通，未能够在事發之前救出秦步歌兄妹，而事發之後，又未能够將他們截下。」

常護花道：「晚輩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行動實在太魯莽。」

龍飛一笑道：「我在你這個年紀做事要比你魯莽得多，你錯的只是太低估他們的力量，而他們爲了彌補這一次所犯的過失，也實在費了不少心力。」

常護花無言點頭，龍飛接道：「秦步歌是一條好漢，花豹是，你也是。」

香芸插口道：「敢與天地會作對的人現在已經不多。」

常護花方待說什麼，龍飛話又已接上。「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够對付的組織。」

常護花頷首接問：「到底又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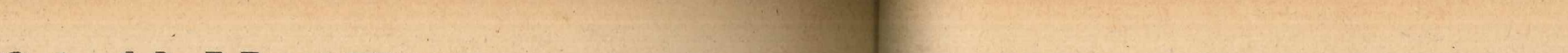
龍飛道：「開始的時候，尙與一般的帮派並無分別，是由幾個人組成，以武功論高底，這幾個人也只是看見別的帮派一夥人聚在一起幹得有聲有色，才會有那個舉動，很不幸，他們爲首的武功心智都不是一般人可比，而其餘的也非常不錯，所以他們很快就凌駕其他帮派之上，同時强力併吞了若干帮派，滙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這時候，仍然沒有人留意他們，這是說，朝廷中人，與俠義之士，也沒有理會他們。」

常護花道：「一般都是這樣的，除非他們直接威脅本身安全，又或者接近的人受害，否則都不會引起太大的反應。」

龍飛接道：「他們繼續增長，但仍然不敢與官府正面衝突，在他們的心目中，官府的力量不是他們能够匹敵，這也是一般人對官府的印象。」

「是什麼改變了他們？」常護花接追問。

（未完）



魔刀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一個月冷風淒的深夜，錦宮城發動對白玉樓攻擊，他採用的是「穿山甲戰術」，先挖掘地道，直通白府後院，以利偷襲。戰鬥序列，由失去人性的司馬仙仙打前鋒，矮老人枇杷則以笛音指揮。司馬仙仙隨着笛音由地道揮劍前進，直搗後院，逢人便殺，一連殺了幾個侍衞，斷殺之聲驚動了府裏的人，張千戶第一個截擊，使司馬仙仙攻勢頓挫。繼而白玉樓、秦獨鶴雙雙出現！枇杷一見秦獨鶴，嚇得連笛也吹不響了。司馬仙仙也因笛音停止而停止衝殺。與此同時，白玉樓陡地對她暴喝一聲，响澈雲霄，震懾人心，這才把戰況控制下來……

展開追逐戰　一鏟奏全功

秦獨鶴也笑，冷笑問道：「怎麼不吹了。」

枇杷痴笑道：「叔叔喜歡聽我吹笛子我怎敢不吹？」接將笛子緩緩湊近嘴唇。

秦獨鶴手中亦緩緩伸出去，枇杷眼睛斜乜着伸來的木杖，一雙手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吹啊——」秦獨鶴杖伸得更前。

枇杷終於再吹動笛子，突然用力的一吹，尖銳已極的一下笛聲中，一蓬細小的銀針從笛管中射出，射向秦獨鶴下盤。

秦獨鶴在笛响同時一杖揷向枇杷的咽喉，這一杖其快如閃電，但揷到一半，便自一頓！

枇杷那一蓬銀針雖然意外，秦獨鶴的反應却也並不慢，杖勢一頓同時身形已然凌空。

銀針間髮之差從他的脚下射過，枇杷手中笛子旋即迅速的一轉，第二蓬銀針從另一端笛管吹出來。

這一着更在秦獨鶴意料之外，他人在半空，要閃避這一蓬銀針實在不容易，惶急中身形一滾，讓開大半，仍有小半射在雙脚之上。

這也是枇杷狡猾的地方，他的暗器若是不取下盤，秦獨鶴一杖開展，絕不難將之擋下，人在半空，下盤正是最難兼顧的部位，何況那些銀針又急又密。

那剎那秦獨鶴只覺得一陣蚊咬也似的刺痛，然後兩條腿竟然都痲痺起來。

——毒針！

秦獨鶴面色一變，身形還未落下，一杖已急刺向枇杷。

枇杷笛一轉，「叮」的將來杖架開，秦獨鶴雙脚已着地，竟然一陣顫抖，彷彿要癱軟在地上。

「叔叔，小心走路——」枇杷那邊怪模怪樣，怪聲怪氣。

秦獨鶴一向冷靜，這時候亦激起了怒火。「暗器暗算，算是那門子……」

枇杷搖手道：「叔叔，我只是一個下人，一個小人。」

秦獨鶴悶哼一聲，反手一杖封住了雙脚的幾處穴道，身形仍不由一栽，他已經感到毒氣上侵。

枇杷隨即搖頭道：「沒用的，叔叔，除非你將兩條腿砍下來！」

秦獨鶴怒叱一聲，身形又拔起來，杖刺向枇杷，快而狠。

枇杷伏地一滾，人已在丈外，滾進一叢花木，秦獨鶴緊追而至，杖一橫，花木盡碎，枇杷與之同時從花木下貼地滾開。

「叔叔，叔叔——」枇杷一面滾一面叫。

秦獨鶴一聽到這叫聲，怒火不由又冒起來，那種痲癢的感覺同時又出現。

「今夜我非要斃了你這個小畜牲不可！」他厲喝聲中，梨木杖追刺枇杷！

枇杷貼地打滾，遠遠的滾開去，秦獨鶴亦眞的動了殺機，每一杖刺下，都是致命的地方。

一個個圓洞在地上出現，枇杷大叫大嚷，身形可一刻也沒有停下。

秦獨鶴緊追不捨，以他輕功之好，人之高，竟然就差那麼半丈追不上。

枇杷就像是一個球也似滾動，雙手抱着兩膝，兩膝却壓在胸膛之上。

十餘個侍衞聞聲趕來，呼喝聲中，包圍着枇杷，他們也許未必是枇杷對手，但只要一阻，秦獨鶴便可以追至。

枇杷當然明白，可是那些侍衞一上便堵住了所有去路，他身形雖然矮小，却絕對滾不了過去。

那只是眨眼之間，枇杷已然滾至一個侍衞的身前，那個侍衞已蹲下半身，立即揮刀斬去。

刀方動，枇杷的笛子便脫手飛出，搶在刀之前，正中那個侍衞的眉心。

侍衞悶哼一聲，仰天倒下，枇杷旋即在他的身旁滾過，一轉正好躲在侍衞身後，可是在那個侍衞倒在地上的刹那，他便已滾離了。

秦獨鶴杖若是緊接攻至，勢必揷在那個侍衞的身上，枇杷即使不乘機偷襲，亦大可以乘機溜開。

秦獨鶴一杖果然緊接揷來，却及時一頓，轉揷在那個侍衞身前地上，身形接一翻，從那個侍衞頭上翻過，接一聲暴喝：

「那裏走——」

枇杷滾動的身形應聲一頓，一股濃烟接從他身上擴散開來。

秦獨鶴冷笑，飛鶴般撲下，枇杷身形還未在濃烟中消失，秦獨鶴杖已到了，他手中立時出現了一根長長的鞭子，凌空往秦獨鶴捲去！

這根鞭子有如靈蛇般飛舞，但秦獨鶴要將之閃開還不是一件難事，枇杷左手一蓬暗器却同時射出。

秦獨鶴若是要閃避這一根鞭子，未必閃得開那一蓬暗器，枇杷就是看準了這個機會，鞭與暗器才會在同時出手。

以秦獨鶴的目光經驗，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冷然一笑，去勢未絕反而加快！

鞭「颼」地纏住了他的腰，暗器跟着打在他的胸腹上，十二枚喪門釘，藍汪汪的分明淬了劇毒。

秦獨鶴的梨木杖同時揷進了枇杷的胸膛，將枇杷釘在地上。

杖上沒有毒，可是這一杖已然將枇杷的生命釘去大半。

枇杷不由鞭脫手，雙手抱住了那柄木杖，却已沒有氣力將之拔出來。

秦獨鶴倒在枇杷面前，一張臉已變成淡紫色，但仍然扶着木杖掙扎坐起來，冷冷道：「你不該施放那些暗器的。」

枇杷居然還笑得出來。「那等於迫你拚命，可是我只想到能夠利用這個機會要你命，並沒有想到你不是普通人。」

秦獨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所以你，死定了。」

枇杷又笑起來。「我就是非死不可，你也未必能夠活得下去。」

秦獨鶴過：「老夫年已就木，死不足惜。」

枇杷道：「我只是一個奴才，能夠與你這樣的一個高手同歸於盡又有何憾？」

語聲一落，枇杷又大笑起來，秦獨鶴猛可喝一聲，長身站起來，同時將梨木杖拔出，疾揮了出去。

枇杷慘叫聲中，矮小的身子從杖上脫出，飛撞在牆壁上，血肉橫飛！

秦獨鶴杖一沉，揷回地上，也就扶着那支木杖與世長辭。

濃烟這時候已然擴散開來，這一戰，周圍的侍衞仍然看得到，慌忙上前扶住了秦獨鶴，然後他們發覺，這已經是一具屍體。

× × ×

司馬仙仙呆立在那裏，非獨白玉樓奇怪，張千戶亦一樣奇怪，他沒有聽到那種笛聲，之前又聽過白玉樓那一番說話，不由生出了一種錯覺，以爲這個司馬仙仙是眞的司馬仙仙。

白玉樓也沒有動手，只是上下打量着司馬仙仙，雖然深夜，周圍却被火光照得通明，所以白玉樓看得很淸楚，却看不出這是眞的無雙還是假的，然後他們聽到了那一下尖銳已極的笛聲。

張千戶入耳驚心，脫口一聲：「小心！」同時撲出！

語聲未落，司馬仙仙人劍已然射向白玉樓，張千戶算盤一截不及，劍已到了白玉樓面前！

白玉樓劍已在手，一抹封住，司馬仙仙劍一囘，一口氣突然劈出了三十六劍！

每一劍都是那麼兇狠，她一臉亦是兇光殺氣，白玉樓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兇悍的女人，而這個女人相貌又是與他有過一段情的無雙完全一樣，雖然將三十六劍接下，人已被迫退三丈。

後面已經是牆壁，白玉樓後背撞在牆壁上，再退也不能，司馬仙仙氣力竟彷彿無窮無盡，劍勢只一頓，又瘋狂斬下。

白玉樓長劍硬拒，司馬仙仙每一劍都是斬在同一個地方，再斬二十劍，「嗆」一聲，白玉樓手中劍竟然被她硬硬劈斷！

張千戶隨後追來，這時候再也不敢怠慢，算盤一揚，七七四十九顆算珠一齊飛射向司馬仙仙後背！

破空聲暴響，司馬仙仙却竟然毫無反應，繼續劍劈白玉樓！

白玉樓斷劍再接三劍，再也接不下。總算及時閃開，接連三劍都劈在牆上，一時間土堊紛飛！

張千戶那四十九顆算珠與之同時盡打在司馬仙仙後背上，最少有一半正中要穴，旁邊韓奇把握機會，一縱而上，一雙日月輪砸向司馬仙仙手中劍，只道算珠就是無效也能將劍砸去，好讓白玉樓張千戶將人擒下。

那些算珠果然一些作用也沒有，司馬仙仙繼續追斬白玉樓，一直到韓奇日月輪往劍上砸來。

張千戶看在眼內，立即喝止。「奇兒退下！」身形接一縱，算盤往司馬仙仙背後砸下。

韓奇日月輪不偏不倚一齊鎖在劍上，可是司馬仙仙一抽便已脫開。

那刹那，韓奇只覺得一股奇大的力道從日月輪上透來，雙臂不由一分，司馬仙仙一劍同時當頭劈下！

韓奇驚呼，却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一個身子「刷」地被劈開兩邊！

張千戶算盤同時砸在司馬仙仙背後，只砸得司馬仙仙身子往前一栽，白玉樓斷劍與之同時砍回，搶救不及，一咬牙，力斬在司馬仙仙頸上！

血激濺，司馬仙仙的頭顱齊頸而斷，飛了起來，白玉樓一把抄住，一看拋下，轉顧韓奇。

韓奇分開兩邊的身子倒在花徑兩旁，死狀慘不忍睹，張千戶也只是看了一眼，將臉偏開，白玉樓目光落下，突然一聲：「不好！」掠了出去。

一股濃烟正從那邊飄來，白玉樓濃烟上飛鳥般掠過，張千戶不比他稍慢。

這種濃烟張千戶並不陌生，他也聽到那一下慘叫聲，更沒有忘記秦獨鶴在那邊逡巡。

那一下慘叫聲顯然不是發自一般人口中，是不是秦獨鶴遭了不幸？

張千戶白玉樓不能够肯定，也不敢否認沒有這種可能。

他們掠到後院那邊的時候，濃烟已然被夜風吹散，燈光下，看得很淸楚，秦獨鶴已經與枇杷同歸於盡。

秦獨鶴一張臉已變成深紫黑色，七竅流血，枇杷施放的暗器果然毒得很。

白玉樓俯身往秦獨鶴鼻端一探，歎了一口氣，張千戶更加感慨，他們兄弟四人縱橫江南，情同手足，合稱四友，現在柳淸風倒戈相向，楚烈秦獨鶴先後喪命，只剩下他一人，怎能不感慨萬千？

白玉樓歎息着看了他一眼，方要安慰幾句，張千戶已開口道：「那個司馬仙仙不待言是受笛聲支配，枇杷以笛將她驅到來這裏，一定是爲了轉移我們的注意。」

白玉樓無言頷首，張千戶隨即轉身，還未舉步，四個侍衞已分開人羣，走了過來。

「有頭緒了？」白玉樓迎前急問。

「是石獅子胡同……」

白玉樓隨即大喝：「備馬——」

聚集在後院的侍衞應聲奔出，白玉樓張千戶亦往那邊掠去。

馬早已準備好，拖出來便可以策騎，白玉樓一坐上馬鞍，立即催騎衝出。

隨去的接近百騎，與之同時，奉命埋伏在長街兩旁莊院的三千馬步兵亦出動。

他們所去的方向，正是那條地道的去向，錦宮城藏身那座莊院的所在。

對於白冰，白玉樓完全放心，這並非因爲白冰給藏在秘密的地方，是因爲沈勝衣留在白冰身旁。

× × ×

留在沈勝衣身旁的白冰，眞眞假假，一共有四個之多，保護他們的，除了沈勝衣之外，還有三十六個侍衞，他們都埋伏在白冰居住的那座小樓附近。

小樓兩層，寢室在上層，白冰現在也不是在寢室之內，眞假四人與沈勝衣正在院子亭中對弈。

她們都是圍坐在那裏，相貌裝束完全都一樣，要分辨眞僞，可不是一件易事。

這尤其是對那些從來沒有見過白冰，也沒有聽過白冰聲音的人。

白府佔地甚廣，後院的打鬥聲傳到這裏，聽來亦是那麼遙遠。

他們都不由往那邊看去，只有沈勝衣是例外。

一個白冰道：「沈大哥，我們眞的不過去給爹他們帮忙？」

聽聲音，這是眞的白冰。

沈勝衣搖頭。「有你爹爹與張秦兩位老前輩，應該應付得來了。」

白冰道：「想不到他們這麼大胆，竟然敢直闖我們莊院。」

沈勝衣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若是我們全都給誘到那兒，留你在小樓寢室中，必落在錦宮城手裏。」

「怎麼他現在還不出現？」白冰問。

一陣奇怪的鈴聲即時從亭子上傳下來，那是一串小小的金鈴相連在一起，接連着一條小小的銅綫。

那條小小的銅綫一直伸向那邊小樓。

沈勝衣應聲長身而起，道：「這不是來了？」

語聲甫落，那些侍衞一齊現身，吶喊聲中，揮刀力斬在幾條繩子上。

幾下沉重的金屬聲響立時由小樓內傳出來，震人心魄。

× × ×

司馬仙仙進入白家後院同時，錦宮城亦已經來到了小樓底下。

祖松亦完成了他最後的一步行動。

在他們的面前是一個銅壺滴漏，祖松是在滴漏滴盡的時候動手。

他的手中有一柄很奇怪的鏟子，只幾下動作，便挖開了最後一重泥土。

他立即退下，錦宮城相繼補上，雙掌一托，一塊青磚便在他的雙手中粉碎。

在他的手上放着一方錦布，青磚盡碎在布中，他的內力，絕無疑問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青磚上是厚厚的地氈，錦宮城左手將錦布卸下，右手彎刀已出鞘。

錦布盛着的磚土還未落在地上，地氈已然被割開，錦宮城同時從破口疾竄了出去。

祖松反而遠遠的退出丈外，在一盞長明燈旁蹲下來，把玩着那柄鏟子。

那柄鏟子可以看得出是一柄鏟子，但形狀之怪絕不是任何文字所能夠形容，從那最後的一動已可以看得出其鋒利之處，亦可以看得出比任何一柄鏟子都實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人在地底縱橫了那麼多年，總有些發現才是。

× × ×

小樓中陳設精雅，華麗得來一些也不覺俗氣，一燈高懸，也正是恰到好處。

珠簾燈光中珠淚般一顆顆彷彿要滴到地上，晶瑩之極，空氣中迷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錦宮城廳子裏一轉，身形一欺，分開

珠簾，步上樓上寢室。他的動作迅速而小心，一些聲响也沒有弄出來，却怎也想不到由樓下到樓上，一共有十二條銅綫繫在必經之處，又異常隱秘的地方。

其中的兩條就繫在珠簾上，珠簾一掀動，銅綫亦被牽動。

銅綫的一端繫着兩組金鈴，一組在亭子上，一組却是在花木叢中。

錦宮城聽不到金鈴聲，却聽到那些吶喊聲，他畢竟並不是一個聾子，不由得一呆，也就在這個時候，兩面牆壁突然倒下來。

那之上掛着字畫，刷得粉白，誰也想不到，那是兩面厚逾一尺的鐵壁，用繩子鐵索固定在牆壁上。

繩索被斬斷，這兩面鐵壁立時倒下，擋着鐵壁的桌椅等物盡被壓碎，兩面鐵壁合在一起，遮蓋了整塊地面，地道的出口當然亦被壓在鐵壁之下。

錦宮城如何阻擋得住，呆在樓梯間。

那剎間，他的思想一片空白，然後突然亂起來，前所未有的混亂。

周圍的窗紙與之同時一一被映得發白，錦宮城不必看也知道整座小樓都已在包圍之中。

吶喊聲四起，錦宮城目光反而一清，四顧一眼，突然笑起來。

一面窗戶笑聲中碎裂，閃電也似的一道劍光直飛錦宮城。

錦宮城笑聲一頓，一聲「沈勝衣！」手一翻，匹練也似的一道刀光迎向劍光。

刀劍相交，百數十下金鐵聲驟起，劍快刀亦快，錦宮城一口氣將沈勝衣那二十劍接下，兩人的身形同時一退。

錦宮城輕笑一聲。「好一個沈勝衣，卻不知道怎能夠肯定寡人這個時候這種方法進來這座小樓？」

沈勝衣道：「這個問題本該由這座宅院的主人答覆。」

「由你也一樣。」

沈勝衣淡淡的道：「你收買了這裏的三個下人。」

「寡人並沒有虧待他們。」

「可惜所有行動有異的人都已被監視起來，是誰將我們要遍搜全城的消息走漏出去，是誰以步當尺，量度這座小樓的距離都已落入我們眼中。」

「你們並沒有派人追踪。」

「這因爲知道你們必有防範，不想引起你們的注意，改變計劃。」

「你們知道寡人的計劃？」

「除了挖地道之外，我們實在想不出那樣量度距離有何作用。」

「這可是早上的事。」

「若非早已挖好了一個地道，閣下怎會在這個時候才動挖地道的主意？而閣下的性子豈非一向都急躁得很？」

「所以你們就算準了寡人今夜必會到來？」

沈勝衣頷首，錦宮城長歎一聲。「這急躁可以說是寡人的致命傷，也是寡人唯一的弱點。」

「以閣下如此胸懷大志的人，竟然想到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可見閣下已到了窮途末路。」

錦宮城冷笑。「那你還敢擋在寡人面前。」

「那大概是因爲深信以閣下的尊貴，縱然到末路窮途，也不會變成一條狗。」

錦宮城大笑。「寡人事實絕不會咬你一口！」手一掠，刀「嗡」然作響。

沈勝衣目光一落。「這就是傳說中的魔刀？」

「不是——」錦宮城刀一回。「這只是一柄殺人的利刀。」語聲一落，刀急送，削向沈勝衣咽喉。

沈勝衣劍一劃封開，錦宮城劍勢再展，長江大河般滾滾湧捲上前。

沈勝衣劍再一劃，江河盡斷，接一引，反迫錦宮城。

破空聲暴響，一下下驚心動魄，錦宮城面色雖然未變，雙眉已疾揚起來。那緊密凌厲的刀勢，竟然被沈勝衣一劍劃斷，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本來就沒有看輕沈勝衣，現在不由又重新估計。

他的刀由快而慢，接下了沈勝衣那一劍。

刀劍的鋒尖相撞在一起，珠走玉盤也似，接連發出了百三十六下「叮叮」聲響，每一下都是那麼短促，驟聽起來彷彿只得一聲！

這一刀一劍似慢實快，所有的變化都留到相觸的那剎那才爆發。

錦宮城脫口一聲：「好劍！」刀一回，揮出，刀光暴盛眩人眼目。

「刀更好！」沈勝衣應聲劍嗡然龍吟，劍氣暴長，迎向來刀！

這一次，刀劍相交，發出霹靂也似一聲巨震，兩人的衣衫獵然飛揚，承塵上那盞長明燈一閃而滅，周圍一暗，突然又亮起來。

錦宮城連削七刀，沈勝衣七劍硬擋，一蓬蓬火星迸射，逐開了黑暗。

刀劍每相撞一次，兩人便橫移一步，到第七次相撞，已到了珠簾前。

那道珠簾一蓬光雨般散開，兩人再橫移，擋着他們的六道珠簾無一例外，一一都化作光雨飛散。

再過，小樓的門戶亦片片碎裂，沈勝衣搶在錦宮城之前三步，奪門而出，旋即轉身，劍勢在轉身那剎那非獨不斷，反而更強勁！

錦宮城看出是很想搶在沈勝衣之前，刀勢變幻，却給沈勝衣的劍勢完全封死。

沈勝衣並沒有將錦宮城封在門內，三步搶出，人劍退向院子。

錦宮城緊接衝出。

院子中已燃點起無數燈籠火把，一衆侍衞花木叢中已準備箭弩，向着錦宮城，更多的侍衞陸續湧進來！

錦宮城目光一掃，落在亭中那四個白冰面上，一怔，笑了起來。「好一個白玉樓！」

沈勝衣道：「你已經敗在他手下一次，可是你仍然要低估他的能力。」

錦宮城搖頭。「寡人並沒有低估任何人，這一次再敗，只能說是——天意！」

白冰那邊脫口道：「稱孤道寡，你還

說沒有低估任何人？」

錦宮城目光一亮道：「你才是眞的白冰？」

白冰沒有作聲，錦宮城一聲歎息。「據說白玉樓有女冰雪聰明，人間絕色，但現在，不見得有何過人之處。」

白冰一點也不動氣，道：「這足見我爹爹的易容術高明，可惜我雖然化身爲四，現在已沒有用處。」

錦宮城仰天長歎。「看來寡人還是低估了白玉樓，竟沒有考慮到有此一着。」

白冰道：「所以我們就是不知道你挖地道進來，你一樣難免一敗。」

錦宮城不能不點頭。「無雙譜省時省力，不愧是無雙譜。」一頓又一歎。「天若助寡人，何以不讓寡人得此無雙譜？」

白冰道：「你既然知道連天也不助，爲什麼還要弄出這許多事情來。」

「當然就是因爲現在才知道。」

白冰一皺鼻子，沒有作聲，錦宮城一笑又道：「無雙譜雖然是神奇，畢竟還有破綻可尋，若論易容術，寡人認第二，大概沒有人敢認第一的了。」

白冰又一皺鼻子，沈勝衣淡然一笑，道：「可惜閣下不用在正途之上。」

錦宮城一捋鬚，道：「易容本來就是旁門左道，倒要請教，如何用在正途？」

沈勝衣道：「以閣下的易容術，化醜爲妍，舉手之勞，若是以此爲業，定必客似雲來，不消多久，便成巨富。」

錦宮城大笑起來。「人說沈勝衣是人間奇男子，想不到對容貌也如此看重。」

沈勝衣道：「幸好我沒有說過也要光顧。」

錦宮城說道：「這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可惜寡人現在就是有此念，亦已來不及。」

「這實在可惜得很。」

「更可惜的是，寡人一生感興趣的只有一件事。」錦宮城仰首向天。

「沒有比這更可惜的了。」沈勝衣上下打量了錦宮城一遍。「閣下是必亦因此而頭白，我現在若是勸閣下打消此念，不是瘋子，便是呆子。」

「你是一個聰明人。」錦宮城又笑起來。「比白玉樓更聰明。」

「你前後兩次都是敗在白玉樓的手下，我也只是依計劃行事。」

「白玉樓若眞的是一個聰明人，應該知道有你在這裏便已經足夠，用不着那許多人。」

白冰插口道：「你到底承認不是沈大哥的對手。」

錦宮城笑道：「寡人的意思只是，那些廢物，不來也罷。」

所有侍衞齊皆勃然大怒，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這是計，雖然舊一點，多少仍有些作用，大家若是中計一擁上前，不難予這位老人家可乘之機。」

淡淡的幾句，便已打消了衆人心頭的怒意，沈勝衣接道：「但若不給大家狠狠射他一箭，却也未免太對大家不起。」

衆侍衞轟然笑應，沈勝衣劍接一揮，一排弩箭立時向錦宮城飛射過去。

錦宮城打了一個「哈哈」，半身一轉，閃入一條柱子後，「篤篤」一陣亂响，柱子上遍插箭弩！

有這條柱子一擋，錦宮城彎刀從容將其餘的箭弩撥下，再一轉，又回到原位。

「最負盛名的劍客，寡人總算領教了。」錦宮城語氣充滿了譏諷的意味。

沈勝衣若無其事，道：「對付閣下這種不擇手段的人，原就該不擇手段。」

錦宮城大笑，皮笑肉不笑。

沈勝衣一捏劍訣，道：「地道口已被鐵板所封，閣下何必再多作廢話？」

錦宮城彎刀向天，道：「寡人以爲這一戰本該在高山之巓，大海之前，莽原之上，漠海之中，即使不能，也應該找一個像樣的地方。」

白冰道：「這地方不好？」

「不是不好，只是太狹，難以盡展我們所學。」

白冰看看沈勝衣，沈勝衣却一些表示也沒有。

錦宮城目光再落在沈勝衣面上，說道：「但閣下既然那麼說話，寡人亦無可奈何。」

沈勝衣劍接指天，一聲：「請——」

錦宮城一笑，一道刀光平胸劃出，悠然直劃向沈勝面門。

這刀來勢雖慢，沈勝衣一些也不敢大意，他面色凝重，劍勢也一樣，平胸迎前去。

刀劍尚未相觸已開始變化。

一開始變化，這一刀一劍便消失，變成了兩團耀目的光芒。

相距數丈，沈勝衣錦宮城移動得都並不快，有如柳絮隨風，刀劍的劃出與身形配合同樣是那麼柔和，一直到變化開始。

刀劍一消失，兩人握劍的手臂亦消失，那身子一轉，隨即亦消失在光芒中。

那兩團光芒與之同時變得更大，相撞在一起，發出一陣尖銳已極，令人魄動心驚的金屬撞擊聲，一蓬火星亦同時迸射。

天地間那剎那彷彿一暗，那些侍衞齊皆動容，白冰瞪大了一雙眼睛，一雙小手不由亦緊握，只差一點沒有叫出來。

光芒亦在那剎那之後盡散，錦宮城倒退丈外，挨在一條柱子上，面如金紙，一縷鮮血從嘴角淌下。

沈勝衣面色亦有如白紙般，倒退了一丈，嘴角亦有鮮血淌下來。

錦宮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面色才稍爲回復正常，刀橫胸，道：「十七年以來，你是第一個接下寡人這一刀的人。」

沈勝衣居然還笑得出。「這一刀的變化絕不在珠光寶氣閣的總管孫壽之下。」

錦宮城冷笑。「這孫壽算得了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他的無情刀最後一個變化只有兩個破綻，你這一刀却有三個。」

錦宮城悶哼一聲。

沈勝衣接道：「可惜我雖然瞧出了三個破綻，却已沒有餘力攻進去。」

錦宮城道：「再次交手？」

沈勝衣道：「我必會留力攻那三處破綻，除非閣下刀上還有變化。」

錦宮城沒有作聲，只是將刀舉起來。

沈勝衣雙手捧劍，眞氣連運，蒼白的面色逐漸恢復紅潤。

錦宮城的面色亦恢復正常，左掌一抬，亦托在刀脊之上。

火光照耀下，刀劍又射出奪目的光華，兩人同時發出了一聲輕嘯。

也就在這時候，那邊泥土彷彿有一桶火藥在爆炸，突然外翻，露出了一個洞，一個人接從洞中烟花火炮也似射出！

衆人齊皆一驚，就是錦宮城也不例外，他實在不明白，祖松在這個時候另開一個出口竄出來，到底打什麼主意。

難道地道的進口也已被白玉樓發現，正率人從地道殺過來，祖松不得不在這裏開一個出口逃命。

錦宮城心念一轉再轉，就是沒有想到祖松目的竟然是爲了救他。

以祖松的聰明，又怎會不想到錦宮城已陷身重重包圍之內？又怎會不乘機而逃命？

錦宮城絕不相信祖松是那種會爲自己的效死的人。

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枇杷會那樣做，但事實却又令他不能不相信。

祖松人在半空半身一折，並不是奪路逃走，那柄奇怪的鏟子當頭往沈勝衣擊下，與之同時，一聲暴喝：「還不快走？」

錦宮城一怔，身形驟起，向那個地洞掠去，沈勝衣讓開當頭一鏟，急截錦宮城，那知道祖松身形陀螺般一轉，又擋在他面前。

六個侍衛那邊急上，他們就在附近，雖然沒有錦宮城那麼好的輕功，到底接近，還是搶在錦宮城之前，錦宮城意料之中，人到刀到，彎刀一送，兩顆人頭飛上了半天，旋身再一刀，又將另一個侍衛斬殺刀下。

其他三個侍衛並沒有因此退縮，揮刀急斬，錦宮城沒有理會他們，刀光下閃過，身形一沉，直往洞口落下！

一個侍衛翻身一刀急刺，錦宮城那柄彎刀却橫在頭上，正好擋住了那一刀，刀與人旋即消失。

更多的侍衛湧前，「噗」的一下異響，一股濃烟突然在洞裏湧上來。

各人只恐有毒，急忙退下。

沈勝衣這時候已然從鏟下脫出，但他沒有追去，祖松即時怪笑道：「進口就在閣下旁邊，但我看閣下沒有這個膽量追下去。」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錦宮城的武功與他差不多，地道的進口又不大，身手難以施展得開，再加上濃烟中看不清楚，他若是躍下去，無疑送死。

他目光一轉，盯着祖松，道：「地道是你挖的？」

「整條都是。」祖松手揮鏟子，洋洋自得。

沈勝衣道：「錦宮城的判斷若是有你的一半準確，相信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祖松道：「他的計劃其實也很精密，只是耐性仍然差了一點。」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祖松一遍。「閣下姓祖？」

祖松一怔，大笑。「你也知道有我這個人？」

沈勝衣道：「閣下此前挖過好幾條驚人的地道，雖然都功敗垂成，已足以被收入名人譜之內。」

祖松一收笑臉，歎息道：「我一向最討厭出名，想不到還是要變成名人。」一頓，反手一拍後腦，隨即咒詛了一聲：「該死——」

沈勝衣搖頭。「挖地道這方面，相信已沒有多少人能夠比得上閣下，但閣下運氣之差，却也是甚少人比得上。」

祖松一再歎息。「這之前我所以失敗，是因爲不明白目的地的詳情，地道是挖到金庫底下的，却挖到了糞坑，差點沒給淹死，這一次，挖對了，却遇上一個運氣糟透了的主子。」

沈勝衣道：「據悉忠於錦宮城的只有一個枇杷，閣下看來也不像是一個那麼忠心的人。」

祖松笑笑說道：「那是我突然瘋了，非獨不趕快逃命，而且還跳出來，捨己救人。」

沈勝衣嘟喃道：「的確只有瘋子才會做這種事。」

祖松道：「幸好我還未完全變成瘋子，還知道只要將你擊倒，就可以跳進地洞逃命！」

語聲甫落，他那柄怪鏟子猛撞向沈勝衣的面門，沈勝衣揮劍來擋，鏟子已三變，每一變，攻擊的位置都不同，虛虛實實，實在不易捉摸。

沈勝衣的劍跟着三變，突然一沉，嗆一聲，擋住了捙向下盤的鏟子！

祖松鏟子吞吐，接連三十六鏟，都是攻向沈勝衣的下盤，沈勝衣接了二十七鏟，倒退了九步。

祖松的身材有異常人，身形的變化也是，那柄鏟子也正好配合他的身形變化，每個變化都令沈勝衣頗覺意外，九步退下，已到了一個假山的前面，祖松再攻一招，身形一翻，竟掠上了那座假山！

那座假山隨即在鏟下四分五裂，一塊塊石頭四方八面當頭向沈勝衣砸下去！

沈勝衣身形飛舞在亂石之間。

石與石不住相撞，砂塵滾滾，祖松同時凌空穿落，飛竄向那邊洞口！

只要滾進洞口，沈勝衣劍術再好，也不能將他怎樣的了，而洞口雖然濃烟翻滾，但因爲風勢影响，向着他的這一邊仍能夠看得清楚。

他的身形怪異而迅速，眼看只有半丈便能夠滾躍進洞內，左右幾個侍衛已一齊衝前阻截！

祖松絕不將他們放在眼內，他們也還未衝到，沈勝衣已出現在祖松面前，一劍截住了祖松的去路，祖松一呆，然後就好像瘋了，口裏胡言亂語，一柄鏟子胡亂向沈勝衣當頭擊下。

沈勝衣沒有硬接，祖松却始終不能再移前半步，被沈勝衣的劍勢截住！

祖松連衝十多次都衝不過去，反撲沈勝衣，這一次沈勝衣不退，只是繞着祖松

遊走！

祖松滾動起來却是比沈勝衣快得多，一滾再滾，又往洞口竄去，沈勝衣一劍飛擊，有如一道閃電，急劃過長空！

祖松自信一定可以搶在沈勝衣一劍刺到之前滾進洞口，所以只是滾退。

他雙腳終於踏空，一個身子直往下沉，那柄鏟子同時護住了面門。

他算準了沈勝衣的劍只能夠刺向面門，却怎也想不到沈勝衣那一劍一接近洞口，竟刺進了泥土內，然後穿過泥土，刺進了他的心胸！

祖松只覺得心胸一痛，登時塵土飛揚，整個身子飛出了洞口，曳着一聲慘叫飛出了丈外。

沈勝衣劍一挿一挑，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半身一轉，正好看見祖松凌空掉下來。

鏟子挿入了地面，祖松雙手仍緊握着那柄鏟子，喃喃道：「算錯了半寸！」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句話，語聲一落，他雙手拔起鏟子一翻一揮，一顆腦袋便飛滾出去！

沈勝衣那一劍並不致命，致命的是這一鏟，這一鏟絲毫不差，完全成功。

白冰掠出了小亭子，方待叫那些侍衛將祖松抓起來，看見這樣子，不由一呆，隨即偏開臉，沈勝衣亦將臉偏開，歎了一口氣。

一個侍衛也就在這時候奔進來，告訴沈勝衣。「地方已經找到了，是石獅子胡同……」

白冰脫口道：「那我爹……」

「白小姐，大人已動身。」

「備馬！」白冰隨即拉住了沈勝衣。「沈大哥，我們也去！」

沈勝衣一頷首，轉對身旁的侍衛統領道：「勞煩方兄先用石塊將洞口堵塞。」

「公子放心！」姓方的侍衛統領隨即吩咐下屬行動。

沈勝衣白冰出到前院，馬已經準備好，十二個侍衛隨行，一齊策馬出了白府。

× × ×

錦宮城一入地道，第一件事就是扔出一枚彈丸，施放濃烟，那刹那，他完全沒有想到祖松可能因爲濃烟影响，不能夠順利找到洞口所在，甚至沒有意思讓跟着跳下來的人生存，那柄彎刀已隨時準備劏出去。一個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即使自私一些，也是值得原諒。

然後他倒退了出去，退出了數丈，發覺仍無人跳下來，才轉身急急往前掠！

每經一燈，他必然揮掌將燈滅去，那條地道隨着他的移動迅速被黑暗吞噬。

一面掠前他一面傾耳細聽，除了自己的衣袂聲，聽不到其他聲音。

那種正奔往幽冥的感覺又在他心底湧上來，比這之前一次更尖銳。

已經失敗了兩次，不會再有第三次了，錦宮城歎息在心裏。

歲月無情，他已實在太老，即使他仍能再活十年，二十年，也未必再有這份雄心壯志。

兩次的失敗，對他這種人來說，已實在太多。

× × ×

夜風吹急，白玉樓逆風策馬飛奔，衣袂隨風獵然飛揚。

在他的身後，緊跟着張千戶與及無數鐵騎，每奔過一個街口，立即有另一隊馬步兵加入。

火把照耀得長街光如白晝，馬蹄雷鳴，震撼長空。

長街左右的人家無不被驚動，窗戶紛紛打開，露出來的臉，無一不是充滿了驚訝。

另三條長街上，與之同時，亦有鐵騎在飛奔，配合白玉樓，東南西北，四面八方遙遙向石獅子胡同包圍過去。

大內密探亦早已監視着石獅子胡同。

整條石獅子胡同只有七戶人家，其中六戶門當戶對，夾着一條胡同，盡頭是一個大莊院。

根據大內密探調查所得，大莊院的主人原姓路，但已經在三年前遷出，其餘六戶人家亦是在同一時候賣出。

買主亦是同一個人，乃是寶芳齋的老闆，寶芳齋的老闆所以買下這七戶莊院人家，據說原是要將之拆建，作爲擴充寶芳齋之用。

寶芳齋也就在附近，是一間專賣脂胭水粉香料的店子，素負盛名，工場與店子是分開不同的兩個地方，爲方便起見，不錯有合在一起的需要，只是所出的價錢仍未免高了一些，而三年後的今日，寶芳齋並沒有遷到這兒來，這七戶莊院人家亦沒是拆卸，反而遷進了另七家人。

這七家人甚少與附近的人家往來，出入總是幾個老家人，對人倒是客氣得很。

小樓向這邊數里，也就只有這七戶人家值得懷疑，在大內密探會同錦衣衞閃電般衝入寶芳齋，將寶芳齋上下二十三人完全抓起來，經過一番詳細的審問之後，更完全肯定！

寶芳齋的老闆事實是錦宮城的人，知道大勢已去，只有將秘密說出來。

至於六戶人家以及那幢莊院之內，到底藏有多少人，這個老闆却不能肯定。

應該採取什麼行動，除了白玉樓，當然也沒有人敢作主，只是一面將之監視，一面着人報告。

所有的去路都已被他們封鎖，他們也沒有等上多久白玉樓便已兵分四路殺至。

三千馬步兵在白玉樓指揮下，迅速將石獅子胡同包圍起來。

刀出鞘，箭上弦，火把將周圍照耀得光如白晝。奇怪的是整條石獅子胡同竟然一些反應也沒有，白玉樓這反而更確定。

即若是普通人家，絕沒有理由不走出來一看究竟。

馬步兵佈置好的時候，沈勝衣白冰也到了，下了馬，雙雙奔到白玉樓身旁。

看見在旁只有張千戶一個人，沈勝衣已自心裏一陣不舒服，張千戶沒有等他問到，就說道：「他們都去了。」

沈勝衣輕歎。「是誰的手？」

「枇杷，還有司馬仙仙。」

（下期續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成方、斬情女與王榮、石一峯談論四海鏢局總鏢頭包天成的爲人時，突然聞報包總鏢頭率領二位鏢師從金陵總鏢局趕到。石一峯、王榮立刻出迎，接入廳內。各人落座後，包天成隨即就徐州分局與黑劍門發生衝突的事，對石一峯、王榮大加指責。石一峯、王榮不服，先後提出辭職，包天成無奈，只得照准。當石一峯、王榮準備離去之際，斬情女立即加以阻止，蓋因她與王榮所訂之保約期未滿，强要王榮履約，不得違話，否則便砸碎四海鏢局的招牌……

刀光濺血淚　再挫黑劍門

王榮道：「這個，咱們很難作主了。」

包天成道：「閣下怎麼稱呼？」

斬情女冷冷說道：「我叫車先生。」

她心中一急之下，把斬字去了一半。

包天成道：「車先生，四海鏢局的招牌，豈是輕易能夠砸得的麼？」

斬情女說道：「甚麼！你要接下這件事情嗎？」

包天成道：「我是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凡是四海鏢局內的事，在下都可以順理成章的接下來。」

斬情女道：「四海鏢局如若還想在江湖上立足，那就該給我一個很滿意的交代！」

包天成道：「生意，咱們可以退錢。」

斬情女道：「退錢恕不接受，只有一個法子，把你掛在大門口處的徐州分局招牌，當場打碎，我們回頭就走。」

包天成道：「這一個辦不到！」

斬情女道：「辦不到，只怕也得辦到。」

包天成回顧了吳恆一眼道：「你跟他談談吧。」

吳恆應了一聲，道：「閣下，這是强人所難。」

斬情女笑一笑，道：「貴爲總鏢頭，都不能解決這問題，閣下有什麼辦法解決？」

吳恆道：「在下奉命行事，和總鏢頭的說法，就大不相同了。」

斬情女道：「那你準備怎麼樣呢？」

吳恆道：「退銀子，或是找王榮，這兩條路，你可選擇一條，王分局主接下你的鏢，如今，他還可以履行承諾，只不過，這件事已和四海鏢局子無關，至於我們退銀子，一則爲了四海鏢局子的信用，二是爲了不願王榮找來太多的痳煩。」

斬情女道：「四海接了生意，眼看担不起來了，就想賴賬，辦法倒也想得絕，解僱了一位鏢師，把責任向他頭上一推，這辦法很高明啊！」

包天成冷冷說道：「副總鏢頭，先禮後兵，這趟鏢咱們不保了。」

吳恆點點頭，道：「車兄聽到了，王分局主已不是四海鏢局子的人，閣下如是再以此爲藉口，那是辦不通的事，你自已想想看吧？」

斬情女道：「我已經想過了，不砸了你們

招牌這件事無法解決。」

吳恆道：「在下倒還想不出來，什麼人敢砸敝局的招牌。」

斬情女道：「我就敢！」

吳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斬情女道：「和我約定的時間，王榮還是四海鏢局的人，不能說你們把他辭退了，就把我們這些約定也一並毀去。」

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在林成方和田昆的炯炯目光之下，吳恆倒還不好意思發作，回顧了包天成一眼，道：「總鏢頭，這個，咱們該怎麼辦？」

包天成道：「四海鏢局子，幾時受過人的威脅了？」

吳恆哦了一聲，道：「屬下遵命。」

目光轉到斬情女的身上，接道：「車先生，看來，這件事，只怕是有些痳煩。」

斬情女道：「什麼事？」

吳恆道：「每一行，都有行規……」

斬情女冷冷接道：「行規？你們如若講行規，也不會說出這些無禮的話了，江湖很大，並非只有你們一家四海鏢局子，所以，咱們盡可以找人評評理。」

吳恆道：「評理？你要找什麼人評理。」

斬情女道：「怎麼？你們四海鏢局子，可以不講理，老實說，講理的人很多，少林、武當，那些大門戶，個個都講理，人家說，滿瓶不響，半瓶子晃盪，那本來是沒有什麼，只有自命不凡的人，才不講理。」

包天行的臉色變了，但他似是感到情勢有些不對，强忍着，沒有發作出來。

吳恆却冷笑一聲，道：「車先生，四海鏢局中人，個個都見過大風大浪，我們ㄨ會被人唬住的。」

斬情女道：「我們就事論事，理字當先，黑劍門那樣多的殺手，咱們都會過了，所以，我們也不會被四海鏢局這個招牌嚇住。」

吳恆道：「閣下的意思是……」

斬情女道：「卸下門口那一塊招牌，把它砸碎，我們回頭就走！出了貴局之門，咱們被黑劍門殺了，那也和貴局無干。」

吳恆似乎是很少遇上了這等難纏的人物，一皺眉頭，說道：「車兄，這可是辦不到的事情……」

斬情女接道：「辦不到？是因爲我們，才辦不到，若換了黑劍門，那就輕而易舉了。是不是？」

吳恆接道：「誰也是一樣，誰都不能要我們砸招牌。」

斬情女道：「事實上，你們心中的招牌，早已砸在黑劍門手中了，這又能值幾何？重要的是，那招牌代表的價值，至少，你們沒有了心中那份價值。」

包天成道：「吳副總鏢頭，不用和他多談了，把他趕出去算了。」

吳恆道：「車兄，你聽到了？」

斬情女道：「聽到了又怎麼樣？」

吳恆道：「聽到了，閣下請自己出去吧！免得鬧出不歡之局。」

斬情女目光一掠林成方，見他神情間微有怒意，顯然對此事極爲不滿。

而且，他靜坐不動，表示出了不肯離開的心意。

田昆、王榮、石一峯，都靜靜的坐着未動，表示出了支持斬情女的決定。

看過了四周的形勢，斬情女精神一振，一面暗中運氣戒備，一面冷冷說道：「你們準備耍賴？」

吳恆道：「你說甚麼？」

斬情女道：「你們怕黑劍門，不敢和他作對，却一味的強詞奪理，欺侮顧客，對麼？」

她的口齒伶俐，而且十分尖銳，吳恆在講理爭辯之上，顯然非對方之敵。

緩緩站起身子，吳恆的目光逼注王榮的臉上，道：「王分局主，你是否還肯聽從本座的吩咐？」

王榮笑一笑，道：「在下如若已經離開了四海鏢局子，這些話，好像就不用聽了。」

吳恆道：「這些分局子的鏢師和趟子手，是否還肯聽命呢？」

王榮道：「這就不知道了，他們願意留下找口飯吃的，自然是不敢不聽，如若他們願意離開的，只怕是不會再聽命行事了。」

包天成再也忍不住了，霍然站起身子，道：「王榮，你好大的屁子。」

王榮道：「哦！總鏢頭有何見教？」

包天成怒道：「吳恆，給我拿下。」

王榮手握刀柄，道：「吳兄，在四海鏢局，你是副總鏢頭，但目下，兄弟已解除鏢局子職務，吳兄如敢對兄弟無禮，那就別怪兄弟拔刀反擊了。」

包天成冷笑一聲，道：「好啊！王榮，你眞要造反了。」

站起身子，逼了過來。

在常年積威之下，王榮內心之中，實在對包天成有些畏懼，已不似對吳恆那種氣勢，緩緩說道：「包總鏢頭，你要講理。」

包天成道：「我是在和你講理，不講理的是你，就算你離開四海鏢局了，我也要給你點教訓，我一向重用你，把你給縱容壞了。」

斬情女突然接了口，冷冷說道：「包天成，給我站住。」

包天成怒道：「你要幹什麼？」

斬情女道：「幹什麼？我本來可以找王榮說話的，如今王榮被你辭退了，應不應該找你說話。」

包天成道：「應該，我姓包的全担了。」

斬情女道：「先公後私，了斷了我們之間的公事之後，再了斷你們的私事。」

包天成說道：「你準備如何一個了斷之法呢？」

斬情女道：「砸招牌，我已經說過很多遍了。」

包天成道：「我們也告訴過你了，這個辦不到！」

斬情女道：「那是你們的意思，我的想法是非要辦到不可！」

包天成道：「哦！」

斬情女道：「如是貴局不肯派人去取來，我就只好自已出手取來了。」

包天成道：「包某倒要看看什麼人有這份胆氣。」

林成方和田昆同時站了起來，笑道：「砸一塊招牌，想來也不是什麼爲難的事了。」

包天成目光一掠兩人，冷冷說道：「兩位眞的敢麼？」

林成方道：「有什麼不敢的，黑劍門那樣多的殺手，咱們尙敢對付了，何況是四海鏢局中的人。」

田昆道：「大不了動手一戰。」

包天成臉色泛起怒意，但心中却是十分震驚，他千算萬算，算不出會是這樣一個後果。

想到這些人連黑劍門的殺手也能對付，自已似乎是無法唬退他們了。

眼下似乎是已被逼到了非動手不可的境界之中了。

林成方說幹就幹，舉步向外行去。

包天成微一擺頭，吳恆突然橫行兩步，攔在了林成方的身前，道：「閣下，再向前走一步，別怪在下要出手了。」

對付黑劍門中殺手時，田昆有些畏縮不前，但他却好像不怕四海鏢局中人，笑一笑，道：「林兄，這一陣讓給小弟吧！」

這數番搏戰之中，林成方似乎是一直沒有看到過田昆出手，心中暗道：這人深藏不露，倒也是應該讓他露一手了。

心中念轉，人立刻停了下來。

田昆越過了林成方道：「副總鏢頭，你準備如何攔阻在下。」

吳恆道：「到此至步，再向前走一步，你就可能送了一條命。」

田昆道：「有這等事，當眞叫人很難相信啊？」

舉步向前行去。

吳恆右手一揚，五指如鈎，閃電一般向田昆抓了過來。

田昆沉腕避開，拍出了一掌。

吳恆飛起一腿，踢向了田昆的小腹。

田昆不閃不避，左拳下垂，硬敲吳恆的膝蓋要害。

兩個人都未退避，拳掌相交，片刻間，對拆了五招。

林成方心中暗道：鈴鏢之名，果非虛傳，不知道斬情女用的什麼手段，使這些人，甘願效命。

忽然間，一股強風，由廳外飛了過來。

來物奇大，竟然有三四尺方圓。

包天成冷哼一聲，伸手抓住了飛來之物。奇猛的勁道，使得包天成一連向後退了兩步，才算接下。

物件入手，立刻碎裂，落在實地之上。

赫然是四海鏢局子掛在門外的招牌。

包天成呆住了，吳恆也收手退了兩步，臉上是一片驚愕之色。

其實，全場中人每一個都看得一臉訝異。

把招牌投入廳中，不算太難，難的是那上面蓄着的強大勁道。

而且，那招牌分明是早已經被擊碎，但却被奇怪力道，把它圈住不散，直到包天成接穩之後，上面的怪力消失，才碎落一地。

這是何等的武功，何等深厚的內力，而且，已練到了收發隨心，運用自如的境界。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包總鏢頭，招牌還是被人家砸了，是麼？」

這一激，使得包天成硬着頭皮喝道：「那一位，砸了敝局的招牌，有種的給我站出來，藏頭露尾算得什麼英雄！」

廳外一片夜暗，不聞一息回聲。

林成方、田昆、王榮等，個個心中明白，這定是那位叫人難測高深的高空雁所爲。

斬情女道：「包總鏢頭，你可是有身份的人，有本領就不妨出去找找看，如是要出口罵人，那可是有傷你身份的事。」

包天成一皺眉頭，道：「這麼說，你們還有同伴了？」

斬情女道：「我們同伴多的很，不怕黑劍門的人，都是我們的同伴。」

包天成衡量情形，今夜中決不能發作，如是一旦發作，很可能招來了一場莫可預測的後果。

他久走江湖，見識廣博，暗一忖思，緩緩說道：「車先生，閣下可以走了。」

斬情女怔了一怔，暗道：這人，忽然間前倨後恭起來，當眞能屈能伸的人物，和他傳揚江湖上的盛名，却是大不相同。

心中念轉，口中却淡淡一笑，道：「你是說，要我們走了。」

包天成道：「閣下已然砸了敝局的招牌，心願已了，留此，似乎是已無必要了。」

斬情女道：「包總鏢頭當眞好性情，竟然自己砸了招牌。」

包天成冷哼一聲，欲言又止。

他似是極力再忍耐，不願挑起一場糾紛。

斬情女却是故意逼他發作，冷冷一笑道：「貴局的招牌雖然砸了，可惜不是我們出手，那是你總鏢頭自己的事了。」

包天成在接下了那一塊招牌之後，已知道遇上了高人，強自忍下怒火，道：「車少兄，還要咱們如何？」

斬情女笑道：「招牌被你自己砸了，那證明了一件事。」

包天成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你自己心中也明白了，你不配作一個鏢師，更不配作一個總鏢頭，所以，我想你應關了四海鏢局的門！」

包天成道：「你說什麼？關了鏢局？」

斬情女道：「對！如若鏢局子不是你開的，至少你該辭去了總鏢頭這個職位！」

她步步逼進，簡直強人所難。

包天成緩緩坐在木椅上，一時間竟然不再作答。

也許是這問題太過重大，他必需要仔細的考慮一番。

斬情女却得寸進尺，笑一笑，道：「總鏢頭，可是覺得在下的提議過份了一些。」

包天成搖搖頭，道：「不過份，咱們保鏢的，如若連自己都保不住了，那就不如辭去總鏢頭的好。」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包總鏢頭，倒是想的開啊！」

包天成霍然由椅子上站了起來，道：「四海鏢局子不是我開的，我也無法把他關了，不過，我可以解去這個總鏢頭的職位。」

這一下，倒使斬情女楞住了，想不到，他竟然眞的解去總鏢頭的職位。

包天成輕輕咳了一聲，道：「車少兄應該滿意了吧？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斬情女略一沉吟，道：「總鏢頭準備幾時解去這個職位。」

包天成道：「明日午時，在下就趕回金陵，處理一下局中事務，多則十日，少則五天，一定辭去總鏢頭。」

斬情女點點頭，道：「說得倒也是入情入理，不過……」

包天成接道：「不過甚麼？」

斬情女道：「不過，你勒令王分局主辭職之時，竟然要他立刻交出這分局主的職司，是不是焦急了一些？」

包天成道：「你車少兄的條件，在下巳經答允了，至於本局中事務，似乎是用不着閣下再挿手了。」

斬情女道：「好吧！這個在下不過問，不過咱們希望你包總鏢頭千金一諾，此地人證很多，十天內你如還不解去四海鏢局子總鏢頭，咱們立刻把今夜中事，傳揚於江湖之上。」

包天成道：「一言爲定，在下說過了，絕對算數。」

斬情女道：「今夜太晚，咱們要在此留宿一宵，明天一早，咱們離開如何？」

包天成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但在下也希望你車少兄一言九鼎。」

斬情女道：「放心，放心，我如說了不算，就不是男子漢。」

王榮聽得想笑，但他忍下了沒有笑出來。

包天成道：「好！就這樣決定……」

目光轉到王榮的臉上，苦笑一下，道：「你帮帮忙，這些客人，都是你招來的，這些事，沒有辦完之前，你還是徐州分局的局主。」

王榮道：「總鏢頭的吩咐，王榮不敢推辭，不過，王榮如若留在此位之上，請問我是否

還有局主的權限。」

包天成道：「自然是有。」

王榮道：「總鏢頭在此，在下決定的事，如若和總鏢頭的意見不同時，那將如何？」

包天成道：「鏢局子早有成規，自然按規定而行了。」

王榮道：「這個，在下恐難受命……」

這時，一個趟子手，急急奔了進來，道：「稟告局主……」

王榮一揮手，接道：「我已辭去分局主的職務，有事向總鏢頭稟報吧。」

趟子手回顧了包天成一眼，屈一下膝，道：「稟報總鏢頭……」

包天成接道：「不用跪，有話起來說。」

趟子手站起身子，道：「有人求見。」

包天成道：「什麼人？」

趟子手道：「他不肯通報姓名，只要我傳報進來，他說只有一盞熱茶工夫，如是總鏢頭不肯接見，他們就自己進來了。」

包天成道：「他們，那是不止一個了？」

趟子手道：「兩男一女，但小的瞧到後面還有不少人，隱藏在鏢局大門外三丈左右的暗影中。」

包天成一揮手道：「好！請他們進來。」

趟子手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斬情女道：「看來，事情不太妙了，只怕來的是黑劍門中人！」

包天成道：「少兄怎生知曉他們是黑劍門中人？」

斬情女道：「我只是猜想罷了！」

包天成道：「只怕你猜對了。」

斬情女道：「如是不幸言中了，但不知包總鏢頭如何處置這件事情。」

包天成道：「這個麼？在下目前還沒有腹案。」

斬情女道：「看來這是一件很叫你爲難的事，不過，我要提醒包總鏢頭一句，我們還在貴分局中，你還沒有辭去總鏢頭，我們還算是顧客，你如是實在不願招惹黑劍門，在下倒可提供一得之愚，你要他們歇一夜，明天咱們離開了貴局之後，他們再下手不遲。」

包天成說道：「見到他們之後，再作道理吧。」

趟子手帶着三個人行了進來，果然是兩男一女。

當先一人，四十左右，全身黑衣，黑巾束髮，背上斜揹着一把長劍。

第二個是女人，三十上下的年紀，也是一身黑色勁裝，黑帕罩髮，腰中却束了一條兩寸多寬的白色腰帶。

第三個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四五的樣子，也是一身黑色勁裝，束髮的帶子，却是紅色。

趟子手帶三人進了大廳之後，立刻退了出去。

三個人都佩着劍，進入廳門，立刻佈成了一前兩後的品字形。

那年紀最大的一個，站在前面。

只見他目光轉動，打量了廳中之人一眼，道：「那一個能夠作主的，回答在下的話。」

包天成一拱手，道：「區區包天成，四海鏢局子的總鏢頭，剛由金陵趕到，朋友怎麼稱呼？」

黑衣大漢道：「在下唐漢。」

包天成哦了一聲，道：「唐兄找上敝鏢局，不知有何見教？」

唐漢道：「貴局接下了一票坐地鏢？」

包天成道：「不錯。」

唐漢道：「不幸的很，貴局保的人，却是咱們要追殺的人！」

包天成道：「這個，我也聽到了，所以，才從金陵趕來此地。」

唐漢道：「那很好，總鏢頭是把人交出來呢？還是要保這趟鏢。」

包天成道：「唐朋友，請給兄弟一個面子，我們正在協調之中，明日，他們就會離開此地。」

唐漢道：「明天，咱們等不及，在下奉到的令諭是五更之前抓到人，生的要人，死的見屍，所以，只怕沒有時間放他們。」

包天成道：「唐朋友要抓的是什麼人，是否在此？」

唐漢道：「在這裏。」

包天成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車少兄都聽到了？」

斬情女道：「都聽到了。」

包天成道：「我們應該如何？」

斬情女道：「這要總鏢頭決定。」

包天成道：「唐朋友，他們明天一早離開，早晚也不爭這十二個時辰。」

唐漢說道：「我們只不過有兩個時辰的時間。」

包天成道：「我們若是不答應呢？」

唐漢道：「爲你借箸代籌，你總鏢頭最好答應，要眞不答應，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

包天成神情爲難的沉吟了一陣，道：「唐兄請看看，敝局的鏢師，和受保的客人，都在這大廳之中，唐兄要抓的什麼人？」

唐漢四顧了一眼，說道：「斬情女，你出來？」

斬情女笑一笑，道：「不要大呼小叫，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唐漢怔了一怔，道：「就是你？」

斬情女道：「是我！你有些不相信？」

唐漢打量了斬情女兩眼，道：「久聞斬情女風姿絕世，嬌媚動人，如若是你閣下這個樣子，那就不是有動人之稱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你想見識見識？」

唐漢笑道：「我要殺你，所以，在殺你之前，要驗名正身。」

斬情女笑一笑，道：「好吧！讓你在死去之前，開開眼界，你等候片刻……。」

轉身行入內室。

原來，斬情女的住處，就在大廳右側，邊有小門可通。

唐漢冷冷說道：「你最好別作逃走的打算，黑劍門要殺的人，從無能夠漏網。」

斬情女道：「你放心，目下這局面，叫我走我也不會走，我還要找個機會，多撈點利息回來。」

唐漢未再攔阻，目光轉動，又掃掠了四週一眼道：「那一位是寶通鏢局子的林鏢師？」

林成方道：「區區便是！」

唐漢淡淡一笑，道：「寶通鏢局子，不過是名不見經傳的鏢局，閣下也是個藉藉無名的人，殺之不武，放你一條生路去吧！」

林成方笑一笑，道：「唐朋友的盛情，在下心領了，保鏢這一行，一向是信用第一，在下拿了人家的銀子，那只好爲人賣命了。」

唐漢說道：「聽你口氣，你似乎是不想走了？」

林成方道：「正是如此，在下很想找一個揚名立萬的機會，見見大場面，廣廣眼界，這個好機會怎肯放過？」

唐漢道：「你可知道，這一廣眼界的代價麼？」

林成方心中暗道：看來，這黑劍門，也有一種行規約束，這人再三勸我離開，想必是奉有令諭了。

再要談下去，很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寶通鏢局子和黑劍門有所勾結。

雖然，那只是找出黑劍門的手段，但最好還是不要傳揚出去。

林成方心中念轉，人卻冷冷說道：「在下說過了，好意心領，在下不會離開此地。」

唐漢道：「你要多想想啊……」

林成方道：「在下已經想了很多次，很多時間，決不會接受，閣下用不着多說。」

唐漢冷冷說道：「你一定想找死，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林成方道：「生死有命，在下既然入了江湖，保鏢爲業，老實說，我早就已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了。」

唐漢冷冷的望了林成方一眼，未再多言。

這時，斬情女已經換好女裝，緩步行了過來。

只見她長髮披肩，用一條白色的帶子勒着，白緞滾黑的緊身勁裝，流露出了美妙的身材，步伐婀娜的行了過來。

唐漢的兩道目光一直盯注在斬情女身上瞧着。

其實，又何止是他，場中人所有的目光，都被那誘人的艷光吸引。

林成方也看的很仔細，只見她確有着使男人爲她效命的條件，無怪能有很多人甘願爲她去赴湯蹈火。

斬情女很快的走回原位，淡淡一笑道：「唐漢，你看清楚些。」

唐漢點點頭，道：「不錯，果然是媚態橫生，風姿撩人。」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多謝誇獎。」

這一笑，只笑的如花盛放，看的唐漢心頭一跳。

急忙吸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你雖然美艷如花，但卻無法改變你的死亡命運。」

斬情女道：「哦！」

唐漢道：「焚琴煮鶴，美人濺血，實在是大煞風景的事，所以，在下給你一個機會！」

斬情女道：「什麼機會？」

唐漢道：「你自絕死去吧！」

斬情女搖搖頭，道：「不！我年紀這樣輕，長的還不錯，以花喻人，還未到完全盛放之境，就這樣死了，豈不是可惜得很。」

唐漢道：「事情實在有些叫人難過，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天下不如人意的事，十佔八九，姑娘也只好委屈點了。」

斬情女突然柔聲說道：「唐漢，咱們商量一件事情好不好？」

唐漢道：「我能辦到的，決不負雅望。」

斬情女道：「我要請你離開黑劍門……」

唐漢道：「離開黑劍門？爲什麼？」

斬情女道：「爲了我啊！」

唐漢搖搖頭，道：「別的事，都可以商量，這件事決不可能。」

斬情女笑一笑，道：「你心中可是有些害怕。」

唐漢道：「那是原因之一。」

斬情女道：「難道還有別的原因麼？」

唐漢道：「唉！一言難盡，不談也罷。」

斬情女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唐漢搖搖頭，道：「不行。」

斬情女道：「唉！聽你說的全無情意，我心中好生難過！」

唐漢怔了一怔，道：「你心中好難過，爲什麼？」

斬情女低聲說道：「我不能把你拉到自己的身邊來，心中自然是很難過。」

唐漢呆了一呆，道：「我這樣重要麼？」

兩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低，場中之人，大都無法聽到。

斬情女道：「唐兄，黑劍門中的黑、白兩組殺手，落得一個全軍覆沒，難道你沒有聽說過麼？」

唐漢道：「就是因爲有了前車之鑒，所以，他們才派我來。」

斬情女道：「這麼說來，你的武功是不錯了。」

唐漢道：「還過得去。」

斬情女道：「那就更可惜了！」

唐漢道：「哦！」

斬情女道：「你如能常伴我的身側，我豈不是有了一個可以保護我的高手。」

唐漢道：「姑娘身側有着很多人，想來，也不少在下一個了。」

斬情女道：「他們大都是鏢局中人。所以，一旦黑劍門放棄了追殺我的用心，他們就不會再保護我了。」

唐漢搖搖頭，歎息一聲，道：「在下確實很希望能夠常伴姑娘妝台，只可惜，在下沒有這個福份。」

斬情女說道：「爲什麼不說你沒有這個胆量？」

唐漢歎口氣，道：「這個，很難啓齒，而且，這個地方也不便談。」

斬情女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咱們好好的談談？」

唐漢道：「但願日後，咱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斬情女道：「你是說，咱們現在先約好一個時間。」

唐漢道：「不是，過了今天，你沒有死，而我，還活着，咱們安排一個見面的機會。」

斬情女道：「唉！男女相悅，本來是一件很有情調的事，你怎麼把它說得血淋淋如此可怕。」

唐漢道：「在下只不過實話實說罷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今夜，我一定要殺了你，還要帶走你的人頭。」

斬情女道：「你下得了手麼？」

唐漢道：「我內心之中，確然是下不得手，不過，我無法不下手。」

斬情女道：「這樣說來，我們這些話，都是白談了。」

唐漢過：「姑娘如要這樣想，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目光突然轉到了包天成的臉上，道：「包總鏢頭，你們如何打算？」

包天成說道：「閣下已經看到了目前的形勢，老實說，敝局目下，沒有法子把他逐出本局。」

唐漢道：「閣下的意思是……」

包天成接道：「閣下在未來之前，在下已和他們談過了。」

唐漢道：「談什麼？」

包天成道：「斬情女已答允離開本局，明天一早上路。」

唐漢道：「哦！」

包天成道：「但你們趕了來，使事情又可能生出變化。」

唐漢冷冷說道：「本門對貴局一向友善，從來沒有動過貴局保的鏢，但這一次，貴局却找上了本門中人。」

包天成道：「對這件事，包某人經有處置，我已撤換了王分局主，本人也引咎辭去了總鏢頭的職位。」

斬情女笑一笑，道：「包總鏢頭，你不是引咎，而是被我們逼的辭去了總鏢頭！」

包天成道：「不管如何，在下總算是辭去了總鏢頭的職位。」

斬情女道：「你這個人，人前一套話，人後另一套，誰知道你心中究竟想的是甚麼？所

以，說你詭計多端，奸詐可惡，大概是不會有錯了。」

這幾句話，罵的很尖酸刻薄，罵的包天成臉上暴起了一片青筋。

但他仍然忍下去，沒有發作。

唐漢笑一笑道：「包總鏢頭，咱們對閣下的行動，十分讚美，可是對我們目下之局勢，却無實際帮助。」

包天成道：「那麼閣下的意思是……」

唐漢道：「我想你包總鏢頭，至少可以下令貴局中人，助咱們一臂之力。」

包天成道：「這個，這個……」

唐漢接道：「總鏢頭不肯下令，叫在下也感到很爲難了。」

包天成突然歎息一聲，目光轉顧到金八的臉上。

金八的神情凝重，肅立未動。

但包天成似是仍然從金八的身上，得到了什麼啓示一般，緩緩說道：「唐兄，咱們和黑劍門中人，可以互不相犯，但却用不着出手帮忙。」

唐漢道：「血刀、血劍兩組殺手，都已經毀在你們手中，難道還不算相犯麼？」

斬情女、林成方、田昆都故意退遠一些，連王榮、石一峯，都向後退開了幾步和包天成保持了一段距離。

故意的，造成了包天成等三人一種孤立的感受。

包天成回顧了一眼，吸口氣納入丹田，道：「唐兄，在下已經忍受了……」

唐漢道：「我知道，貴局也有很多爲難之處，不過，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還希望你總鏢頭多多担待。」

包天成道：「對你們黑劍門，我已經担待太多了……」

唐漢臉色一變，接道：「你說甚麼？」

包天成道：「四海鏢局對貴門已經忍耐的夠多了，也希望黑劍門能給我一點面子。」

唐漢道：「什麼面子？」

包天成道：「我們四海鏢局對你們黑劍門處處讓步，也希望你們黑劍門，能給我們一點讓步。」

唐漢道：「我對你們四海鏢局子已經很讓步了，所以，我們希望你閣下適可而止。」

包天成臉色一變，道：「唐朋友，四海鏢局子避忌你們黑劍門，那只是爲了江湖上的交情，並非你們黑劍門的屬下，咱們似乎是用不着處處聽命，對麼？」

唐漢道：「包總鏢頭，你好像瘋狂了。」

包天成道：「我是有些瘋狂了，我已忍受不了你們黑劍門加諸我們的這種痛苦。」

唐漢道：「你痛苦什麼？你包天成名動武林，江湖上無人不知，還會有什麼痛苦事？」

包天成道：「在下先說明一件事，我已經解去了總鏢頭的位置，這樣的總鏢頭，老實說，幹不幹都不叫人留戀。」

唐漢冷冷說道：「你可以不幹四海鏢局的總鏢頭，但你今天對付黑劍門的事，應該有個處理。」

包天成道：「在下倒是想不出，應該如何一個處理法。」

唐漢道：「至少，應該下令要貴局中人，撤離此地。」

包天成說道：「你認爲，我還能命令他們麼？」

唐漢奇道：「爲什麼不能？當今武林之中，有誰不知道四海鏢局子是當代中令諭最爲嚴厲，總鏢頭威嚴最具的鏢局，爲什麼不能令諭屬下。」

包天成道：「唐漢，這些事，我不想多費口舌，而且，我已辭去了這個職位，由現在開始，我包某人是以個人的身份，面對着你們黑劍門，我包某不會怕你們。」

唐漢臉色一變，道：「好大的口氣。」

包天成道：「姓唐的，咱們之間的事，只限於包某個人。」

唐漢道：「這筆賬，一樣會記在你們四海鏢局的頭上。」

一直很少開口的金八，突然歎了一口氣，低聲道：「總鏢頭，我看你也不用辭職了，辭去總鏢頭的位置，一樣也無法使黑劍門不找四海鏢局……」

包天成苦笑一下，接道：「事情鬧到這步田地，我還有什麼顏面幹這個總鏢頭。」

吳恆低聲說道：「總座，咱們還願意追隨你，希望你還出任總鏢頭的職位，咱們化費了無數的血汗，闖出的四海鏢局，不能就這樣被人踐踏了。」

金八道：「吳副座說的是啊！至少還有我這個鏢頭支持你，我們和你生死與共。」

包天成歎息一聲，道：「兩位倒給了在下不少的勇氣。」

石一峯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如若總鏢頭不再辭職，如是總鏢頭願意帶領着咱們抗拒黑劍門，石某人願爲前驅。」

包天成黯然說道：「石兄，咱們共事十數年，同生入死數十次，今夜中發生了這樣一次誤會，實在叫人難過。」

目光轉到了王榮的臉上，接道：「王局主，是否還願回來？」

王榮笑一笑道：「這要總鏢頭吩咐了。」

包天成道：「你恢復了原職，還是徐州分局的王局主。」

唐漢笑一笑，道：「包天成，你這些安排，可是準備和我們動手一戰了。」

包天成說道：「這是你逼的，你既然不肯放了四海鏢局，四海鏢局中人，只好振起一拚了。」

唐漢道：「你想過沒有？這一拚，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包天成道：「我想過了，明天，如果我還活着，我會通令四海鏢局的各處分局所有人員遣散，暫停營業，願意留下來，和你們黑劍門一拚，唐漢，大不了是一條命！」

唐漢道：「你很有豪氣。」

石一峯冷冷接道：「殺人一千，自殞八百，你們黑劍門中人，也不是鐵打銅鑄的，咱們有傷亡，你們一樣也有傷亡。」

唐漢冷冷說道：「好！你們既然決定了對抗黑劍門，我就成全你們。」

石一峯道：「姓唐的，試試吧！我們蓄勢以待。」

林成方行到斬情女的身側，低聲說道：「姑娘，怎麼一回事，黑劍門的殺手，不應該這樣有耐心。」

斬情女笑一笑，低聲地說道：「唐漢不想殺死我，他想把力量用在對付四海鏢局子的身上。」

林成方道：「你是說唐漢眞喜歡你了？」

斬情女道：「他動了心，只不過，不敢說出口罷了。」

林成方道：「古語有一笑傾城，再笑傾國之說，看來是誠不我欺了。」

斬情女道：「唉！不過，對你林兄，我算是徹底失敗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一朵鮮花，就插在你的身側，竟然連望也不多望一眼。」

兩人雖未用傳音之術交談，但說話的聲音很低。

這時，包天成爲首的四海鏢局中人，和唐漢等三人，已經成了劍拔弩張的局勢。

包天成已經亮出了鐵劍。

子母刀吳恆，也亮出了刀。

石一峯也凝聚了眞氣，蓄勢待敵。

王榮也亮出了兵刃，只有金八仍然靜靜的站着，既未亮兵刃，也未作勢待敵。

唐漢手握在劍柄上，長劍却還未出鞘。

那個年紀較輕的女人，突然開了口，說出她進入鏢局來的第一句話，道：「唐老大，咱們是不該出手了。」

唐漢道：「是！」

腰繫白色帶子的黑衣人，道：「要不要招呼他們殺進來。」

唐漢道：「要！」

包天成一探革囊，扣在手中兩顆火彈子，道：「用不着濫殺無辜，鏢局的趟子手，不過是賣一把氣力吃飯，你們殺了他們，跡近殘忍，貴門來了多少人，請他們全數進來，我們可以全接下來。」

唐漢冷冷說道：「黑劍門的殺手，還怕殺錯人麼？招呼他們殺進來。」

斬情女突然接了口，道：「你們聽着，盜亦有道，你們如若要濫殺無辜，咱們也要不擇手段了。」

那紅帶束髮的女人，突然一閃，直逼過來，人已動，兵刃也同時出鞘，一柄形如蛇頭的怪劍，陡然間，刺向了斬情女的前胸。

好快的一劍，而且詭計萬端，竟像蝴蝶穿花一般，由人縫中閃了過來。

本來是吳恆擋在斬情女的前面，竟然攔阻不及。

斬情女急急向後閃避，林成方長劍也同時遞出。

當的一聲金鐵交鳴，林成方封住了黑衣女人的追襲劍勢。

嚴格點說，林成方也沒有封住這黑衣女人攻出的第一次，只是封住了她變招的劍勢。

那該是第二劍。

所以，斬情女前胸處，仍被蛇頭劍挑破了衣衫。

露出來一道雪白肌膚，隱露乳溝。

只要劍勢再往前多走一寸，斬情女就非流血不可。

黑衣女人目注林成方，冷笑一聲，道：「你要替她死？」

林成方震驚這黑衣女人劍勢的快速，凌厲，和第一次攻襲的黑劍門中殺手，有着很大的不同，這才是第一流的殺手。

其實，包括斬情女，包天成在內的衆羣豪，都被這黑衣女子的揮劍一擊，震驚在當地。

林成方吃力的接下了她一劍餘勢，換了另一個人，也許還很難接下這一劍。

清楚點說，黑衣女子這一劍震驚了全場，這些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見多識廣，暗作估算，這些人實力，自己能否接下這黑衣女子的一擊。

唐漢既是這一羣人中的領隊，自然，也該是武功最強的一個人。

林成方緩緩向前行了一步，橫劍當胸，淡淡一笑，道：「不錯，你如想殺死斬情女，那就先殺了我。」

他表面輕鬆，內心中，眞有着無比的沉重，不知這一戰後果如何？能接下對方幾招。

但目前形勢，羣豪都已經自估不敵，心生怯意，自己勢必先打頭陣才成。

深深吸了一口氣，全神待敵。

黑衣女子冷笑一聲，道：「想死，不是件很難的事。」

忽然，揮劍擊出，劍光如流電疾閃，已到胸前。

林成方長劍疾出，封開劍勢。

不容林成方劍招變動，黑衣女子的第二劍又攻了過來。

連綿的劍勢，如光射風捲，一眨眼間，攻出了七劍。

林成方完全是採取守勢，小心翼翼中，接下了七劍。

接下了七劍之後，林成方反而定下心來。

至少，他已證實了，這黑衣女子的劍勢雖快如閃電，但並非是完全不能拒擋。

心情放鬆下來，林成方開始還擊。

雙方開始了有攻有守的搏鬥。

交手五十招，林成方心情完全定了下來。

他發覺，這些殺手們習練的劍法，是一種別走蹊徑的劍招，快速凌厲，一出手時的威勢，雷霆萬鈞。

但只要能沉穩不亂的接下他先前幾劍攻勢，以後就可以穩住形勢。

眞正的搏殺展開，畢竟是深厚的功力和常年精研的造詣。

體會出個中內情，也瞭解了這黑衣女子的劍路，立刻高聲說道：「諸位，不要爲他出手的威勢所震驚，他習練這種辛辣快速的劍法，只要能沉住氣，接下她五七劍，就不必再畏懼他們了。」

經過這一番解說，羣豪的心情大都放鬆了不少。

林成方現身說法，他以事實證明了才說出來。

這對羣豪的鼓舞很大，消除了大部份畏怯之心。

斬情女首先發動，亮出兩把一尺八寸的金柄短劍。高聲道：「林鏢師，你閃開，我要看看黑劍門的殺手，是不是眞的能殺得了我。」

她數度運氣調息，證實了自己的傷勢，確已復元。

但見人影一閃，另一個黑衣人，冷冷接道：「斬情女，你死定了，沒有人能逃過黑劍門殺手的追殺。」

口中說話，右手長劍，已遞了過來。

劍似流星，一閃之間，已到前胸。

斬情女嚐試過黑劍門快速的劍勢，早已有了準備，雙劍一起，交叉前胸，封開了對方的劍勢。

黑衣人一擊未中，一挫腕，長劍收回，第二劍，接連攻出。

斬情女看到了林成方鬥黑衣女子的手法，先採守勢，以後穩住了大局之後，再行進攻。

目下，斬情女也採的這個辦法，雙劍交轉，只守不攻。

黑衣人一口氣，攻了三十六劍。

斬情女封擋了三十六劍。

有了林成方對敵的前車之鑑，所以，斬情女應對的從容，似是尤勝林成方一籌。

自然，這也證明了她劍術上造詣的深刻。

包天成眼看斬情女也和黑劍門的殺手，打了一個秋色平分，心中那一點畏懼之氣，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忿怒之火，由心中直冒起來。道：「唐兄，我還道黑劍門中人，一個個都是金鋼鑄成的羅漢，有萬夫不當之勇，現在看起來麼，倒叫在下生出了一個奇怪的感覺……」

唐漢冷笑一聲，接道：「你可以想親自出手，和唐某玩玩。」

包天成道：「在下確有此意，倒希望見識一下高明。」

他心中憋滿了忿怒之氣，說打就打，右手一招，鐵劍挾着一陣強烈的勁力，劈斬下去。

包天成號稱鐵劍火彈，這把劍和平常的劍，完全不同，劍重二十四斤，刀刃也不利，說它是劍倒不如它是一塊鐵板來的正確。

不過，它具有劍的模樣。

唐漢右手一招，隨手飛起了一道寒芒，封住鐵劍。

兵刃交擊，不聞金鐵交鳴之聲，但包天成却感到了手腕上一震。

頓然心中一驚，叫道：「這小子，好深厚的內力。」

包天成仗持着兵刃沉重，全力向下壓去。

再看唐漢手中，只是一把其薄如紙，長不過兩尺的軟刀。

但此刻刀身筆直，封住了包天成的黑劍。

明眼人，都可看得出來，此刻的兵刄相觸，包天成應該是佔盡上風。

唐漢只一柄又短，又薄的軟刀，對付二十四斤的鐵劍，那實在是一件很爲難的事了。

但他做到了。

那必須要加倍以上的力量，才能抵抗住那長劍，另外，還要內力貫注在劍身之上，保持住劍身不軟下來。

包天成出了八成眞力。

唐漢似是已經到了欲罷不能的境界，也運集功力抗拒。

只見那軟刀薄刃忽然間，深入鐵劍之中。

子母刀吳恆、石一峯、八金，六道目光一齊盯注在兩人動手的兵刃之上。

包天成也看到了，對方軟刀薄刃，逐漸的陷入了鐵劍之中。

鐵劍很快會被那軟刀切斷。

事實上，唐漢手中的軟刀，是緬鐵合以白金冶煉而成，本身極爲鋒利，但尚無法可以斬鐵斷釘。

利刃陷入了包天成的鐵劍之中，全是憑仗着深厚的功力所致。

這是一場對雙方都不利的較勁，再對峙下去，包天成手中的鐵劍，很可能被唐漢手中的軟刀切斷，但唐漢却必須以三倍的內力，抗拒包天成兵刃上的優勢。

包天成成名江湖數十年，盛名自非虛傳。

他看到目前自己的危急，但也看出了唐漢處境的尷尬。

包天成沒有收回鐵劍，反而，盡全力向下壓去。

唐漢也被迫全力封架。

事實上，兩人用不着這樣一個較勁之法，尤其是唐漢。

但兩人動上手，全力施展之後，却成了欲罷不能之勢。

子母刀吳恆突然緩緩移步，向唐漢身側靠去。

他一面說道：「對付黑劍門這等殺手，專施暗算的人物，大概是用不着講什麼武林的規戒吧？」

他究竟也是成了名的人物，心中都想出手，但却又不好意思對人家施展暗算，所以，還是先行說了出來。

唐漢聽到了，但他無法接口。

但吳恆逼近了唐漢，還未及出手，聽金八低聲勸阻道：「副座，不要插手。」

吳恆怔了一怔，停下腳步。

凝目望去，只見唐漢左手執刀，右手却摸在肩上的長劍柄上。

原來，唐漢身上帶了兩種兵刄，一支長劍，和一口軟刀。

唐漢單手執刀，力量大減了很多，雙方又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

但林成方和那位黑衣女殺手，却分出了勝負。

兩人久戰之後，林成方終於發現了她的缺點，她的劍招雖然凌厲，但却只有十幾招在變化運用。

每一招都用過了十次以上。

雖然，她出手的方位不同，但劍路却是同一變化。

林成方劍術上高深的造詣，使他立刻想出了尅敵之法。

因爲那黑衣女子劍招的惡毒，林成方的反擊，也必是極端快速的劍招，掌握那劍招變化的一瞬，作致命的一擊。

心中盤算了很久，又接下那黑衣女子數十招，忽然在黑衣女子挫腕收劍之時揮劍擊出。

那正是黑衣女子餘力已盡，新力未發的時刻，林成方的長劍却挾雷霆萬鈞之勢，攻了過來。

長劍由前胸直透後背，正中要害，一劍畢命。

強勁的劍上力道，也同時震飛了那黑衣女子手上的兵刃，連一聲慘叫也未及發出。

站在四週觀戰的人，似是都未料到林成方突然間殺了對手，因爲，搏鬥的過程中，並未見林成方取得優勢。

那勝利似是忽然而來。

這也是一個劍手造詣深淺的分野。

林成方抽回了長劍，退到一側。

斬情女眼看林成方一劍斃敵，心中殺機突起。

顧不得在羣豪之面前，暴露出她劍上的隱密。

江湖上傳言斬情女武功高強，殺人很多，但却都不知道斬情女對付強敵的手段。

斬情女也知道必須要盡量保持那個隱密，才能使自己使人難測高深。

所以，她絕對不在可以暴露出內情的境遇中，施展出來。

見過這隱密的人，都已經死去。

但今夜的情勢不同，她無法把敵手引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下手，也不願再纏鬥下去。

於是，決定了施出殺手，縱然暴露了隱密，也是在所不惜。

只見她左手短劍忽然一招直刺，點向黑衣人的前胸。

而右手的短劍，却封向了黑衣人手中的兵刃。

表面上，這一招有攻有守，但嚴格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破綻。

因爲，她手中雙劍都先行擺了出來，限制住了自己的變化，却留給對方的變化餘地。

左手刺出的劍勢，受到了距離的限制，絕對無法刺中敵人，右手短劍，又先行遞出，封住了一定的穴位。

對黑衣人那樣的殺手而言，無疑露出了一個很大的破綻。

但見黑衣人手中長劍微偏，忽然避開了斬情女右手短劍封住的穴位，由下而上，反撩過來。

可是，奇事發生了，斬情女右手的劍勢，就在引開對方的兵刃，左手短劍，忽然間射出一道銀芒。

快如閃電，射中了黑衣人的前心要害。

那是斬情女短劍上三寸劍尖，忽然脫開了劍身飛出。

三寸劍尖，直刺入黑衣人的前胸。

但黑衣人上撩的劍勢，也劃破了斬情女的右袖。

可惜，他無力再推進長劍，身子搖一搖，倒了下去。

斬情女右腕一挫，那刺入黑衣人前胸的三寸劍尖，又收了回來，仍然回合在劍身之上。

（未完）

實用柔道學

十 窒息法和壓喉法

混沌書生・文

窒息法和壓喉法常給混而被稱爲鎖喉法。事實上，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其中相異之處是每位學柔道者均須明白的。壓喉法是對氣管施以壓力，其目的在於使對手因呼吸困難而迫得向你投降，如圖二〇一。這是不好受的，不過其效力並非如想像中那樣良好，因爲對方可以像圖二〇二那樣用自己的手，來減輕你對他的氣管的壓力。

窒息法則是壓着頸兩側的頸動脈，如圖二〇三。這兩道動脈都是給肌肉所保護着，不過其保護力是因人而異的。用此式時，你首先要把這些保護肌肉移離其保護位置。只要能成功地做到這一步，則你只須用輕微的壓力，便可以完成此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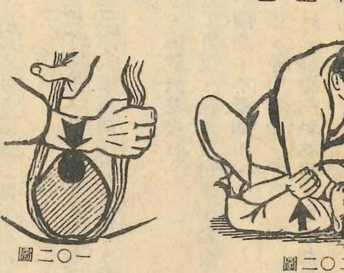
這窒息法如果做得正確，對你的對手來說是毫無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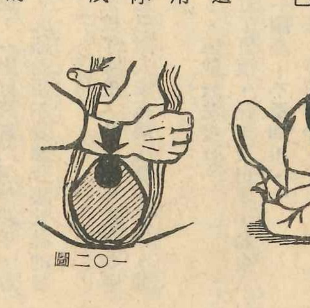
圖二〇三



圖二〇二



圖二〇一



圖二〇五

圖二〇四

正因爲這樣，它是很危險的。對手可能猝然之間失去了知覺，就連他自己和其進攻者也感到驚奇。

因爲被進攻者只會感到很輕微的不舒服，因此在何時鬆手則應由進攻者或是在旁指導的教練所決定。當此窒息法開始奏效之時，被進攻者的呼吸可能像打鼻鼾那樣地響，同時他的身體會抖動着。有時臉部通紅。雖然這些都會令到旁觀者暗中吃驚，可是被進攻者自己却是完全一無所覺的。

窒息法和壓喉法都是只能在你把對手置於完全控制之下之後，才可以使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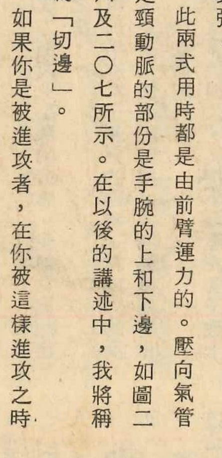
像圖二〇四中的進攻者那樣企圖使用窒息法或壓喉法是不正確，而且是沒有用的。因爲對方只要隨着他的右手拉着他的袍的方向一轉身，他便能脫身出來。換一句話說，進攻者是在未把對方完全控制了之後，便想施殺手，所以他的企圖便失敗了。

把對方完全控制了的方法有很多，圖二〇五所示者爲其中之一。進攻者的右手向右拉，左手向左拉，於是被進攻者便完全沒有逃脫的可能了。因爲如果他要向右轉，進攻者的右手拉住了他；要向左轉的話，對方的左手又不讓他動彈。

此兩式用時都是由前臂運力的。壓向氣管或是頸動脈的部份是手腕的上和下邊，如圖二〇六及二〇七所示。在以後的講述中，我將稱之爲「切邊」。

如果你是被進攻者，在你被這樣進攻之時，你的投降訊號應一早便發出，無謂死硬到底，不肯受投降之辱。因爲你是全無逃脫或反抗的可能，頑抗只有令你自己吃苦頭而已。

一貫的投降信號是在進攻者身上一連快拍



圖二〇八

圖二〇六



圖二〇七

兩下，如圖二〇八中，被進攻者以左手連拍對方足部兩下。或者他可以用足部或是頭部清楚地發出此訊號，如圖二〇九。有時用口呼喊會更直接和快速，這也是被接受的，最重要的是你的意思要表達得清楚。

當你是進攻者時，你應在一接到對方的投降訊號之後，立刻便鬆手。寧可你是誤會了他是要投降而錯把他放開，也不要誤以爲他仍在抵抗，而不肯放鬆。

一、窒息法

完全的放鬆是成功地使用窒息法的秘訣，因爲除非你的前臂是很好地放鬆了，否則它不能很好地緊貼着對方的頸。如果你的肌肉是緊張的話，你的對手會受到很大的痛苦，可是却不會有被窒息了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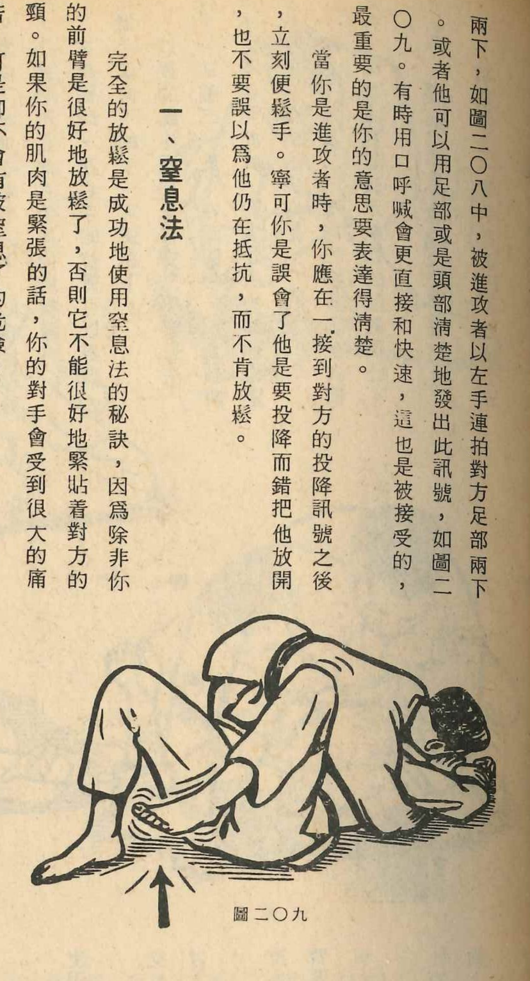
除了正反掌交叉手窒息式之外，在其他的式中，你交叉着手來執着對方的衣領時，左手在右手之上或是在其下都是沒有分別的。

你的雙手儘量深入，抓着他的衣領，這是說起來是相當容易，可是做起來則頗難，除非你的手夠深入，否則你的窒息這一式——特別是正常交叉手窒息法——便會失敗。

二、正常交叉手窒息法

此式是把頸動脈壓着的，不會令到對方的喉部有被東西塞着的不舒服的感覺。如果你的對手有些感覺時，這正說明了你此式正確的。

對手仰臥地上，你騎坐在他上面，兩膝緊緊地頂着他的臂窩，破壞其臂部的活動力。兩手伸進對方的衣領，手掌向上。把手深入，緊抓着其衣領，拇指外露，如圖二一〇。不過在此圖中，爲了清楚地表現進攻者的掌部，所以才將它畫了



圖二〇九

圖二一〇

圖二一一

在衣領的外面。你的拇指的外邊緊貼着——不是壓着——對方的耳後下方，如圖二一一。

現在開始對他的頸部施以橫壓力，不過不必壓得過猛，然後把手貼着他的頸慢慢地後拉。此一動作可以把保護着他的頸動脈的肌肉拉前，因而把其脈暴露了出來。保持着你的壓力，上身向前傾，如圖二一二；如果須要的話，你可以一直傾前至頭部貼着地面，如圖二一三。

你的雙手就像一把鐵鉗那樣把他的頸部夾着，不必靠你的向前傾的動作來爲其增加壓力。這樣對手便會立即投降了。

三、覆掌交叉手窒息法

它與上一交叉手窒息法相似，但是較爲易學，因爲它的抓衣領的動作容易爲初學者所掌握。

圖二一二

圖二一三

圖二一四



圖二一五

此式的效果並不如前者來得那樣快，因而使被進攻者有多些時間來反抗。在練習時，要留心不要把此式變爲了壓喉式也。

你以雙手伸進對方衣領內，手掌向下，緊抓着他的衣領，拇指藏於內，其餘數指在外，以下切邊壓他的頸動脈，如圖二一四及二一五。不過在前圖中，手掌給放了在外面，也是爲了表示淸楚之故。

四、正反掌交叉手窒息法

正如我在上面已經提出過，要在對方極力掙扎反抗之時正確地把他的衣領緊抓着十分困難的。此式可以說是對這問題作了一半的解答，可是亦帶着一個缺點，就是它的動力給打了一個折扣。

右手手掌向上，抓着對手的衣領，上切邊貼着對手的右頸側，如圖二一六。左手手掌向下地伸在右手之下，同樣地抓着他，不過它不必像右手伸得那樣深。

在練習時，左右手的位置可以對調，不過手掌向下的手一定要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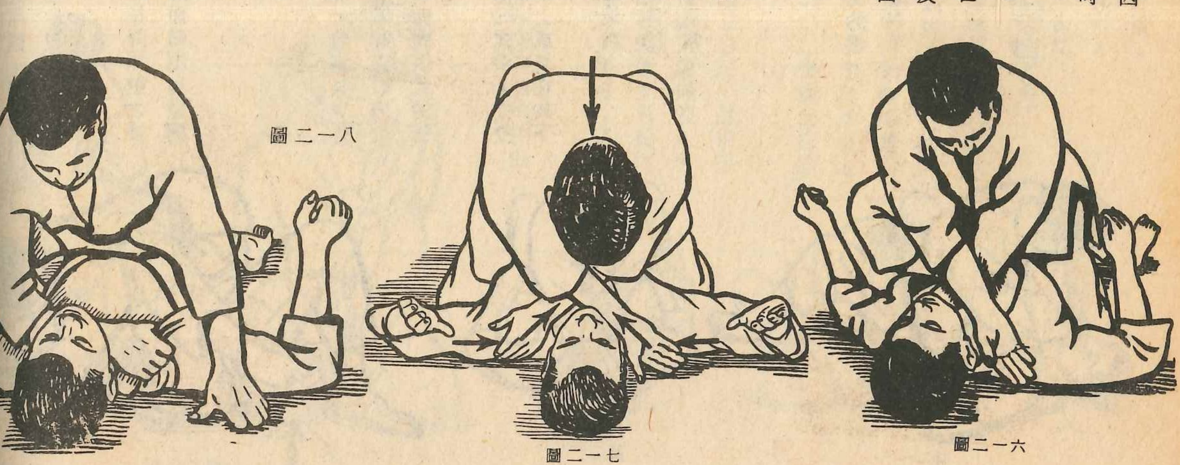
以後的動作便和正常交叉手窒息法一樣了，如圖二一七：在此圖中，那五枝箭表示了不但是此式，而且是所有其他的窒息式中的各個力的方向。

圖二一六及二一七均把手放了在衣領之外，同樣是爲了表示掌部的位置而已。

五、關於窒息法的最後幾句話

1 如果你這一殺手在使出了之後十五秒鐘，還不能令到對方投降的話，那麼你便得重新再來。你唯一可以知道將交叉着的手慢慢後移這動作是否做得對了，能否把對方頸動脈的保護肌肉移開了的方法就是觀察你這一動作所產生的效果。所以如果在十五秒之後，對方仍沒有給窒息了的跡象，你可以知道你這一殺手是失敗了。

2 偶然你會遇到一些與衆不同的對手，他們的頸部動脈肌肉是特別發達和有力，以致你無法將它們移開，以下殺手。此時你便只好放棄了，改爲採取另外的攻勢。



圖二一六

圖二一七

圖二一八



六、壓喉法

對一位初學者來說，他只要學三個最通常的壓喉法的式便足矣。第一個是向對方的前方進攻的，其餘兩個則在他的後方對他襲擊。前者只是對一些沒有經驗的人才會生效，因爲它是很容易被化解了的；不過只要你是出其不意地向他以此式來突襲他，即使是有經驗的人也會爲你所乘的，因此之故，它是頗值得一試。

另外兩式則甚爲重要，因爲如果你要在你的敵人後面用封喉法去制服他，你只有使出壓喉法一招。用窒息法亦非不可，只是站在一個人的背後而向他的頸動脈進攻，是非常困難的，只有是十分有經驗的柔道家的手才能辦得到。

七、單手壓喉法

在外表上看來，此式和那類交叉手窒息法有很多相同之處。而事實上那些窒息法如果使用得不正確，它們便會變爲壓喉式，因而其效果便打了一個大折扣了。

你的對手仰臥在地面，你跨坐於其上。本來在這個位置，最理想的一招殺手便是覆掌交叉手窒息法，可是由於對方的反抗甚烈，令你無法下手，於是你改而用單手壓喉法以對付之。

你以右手深抓着他的右方衣領，前臂橫架在他的喉部上，如圖二一八。然後以左手緊拉着他的左方袍的開胸處，如圖二一九。以右手的下切邊壓着他的喉部，如圖二二〇。前臂運力向下，壓着他的喉部氣管，使其窒息。左手的作用只不過是把他的袍反拉過來，以免給右手拉滑過了右方。

此式的缺點在對方很容易地便能把你的壓力減少，他可以像圖二二一那樣以兩手抬起你的肘部。不過你亦可有限度地對付他此一動作，就是把身向前傾，右前臂略作逆時鐘轉動，把下切邊斜壓於其喉上，同時頭部向前俯下，如圖二二一。

圖二二二

圖二二三

圖二二一

圖二二四

圖二二〇

八、背後繞臂壓喉法

此式是用在當你和對手在地上互相扭搏之時，對手把背部朝着你，於是便將它使出來。爲了圖解方便，我將你的對手畫成坐着，以背對着你，如圖二二二。在躺在地上的位置出使出它，其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把右手繞過他的頸前，緊抓着他的左方衣領，將右手上切邊貼着其喉部，如圖二二二。左手繞過他的左臂下，放到他的頸後，以掌部或是下切邊壓向它，如圖二二三及二二四。壓喉的動作是這樣的：把右臂緊收，左臂向前進。對手掙扎得越烈，他的喉部所受的壓力便越大，也就越容易給窒息了。

九、背後壓喉法

正式可以用於一個不穿衣服的人身上的，因爲它是不必靠拉着他的衣服以發揮出力量來，除了此點之外，其餘地方都與上式相似。

把右手繞到他的頸前，然後以右掌抓着自己的左上臂，如圖二二五及二二六。將左掌或是其下切邊壓着他的頭的後部，右手向後壓，左手向前推地對其喉部施以壓力，如圖二二七。



圖二二七

圖二二六

圖二二五

下期繼續刊出「鎖臂法」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還我眞面目　疑是姊妹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玉嬌以少會主司馬玉人的名份，前往探望初到天尊會的色煞玉嬌娃，想藉詞探查玉嬌娃是否就是她本人，抑或是冒充的。當兩人相見後，玉嬌娃在寒暄時暗將媚藥放入茶中。在客答主問時，玉嬌娃難免露出破綻，但他善於辭令，反使司馬玉嬌尷尬萬分，於是藉舉杯喝茶作掩飾。豈料茶一落肚，藥性馬上發作，亢奮異常，正在春情蕩漾、心猿意馬，難以抑止之際，伏在暗處接應的假錢太貞適時將解藥擲入，並傳音指示，就在此同時，後樓驀然失火，玉嬌娃迫得倉皇逃走，司馬玉嬌始履險如夷，幸運地安然返回住處……

司馬玉嬌雖與柳延昭做了一夜夫妻，但畢竟是位初經人道的正派俠女，故而對於下面的話兒，委實有些說不出口……

假錢太貞倒是一副做姊姊的老腔老調，毫不顧忌，冷笑說道：「起下歹心之意，倒不是那妖女想和你假鳳虛凰，而是想把你借花獻佛！」

司馬玉嬌自然知曉「花」是指自己，遂急急問道：「佛在何處？」

假錢太貞笑道：「佛在後樓，玉妹難道沒看見，我以一粒會發出大量濃烟，嗆得一切蛇蟲狐鼠，都難以藏身的『琉黃烈火彈』，撓出一位幾乎光着屁股的黑衣人麼？」

司馬玉嬌皺眉道：「那人最多是妖女私蓄面首而已，能有甚麼身份？玉姊竟對他用了一個『佛』？」

假錢太貞道：「玉妹請想上一想，他去時身法如何？」

司馬玉嬌想起所見，不禁悚然一驚，點頭說道：「玉姊說得對，那身披黑衫之人，動作十分快捷，若單以輕功而論，居然能和我們差不多少！」

假錢太貞嘆道：「輕功極佳，別的功力也無不凌厲，此人雖然不配稱『佛』，卻配稱『魔』，尤其屬於大大魔頭，他就是柳延昭的勁敵，一身得『大荒二老』眞傳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呢！」

司馬玉嬌似乎有點不信地，秀眉微蹙，詫然問道：「萬心玄爲了柳延昭之戰，在『小玲瓏館』，靜居用功，怎會和剛到『九迴谷』的天魔妖女，便搭上鬼混？」

假錢太貞冷笑道：「誰說他們剛剛搭上，我認爲這一雙狗男女，可能是老相好了？」

司馬玉嬌聽出她話中有話，不由閃動目光，對假錢太貞看了一眼。

假錢太貞自然知曉司馬玉嬌向自己看這一眼之意，遂微笑說道：「我因巡查各地樁卡防務，偶然走出『九迴谷』外，發現這妖女在未到本會之前，便已和從『九迴谷』馳出的一個黑衣蒙面人，鬼鬼祟祟，作了秘密接觸，而那黑衣蒙面人輕功極好，由身材暨功力加以推料，都像是萬心玄呢！」

司馬玉嬌「哦」了一聲，秀眉深蹙，略作尋思道：「他們來會在谷外先作接觸，難道是約定而來，有甚圖謀？……」

假錢太貞冷笑道：「他們的圖謀何在？固然需加推敲，我們的圖謀，也應該稍加更改！」

司馬玉嬌愕然道：「我們的圖謀？……玉姐此語是指……」

假錢太貞接口道：「是指我們的原定的隔上幾日，便由玉妹去往『小玲瓏館』一行，擾亂萬心玄用功，使他分神旁騖，無法專心，等於是暗助柳延昭之計……」

司馬玉嬌道：「這條計兒不好？」

假錢太貞道：「計是好計，但因情況變化，便發生一爲『不必』，二爲『不妥』等兩項變化原因……」

司馬玉嬌一時尚不明白假錢太貞語意何指，又自問道：「玉姐，請教何謂『不必』？」

假錢太貞冷笑道：「玉妹請想，萬心玄既悄悄出谷，與人秘密見面，又躲在『小瓊樓』上，和天魔妖女下流鬼混，那裏是像說得冠冕堂皇地，要求靜室，獨居用功？他既不上進，便根本不會對正在刻苦用功的柳延昭形成威脅，我們也不必再設法加以破壞！」

司馬玉嬌嫣然一笑道：「說得有理，再請教，何謂『不妥』？」

假錢太貞皺眉道：「從『小瓊樓』上之事看來，萬心玄對你似乎動了歹念，想在柳延昭未到前，先以不要臉的下流手段，煮米成飯，刻木成舟，玉妹倘若再去『小玲瓏館』，豈非自投虎口，成了打狗的肉包子了麼？……」

司馬玉嬌雙頰飛紅，星眸一瞪，眉騰殺氣說道：「萬心玄敢……」

假錢太貞正色道：「這種萬惡兇徒，色胆包天，有甚麼不敢作的？我知道若憑功力硬拚，玉妹同樣也身兼兩家之長，對他並不多讓，但對方下流花樣太多，你稍一疏神，終身飲恨，就後悔來不及了！」

司馬玉嬌想起「小瓊樓」頭，自己誤中邪毒光景，也不禁心內怦怦，改變話題，向假錢太貞笑道：「玉姊，你爲何遲來？是尾隨萬心玄，前往『小玲瓏館』？還是……」

假錢太貞笑道：「暫時我還不想與對方完全抓破面皮，不曾尾隨萬心玄，只是偷了那天魔妖女的一項要緊東西……」

司馬玉嬌皺眉道：「玉姊竟偷……」

假錢太貞笑道：「我本意是想偷天魔妖女的一件東西，苦於不知她藏在何處？遂放把火兒，試上一試……」

司馬玉嬌點頭道：「對，根據一般心理，人見火起，必先搶救自己最緊要的東西。」

假錢太貞苦笑道：「常言道：『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先前本不知道天魔妖女在後樓藏有面首，誰知道這把火兒一放，竟燒出一個光屁股的大男人來？……」

司馬玉嬌玉頰微紅，忍俊不禁地，失笑問道：「玉姊，不必再提那些下流事了，你究竟想偷天魔妖女的甚麼東西？」

假錢太貞道：「『天魔門』中，最寶貴的，自然是當作歷代『天魔門主』傳宗法物的『天魔心籙』！」

司馬玉嬌道：「玉姊可曾得手？」

假錢太貞探手取出一枚鐫作「魔鬼頭」形狀的黃色玉牌，向司馬玉嬌遞去。

司馬玉嬌接過手中，反覆一看，見玉牌上僅鐫符籙，未鐫文字，遂詫聲問道：「風聞『天魔心籙』上載三種『天魔絕學』，非身爲門主者，無權參修，這面玉牌上，毫無文字……」

假錢太貞不等司馬玉嬌話完，便接口笑道：「玉妹忘了我所說的『有意栽花花不發』呀？……」

司馬玉嬌再向那黃色玉牌看了一眼，恍然說道：「這不是『天魔心籙』……」

假錢太貞道：「這是門主身份符令，誰若佩此物，誰就是『天魔門主』！那妖女相當刁滑，她不知把『天魔心籙』，藏在何處，我只趁她目送萬心玄身影，有點神色悵然之際，從牀邊几上，悄然偷了這也頗重要的『門主符令』而已。」

司馬玉嬌見那玉牌上佩有細鍊，不禁皺眉說道：「玉牌有鍊，分明是懸於頸間之物，怎會擺在几上？」

假錢太貞笑道：「我起初也有與玉妹同樣疑念，但旋即想出是天魔妖女與萬心玄登榻荒唐之際，不敢過份褻瀆她本派祖師！遂把代表『天魔門戶』的玉牌卸下，置放一旁，恰巧玉妹來到，驚散鴛鴦，她不便讓你這少會主久等，匆忙着衣之下，忘記將玉牌佩上。」

司馬玉嬌道：「倘若偷得『天魔心籙』還可學得一些秘密武功，如今弄來這面玉牌，除了想搶『天魔門主』之位外，好像並沒有甚麼用呢？」

假錢太貞笑道：「那不一定，至少我也可以開她一個大大玩笑！」

司馬玉嬌不解道：「玉姊所謂的『玩笑』，是怎樣一個開法？」

假錢太貞笑道：「玉妹是聰明人，定然一點便透，那天魔妖女，暫時不會發現這『門主符令』，業已被人竊去。」

司馬玉嬌眼珠微轉，果然已知其意地，揚眉問道：「不知被竊，定然其物還在，莫非玉姊早具深心，替那天魔妖女，換了一枚假貨？」

假錢太貞頷首道：「玉妹猜得絲毫不錯……」

一語方出，見司馬玉嬌眉頭微鎖，遂又笑道：「玉妹是否奇怪我怎會具有深心，早作準備？……」

司馬玉嬌搖頭道：「玉姊睿智高明，具有深心之事，無足爲奇，我只奇怪在這『九迴谷』深山野嶺，又是咄嗟之間，你到那裏去找，與『天魔門門主符令』，色澤相同，玉質相若，並鐫成『魔鬼頭』形狀的……」

話猶未了，假錢太貞便自面含微笑地，接口說道：「這要歸功於你義父收藏豐富的那座寶庫，我自從聞悉天魔妖女要來，又在庫中發現有同樣色質玉牌，加上素精雕玉之技，遂靈機動處，仿製一枚，誰知居然有用，這次在『小瓊樓』中，有機會以假易眞，把這『門主符令』弄來，『天魔門』大概六代而斷，不會再有第七代門主出現，在武林中，至此斷絕了！」

司馬玉嬌向假錢太貞看了兩眼，眉梢微蹙說道：「玉姊，你對『天魔門』的一切，好像特別熟悉？」

假錢太貞笑道：「不瞞玉妹說，我與『天魔門』，稍稍沾上一點淵源，以前也見過這枚『門主符令』，才知道形狀，能夠仿製……」

語音略頓，手指玉牌，向司馬玉嬌含笑又道：「玉妹，你翻轉玉牌，對牌上所鐫，仔細看看。」

司馬玉嬌如言，仔細注目，方知牌上所鐫，粗看似是符籙，其實却是四個奇形古篆。她細一辨識，仍未認清，遂半認半猜地，向假錢太貞問道：「玉姊，這似狀

符籙的古篆，是否『天魔永昌』四字?」

假錢太眞笑道：「不錯，但我在鐫製假牌之際，一切形式，皆仿眞品，只把『天魔永昌』的『永昌』二字，改鐫爲『歸正』！」

司馬玉嬌目閃神光，失聲讚道：「好一個『天魔歸正』，玉姊眞是位胸襟高大的有心人了……」

兩人笑語至此，門上突起剝啄微響。

司馬玉嬌輕輕「咦」了一聲，秀眉微蹙說道：「是有甚麼重大急事?否則，侍女們不敢……」

話猶未了，門外侍女禀道：「啓禀少會主，會主有急事差遣，命少會主立即晉謁。」

司馬玉嬌應了一聲，回頭向假錢太眞說道：「玉姊，你等我一下，今宵便請小住『攬翠閣』，我有滿懷心事，要和你作竟夜之談！」

假錢太眞含笑點頭，司馬玉嬌便開門走去。

司馬玉嬌一走，假錢太眞突然有點惘惘出神地，伸指蘸些茶水，在几上亂畫符籙!……

其實，不是符籙，只是些狂草字跡，寫的全是些「柳延昭、萬心玄、錢太眞、天魔妖女」，以及「玉屏風」等。

几上水漬將滿，司馬玉嬌便回到「攬翠閣」內。

假錢太眞抬頭一看，便發覺司馬玉嬌神情不對，再一仔細注目，越發失驚說道：「玉妹，你哭過了?司馬會主找你究竟是甚麼事兒?」

司馬玉嬌神色幽怨地，凄然一嘆，皺眉答道：「我義父對於我與柳延昭兄之事，由於玉姊等竭力勸解，本已曲諒，不知怎又變卦?剛才把我叫去，分派了兩件事兒，第一件是告知已通告武林，『尊天大會』本定五五端陽，如今提前三個月召開，第二件是嚴令我於會期之前，或擒來柳延昭活口，或携來他項上人頭，否則，義父便和我永遠斷絕師徒暨義父女的關係，並把整個『尊天會』的基業，均改由萬心玄繼承執掌!」

假錢太眞聽得萬分驚異，緊蹙雙眉地，搖頭說道：「這事奇怪，司馬會主怎會突然有此重大變卦?……」

司馬玉嬌拭去從眼角湧出的晶瑩珠淚，凄然說道：「但我義父也知海角天涯，尋人不易，何況柳延昭兄又具絕世身手，隨我儘量選擇會中高手爲助……」

假錢太眞插口問道：「玉妹選了那幾位好手?」

司馬玉嬌搖頭答道：「道不同者，豈相爲謀?我只選了玉姊一個!」

假錢太眞「唉」了一聲，苦笑搖頭說道：「玉妹，你不該選我，我在『九迴谷』中，尚有好多事兒要作，何況司馬會主也決不肯放我遠離……」

司馬玉嬌連搖雙手地，截斷她話頭，說道：「玉姊，這回妳却猜錯了，我義父聞我選你，不單立即應允，並還面有喜色呢!」

假錢太眞哦了一聲，雙眉深蹙地，似乎陷入一種正在苦苦考慮甚麼重大問題的沉思境界?……

司馬玉嬌見了她這副神情，不禁微露幽怨問道：「玉姊，你不願陪我去麼?」

假錢太眞好似下了重大決定，目注司馬玉嬌，點頭道：「好，玉妹不要感到凄凉幽怨，我陪你去，並如今便去向司馬會主辭行……」

司馬玉嬌目中已盈淚欲滴，聞得假錢太眞應付同行，頓時又破涕爲笑，向假錢太眞搖手說道：「玉姊，我義父要我們最好立刻就走，並不必辭行，因爲他老人家微覺身體不適，要靜養幾日，不再接見任何人了!」

假錢太眞聽得一怔，看着司馬玉嬌，皺眉問道：「玉妹，司馬會主對你吩咐之際，有無外人在側?」

司馬玉嬌道：「有，還有那位號稱『天煞』，其實却濫竽充數，在『七煞』中，功力最稀弱平常的沙天行在座。」

「沙天行……」

假錢太眞極爲緩慢地，複誦了「沙天行」三字，便再度陷入了沉思狀態……

司馬玉嬌似乎有點不大高興地，把嘴兒一噘說道：「玉姊，你若不願同行，我便獨踏江湖也好，我知道你大概放不下這月支萬兩俸銀的軍師高職，和可以猛撈油水的『錢糧大總管』呢!」

她這幾句輕嗔薄怨之言，到逗得假錢太眞爲之嫣然一笑，連連搖頭說道：「玉妹，你已知曉部份機密，我是個贋鼎『財煞』，只會對『情』太眞，不會對『錢』太眞，既已與你情如姊妹，萬兩俸銀，和一些不乾淨的油油水水，算得甚麼?適才沉思之故，只是在思忖一些既覺奇怪，而又可能相當嚴重的難解問題。」

司馬玉嬌因仍作男裝，遂向假錢太眞長揖賠罪笑道：「玉姊莫加罪，儘管思索，等你獲得驪珠想通以後，我們再走!」

假錢太眞苦笑道：「走就走吧，反正那些問題，十分複雜，一時之間，也想不透澈，或許在路上被夜風一吹，頭腦清醒，來個豁然貫通，也說不定!」

司馬玉嬌萬分高興，一面收拾行囊，一面含笑問道：「玉姊要收拾些什麼?」

假錢太眞笑道：「不必收拾，我的幾件要緊東西，全在身上，甚至連衣服都不必帶，因爲多半我會在上路後，改變一副形容，玉妹只消多帶上幾張金葉子，以便購買需用之物，途中富裕就好。」

司馬玉嬌道：「玉姊放心，我除了腰纏豐富外，並可仗着尚未取消的『少會主』身份，在各地『尊天會』的支會分會以內，取用無數金銀，包管餓不壞你!」

兩人略一談笑，便當眞踏着美好月色，離開「九迴谷」。

但離開「九迴谷」，約莫三數十里，到了一處小鎭之後，假錢太眞却似想起甚麼重大事兒，臉上變色，頓足止步。

司馬玉嬌詫道：「玉姊，你好端端的頓足長嘆則甚?」

假錢太眞苦笑道：「玉妹，你說在途中餓不壞我，但另外有個人兒，却非被餓壞不可!」

司馬玉嬌起初詫然不解，但在微一尋思後恍然笑道：「玉姐所謂將被餓壞之人，是指眞正『財煞』，如今尚躺在寶庫玉棺材內的『吝嗇夫人』錢太眞?」

假錢太眞笑道：「當然是她，我若在借用了人家名號之後，再把對方活活餓死在玉棺材內，豈非太以缺德?」

司馬玉嬌皺眉道：「那怎麼辦?我們再回『九迴谷』，把錢太眞從玉棺材中放出……」

一語未畢，突又想出有些不對，搖頭苦笑說道：「不行，這樣也不穩妥，眞正的『吝嗇夫人』錢太眞一放，玉姐這贋鼎身份，豈不……」

假錢太眞不等她把話說完，便長嘆一聲，接道：「玉妹，你以『司馬玉人』身份，叱咤江湖之際，何等精明强幹?如今大概是爲情所迷，有點心神恍惚，我說陪你同行，還想以假錢太眞身份，再回『九迴谷』麼?」

司馬玉嬌悚然一驚，目注假錢太眞，欲語又止……

假錢太眞笑道：「這事不難處理，玉妹以你少會主身份，修書一封，指明我來歷可疑，眞的『財煞』，現在寶庫玉棺材內，派遣分會弟子，急促送回『九迴谷』，司馬會主得訊後，便可把眞錢太眞放出，免得她慘被活活餓死，並或許可『以眞代假』，接任軍師職位!」

司馬玉嬌也覺得只有如此，遂一面修書，一面向假錢太眞含淚道：「玉姊，你爲我犧牲太大……」

假錢太眞道：「玉妹，我們已情同姐妹，不必再說客套之語，此處距離『九迴谷』不遠，定有『尊天會』支會或分會弟子，你要找個機伶點的，担任送信之職，我並還要對他交代數語……」

話猶未了，目光一轉，側頭向司馬玉嬌笑道：「玉妹，信要重寫，莫說明眞錢太眞人在玉棺材內，只寫身困寶庫，要這送信弟子，同去指引救人。」

司馬玉嬌大惑不解道：「玉姊此舉何意?」

假錢太眞道：「這樣一來，才可使送信弟子，隨同司馬會主等進入寶庫，玉妹命那弟子密切注意一切同去當事人的反應表情，我們在此略作勾留，等他回報。」

司馬玉嬌自然如言重行修書，並對假錢太眞詫然問道：「玉姊，你這悶葫蘆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膏藥?」

假錢太眞苦笑道：「玉妹且暫時悶一會吧，因爲我在未收集到充份資料前，不敢過份大胆地，遽作驚人假設!」

司馬玉嬌無奈，只得寫好書信，在當地找了個胆大心細的機伶分會弟子，快馬把信送去。

假錢太眞趁着等候那弟子歸報的這段時間，購辦衣履，巧爲易容。

等她易容完畢，出聲相喚，司馬玉嬌進房看時，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假錢太眞的易容手段，傑出無倫，業已變成一位英秀無比的青衫學生。

司馬玉嬌一怔之下，便也湊趣拱手，含笑問道：「仁兄幸會，尊姓上名?」

假錢太眞長揖還禮笑道：「小弟柳延德……」

這「柳延德」三字，使司馬玉嬌聽得嫣然一笑。

假錢太眞却一本正經地，向司馬玉嬌搖手說道：「玉妹不要笑，這『柳延德』三字，頗有來歷，並非隨口亂起!」

司馬玉嬌再怎聰明，也想不出假錢太眞的所謂「來歷」何在?因反正須等那送信弟子，回報情況，有點閒得無聊，遂含笑說道：「玉姐請講，小妹願聞其詳!」

假錢太眞暫未答話，反而目注司馬玉嬌問道：「玉妹，我女裝之際，既然作你姐姐，則男裝之際，有沒有資格作柳延昭的哥哥?」

司馬玉嬌笑道：「當然有資格……」

假錢太眞笑道：「好，稗官野史，暨劇曲之中，均云朱室金刀楊令公娶妻佘賽花，生有七子，六名延昭，五名延德，我縱比柳延昭稍長，却也大不許多，故而若想作他哥哥，只有取名『延德』的了!」

司馬玉嬌失笑道：「玉姐，你靈心妙舌，辯才無碍，鬼點子又復極多，眞是位令敵可怕，令友可愛的絕世罕見人物!」

假錢太眞「呀」了一聲，軒眉笑道：「玉妹請莫多作溢美之詞，我那裏有你所說的那樣好法?……」

司馬玉嬌道：「沒那麼好?我已經敬煞你，佩煞你，和愛煞你了，假如你眞是男子，恐怕連玉嬌娃、秦文玉全會移情，圍繞着柳延昭的『玉屏風』，將立告冰消瓦解!」

這幾句話兒，說來頗爲有趣，倒逗得假錢太眞爲之「噗哧」一笑!

提起「玉嬌娃」，司馬玉嬌的雙眉又蹙，緩緩說道：「玉姐，不論從品格上，從氣質上，以及從任何角度研判，住在『九迴谷小瓊樓』上的天魔妖女，決不會是柳延昭所魂牽夢縈的『玉屏風』中主屏，玉姐既已偷了她門主符令，定必知她眞正來歷……」

她們如今是在旅邸室中小酌，假錢太眞替司馬玉嬌斟了一杯酒兒，面含微笑地，向她搖手，說道：「玉妹，不是我故弄玄虛，要賣關子，而是必須等送信人回報後，蒐齊資料，再作綜合研判，好在爲時不會太久，你就再納悶上一個半個時辰好了。……」

話方至此，突然閉口不言，雙目凝光，冷然注定窗外。

司馬玉嬌笑道：「玉姊怎麼如此神色?我的耳力不弱，並未聽得有甚麼風吹草動!……」

假錢太眞苦笑道：「我也沒有聽見甚麼聲音，但却嗅得一些奇異氣味，像是狗肉美酒之香，才懷疑窗外有人……」

語音頓處，提高聲音叫道：「那位高人寵降，何妨入室一會?……」

司馬玉嬌被假錢太眞這一提起，不單也嗅出果有狗肉酒香，並立即想到曾在「洗馬溝」樂家老店中，對自己曾加指點的前輩人物邋遢和尚。

她靈機一動，趕緊站起身形，向窗外抱拳問道：「室外可是邋遢前輩?」

窗外果然響起一聲「阿彌陀佛」佛號，有人接口笑道：「此處既無『茯苓雪酒』，又無『八寶血腸』，我這佛門敗類的饕餮和尚，不願進屋，要到別處去過饞癮了!」

司馬玉嬌聽出奇人要走，趕緊推窗看時，人影已無，只在窗櫺上留下一角邋遢僧袍，袍上寫着：「事當分緩急，情須判

重輕，九迴無急險，雙傑有憂驚，玉慮沉淵禍，英防量窄人，何妨集魑魅，一爲掃烽塵……」

在這八句似偈非偈之語後，還寫了四句話兒是：「山海之關，秦皇之陽，速作策應，切莫徬徨……」

司馬玉嬌苦笑一聲，向假錢太眞雙眉深蹙說道：「玉姊，這些武林前輩，雖然神通廣大，但却太好賣弄玄虛，有甚事兒，當面直接指點多好，偏要弄上幾句似偈似詩之語，要我們大猜謎兒作甚，萬一把謎兒猜錯，豈不反誤大事？」

假錢太眞與她感受不同，知道目前有些事兒，尚不能對司馬玉嬌言明。

否則，她心情大亂，萬一走了極端，反而弄亂大局，遂含笑說道：「玉妹不要抱怨，前輩人物，作事皆具深心，不會故弄玄虛，何況這幾句話兒，不是禪機玄語，並不怎麼難猜。」

司馬玉嬌把那角僧袍，遞向假錢太眞，噘着嘴兒道：「好，玉姊是具有慧根靈機之人，就由你來主嘴……」

假錢太眞細看兩語，笑道：「前面兩句『事當分緩急，情須判輕重』，無須推敲，意義明顯，是要我們遇事冷靜，分清緩急輕重，第三句『九迴無急險』，則是指『奪天大會』既已決定於二月初五舉行，則期前大家練功準備，無甚急事，要我們莫再心懸『九迴谷』而已……」

司馬玉嬌點頭道：「這幾句話我也懂，第四句『雙傑有憂驚』呢？『雙傑』指的是誰？」

假錢太眞笑道：「這我可不太好猜，因爲我對柳延昭的交往不熟，只能從字面觀察，認定『雙傑』毫不帶女性意味，多半是兩個男人！」

司馬玉嬌靈機一動道：「會不會是柳延昭的兩個義弟，武功練得相當不錯，均達一流身手，並具有極特別招術的孟贇焦艮……」

假錢太眞與司馬玉嬌好得無話不談，自然聽她說起伏牛山「金剛大會」之事，提過孟贇焦艮，遂連連點頭含笑說道：「對，多半就是那聽來極爲可愛的大小子，和小小子，玉妹靈機活潑，看來你的慧根，不比我淺！」

司馬玉嬌白了假錢太眞一眼，假錢太眞又復笑道：「『雙傑』可已斷定是孟贇焦艮，但他們有甚『憂驚』？却因『憂驚』的種類太多，無法預測，不過『憂驚』二字，份量尙輕，不似重大災厄，下面的『玉慮沉淵禍』，就嚴重多了，『美玉』祇一沉『淵』，必然萬劫難復！」

司馬玉嬌悚然道：「玉有大厄，會不會就是指我？」

假錢太眞對司馬玉嬌臉上，注視有頃，又叫她伸出右手，仔細看了一會，含笑搖頭說道：「我粗通相法，玉妹臉厄已過，何況掌上還有極難得的『陰隲綫』，也就是『逢凶化吉之紋』，則有『沉淵』之慮者，必不是你，可能是秦文玉了！」

司馬玉嬌秀眉方蹙，假錢太眞又復似有所得地，斷然道：「不錯，我已可以斷定，就是那位『巾幗之雄』秦文玉了！」

司馬玉嬌詫道：「玉姐是發現了甚麼有力證據，竟如此斷言？」

假錢太眞笑道：「我是由於上下合參，因爲下面一句『英防量窄人』中的『英』，分明是指『妙姹金剛』蕭克英，則與蕭克英共同行動的秦文玉，自然十之八九的便是那塊危機險惡的『淵邊玉』了！」

司馬玉嬌失笑道：「玉姐，你是不是江湖相士出身，竟有這一張巧嘴，說得我不能不信！」

假錢太眞又道：「至於『量窄』之人，爲數太多，我們無法亂猜，也暫時不必研究，最後的『何妨集魑魅，一爲掃烽塵』，則含意極深，玉妹體會得麼？」

司馬玉嬌想了一想道：「是不是諸位前輩期望這次『奪天大會』，能聚集三山五嶽八荒四老的魑魅魍魎，予以一鼓殲除，使莽莽江湖，成爲清平世界？」

假錢太眞拊掌笑道：「玉妹果然慧根極高，微言妙旨，一參就透……」

語音略頓，指着邋遢僧袍角的最後四語笑道：「由這『山海之關，秦皇之陽』二語看來，一切事變，皆將發生於『山海關』『秦皇島』左近，且時機危急，說不定還與正奉師召，前去『秦皇島』練功上進的柳延昭兒，有關係呢？」

聽了「柳延昭」三字，司馬玉嬌越發動容，急急說道：「既然如此，玉姊，我們何必在此躭擱，馬上就走？」

假錢太眞微笑道：「就走也好，既然心意改變，我們也不必再等那弟子歸報的了！」

誰知她們剛剛收拾行囊。出得店外，却見派去「九迴谷」送信的那名弟子，恰好飛馬歸來。

假錢太眞向顯然心情頗爲惶急的司馬玉嬌，含笑說道：「玉妹，『山海關』『秦皇島』之行，因是揣測，也不必急於一時，這名弟子，既已歸來，我還是問問『九迴谷』中情況爲妥！」

司馬玉嬌點頭道：「玉姐……」

一聲才出，因那名弟子業已下馬走近，遂改了稱呼道：「柳兄儘管請問……」

語音頓處，目注那名叫鄒元禮的弟子，揚眉問道：「鄒元禮，你是否見着會主？會主是單獨召見？還是有旁人在側？會主閱畢我那封書信，是否頗感震驚？你要把當時情況，詳細說給我聽。」

鄒元禮躬身答道：「啓稟少會主，會主是與沙天行一齊召見弟子，少會主的密柬，也是先由沙供奉拆閱，然後才轉呈會主，會主看完，並未有甚麼震驚……」

司馬玉嬌詫道：「又是沙天行，這在『七煞』中，最平凡的『天煞』，怎會突掌大權，獲得我義父如此寵信？」

假錢太眞輕嘆一聲道：「只怕不是得寵……」

司馬玉嬌聞言，方對假錢太眞投過一瞥詫問目光，假錢太眞已向鄒元禮笑道：「司馬會主既未表示震驚，恐怕連寶庫都不會去，只把此事交由沙供奉全權處理，是麼？……」

鄒元禮道：「柳爺猜得不錯，會主把少會主的密函，遞交沙供奉道：『我身體不適，需要靜靜休息，此事便由你全權處理』。」

司馬玉嬌聽了鄒元禮這樣一說，雙眉深蹙，陷入沉思！

假錢太眞又對鄒元禮問道：「這樣說來，是沙供奉與你同入寶庫的了，在玉棺材內，放出『吝嗇夫人』錢太眞後，他們說些甚麼？」

鄒元禮道：「那位『吝嗇夫人』錢太眞雖被抬出玉棺，人却昏迷不醒，由沙供奉加以救治，弟子恐少會主等待過久，遂立即告別趕回。」

假錢太眞笑道：「你這趟差事，辦得不錯，趕路辛苦，去歇息吧，少會主在此尙有一二日的勾留，但不許張揚，明日還有要事分派！」

鄒元禮連聲稱是，躬身抱拳退去，司馬玉嬌詫道：「柳……玉姊，你還要勾留一二日？我們不走了麼？」

假錢眞太道：「誰說不走？並還要說走就走，儘量快速的展開身法……」

一面說話，一面果然已足下加快，馳出小鎮。

司馬玉嬌亦步亦趨，與假錢太眞並肩同行，向她含笑問道：「玉姊剛才對鄒元禮所說還要勾留一二日之……」

假錢太眞道：「那是詐語，也是使人莫測我們行蹤的緩兵之計！」

司馬玉嬌驚道：「緩兵之計？……玉姊莫非竟懷疑後……後有追兵麼？」

假錢太眞苦笑：「但願這是我的多疑，但在步步險詐的鬼域江湖中，害人之心，雖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無，我們因需急趕『山海關』『秦皇島』幫助『雙傑』解厄，避免『美玉』沉『淵』，自然應該盡力擺脫開一切羈絆。」

司馬玉嬌見她說話時，神色異常沉重，遂也不再多言，兀自皺眉思索。

馳出數十里後，司馬玉嬌突然神色微震地，口中「呀」了一聲。

假錢太眞聽出她「呀」聲之中，震驚味極濃，遂目光一注，偏過頭兒，含笑問道：「玉妹何事驚嘆？你是想起了甚麼不對……」

司馬玉嬌皺眉接道：「我想出蹊蹺來了，我義父突然變卦，要我去取柳延昭首級之事，相當異乎常情，他老人家會……不會是受了甚麼挾制？」

假錢太眞嘆道：「我不願對玉妹作此分析之故，是怕你過份爲司馬會主担憂，誰知仍然被你參透機微，瞞蔽不住。」

司馬玉嬌足下立停，目中含淚地，向假錢太眞叫道：「玉姊，我義父既然有難，我們怎能遠離？應該趕緊回去？」

假錢太眞向她安慰笑道：「玉妹且想想邋遢前輩的『九迴無急難』之語，挾制司馬會主之人，無非要藉『奪天會』已成之勢，霸視江湖，君臨武林，故在『奪天大會』開始之前，司馬會主還有極重要的利用價值，毫無生命危險！我們只消趕緊聚合同道俠義，加强力量，便是妥當對策了！如今若是轉回，一則力量不够，二則更恐弄巧成拙，逼得羣凶知道機密洩漏，生恐夜長夢多地，提早對司馬會主下甚毒手？」

司馬玉嬌吸了一口長氣，抑平胸中盛氣，仔細想了一想，點頭苦笑道：「玉姊分析得對，怪不得我義父聽我選擇請你同行之際，微有喜色，毫未加以攔阻……」

假錢太眞拉着她的手兒，一同舉步，含笑說道：「玉妹既已明白輕重緩急，並知司馬會主最多身受挾制，暫時無甚危機，便莫再遲延，趕緊去辦急事。」

司馬玉嬌拭去淚痕，隨同舉步，雙眉微蹙說道：「奇怪，我義父武功絕世，人也相當聰明，怎會受人挾制？那沙天行不過庸中佼佼，憑他怎配……」

假錢太眞道：「玉妹想一想看，你是絕頂聰明之人，只要把頭腦冷靜下來，一定參詳得出！」

司馬玉嬌細想有頃，恍然說道：「是萬心玄，他與其他人似乎落落寡合，但與沙天行臭味相投，時常湊在一起！」

假錢太眞道：「玉妹果已明白，其實司馬會主早就對你作過暗示，只是你當時根本不曾想到這方面，致未覺察而已。」

司馬玉嬌又一尋思，頷首道：「對，對，怪不得我義父會有要把『奪天會』的基業，付托萬心玄執掌之語！」

錢太眞嘆道：「常言道：『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我正有點奇怪，平時輕不出世的『酒、色、財、氣、天、地、人』等『翻天七煞』，怎會突然東西南北地，齊集『九迴谷』中，如今才知除了我外，全是被心計狡獪的萬心玄約束，表面上，他與旁人落落難合，實際上均屬做作，全是他的爪牙！」

司馬玉嬌突向假錢太眞望了一眼，又復停下腳步。

假錢太眞笑道：「玉妹怎又不走？」

司馬玉嬌對假錢太眞由頭到脚地仔細看了幾眼，一言未發，舉步又走！

假錢太眞心中方覺奇怪，司馬玉嬌突然似又想出甚麼有趣之事，忍俊不禁地，「噗哧」一笑！

這一笑，眞把假錢太眞笑得滿腹疑雲地，目注司馬玉嬌問道：「玉妹，你鬼頭鬼腦的，是在笑些甚麼？」

司馬玉嬌笑道：「一半笑我，一半笑你……」

假錢太眞「咦」了一聲道：「玉妹居然也會弄甚玄機？」

司馬玉嬌道：「常言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既認了你這善於分析，精於推理的天下第一大軍師作姊姊，總會沾點光兒，學一些陰陽八卦！」

假錢太眞失笑道：「好，好，我就請敎玉妹這無師自通，突然領悟的陰陽八卦！首先，你爲何自笑？……」

司馬玉嬌道：「我是笑我居然開了竅兒，眞所謂『一竅通而百竅通』，也懂得了推理之道！」

假錢太眞道：「其次，爲何笑我？」

司馬玉嬌道：「我覺得玉姊雖精於變化，像隻九尾天狐，但在稍一不愼之下，居然也醉後露尾！」

假錢太眞眉頭略皺，白了司馬玉嬌一眼，笑罵道：「該死，該死，竟把我比作狐狸精了，我在甚麼地方露了馬脚？」

司馬玉嬌笑道：「玉姊剛才不是曾說過『翻天七煞』不會這麼巧來，於久隱江湖之下，突又羣集『九迴谷』，再經研究，認定『除了你外』，可能全是被萬心玄暗暗約來？」

假錢太眞點頭道：「不錯，我說過這些話兒，但這些話兒中，却有甚麼蛛絲馬

跡?」

司馬玉嬌道：「怎麼沒有?僅僅『除了我外』四字，便已說明了玉姊也是『酒、色、財、氣、天、地、人』等『翻天七煞』之一！」

假錢太眞「哦」了一聲，目注司馬玉嬌失聲笑道：「原來玉妹是在推理研判我的身份，但你應該知道我這『翻天七煞』中的『財煞』身分屬於冒牌，眞的『吝嗇夫人』錢太眞，剛剛爬出『玉棺材』！」

司馬玉嬌不理會假錢太眞的聲東擊西之語，從一雙妙目以內，閃射出智慧光輝，嫣然笑道：「我從玉姊推理研判各種事物中，學會首先要細心綜合已知條件，推研出大胆假設，再加小心求證……」

假錢太眞頗表嘉許地，連連點頭，含笑說道：「玉妹驪珠已得，進步可喜，此去『山海關』，還有不少途程，你就以我作為對象，來推理研討一番，倒也蠻有趣味！」

司馬玉嬌笑道：「玉姊請聽我來綜合已知條件，首先，你以『吝嗇夫人』的『財煞』身份，故意賣弄才智，取得『尊天會』軍師大位，暨月俸萬兩的空前酬謝，却又毫不吝嗇的甘於放棄，願隨我浪跡江湖，當然，這固然是由於玉姊對我關切；使小妹十分感激，但骨子裏的最重要原因，顯然還在於玉姊對那條風流倜儻的『四海遊龍』太以關愛……」

假錢太眞喜怒本不輕現，如今也不禁在雙頰之上，泛起一片淡淡紅色！

司馬玉嬌繼續道：「其次，玉姊能確定指出住在『小瓊樓』的『天魔玉女』玉嬌娃，是個冒牌貨色，對於『天魔門』的外人難知秘密，知道得十分清楚，又費心盜換了那枚『天魔門主』的身份符令，其中似蘊妙趣?……」

假錢太眞向司馬玉嬌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司馬玉嬌笑道：「這是大的已知條件，還有些瑣碎事兒，足資配合推敲，譬如你不反對我叫你『玉姊』，也願意加入『玉屏風』，非單愛護柳延昭，並愛屋及烏地，對與他有關的秦文玉、蕭克英、孟贊、焦艮等人，也一樣關切，以及一再曾為『天魔玉女』玉嬌娃辯護，認為她不會有下流行為，否則，日高於頂，心雄萬丈的奇男子俏英雄，『乾坤聖手』柳延昭，又怎會對她刻骨相思，癡情欲絕?……」

是不是由於殘陽在山，餘霞散綺之故，假錢太眞臉上那片淡淡紅色，突然漸漸深了起來……

司馬玉嬌索性把兩道目光，盯在她紅得醉人的雙頰之上，揚眉笑道：「已知條件夠多，大胆假設已畢，小妹如今要來小心求證了，玉姊姊，你便是我們所謂『玉屏風』上的第一扇吧?」

她們本是低聲笑語，假錢太眞突把語音提高不少，嘆了一口氣兒說道：「玉妹，柳延昭雖在『葫蘆島』上，苦練神功，但那九轉三參火候，委實艱難，不知道是否能在『尊天大會』期前，獲得理想成就?尤其他這種參修，最忌驚擾，我們一切行動，均須仔細，不要為他帶去煩惱?」

司馬玉嬌一怔……她一怔的理由多了：第一、自己正在推測假錢太眞身份，問她是不是眞的「天魔玉女」玉嬌娃?她為何答非所問?第二、柳延昭是去「秦皇島」參師，上參絕藝，她為何說成「葫蘆島」?第三、這種情況，似是對敵人作甚麼詐語?但自己已暗運神功，聽出周圍十丈以內，根本別無外人……

心中發怔，足下未停，又走出了數十丈遠近。

假錢太眞目光如閃電地，四外一掃，嬌笑說道：「玉妹，你剛才的小心求證之語，是不是猜我的眞實身份，就是『翻天七煞』中，被列名『色煞』『天魔玉女』玉嬌娃?」

司馬玉嬌聽她似乎話外有話，不禁微覺一驚道：「玉姊難道不是?……」

假錢太眞笑道：「玉妹既已求證，不論是或不是，謎底也須揭開，來，那邊山壁下有個石洞，我們且歇息片刻再走。」

司馬玉嬌知道假錢太眞絕非需要歇息，但又猜不透她葫蘆中，究竟賣的甚麼藥?只好隨同走去。

假錢太眞指着洞口一塊潔淨山石，向司馬玉嬌笑道：「玉妹，你小坐片刻，我要進洞變個戲法！」

話完，一笑翩然入洞……

司馬玉嬌眞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只有面帶苦笑地，坐在洞口呆等。

過未多久，香風一陣，另一位司馬玉嬌形相的風華少女，便從洞中走出。

司馬玉嬌呆了，雙眉緊鎖地，苦笑一聲叫道：「玉姐，我知道你的易容手段絕高，但你扮作『吝嗇夫人』錢太眞，還可說是遮掩行藏，如今却又扮成我的形相則甚?」

那位絕代風華的少女，嬌笑連聲，揚眉答道：「玉妹莫要以眞當夢，以夢當眞，如今，我連半點易容手段，都未用上，這便是我和你開誠相見，毫無虛假的本來面目！」

司馬玉嬌向對方一再端詳，覺得除了風韻姿態更略成熟之外，無論身材貌相均極酷似自己，不禁又驚又喜問道：「玉姐，我猜得對不對?你是不是『玉屏風』中的第一扇主屏，『天魔玉女』玉嬌娃?」

那位姿韻成熟，風懷絕代的少女，嫣然點頭笑道：「玉妹的大胆假設，與小心求證，完全符合，我就是正努力擺脫邪教，以期歸入正途的玉嬌娃，屏風合圍，何分賓主?而『天魔玉女』之號，我也從此不想要了！」

司馬玉嬌喜得「呀」了一聲，縱身撲入玉嬌娃的的懷內，口中不住連聲低叫「姐姐」，星目中並淚光濕潤！……

玉嬌娃抱着司馬玉嬌，互相親熱一下，便向她含笑問道：「玉妹，你在『金剛寨』柳下留情，贈送柳延昭解藥之時，是不是以女裝和他相見?」

司馬玉嬌方一點頭，玉嬌娃又復微笑說道：「柳延昭與我結識之由，便是驚於我們的貌相身材，太以相像……」

司馬玉嬌忍不住的，接口說道：「這樣說來，玉姐當眞沒有絲毫易容?若非我們是親身當事之人，眞……難相信世上竟有……」

玉嬌娃笑道：「世上不可思議的怪事多呢，何況關於我們形神酷似一事，我還有極奇妙的想法！」

司馬玉嬌的雙眉一挑，睜大妙目，盯着玉嬌娃道：「玉姊，你有甚麼極奇妙的想法?」

玉嬌娃暫時未答司馬玉嬌之問，却反問道：「玉妹，你對我適才改稱柳延昭在『葫蘆島』練功之事，怎未覺得奇怪?」

司馬玉嬌笑道：「是有一點奇怪，我當時猜出玉姊似在故意愚弄敵人，引對方進入岔路，但也曾凝神細聽，却聽不出周圍藏有敵人的聲息……」

玉嬌娃失笑道：「當然聽不出來，對方是居高臨下，藏在我們說話與左面削壁的二十丈以上。」

司馬玉嬌驚道：「二十來丈以上?那對方又怎能聽得見我們並不高聲的互相談話?」

玉嬌娃道：「他們極具深心，用了特製聽音之器，但却瞞不過我的眼睛，遂作虛言，作弄對方一下，不過我們此後言行，務須特別小心，以防洩漏機密！」

司馬玉嬌皺眉道：「這干惡徒究竟居心何在?既對我們起了歹念，怎不早早下手，又放縱我們遠離『九迴谷』則甚?」

玉嬌娃笑道：「這道理極為簡單，萬心玄怎捨得傷你?他最大目的，是要你的人，和柳延昭的性命！」

司馬玉嬌恍然道：「好陰損，他是放長綫，釣大魚，把我們利用成引導他破壞柳延昭練功，並猝下辣手的極好綫索！」

玉嬌娃頷首道：「對了，玉妹此語，如見萬心玄的肺肝！」

司馬玉嬌銀牙一挫，目閃煞芒，軒眉叫道：「玉姐！我們能不能將計就計?」

玉嬌娃不等她往下再說，便接口微笑地，點頭道：「我正是這樣打算，大家索性鬥鬥心機，鬧它個天翻地覆也好！」

司馬玉嬌瞿然道：「玉姐，莫非你在那『葫蘆島』上，尚有巧妙安排?」

玉嬌娃道：「我並無有意安排，却可能會製作妙趣，其中玄機，玉妹暫時莫問，因為萬一洩漏，好熱鬧的把戲，就會變不成了！」

司馬玉嬌把小嘴一噘，佯作撒嬌地，目注玉嬌娃道：「玉姐，不問玄機，問問妙想如何?」

玉嬌娃是冰雪聰明之人，自然懂得她「妙想」何指，嫣然一笑道：「這妙想可能妙得過頭，我大胆而又大胆的，作了次『大大胆的假設』，假設我們兩人是同胞姐妹，才會如此形神絕似！」

司馬玉嬌着實聽得大大吃了一驚，拉着玉娃娃的手兒，急急問道：「有可能麼?玉姐……」

玉嬌娃笑道：「怎麼沒有可能?我是被遺棄的孤兒，玉妹也被你義父拾來撫養，根本不知道親生父母為誰?既然相貌身材如此相似，怎不可能是雙同胞姊妹，這項假設，雖頗大胆，並須小心求證，但在理論方面，却完全成立的呢！」

司馬玉嬌點頭道：「對，等『尊天大會』了結後，我問問義父，他老人家究竟是在何處把我拾來，彼此對證對證……」

語音至此頓住，妙目凝光地，望着玉嬌娃道：「玉姊，你呢?你是被何人?暨在何處拾來?」

玉嬌娃笑道：「我比你稍強一些，知道是被師傅在『泰山』的『南天門』附近拾得……」

司馬玉嬌又問道：「玉姊的授業恩師是誰?」

玉嬌娃神情一正，肅立抱拳，十分恭謹地，緩緩說道：「她老人家姓狄，名去塵，號稱『碧目仙娘』，是『天魔門』的第六代門主！」

司玉嬌聽她這樣回答以後，突然雙眉微蹙，在妙目中透露出迷惑神色?

玉嬌娃鑑貌辨色，玲瓏剔透地，嫣然一笑說道：「玉妹，你是不是覺得那位假的『天魔玉女』玉嬌娃，和我似有某種關係?……」

司馬玉嬌點了點頭，玉嬌娃便一面挽起長髮，續作男裝，一面含笑說道：「要明瞭此人身份，必須先從我師門之中的一些隱秘之事說起……」

話完，先把「天魔門」必須於二十四歲破身，接掌門戶，否則便縱火自焚等邪惡陋規，對司馬玉嬌略加敘述。

司馬玉嬌相當不以為然地，連連搖頭，苦笑道：「這種規條，相當荒謬，難怪玉姊不把自己所宗門戶視為正派……」

玉嬌娃嘆道：「我師傅還有一個師弟，名叫『魔心秀士』米通天，此人性格淫邪，時常向我糾纏，尚幸『天魔門』門規規定，門主大位，只傳女不傳男，凡將接掌門主者，在廿四歲前，必須保持處子之身，我才藉此推脫，消除米通天多少妄念！但年前我行道回山，震驚恩師業已逝世，米通天宣稱代傳我恩師遺命，要我必須於今年過了二十四歲生日後，立即接掌門戶，我洞悉米通天狠子野心，特意避遠，移居『伏牛山』天魔別府，才和柳延昭邂逅，生出了那段因緣……」

司馬玉嬌道：「玉姊與柳延昭分別之後，是去了何處?」

玉嬌娃道：「我因知世刦方殷，羣魔亂舞，要想帮助柳延昭降魔衞道，弭刦消災，自己在功力方面，非再加精進上達不可，遂立意回轉『熊耳山天魔洞』，取那本門傳宗至寶『天魔心籙』，和足能提高一兩成功力的『天魔益元丹』，誰知竟在此行中，發現了另外一樁秘密！……」

司馬玉嬌一面細聽未知情況，一面綜合已知情況，恍然笑道：「玉姊所謂的另外一樁秘密，是不是鵲巢鳩佔?你這『天魔門』第七代門主身分，業已落到旁人頭上?」

玉嬌娃苦笑道：「玉妹猜過頭了，我當時並未知曉此事，只見『天魔洞』已毀，『天魔心籙』『天魔益元丹』，和『門主符令』等，完全失去，正驚疑錯愕間，突又從一座頹壁之內，發現我恩師『碧目仙娘』狄去塵的眞正遺言……」

司馬玉嬌「咦」了一聲，眉頭微蹙，向玉嬌娃問道：「玉姊，你恩師的遺言，怎會秘密……」

玉嬌娃嘆道：「這是因為當時我不在面前，而我恩師之逝，又是被『魔心秀士』米通天所害……」

司馬玉嬌一驚道：「這就難怪……」

玉嬌娃道：「我恩師知道米通天既下弒逆辣手，傳宗至寶，必為所奪，遂於遺

言竹筒之內，藏放一粒並非魔教之物的武林聖藥『小還丹』命我立即服食，增强功力，才可誅却此賊！同時並嘆『天魔』門戶不正，無須貽害江湖，已於逝前，刺心瀝血，代我消除毒誓，要我從此轉入正途，於追回失寶後，一火焚之，永絕『天魔門戶』……」

司馬玉嬌肅然生敬道：「狄前輩逝前見道，定是上上解脫，玉姊無須悲抑！」

玉嬌娃笑道：「如今玉妹應知我爲何一聞『天魔玉女』玉嬌娃乘了頂『天魔大轎』，在途中招搖之事，便準備好一面假的『門主符令』，準備與她來個偸天換日了吧？」

司馬玉嬌道：「這冒用『玉姊』名號的『天魔門第七代掌門人』，顯然必與你那心腸惡毒的師叔『魔心秀士』米通天有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如今她既出現，又和萬心玄勾搭上，怎未見那米通天呢？」

玉嬌娃搖頭道：「我也覺得此事有點奇怪，照理而論，米通天應在假玉嬌娃左右……」

說至此處，她已重行扮好男裝，嘆息一聲道：「玉妹，我們說明經過，便趕緊前往『山海關』吧，倒看秦文玉、蕭克英、和孟賛、焦艮等人，有些甚麼災刦？是不是我們可以挽救？」

司馬玉嬌當然站起身形，與玉嬌娃相偕上路，並含笑說道：「玉姊，此去『山海關』，我們會先過『葫蘆島』……」

玉嬌娃笑道：「我料定萬心玄欲擒故縱，在我們身後必然伏有追兵，遂故佈疑陣把對方引入歧途，讓他們到『葫蘆島』去狗咬狗的亂鬥一陣，我們則乘機擺脫糾纏，直赴『山海關』『秦皇島』兩處！」

司馬玉嬌詫道：「狗咬狗？照這三個字兒聽來，玉姊並未在『葫蘆島』上，作甚巧妙安排，而是島上另有凶邪人物？」

玉嬌娃目光一掃四外，判定無人竊聽，方含笑說道：「對方善用特製聽音之器的爪牙不在，不虞洩漏機密，玉妹猜得不錯，『尊天會』急於想邀請入伙，聚集『翻天七煞』的僅缺『氣煞』，『霹靂火』廉不和，正在『葫蘆島』，收集『紅毛脆鋼』，煉製他的厲害火器……」

司馬玉嬌一怔道：「原來是他，但萬心玄等羣凶，正在找他，這一引去，豈不使他們水乳交融，一拍即合，反而助長惡燄？」

玉嬌娃搖頭道：「未必，因『七煞』之中，數這『霹靂火』廉不和，心胸狹傲，性如烈火，他在『葫蘆島』上，已傳禁令，不許任何人加以驚擾，萬心玄那般魑魅，不知詳情，以爲柳延昭在島上練功，闖去胡亂搜索，定會引起廉不和的勃然大怒，他的『霹靂火器』，十分厲害，出手多半傷人，只一弄僵，再想解釋和好，便必費相當周折的了！」

這番話兒，使司馬玉嬌聽得連連點頭，心中好生佩服！

她所佩服的是玉嬌娃老練深沉，多謀遠慮……

顯然，玉嬌娃在投奔「九迴谷」前，已把整個武林局勢，暨沿途特殊人、物、或事，均加密切注意，瞭然於胸，否則，她只是俠女，不是神仙，怎會前知各事？

想至此處，司馬玉嬌相當開心的，揚眉嬌笑說道：「但望廉不和與萬心玄等羣凶，能有相當程度的互鬥損折，則只等柳延昭兄神功一成，便足可掃蕩邪魔……」

玉嬌娃臉色一正，搖了搖手，截斷她話頭說道：「玉妹不可把事看得容易，難道你忘了即將由大荒遠來『九迴谷』的『大荒逸士』西門缺，和『血杖仙娘』龍妙常嗎？這兩個老魔，何等厲害？連邋遢前輩等都對他們相當顧忌，何況我們這些功行淺薄，僅仗恃運用聰明的年輕後輩？」

提起「大荒二老」，司馬玉嬌果然心驚，兩道秀眉，立即愁結一處！

玉嬌娃見狀笑道：「玉妹雖不必把事看得過份容易，也不必過份悲觀，常言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又道是『邪不勝正，理所當然』，如今，邋遢僧，醉酡道，已然重現江湖，只消『綠白玉簫雙主人』，也現仙蹤，『大荒二老』便不足爲懼的了……」話到此處，略略一頓，再目光先掃四週，然後低聲說道：「玉妹，我們如今便裝出心急如焚的直奔『葫蘆島』，沿途莫再作任何停留，免得對方那些狡猾賊子生疑，但一到『葫蘆島』上却必須悄然擺脫尾隨羣邪，讓他們莫名其妙，摸不着頭，才會在島上胡搜亂撞，激起廉不和的冲天怒火！」

司馬玉嬌笑道：「玉姊放心，你儘管運籌帷幄，傳下將令，我必謹愼遵行，決不絲毫違抗！」

於是，前面兩位俠女的身形飛動，後面也果然暗暗隨有不少凶邪，一齊向「葫蘆島」趕去。

（未完）